

1915

年

第

卷

第

25

期



相照影民到



民影照相館開在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研究照相專門之學有年所用器具均系最新最精之品拍出之照無不神采煥發光艷動人而佈景(如飛艇草茵海濱花園之類)化裝(如古裝時裝戲裝洋裝着色之類)以及其他種種陳設尤為加意考究精緻齊全務令拍者身入照中成其瀟灑詭譎之致久蒙海內外士女歡迎稱道歎為照相界空前未有至定價之低廉取件之迅速又其餘事茲將細目列下幸祈垂察

●普通價目

半身加中

四寸	二張	五角	加印每張	二角	每打	二元
六寸	二張	一元	加印每張	三角	每打	三元
八寸	二張	二元	加印每張	五角	每打	五元
十二寸	二張	四元	加印每張	七角	每打	七元
十五寸	二張	六元	加印每張	一元	每打	十元
十八寸	二張	六元	加印每張	一元	每打	十元
廿四寸	二張	十二元	加印每張	二元	每打	二十元

●放大價目

不失原神

四寸	一張	四元
五寸	一張	五元
六寸	一張	六元
七寸	一張	七元
八寸	一張	八元
十寸	一張	十元
十二寸	一張	十二元
十五寸	一張	十五元
十八寸	一張	十八元
廿四寸	一張	三十六元

●磁片價目

永不變色

四寸	一張	一元
六寸	一張	二元

加印一律照價減半

上海民影照相館啟

其他如化裝着色取回底片及晒入味紙電紙或五金竹石綉絹帆布代製銅版玻璃版代配大小鏡匣等均極精審另有細目不及備載

小說時報第二十五期目錄

(一) 短篇

願為同命鴛鴦 (德國醫士略) (篤譯)

澤畔囚踪 (毅漢)

穹生小傳 (佑民)

(二) 長篇

德意志興國少年

情天歷劫記 (英國畢斯忒原著) (篤譯)

畢竟是誰 (英國梅生著) (吳門瘦鵲譯)

恨羅愁織記 (續) (天笑) (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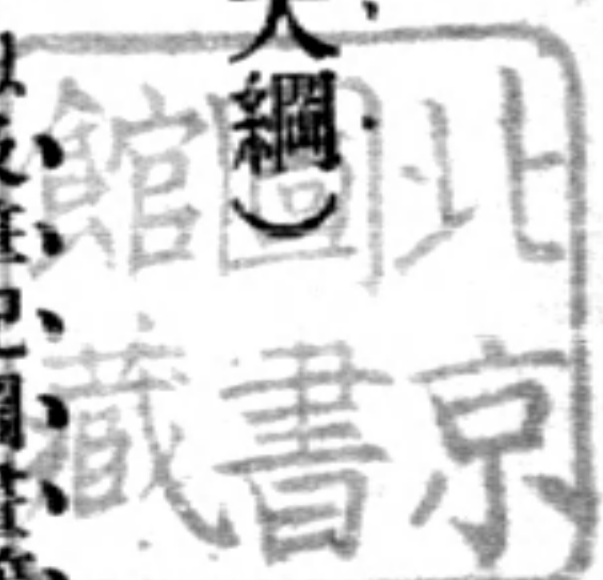
姻緣誤 (續十六號)

(三)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續) (柴紫芳)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二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冊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彙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二 (購稿章程)

- (一) 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二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 (二) 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 (三) 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 (四) 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本報通告三 (寫真募集章程)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二) 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 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 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 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 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誌章程)

(一) 原稿 凡投小說雜誌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 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 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或照購小說列或則照徵募寫真例)請於投稿上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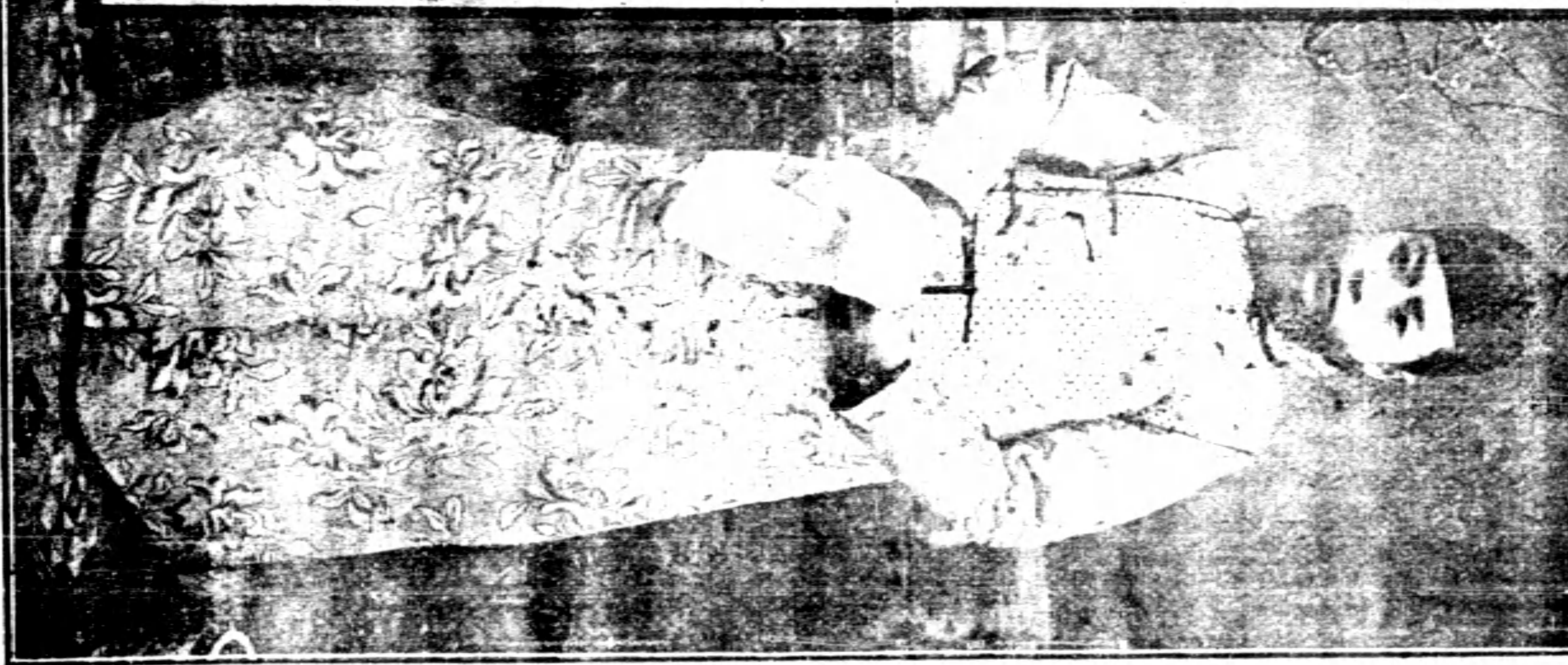
(五) 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五彩珂羅版印怡情別墅 五彩珂羅版 時韻額 白玉霜 高雅齋 十里紅 高翠玉 蔚雲匯 素珍 張娟娟 金屋嬌 謝麗娟 銅花館 葉蕙珠 素芳 金秀卿 高桂寶 沈麗華 房紅玉 謝田玉 謝麗 孫麗雲 花元春 小四子 小五子 靈犀館 花柳 雪印軒 小阿鳳 胡四寶 春艷樓 洪四寶 銀鳳 趙玉香 謝惜香 花寶玉 花桂香 玲霞館 老三 張曼君 花香玉 田素雲 筱青柳 陳素娥 秀卿 花麗雲 石曼君 蘇巧雲 金牡丹 彭月樓 琴樓 王子茹 蘇映雪 花翠玉 小寶玉 花奇玉 耐冬 林媛媛 繹秀珍 金小寶 曹小桂 田金花 素雲 鸞綺閣 趙美玉 玉傲霜 榴仙館 花秀英 金寶樓 高月樓 花秀卿 王夢卿 李雲秋 賈玉文 翠雲 玉翠鳳 戚雲樓 陳秋雲 綺香樓 花彩琴 寶玉 花雲仙 秦美云 湘妃閣 小香菱 謝蕊蕊 金順 文素菊 李金珠 賽雲門 花雲卿 花寶寶 玉鳳 洪漱芳 楊月樓 花逢春 洪紅玉 鮑飛雲 柳如是 花翠玉 綠 鮑 林鴻英 菱寶玉 金福仙 金蓮花 金蓮紅 韻 秋 金五寶 陸美云 蔡新雲 金如意 眼巧雲 林寶寶 俊 芬 凌香雲 金艷好 翟小順 小桃紅 花尊春 靜玉 花再芳 花雲仙 花玉蘭 田金花 謝芳香 老四 林桂寶 林小芳 林翠卿 蘇翠娥 翠霞珍 碧桃 如燕 翠鈴 愛卿 翠韻 好 好 小寶 巧仙 雅雲 翠壁 金喜 沈香仙館 小蘭英閣 桂林瓊芳 花映玉人 蔚蕙阿金 小胞 菊花 鴨波小樹 老林媛媛

● 雅麗鴻景義芳各開列於下

民國三年時報十周年大紀念有贈送新景影之舉查是册乃收集京滬暨各省最近最新之入都凡數百名用彩色銅版精印其中五彩珂羅版套印二幅五形石印水彩畫時裝美女封面麗影倫為美術界印刷界前所未有之得指板本局出版之海上鴻影有過無不及誠因託本局代為印刷刷之是册贈之既於國報出君究未能普及殊為憾事特商諸時報館久請本局多印千餘册單行發售誠得誌銘尤標者列百餘名於下自世之有美的觀念者當必先趨為快也 每册定價大洋三元

新 鴻 影 有正書局發行



洋裝
金字
布面

上海驚鴻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一名五白美人照相冊 ●

上海為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楚館秦樓於茲為盛
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
時髦之佳人照片擇其艷名尤噪者都凡五百餘人上海
一埠之名妓盡網羅於此冊之中秦濃鏡淡燕瘦環肥各
盡其妙至裝飾之新奇爭妍競巧層出不窮非惟美術家
繪畫家得此裨益不淺即舟車行旅酒後茶餘亦一種陶
情適趣破悶消愁之良品也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原片
清朗鮮麗有過無不及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茲
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 藍橋別墅 | 翁梅倩 | 沈寶寶 | 趙斐雲 |
| 紅冰館 | 醉春閣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 王寶寶 | 花蘭芬 | 左盤珠 | 王桂英 |
| 陳蕊寶 | 吟香館 | 凌鈺卿 | 金五寶 |
| 蔡新寶 | 花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廣 | 林月英 |
| 十二樓 | 金菊仙 | 秦薇雲 | 左芸臺 |
| 夏月閣 | 天香閣 | 洪蘭芬 | 林四寶 |
| 張 | 四金剛全 | 補後金剛 | 沈麗華 |
| 張雅雲 | 鷗波小榭 | 趙香玉 | 賽金花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星 | 時風儀 |
| 胡玉梅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寶 |
| 金元仙 | 妙香閣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 洪媛媛 | 花鴛鴦 | 韓翠蘋 | 金湘娥 |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 | 冶葉 | 阿小 | 阿招 |
| 文鍾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

洋裝
金字
布面

艷鏡花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

簫管秦淮燕趙歌舞為古人所詭稱本局前印海上
驚鴻影銷數逾萬為大觀惟前只在一隅向未普
及全國茲特搜羅各省會各商埠著名妓女及女優
小影都凡數百餘片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前尤為
宏麗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會合一冊形形色色各隨
其地方風氣嗜尚而不同非但為美術家繪畫家絕
好之參考書凡未經身歷其間者得此已不啻臥遊
矣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

- | | | | | |
|------|------|-----|------|---------|
| 蘇寶寶 | 雲屏別墅 | 金月香 | 王韻秋 | 于品 |
| 一 | 花寶琴 | 翠蘭 | 妙香閣 | 蘇映雪 |
| 五寶 | 韓月娥 | 喜鳳 | 桂蘭 | 金花 |
| 蕙芬 | 洪鶯鶯 | 金雲 | 小萍果 | 賽金花 |
| 福 | 金喜 | 林桂 | 月香 | 等共一百九十影 |
| 天津 | 為 | 金月梅 | 賈玉文 | 王克琴 |
| 孟金子 | 蔣玉文 | 小四子 | 小五子 | 小五寶 |
| 南京 | 為 | 小喬 | 小四子 | 小五子 |
| 蘇州 | 為 | 金鳳 | 李雙珠 | 小白蘭花 |
| 杭州 | 為 | 妓十七 | 江上諸 | 九影 |
| 上海 | 為 | 胡四寶 | 洪四寶 | 文桂香 |
| 高細玉 | 金文仙 | 孫鳳雲 | 茶花女 | 怡情別 |
| 聖 | 時 | 張娟娟 | 等七十人 | 皆最新之影 |
| 其餘尚有 | 濟口 | 江西 | 九江 | 鎮江 |
| 奉天 | 山東 | 保定 | 烟台 | 河南 |
| 西 | 安慶 | 無湖 | 回部 | 福建 |
| | | | | 廣東等不及 |

上海正書局發行

上海名姬西式跳舞





大對聯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此種大對聯專供大廳堂陳設之用係取名人真蹟照原聯大小用上等生宣紙虎皮箋及新式西法精印與真蹟絲毫無異每對定價一元長約四尺三四寸寬約一尺另有用青綾裱好者外加裱工五角長約四尺六寸寬約一尺一寸購去即可懸掛轉瞬新年各種現均印刷齊全細目列下請即選購為荷

▲翁同和三對曠然無憂寂然無慮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清虛靜泰寡私欲醇泊曠寂養天和 秀句滿江國芳聲騰海隅 ▲

曾國藩一對開道鸚鵡滿臺閣欲使珠璧栖窻樞 ▲左宗棠一對珠玉芳流芝獨採渚濱聲遠鶴將飛 沽酒獨教陶令醉能詩

還喜士龍吟 ▲劉石庵二對花氣欲浮金翡翠墨香常護玉蟾蜍 海鴻戲墨朝臨帖黎火凌雲夜校書 ▲張廉卿一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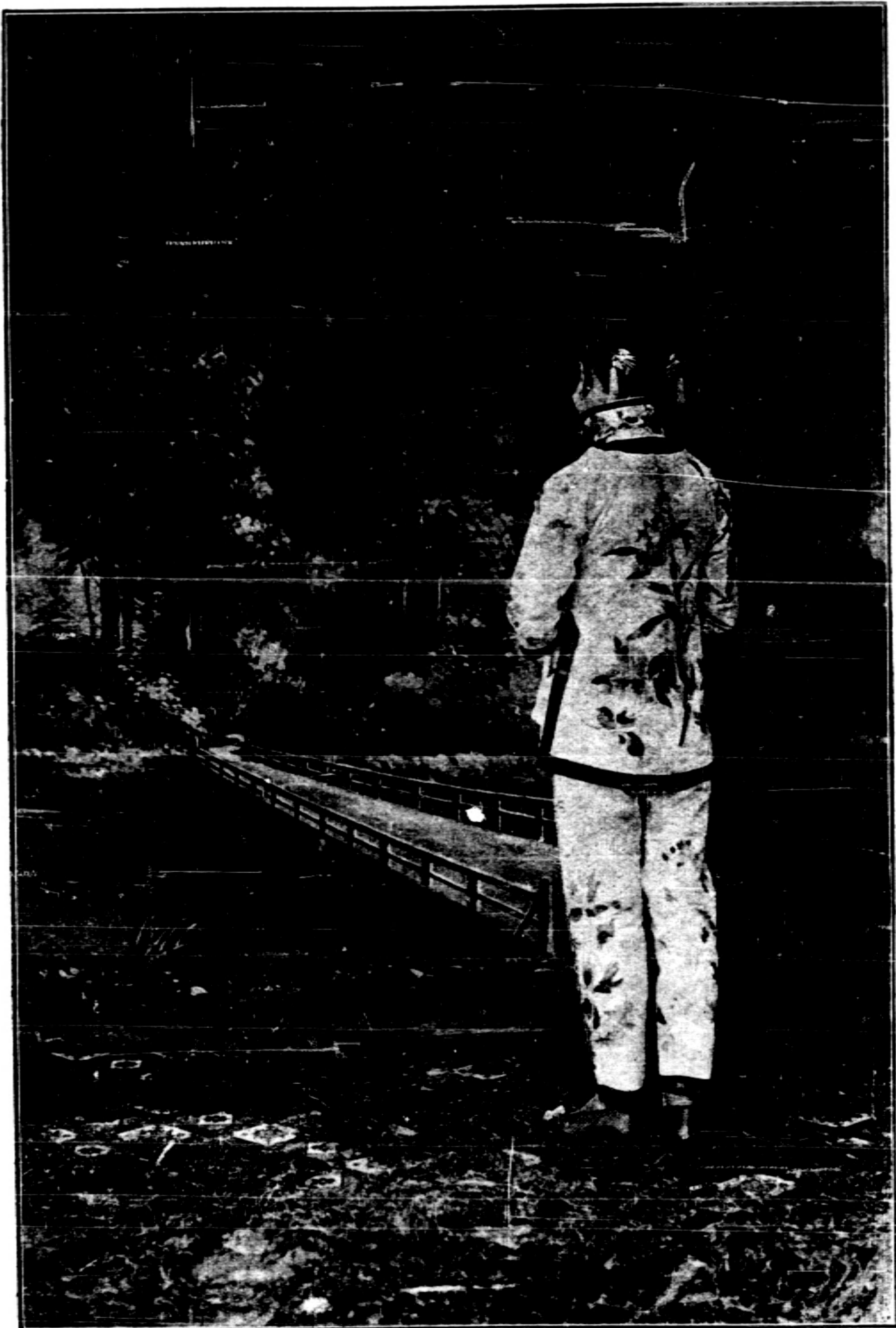
日有所思經史如詔久於其道金石為開 ▲包世臣三對窗含遠樹通書幌風颭殘花落硯池 開卷羣言擇其雅援琴六氣為

之清 常愛此中多勝事更於何處學忘機 ▲翁覃溪一對屏圍燕几成山字簾展涼軒作水 ▲鄧石如一對桐陰

清園雲林閣鴻雨烟沈海嶽會 ▲王夢樓二對用心于沒撈摸處立脚在正與麼時 靜觀每會無言趣坐詠欣當有得時

▲何子貞二對仙曹共作商周戲吏部相從甕底眠 薛荔龍鱗映芭蕉鳳尾齊 ▲錢南園一對雲中白鶴遊超曠石上青

松處潔清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碑帖目錄

漢碑

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合印 長短本 四明本	三冊五元
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五冊 一元二角
明拓漢隸四種	六角
漢石經殘字	二角
隸書明拓史晨龔孔廟碑	五角
海內第一本漢劉熊碑	三角
宋拓孔宙碑	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禮器碑陰	二冊八角
魯相乙瑛碑	三角五角
魯鼓碑及碑陰	六角
吳天發神儀碑	四分
明拓曹全碑	三角
明拓石鼓文	三角
明拓秦嶧山碑	六角
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合冊	二角五分

魏碑

珂羅版何鏡叟藏張黑女誌	一元
初拓雲龍顏碑	五角
海內孤本大岱華岳廟碑	四角
初拓聖敬邑誌	四角
初拓刁惠公誌	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五角
初拓劉懿墓誌	二角五分
初拓鄭文公碑	六角
魏孝昌石碣碑	三角五分
魏墓誌三種	四角五分
魏鄭道忠墓誌	三角
龍門二十品	二冊六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四角
初出土拓魏王基斷碑	二角
宋拓魏黃初修孔子廟碑	二角五分
嵩高靈廟碑	三角
明拓賈使君碑	三角五分

晉帖

珂羅版印越州本晉唐小楷	三元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二冊	一元六角
王右軍金剛經	三角
網目版印青玉版十三行	八角
宋拓十三行	三角五分
唐拓十七帖	六角
河南本十七帖	四角
宋拓十七帖	四角
黃庭內景經	四角
思古齋真本黃庭經蘭亭序	三角
匄齋藏遼銘鶴兩種合冊	一元
水前遼鶴銘	四角
珂羅版柯丹丘藏定武蘭亭	一元
宋拓定武蘭亭	二角五分
開皇本蘭亭序	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中秋帖	一幅六角



新 劇 家 繪 素 之 化 裝

情科首選之花寶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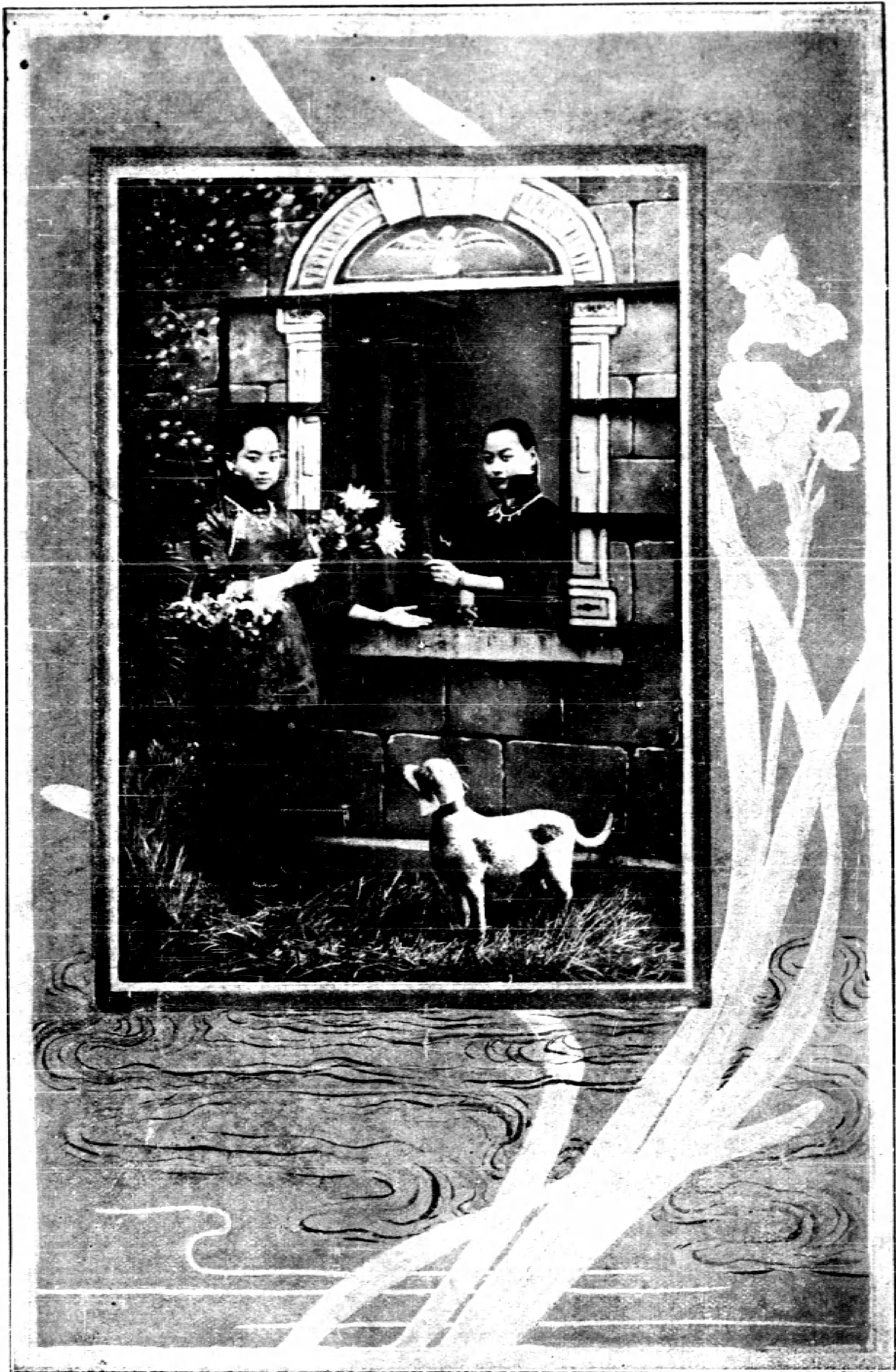
(湘江羅漢)

花寶寶校書父為粵東大賈商業失利家貧中落校書早孤母滬厓無以為生校書不得已墜入樂籍博得牀頭金藉以養母蓋數年於茲矣去秋始來京師隸於百順道協心院校書風流倜儻不同凡品行動舉止落落大方雖久處風塵之中毫無青樓習氣喜作男子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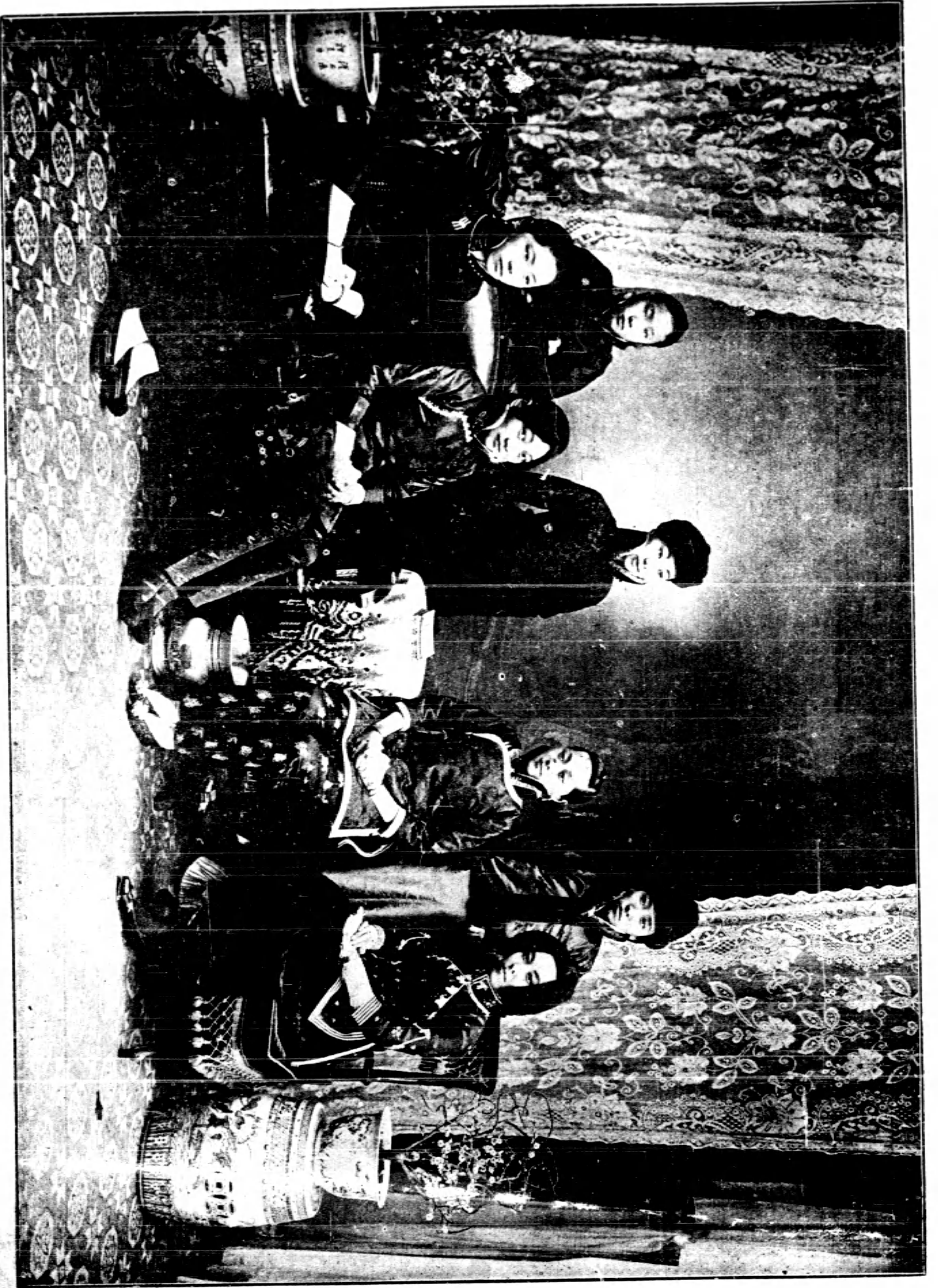
屏絕釵銀脂粉之屬居恒御長袍頂瓜皮帽驟睹丰姿者幾疑為美男子也校書有小名曰亞男後以與留歐某女士同名遂改為亞蘭緣校書頗私淑木蘭之為人初非欲以王者香自命也其懷抱如此加以工西樂善圍棋身兼數藝吐屬雋雅尤為難得故自樹幟以來芳名大噪經花城評選會評定推為情科

真品有譜盡萃芳總不如之歎遊八埤者莫不以一識校書為榮然校書性情淡泊初不以此自驕待人接物一本真摯其妝閣中琴棋書畫陳設井然入其中者令人俗念全消云嗚呼以校書之有情并美而竟久滙花叢信乎佳人薄命是可慨矣
花史氏曰滙迹青樓以養老母其行苦巾幗而有鬚眉氣其志高入汚泥而不染其品清吾故樂為表出之以愧世之不如校書者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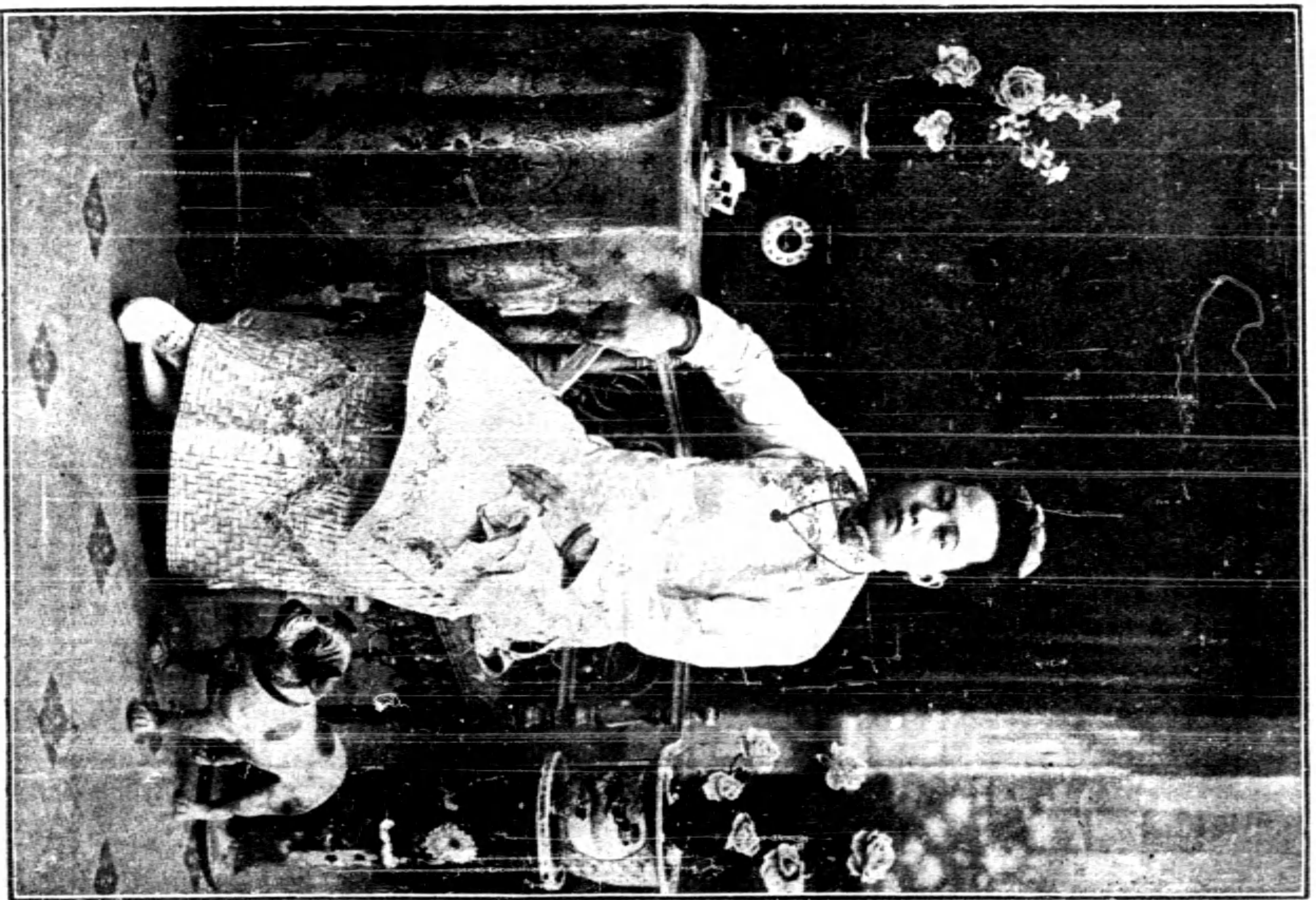
耐



紅里西 六阿蓮之雲美張 仙雲花 館留紅 寶寶蘇 波凌王



新嘉坡名花新友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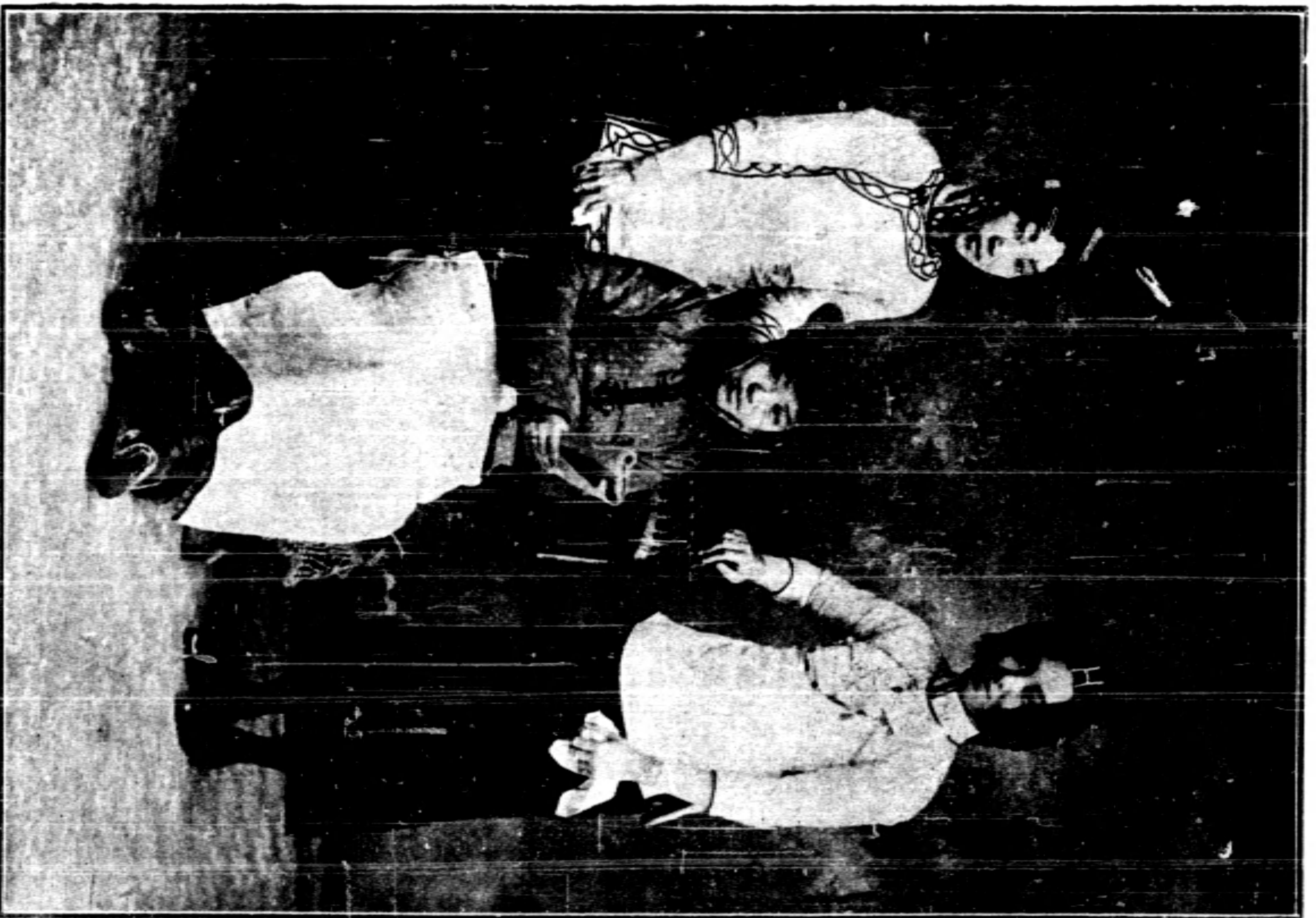


新嘉坡名花新友小影

北京之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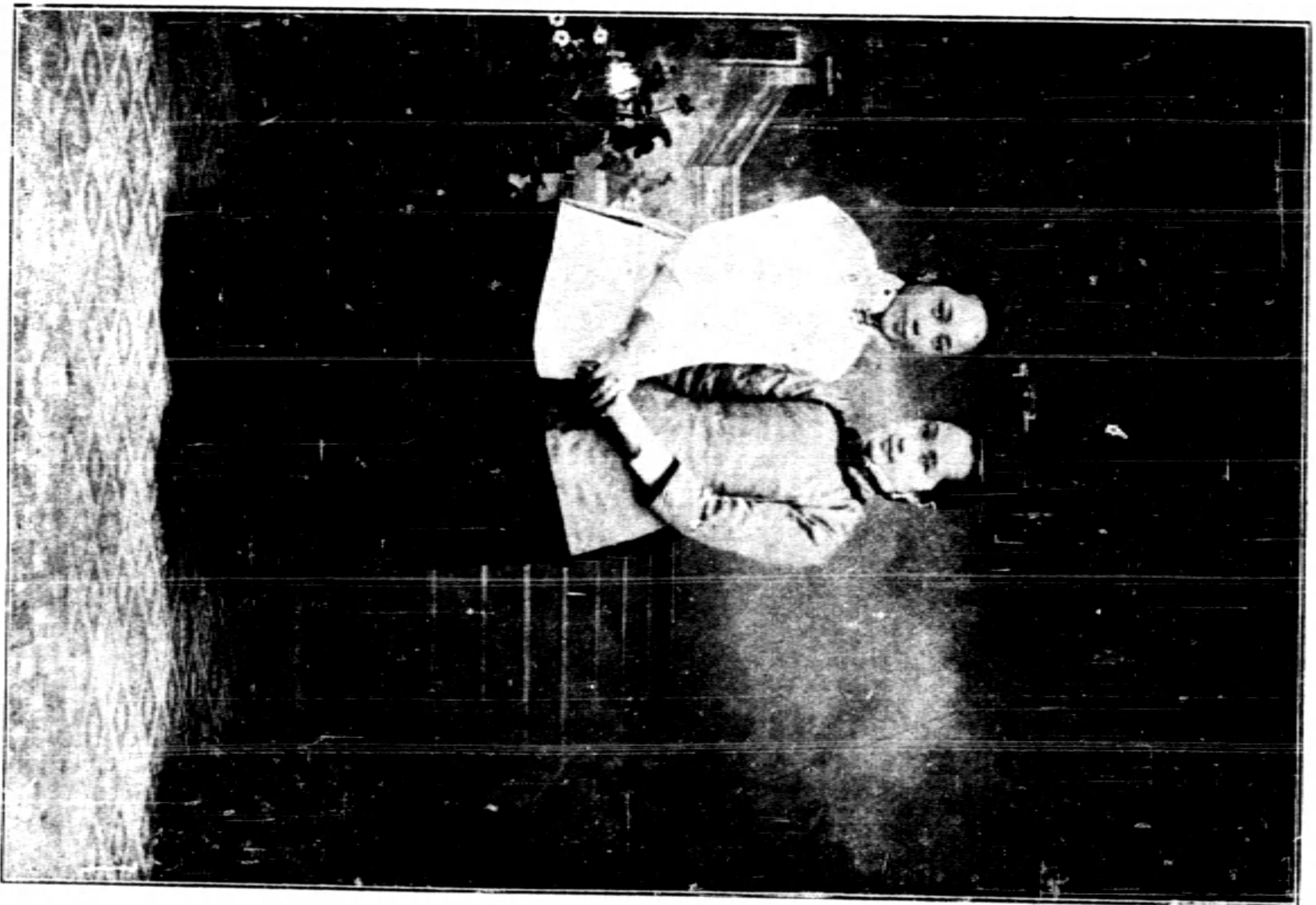
紅里萬仙梅余



仙雲花天奉 聖別蘭芳 波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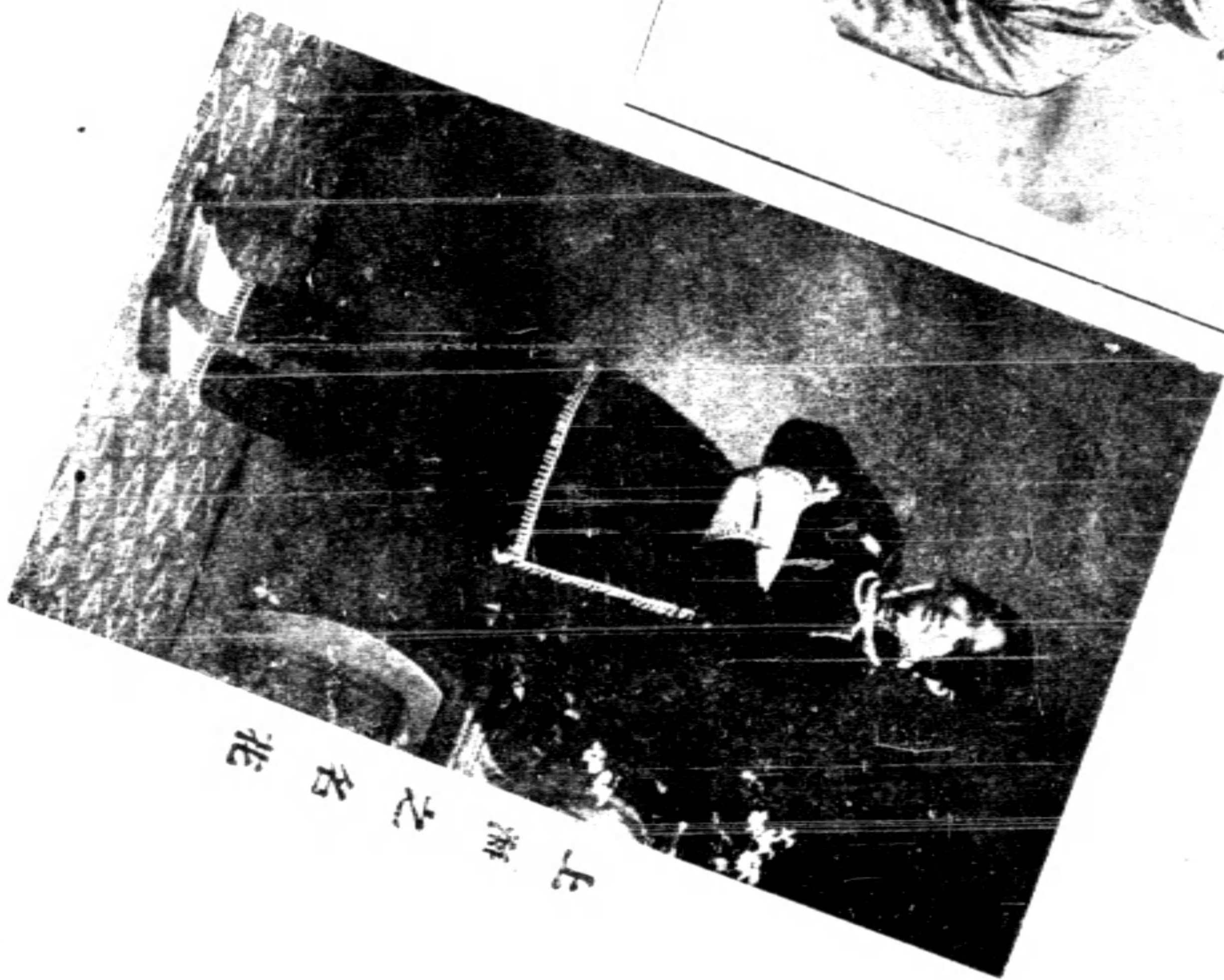


聖別室凌





女
印
軒



上
海
之
名
北



目要

第十六期

畫圖

與男子同抗戰 論下半臂之害與女子體育 記黃毅之先生演說
 游歷之略 美國女學生與英國女學生 肉體上男女能力之比較
 西食衛生烹調法 孝節母家傳 西儒說愛 湘浪筆記 文
 文山正氣歌論 活屋 琴聲 記某巫道盜 調查婦女月經啟
 清芬集 懸賞文

有正書局發行

五彩石印水彩畫時裝仕女抱兒觀書圖封面 彩色珂羅版套印南
 海康先生亡媵何梅理女士繪花卉 北京崇實女學校校長海陸軍
 廳長唐在禮夫人唐友琴女士 吳苑英奇女士 邵召棠君與前署
 新加坡總領事曹讓之先生之長女公子曹淑貞女士結婚攝影 袁
 芋生君與劉小峯女士結婚攝影 馮楫人君與張時若女士結婚小
 史庭頤君與謝如珍女士結婚攝影 繡家 畢靜然女士 翟
 蘊玉女士 崇實女學校校長沈友琴君與監學章以保教員楊雪瓊及
 學生游頤和園攝影 南樓老人寫生 劉玉如女士絲繡山水幅
 女子美術刺繡傳習所所長華瑛女士絲繡雞 旅滬廣東崇德女學
 校全體攝影 旅滬廣東仁德女學校全體攝影 蘇州滄浪亭風景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美術家惠鑒

有正書局啟

美術一門各國多極力保存油畫院也陳列場也無不網羅一國美術之精品供人展玩以發起高尚優美之思想非徒勸其美術之觀念亦所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吾國立國最久不乏名人書畫惜無機關收集類多散佚湮沒弗彰自歐風東漸美術隨文化潮流闖入我國油鉛炭漆鋼筆水彩形形色色為吾國自古以來畫法所未有而一般歡迎者遂敵履我國數千年來之美術於不顧良可浩歎本局以保存國粹提倡美感為主指擬將吾國美術精品付印以公海內外人士惟斯項畫片搜集良不易其故有二一贗本多於真跡也吾國商業道德不發達魚目混珠濫竽充數專計影射已成習見試一入書畫骨董之肆非不充庭盈几爛然可觀然考其精粗則真蹟百無一二偽者十居八九倘於書畫之門徑未嘗稍研究者蓋罔不受其欺騙也一真本之價值昂巨也真蹟精品希如星鳳寸楮尺縑有數千金不肯易者有不能以價限量者收藏之家愛護備極或且不輕與人觀是以欲得其真蹟至不易言無力者勿論矣本局不辭艱辛不惜鉅費盡力搜求每得一種必延有名多數賞鑒家嚴為審定汰其贗者留其真者復於真蹟之中采擷精英遺其糟粕蓋不欲以謬種流傳貽毒於美術界更不欲以自欺者轉而欺人審定之件均用最新發明印刷術之珂羅版網目版分別精印其有原底為五彩非色不足以顯其神妙者則用五彩珂羅版套印並手續繁重且亦不相借用是印出之件精采勃勃試與真本對照用筆乾濕墨色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盈渠歷承內外國賽會內外國人士金牌優語褒獎羣稱為本局印刷之特色為吾國前此所未有足與東西洋媲美而千古流傳名蹟得以流傳人間以視常用之石印等不啻天淵之隔本局得此曷勝榮幸益自振刷期副內外人士之雅意至於定價低廉裝訂堅韌一覽即知不待臆縷茲將已出版各種列舉於下敬希鑒察倘蒙採擇榮幸無任

中國名畫集

已出十六集每集一元五角

中國名畫外集

已出六十四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八角

袖珍名畫冊

已出四種每種六角

大 中 堂

已出二十一種每種由八角至二元四角

小 中 堂

已出五種每種一元

屏 條

已出七種每種由五角至二元四角

大 畫 片

已出十二種每種三角



學生諸君鑒

書法為吾國特有之美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吾人生活於世界中大而傳述小而簿書所以通情達意以補言語所弗逮者固罔不賴乎文字尤罔不需乎書法文字者表顯言語之符號而書法者即克盡此符號之能事者也故人苟不用文字則已否則書法固應用之要素已雖然書法非不學而能者也亦非一蹴而幾者也自童蒙入學講讀國文而外首授書法始則由簡單而進於普通繼則由真楷而趨於行草循序漸進未可躐等而筆畫肥瘦間架工準筆致高雅必須上求古人之作朝夕臨模精進勿怠始能日進高尙應用靈敏而不致荆棘滿紙流於俗惡故書法者人生應用必備之技能而碑帖者即造就此技能之利器也本局自癸卯開創以來以保存國粹提倡美感增進實用為主指搜羅碑帖墨蹟從事印刷出版至今已達二百餘種大楷小楷行草篆隸無不俱備足資學者之需求（另印詳細目錄函索即寄）茲為裨益初學起見特再印習字範本一種取材精嚴印刷明晰專供各學校臨習之需定價極廉以期普及茲將已出版者詳列於后如蒙採擇無任榮幸

- 顏真卿大楷習字範本
- 柳公權大楷習字範本
- 歐陽詢大楷習字範本
- 褚河南大楷習字範本
- 虞世南大楷習字範本
- 蘇東坡大楷習字範本

每冊定價大洋八角
 每冊定價大洋七角
 每冊定價大洋七角
 每冊定價大洋七角
 每冊定價大洋七角
 每冊定價大洋八角

發行

正有字範本

■ 趙松雪小楷習字範本	■ 鍾紹京小楷習字範本	■ 惲南田行書習字範本	■ 翁叔平行書習字範本	■ 劉石庵行書習字範本	■ 趙松雪行書習字範本	■ 蔡君謨行書習字範本	■ 蘇東坡行書習字範本	■ 黃山谷行書習字範本	■ 米南宮行書習字範本	■ 歐陽詢行書習字範本	■ 顏真卿行書習字範本	■ 王羲之行書習字範本	■ 張季直大楷習字範本	■ 陸潤庠大楷習字範本	■ 翁叔平大楷習字範本	■ 劉石庵大楷習字範本	■ 趙松雪大楷習字範本	■ 蔡君謨大楷習字範本
折每實冊五分價四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六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折每實冊五分價七分

者 上海 北京 蘇州 南京 天津 廣州 正有書局

●研究哲學者不可不讀
 ●研究掌故者不可不讀
 ●研究美術者不可不讀
 ●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

平子閣筆記

布套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

狄平子先生著 此書曾在時報按日登載。其中有論。科學。者。有論。哲學。者。有論。宗教。者。有論。文學。者。有論。字。畫。者。見。解。超。絕。融。洽。新。舊。又。庚。子。之。役。朝。野。遺。聞。佚。事。紀。載。亦。極。詳。盡。風。會。升。降。時。局。變。遷。有。可。觀。焉。茲。以。各。界。紛。紛。函。索。特。彙。印。成。帙。首。尾。脚。接。開。卷。了。然。誠。一。般。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奇情小說 **願爲同命鴛鴦**

(德國醫士喀蘭德筆述) (鴛譯)

余清晨診症畢。向例休息於公事房。非越兩小時之久。不接見賓客。忽僕人入室語余曰。外間有一婦人欲晉謁。已語彼先生外出。請午後來見。婦人見馬車停駐門外。知先生在。力求請見。并謂有要事奉商。祇須時五分鐘可畢其詞。僕人言已。遞上一名刺。余接視之。署曰安古地尼夫人。乃命請進。少選。僕人導一脩然瘦美之少年婦人入。年約二十。似未字人。伸手與余握手禮。徐坐下曰。先生有暇否。余問何事。夫人曰。妾夫安古地尼。患疾。欲延先生診視。未知能否屈駕。余曰。可。夫人第宅居何處。夫人曰。伯斯敦安古庄是也。先生聞之否。余曰。是或聞之。但事冗善忘。一時記憶不起。既見召。當願往。余又曰。貴藁砧有無請別醫診過。鄙人或可與該醫士磋商調治之方。夫人曰。妾夫之病。未經延別醫診視。因彼性甚偏梗。素不喜見醫生。妾因此甚憂之。聞友人稱揚先生學識洞明。醫中聖手。因此特來詣聘。并懇先生到小莊暫住數天。以便視察妾夫之病情如何也。余聞夫人言有難色。第見其語切心真。一意誠摯。不忍拒却。夫人語。

畢去其手套。握腕按膝。身微前。頰頰以灰色。俊眼視余。意似恐余不允去者。既而曰。敝莊湫隘。原不敢屈先生。居然妾以愛夫甚。乃不揣冒昧。以求寔冀。允也。夫人語至此。滿眶凝淚。盈盈欲滴。余不得已。答曰。僕即日不能就道。須遲數日。摒擋各事。乃可首途。請將尊居地址見留。僕於下午當覆函夫人也。并請先將安古地尼先生之病情告僕可乎。夫人曰。妾夫之病頗奇。妾疑其有心疾。觀其形狀與曩昔大異。妾年二十二。妾夫年長妾二十歲。第雄健不逾少壯。妾夫博士也。好閱書博覽羣籍。凡有新出書籍。尤亟亟購閱。其爲人豪爽。詼諧神姿。活潑自病後。寡言語。少飲食。常默坐床前。手足震顫。面色灰白。晴定不轉。余問曰。此病起幾何時。夫人側首目微上視。沈吟曰。今已仲冬。復語余曰。病起於十月。計今殆及六旬。語畢太息曰。如先生允到敝莊治妾夫之病。妾則感激忘身矣。余見夫人露一種憂戚之容。乃溫言慰之曰。僕必往視尊夫病。第留厲貴莊。或未能如命。苟驗知病情。住與不住於診治上。或無所出入也。僕以爲安古先生之病。當移居別處。一換新空氣。或易痊耳。夫人起立答曰。誠然。妾曾勸其遷居。言之屢屢。奈彼執拗不允。每日入晚。便現出一種恐怖面色。妾恐其夜靜必有怪異之事也。說畢稍停。既而又曰。先生將於何日蒞敝莊。到時請先致函由伯多利亞忌老斯酒店轉交。俾備輿馬恭迓。余唯唯應之。余與夫人談話時。見其兩面。籬際忽紅。忽淡。注意諦視。見其紅時。現特別之頰赤。淡時。現特別之青。皎余遂疑其有肺病。乃問之曰。夫人殆亦抱有清恙乎。夫人曰。妾體素弱。無甚病也。語畢與余握手作別。惟覺其掌熱可炙。夫人去。

後。余。忖。思。異。日。往。其。莊。知。不。獨。看。安。古。一。人。之。病。惟。自。忖。所。業。每。日。紛。紜。不。暇。若。一。日。他。適。更。是。顧。彼。失。此。第。既。允。夫。人。所。請。又。斷。不。能。背。約。不。得。已。於。兩。日。後。先。發。一。函。致。夫。人。遂。於。翌。晨。乘。火。車。赴。伯。斯。敦。既。至。夫。人。已。備。馬。車。在。車。站。相。候。余。下。車。夫。人。緊。握。余。手。曰。先。生。果。來。乎。妾。夫。之。病。其。可。占。勿。藥。矣。遂。同。上。馬。車。命。御。者。加。鞭。疾。馳。其。渴。望。藁。砧。病。瘳。可。想。見。矣。夫。人。在。車。中。語。余。曰。妾。今。日。來。接。先。生。既。蒙。高。軒。辱。臨。妾。心。良。慰。然。不。得。不。舉。實。情。以。及。妾。之。佈。置。以。達。清。聽。蓋。妾。夫。有。疾。實。未。嘗。告。妾。伊。固。恐。增。妾。之。憂。愁。也。所。以。妾。之。延。先。生。伊。亦。未。知。之。今。先。生。突。如。其。來。恐。伊。駭。怪。敢。請。先。生。見。妾。夫。時。勿。明。言。爲。渠。醫。病。而。來。妾。於。今。晨。已。預。告。妾。夫。謂。今。日。有。不。速。之。客。來。客。係。有。名。之。醫。士。爲。昔。日。余。父。之。密。友。妾。擬。留。其。小。駐。數。日。云。云。伊。聞。之。似。甚。忻。悅。今。請。先。生。如。妾。所。言。我。知。伊。必。歡。迎。接。待。妾。冒。昧。不。知。如。是。佈。置。於。先。生。有。何。窒。碍。否。夫。人。語。畢。其。容。色。甚。躁。急。若。深。恐。余。之。不。表。同。意。者。余。乃。荅。之。曰。周。折。若。是。余。恐。未。克。効。力。夫。人。聞。余。言。乃。紅。暈。兩。頰。盈。盈。秋。水。淚。幾。奪。眶。而。出。余。見。之。心。有。不。忍。乃。慰。之。曰。夫。人。勿。憂。苟。可。愈。貴。藁。砧。之。清。恙。者。無。論。夫。人。命。僕。何。如。當。唯。唯。是。聽。鄙。意。貴。藁。砧。苟。知。僕。能。愈。其。病。者。即。坦。直。言。之。恐。亦。未。必。遽。遭。拒。絕。也。夫。人。曰。非。也。妾。夫。向。以。爲。妾。不。知。其。有。病。若。以。先。生。之。來。直。告。之。則。伊。將。以。妾。有。所。知。恐。更。滋。伊。之。戚。余。曰。僕。既。來。此。見。病。人。而。不。能。明。施。診。治。又。何。貴。乎。有。此。一。行。惟。僕。當。留。意。徇。夫。人。之。請。不。以。夫。人。知。貴。藁。砧。之。病。爲。言。想。事。無。不。妥。矣。夫。人。聞。余。言。默。然。有。間。似。已。首。肯。少。頃。馬。蹄。得。得。車。行。漸。遲。已。至。

夫人住宅之前尋下車。宅形長而高。敞門前古樹三四。綠蔭參天。面臨一大草場。平鋪一碧。清幽悅目。夫人以指按電鈴。雙扉既啓。相與而入。至客廳。安古已肅然迎候焉。夫人介紹畢。相將入座。余見安古體格高瘦。貌極凝重。頂髮半禿。目深而黑。蹠蹠周旋。殷勤款洽。夫人此時外貌上亦頗形歡暢。惟杏臉雙顴。時現兩朶紅雲。余窺其情狀。知其肺疾已深。甚憐惜之。余之來此庄也。原欲察視安古之病情。今注意夫人之疾。似更甚於乃夫。蓋以安古不過一驚悸之症。似不至遽爾不治。坐有頃。余周迴瞻顧。見室中陳設俱臻雅致。安古見余無語。乃備述其祖先事畧。娓娓不倦。其意似藉以慰余岑寂者。又似不欲夫人知其有病而諱。莫如深矯作此強健態者。繼謂余曰。詰朝偕君遍遊庄內可乎。余欣然諾之。乃笑言曰。貴庄室廣人稀。賢伉儷安居於此。得毋稍嫌僻靜乎。余爲是言。不過一普通之寒暄語。乃安古聞之。頓現驚懼之色。余因即繼言。其他安古亦復常度。旋謂余曰。窮鄉僻壤。蒙高軒辱臨。殊鮮消遣之方。君好獵乎。余曰。不敢言好。昔嘗試之。安古曰。待天氣晴暖。請君並轡同獵。旋又曰。僕已爲君預備寢室。幸恕簡陋。敬陪君一往觀之。可乎。余曰。敬如命。遂偕行之。客廳後入一小書室。即爲余備之寢室也。室中裊席几褥。罔不潔淨。安古坐片刻。辭出。余偃息於天鵝絨之長榻。潛思診治安古病之下手方法。忽僕人入。邀晚膳。余隨之入餐室。餽饌紛陳。刀叉並列。安古夫婦誠意款待。備極殷勤。互相譚笑。亦至歡暢。膳畢。夫人似有他故。道歉先出。少頃。安古問余曰。盍往書室坐譚。余諾之。乃相將出膳室。折至客廳之西書室。在焉。室中陳設古雅。卷

軸。琳。琅。一。見。即。知。主。人。必。究。心。於。典。籍。者。賓。主。聯。坐。於。室。隅。之。椅。榻。余。此。時。擬。將。來。意。稍。稍。披。露。未。及。啓。齒。而。安。古。乃。謂。余。曰。喀。蘭。德。君。僕。極。喜。君。之。來。僕。將。一。述。吾。妻。之。病。情。以。質。高。明。時。余。正。左。顧。右。盼。見。牙。籤。壓。架。積。疊。如。山。其。藏。書。之。富。亦。可。見。一。斑。安。古。見。余。注。意。書。籍。乃。易。詞。謂。之。曰。此。爲。僕。消。遣。永。日。之。生。涯。亦。爲。僕。生。平。酷。好。之。職。務。言。次。莞。爾。視。余。續。言。曰。得。君。至。此。却。去。塵。俗。三。斗。矣。君。態。度。高。雅。僕。甚。欽。佩。惟。不。解。君。何。以。好。作。醫。士。余。答。曰。士。各。有。志。性。有。所。好。耳。然。僕。之。來。君。亦。知。其。因。乎。僕。非。無。因。至。此。也。僕。爲。君。清。恙。將。爲。君。診。治。而。來。也。僕。今。不。能。遵。尊。夫。人。之。囑。爲。君。述。之。尊。夫。人。甚。以。君。病。爲。憂。特。延。僕。至。此。途。次。屢。屢。諄。囑。勿。以。來。意。披。露。免。重。君。憂。今。僕。以。診。病。而。來。隱。飾。從。事。窒。碍。良。多。是。以。据。實。明。告。尊。夫。人。固。未。之。悉。也。安。古。凝。神。而。聽。至。此。率。爾。問。曰。露。茜。爲。余。疾。而。憂。乎。僕。以。爲。僕。之。病。彼。尙。未。之。知。語。畢。伸。其。長。瘦。之。手。取。桌。旁。預。置。之。白。蘭。地。酒。瓶。去。塞。而。滿。注。一。玻。杯。一。飲。而。盡。其。意。將。藉。酒。以。振。其。精。神。者。余。此。時。見。安。古。面。上。愈。顯。其。消。瘦。之。容。其。手。則。震。顫。不。已。余。至。是。追。憶。夫。人。之。言。殊。可。徵。信。安。古。又。曰。吾。妻。眞。蒙。我。也。然。彼。確。有。病。旣。辱。高。軒。蒞。止。盍。爲。彼。一。診。之。余。曰。然。則。君。非。病。耶。安。古。仰。首。而。吁。曰。天。乎。天。乎。縱。不。吾。死。亦。且。痲。矣。余。見。安。古。現。狀。如。此。知。必。有。不。可。思。議。之。憂。慮。乃。婉。詞。慰。之。曰。君。何。故。有。此。深。憂。鄙。意。君。之。疾。苟。離。居。靜。息。當。可。霍。然。貴。庄。空。氣。欠。佳。入。冬。尤。不。適。於。病。者。曷。不。遷。居。黎。爲。雅。小。住。耶。君。如。不。欲。往。黎。爲。雅。或。覓。別。處。亦。無。不。可。總。之。求。空。氣。新。潔。而。無。煩。擾。者。便。合。於。衛。生。矣。少。間。安。古。曰。僕。以。拙。荆。之。

病狀相告可乎。余曰：願聞其詳。安古曰：君見拙荆之面色乎？余曰：僕觀其面色，似有肺病。安古驚然曰：君言確有識。前者僕與拙荆至倫敦，連德醫生亦曾識其肺部有病。余曰：連德醫生亦曾勸擇地以養疴否？安古曰：有之。惟拙荆以此間安居已久，不願重遷。惟伊病頗離奇，人既有病，必喜休養。伊則不然，卽值溽暑嚴寒，亦不阻其游興。除入夜外，似無病狀可見。余曰：夫人夜間有不安乎？安古曰：彼至夜間病狀卽發。見呻吟嗆咳，氣急汗發，且似多感惡夢，終宵弗能酣寐。當十月初旬，連德醫生亦曾勸僕夫婦往黎爲雅居住。僕當時頗思實行，惟拙荆堅執不允，且云：此間居之最適，不願去。此適彼，余聆安古夫婦前後所言，彼此兩歧，殊堪詫訝。正籌思間，安古又曰：拙荆旣聞連德醫生謂其有肺病，以後彼卽與余拆室臥居。彼之臥室與僕之臥室相連，有門可出入，察其意似甚不願。因彼之病而擾我清夢，惟我則心有所憶，殊難熟睡。彼之一吁一吐，余悉聞之，而彼則絕不相告。余詢之，且若諱之，惟恐不及。此皆僕留心窺察所得也。余曰：夫人之病幸君見告，然君之貴恙，僕亦願聞其詳。安古聆余言，面色陡變，且呈毛骨聳然之象，急起闔扉，且扃以鎖，復四顧室內，吁氣而言曰：君乎！僕之病真可驚可懼之病也。僕獨臥一室，每值夜闌人靜時，有怪異之魔鬼入吾寢室，言之吾將體戰。僕知君將斥爲虛誕事乎？然僕寔非故搆此驚駭之事。余曰：君有腦病乎？安古曰：僕自己亦疑之，惟自思患腦病至此，恐去死亦不遠。惟賤軀素健，生平未嘗遇艱厄。又安得有腦病？猶憶三年前與拙荆結婚時，恍覺上帝錫我以美滿之幸福，自此以後如鱗如鰈，雙宿

雙飛固極。人生樂趣更無憂。患櫻心。余曰。若是則君與尊夫人結婚以來。日於快樂中度。生活固極相愛。而無相忤矣。安古曰。唯唯。不特此也。自連德醫生謂彼有病以來。僕愛彼之心。更有逾於曩昔。蓋彼既得疾。我無日不怒焉。如擣默祈彼疾之速瘳者。余曰。然則夫人固亦甚以君病爲憂者。未悉君曾以夜間驚駭之事告知夫人否。安古曰。無之。僕以彼既有病。安敢再告知以增其驚憂。僕今再以驚駭之事詳告清聽。僕自與拙荆異室分臥以來。每夜同時入寢。兩房間之門。即於此時掩閉。僕素性所習。必息燈以寢。而拙荆則因畏黑暗。必燃燈以達旦。一晚僕適睡醒。覺額際汗涔涔。下心血湧跳。不已。醒越半時許。聞室內蟋蟀有聲。張目一視。忽見黑暗中現一可驚之光環。而尤可驚駭者。光環中現出巨眼一雙。炯炯怒視。一瞬間倏焉而沒。時余駭甚。幾欲失聲而呼。又恐驚拙荆之睡。然其時余之靈魂已爲光環攝之。而去。急以被蒙首。呼吸亦不敢稍高矣。余曰。君自見此光環。亦曾研究其起滅之由來否。安古曰。發光之第一夜。僕曾於光滅時。強制驚懼。探首帳外。乃竟一無所見。繼復下榻。然燈細察。亦毫無影響。安古言至此。面色如死灰。頻作寒噤。余曰。君胡不易室以居。安古曰。僕亦曾念及此。但僕苟易居他室。距拙荆之臥室遠。心不安。亦不忍。且可驚可駭之鬼魅。即因余之易居。不余崇能保不崇拙荆乎。此僕所以不願易室以居也。君以僕爲愚魯乎。非不見及此也。余復問曰。此光環每夜必發現乎。安古曰。或每夜見之。或間一二夜見之。或一夜間發見數次。亦有之。來踪去跡。無可測度。余曰。幸恕無狀。君其素有神經病乎。安古頻蹙言曰。君

誤矣。僕所見之光環纖毫清晰。每見必於睡醒時斷非幻夢也。余曰：然則君意中確信爲鬼魅，不復有他之疑慮乎？安古曰：無之。僕入寢室，即闔扉，拙荆亦然。僕之寢室與拙荆之寢室雖有門可通，然在兩室之間，且亦掩閉。苟非鬼魅，安能越戶而入？余聆安古之說，默念怪異若此，殊有不可思議者。以安古言之，歷歷想非出之杜撰。且察其詳述之時，其驚懼之狀現於辭色，其可怪之事殊未可漠然置之。其間必有研究之價值也。余復疑安古之目有病，乃取驗目電鏡爲之檢視，則又睛球光滿，卽微細血筋亦無稍損。余是時頗用籌思，尋問安古曰：僕擬一視君之臥室，可乎？安古曰：容僕思之。旋答曰：今殊未可。恐引起拙荆之驚疑，請俟拙荆不在室內時，僕當延君入視，可也。余旣聞安古所述之怪事，是夕殫竭思慮，終宵轉側未能寧睡。余非畏懼此可怪之光環，因憶安古所述必欲窮究其理。故睡夢中亦恍若此可怪之光環，頻現於眼簾。次晨與安古夫婦晤談，客室內安古語余曰：今日天氣晴暖，與君往庄外一遊，可乎？余曰：謝君雅意。僕昨宵殊欠寧睡，今日稍倦，偕遊庄外固所願也。其遲之後日乎？語次，余隱窺夫人目灼灼視余，兩人其灰白之面色間時現肺病之狀態，神情憔悴似不久當爲塚中物。是時余憂憫夫人之意，或不減於安古者。早膳時，余與彼夫婦同席而食，彼夫婦相憐相惜，固極富愛情。然默察之，卽知其各抱有隱憂。其食量亦較常人爲銳減。余胃素強，具兼人之量，與其夫婦相形，更覺余之饜飢可愧矣。膳畢，余得夫人之許可，隨其入理裝室。語夫人曰：幸恕冒昧，僕已將來意告之。貴藁砧矣。僕甚祝彼之疾不日痊愈。然僕至

願一診夫人之疾。夫人聞余言，驚然曰：先生何以知妾有疾？豈妾夫告先生謂妾有肺病乎？余曰：即貴藁砧不言，僕亦知之。隨取出診病用之聽筒，示夫人曰：可否請夫人去外套之，扣試爲夫人一驗肺部之呼吸？夫人解扣，余乃按筒察聽，覺其肺脈躍躍而動，疾徐遲數大異常人。知彼患疾已深，恐已不可救治。驗畢，不禁暗爲憐憫。夫人問曰：妾肺何如？余曰：夫人確有肺病。夫人曰：然則妾之肺病，其殆不治乎？余曰：此殊未敢率爾定斷。夫人至此，慘然曰：噫，妾自知患病已深，恐距泉台密邇，但妾夫婦愛情彌篤，一旦鏡破鸞分，閨幃岑寂，泉下淒涼，生者死者俱有不堪悲痛同穴同衾，僅存虛誓，此妾所以悲傷不能自己也。余聞夫人之言，酸辛實甚，幾爲下淚，乃竭力慰之曰：夫人勿過悲傷，貴恙誠非輕淺，惟宜及早醫治，鄙意宜速延一看護婦，夜間尤須陪伴，以免岑寂。夫人曰：看護婦殊可厭，每事必加干涉，有看護婦則一舉動間亦感不便，妾與妾夫臥室連屬，不患岑寂，殊不願有看護婦纏繞其間。少頃，夫人謂余曰：妾今日擬偕先生往邨外一游，以抒悶悶，未悉尊意何如？余曰：僕今日殊覺困憊，恕未能相陪。頃者貴藁砧亦曾以出遊爲請，僕已辭謝之矣。夫人曰：既如是，妾當請拙夫留伴。先生清譚何如？余曰：可未幾，夫人易衣乘馬車出，馬蹄得得，車聲磷磷，由近而漸遠。余與安古乃乘機而入臥室。安古語余曰：僕殊不幸，遇此可駭之鬼魅。昨晚光環亦發現兩次，余見安古語時頗露怖恐之狀，其於日中譚之，尙如是，則夜間光環出見時，其驚懼可想見矣。余既入室，遂注意視察，見墻壁皎潔，几榻雅淨，光線射入亦甚適宜，默念此宜於衛生，殊少

缺。點。細。觀。陳。設。各。物。俱。精。巧。入。時。惟。壁。間。置。一。衣。櫥。古。樸。而。巨。壁。與。夫。人。寢。室。相。連。余。默。訝。此。廚。與。室。中。
 諸。陳。設。品。殊。不。稱。乃。指。廚。謂。安。古。曰。此。廚。殊。古。陋。何。以。置。於。是。安。古。急。曰。此。廚。乎。言。之。我。心。膽。戰。矣。僕。已。
 將。彼。扇。閉。光。環。之。現。即。透。出。此。玻。璃。作。崇。以。來。寔。未。嘗。移。其。位。置。者。余。思。光。環。既。由。此。廚。之。玻。璃。透。出。則。
 此。廚。之。內。外。必。須。詳。加。檢。觀。余。乃。問。曰。此。廚。之。鎖。匙。在。否。安。古。曰。廚。之。鎖。匙。乎。寔。拙。荆。藏。之。惜。彼。已。外。出。
 何。少。頃。在。衣。袋。內。掏。出。一。鐵。圈。中。扣。鎖。匙。甚。夥。授。予。曰。其。中。或。有。合。式。者。雖。然。僕。以。不。啓。此。廚。爲。是。僕。恐。
 啓。之。有。劇。烈。之。怪。象。發。現。余。領。之。并。問。曰。此。一。圈。鎖。匙。可。否。暫。存。余。處。安。古。曰。可。余。遂。懷。之。相。偕。出。臥。室。
 至。書。房。余。隨。闔。扉。安。古。詫。問。曰。先。生。闔。扉。何。爲。余。曰。僕。有。言。與。君。密。譚。不。欲。令。人。竊。聽。安。古。曰。何。言。乎。余。
 曰。僕。今。欲。研。究。此。可。怪。之。光。環。擬。於。今。夕。與。君。互。易。寢。室。以。睡。可。乎。安。古。曰。互。易。臥。室。乎。然。則。僕。何。以。語。
 諸。拙。荆。余。曰。此。未。可。使。尊。夫。人。知。之。僕。膽。素。豪。既。聞。此。可。怪。之。事。必。欲。一。窮。其。真。相。或。有。術。爲。君。驅。除。此。
 鬼。魅。者。亦。未。可。知。也。君。易。臥。室。今。夜。當。不。再。見。此。可。駭。之。光。環。安。古。曰。然。則。僕。恐。不。令。拙。荆。知。之。終。有。未。
 便。若。使。彼。知。室。內。有。鬼。魅。之。發。見。非。更。增。其。憂。懼。而。速。其。死。乎。余。曰。君。不。曾。說。睡。時。掩。閉。兩。室。中。間。之。門。
 乎。果。爾。則。請。君。於。晚。間。將。兩。室。中。間。之。門。掩。閉。後。君。出。僕。入。尊。夫。人。曷。由。知。之。即。尊。夫。人。萬。一。呼。君。者。僕。
 亦。可。速。出。轉。告。安。古。猶。有。難。色。余。再。四。勸。之。始。允。余。之。請。未。幾。夫。人。外。遊。亦。返。是。夕。卽。依。計。而。行。翌。晨。東。
 方。初。白。余。卽。出。促。安。古。仍。歸。己。室。一。竿。紅。日。會。集。早。膳。余。見。安。古。是。日。精。神。頗。健。惟。夫。人。則。神。色。更。形。衰。

頽膳畢。安古邀余至書室。問曰：「昨晚君睡於僕之寢室內。曾見此可怪之光環否？」余曰：「見之。」安古曰：「壯哉。君也。何言之猶泰然不動聲色耶？」余曰：「僕膽素壯。向不信有鬼魅事。」安古曰：「然則君見之絕無恐怖耶？」余曰：「不但絕無恐怖。且將窮究此怪象。」安古聞余言。似有不信之色。余曰：「且將昨夜情形詳告清聽。可乎？」安古曰：「至願聞之。」隨將書室之門掩閉。忽有人以指彈門。問曰：「可允妾入室否？」此固夫人之聲也。安古趨至門際。柔聲答之曰：「愛卿請待五分鐘。我有事叩醫生夫人。」言病情乎。安古曰：「然聞夫人即緩步而去。」安古復回坐原處。曰：「請君速言之。遲恐拙荆復至矣。」余乃言曰：「僕昨夜入君室。默坐榻間。久之聞時鐘鳴。十二下。安古曰：「其時君猶未睡乎？」余曰：「然睡則恐無所睹矣。」十二時後。聞有微響。未幾則君所謂可驚可駭之光環。即由衣廚射出。安古竦然問曰：「光環現時。君狀何如？」余曰：「僕固無稍恐怖也。繼於光環中現出雙睛。灼灼視榻上。不稍移轉。余乃潛步至衣廚之旁。迫視之。見光環內之雙睛流轉而遍觀室內。惟不能窺見其面。少頃光滅。遂無所覩。」余回榻上默坐。半點鐘。竟寂無聲響。乃就睡入夢。安古惶恐謂余曰：「君具此斗膽。洵足令人欽佩。」余曰：「今而後知君非腦病。亦非神經病矣。」安古曰：「君言窮其真相。究用何術耶？」余曰：「僕今夜擬仍睡君室。臨時自有設施。此時殊未能臆定也。」安古曰：「鄙意總須不使拙荆知之爲妥。」余曰：「謹如尊囑。如昨夜之佈置可矣。惟君能允余於今日開衣廚察看否？」安古曰：「可。」第僕須偕拙荆外出。君始可自由察視。其時忽聞有呼安古者。安古曰：「拙荆來矣。」隔玻窓視之。見夫人慘白之面。微帶笑容。問安古曰：

君見妾扣匙之鐵環否。安古應聲曰：僕未見之。僕當代君往覓之。語畢啓扉，逕出。夫人入問，余曰：君見妾夫今日病情何如？余曰：似稍痊耳。夫人聞言，歛歛不語。余是時極爲詫異，余以爲告以安古病痊，夫人聞之當色然而喜，不意反增其悽愴，殊不易推解者。已而安古入，遞鎖匙與夫人。余意衣廚之鎖匙，或亦在其內，且恐夫人索安古所懷者，頻斜睨夫人之面。幸夫人即將安古所授之鎖匙置之衣袋中。是時安古卽乘機謂夫人曰：僕今日擬與君往近邨一遊，以抒積悶。夫人問余曰：先生可同行乎？余會安古意，乃答曰：僕昨晚由敝寓寄來友函數件，今日擬一一作答。安古聞余言，卽曰：然則愚夫婦出外，君可乘間繕函。吾儕恕不相強矣。尋夫人卽與安古聯袂而出。余待彼夫婦去遠，至安古臥室，見兩室通連之門，未經關閉。衣廚則依然矗立於壁間，廚門鑲以淺藍色玻璃。余乃出各匙一一試之，得一匙適合，惟不能旋轉。大約因久不開展，鎖簧已鏽，用力旋之，約費時三分鐘，始得啓鍵。廚啓，見內容之大如一小複室。余探首入內，而黑暗不可辨。燃火照之，空無一物。廚係櫟木構造，質甚堅緻。試彈以指，格格作脆聲。視至貼壁之板，中有小凹，約可容一指，按之，其凹處之板忽脫落，成四寸許之一方孔。因探手入孔內，按其周圍，覺離孔口之寸許，有門鈕凸起。余遂入廚，按其門鈕，略旋之，毫不用力。忽廚後之板扭動，可啓閉，並無牆壁之阻隔。似後面另有一廚，至是余始悟是廚介居兩室之間。前後均有廚門，其處本爲兩室間之通路。廚介其間，其高及闊度適將是路堵隔，擬其構造，或係特設是間者。余爰將廚後之門推之，未能啓，仍以前匙由

內試之。聞然關矣。即見一光明綺麗之室。謂非夫人臥室乎。至是余不得不將厨中秘密機竅詳細研究。以爲臨時抉發之把握。既出將後面之厨門用原匙鎖閉。回至安古之臥室。復鎖前面之厨門。默忖此厨構造奇異。究誰作此惡劇。今無論如何必查究明晰而後已。是晚仍宿安古臥室。夜半怪聲又作。余定睛注視。須臾光環既現。其中雙目即閃閃不已。余心脈亦隨之怦怦而動。忽於光影中見有一手作招。余狀時亦不禁駭異。額汗如注。惟余當此驚懼中仍持以堅定之念。繼復鼓其壯氣。起立直前。決計與此可駭之鬼魅一鬥。勝負至厨旁。光環忽隱。似聞厨內有人作吁氣聲。又如啓閉厨板聲。忽而隆隆一聲。若有重物自上下墜。余此時心極驚駭。然亦不能稍自畏縮。急燃火以匙開厨門。陡見厨內赫然橫陳一人。倒臥板上。首蒙黑衣。凝視之。固夫人也。面色如紙灰。若瀕死然。厨後面之門已洞啓。余乃抱之。出安置榻上。乃啓兩室間之門。回至安古臥室。將前面之厨門鎖閉。狂奔至安古臥處。呼之醒。安古聞余呼。急應曰。何事。何事。余曰。夫人病革矣。安古驚曰。先生何言。拙荆死乎。余不暇回語。急回夫人室。安古亦追蹤。至時夫人奄然榻上。面慘白。呼吸微弱如絲。安古撫之。欲泣。少間夫人目微啓。以手握安古之腕。哀聲呼曰。君乎。君乎。速與妾同赴泉壤。妾寔不願踽踽行也。語畢。嗚咽而泣。安古以吻親其額。雙淚下垂。不能自己。而夫人忽囑安古。暫時出外。謂妾有事。詢醫生。安古出。夫人請余至彼榻前。語余曰。傷哉。薄命如妾。行即長逝。妾夫其不能相從於地下矣。余曰。夫人所言。何指。夫人曰。妾病以來自知不起。所難堪者。不能與妾夫携手。

九原夜台岑寂其何以堪。余聞夫人言仍不解其意。其爲伉儷情深而有此語乎。復問曰：夫人有言不妨。明以教我。夫人曰：吁！妾今亦不能不實告矣。妾前往倫敦連德醫生謂妾肺病已深。妾從此自知不久於人世。惟妾自與妾夫結褵以來。形影不離。愛情彌篤。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實爲妾之素心。且妾尤好妒嫉之念。今亦不容自諱。當妾夫未與妾結婚時。彼曾戀愛一女子。今此女子華年未艾。已賦嬀居。恐妾死後。妾夫必致重修舊約。以拾墜歡。泉下人奚能瞑目乎。以是鬱鬱於懷。殫精竭慮。乃作此驚人之幻術。以促其死。不意今日爲君窺破也。夫復何言。余曰：然則夫人以何物放此怪異之光環。夫人曰：以最大迴光力之小電燈耳。隨言隨於衣內出一小電燈。交余其形似普通之手携電筒。惟筒面之玻璃凸形殊高。余乃置之衣袋內。復問曰：夫人何由而知用此可以驚人。以至於死乎。夫人曰：妾兄少時曾被同學友以類此之術嚇之。後卒至劇患。腦炎病而卒。妾因此知之耳。余曰：衣廚之秘密門何時造之。夫人曰：此廚爲我家舊器。向彙置雜物。一日妾因檢理各物。事手觸格板之凹處。乃知有此門。頓悟予妾以施此幻術之機會也。余曰：夫人既得施此幻術之機會。胡爲又召僕來此以妨礙夫人之計畫。夫人至此氣急而言曰：妾延君來。固不料君精心密慮。以抉發我之計畫。原欲藉君以堅妾夫之有。病使之憂結日深。以自促其死耳。今妾利用之機械已爲君窺破。所蓄計畫完全失敗。復何言哉。夫人言至此。氣促不復能言。少頃復曰：君之來。妾實延之。今已舉實相告。亦藉以懺悔耳。惟祈君爲妾慎守秘密。妾死後。若妾夫未與他人結婚。以

前幸勿以此見告。妾深感也。余此時深訝其設計之奇。並憐其用意之愚。且此行結果。若此撫衷自問。殊深歎然。余遂還握夫人手。懇摯諾之時。安古亦入。夫人氣喘更促。口目翕張。有欲言不能之勢。安古見之。傷悼痛泣。偎坐其旁。屢親其額。僅呼吾愛。吾愛不已。昧爽夫人逝矣。安古悲慘之情。不可言狀。余竭力勸慰之。是日余襄助其料理喪事。事畢。安古問余是夕情形。余僅告以是夕夜半始聞夫人呻吟聲。繼聞劇呼伊名。急往視之。已瀕於危。因即出呼伊入室。安古復問余是夕光環出現否。余曰有之。安古長吁曰。此則吾妻之死兆也。復問余其妻臨終密詢之語。余飾詞以告之。其寔情。安古終未知之。至詰朝。余携小電燈別安古回寓。後悉安古飄然一身作遠東之游。琴絃之續未之聞也。



●結婚奇談一

(冷)

▲寡婦求婚 余於夏日無以消遣。每當星期二五之夜。輒往影戲園觀劇。所見結婚奇談之材料甚多。特記第一事曰。寡婦求婚。有一寡婦登一告白於報紙曰。新寡急求擇配。云云。寡婦者富於產者也。告白出後。有甲乙二人同居一處者。甲見告白大喜。投書往約。乙亦欲之。阻之不得。寡婦得書大喜。覆書約。即時相見。甲乃易服以待。乙亦易服俟之。至時。寡婦飾一極醜之老婦來。二人見之。皆大驚愕。相讓不認。婦知甲名。強就之。欲嫁甲。驚而仆。遂發狂病。急携醫生來送之。醫院甲醒。不認發狂。急自竄。逃歸。甲自送往醫院。後乙與婦談。甚相得。婦乃自棄其假髮。假衣。返其美麗之文君。遂請牧師來結婚焉。當結婚時。甲適自醫院逃歸。見狀欲爭。然婦既不願。乙亦不肯相讓。無如何也。寡婦卒爲乙得。



澤畔囚踪

(毅漢)

第一章

一日爲夏杪秋初之際。吾凭立吾之孤寂小屋前之木柵。仰首西望。日漸下沉。全世界似亦因失色。獨尙有紅光一線。似示人以日落處之所在。沼澤中霧漸騰出。微風鼓電線及樹葉。抑揚頓挫。咸具節奏。郵差曰老嗜腓士者。躑躅從大道來。蓋渠自郵局至耗爾。宜從是過也。吾引領迎之。冀其或有一緘投我。及至。知失望矣。雖無函與余。然老嗜腓士經吾木柵前。乃佇立不進。從其老光眼鏡之旁睨余。村中人敬余狀之奇特。舉止之莊重。故每過。必少立以示敬意。老嗜腓士謂余曰。以今日之風向。子當能聞獄中巨鐘之聲也。余愕然問曰。獄中殆逸去一囚乎。老嗜腓士頷之。似深賞吾見及此。曰。囚於二時逸去。官中已遣人於澤中四覓。若渠果自澤中行者。則必無幸矣。然自獄中逸出。沼澤是其必經之道。舍此又奚往。吾曰。彼誠不宜出此。吾言已。伸手自撫其賁起之肌肉。吾鬢髮雖蓬勃覆額面。然余實非已如是之老耄也。嗜腓士向吾視。若強許我爲強健。尙可捕逸犯。其色雖如是。其心中則實深詆吾之老弱。曰。爾誠健者。犯之懼

爾當甚於爾之懼彼。特吾恐彼去不遠。即爲官中獲。不致抵此地也。官中且命人泅水覓之。至今尙未得。此囚大可哀。吾遇之當告以官中緝緊也。吾問曰。囚爲誰乎。言時肌肉又暴起。嗜腓士以巨囊置欄杆上。擦火燃菸斗。曰。爾曾聞法羅銀行之巨騙案否。此案發生於爾未來此以前。國中半受其害……吾突扼其臂。呼曰。其爲意士門乎。逸犯即意士門乎。意士門已自獄中逸出乎。嗜腓士曰。天乎。幸勿作此驚人狀。逸犯果意士門。渠所犯者。正不止盜案已也。爾或能憶其……吾狂呼曰。憶之。憶之。言已。向天邊紅處。伸拳而振之。復大笑不已。老嗜腓士急取信囊去。喃喃自語。意者疑吾爲狂易。吾此際誠有如狂易。并以心中所思者。一一朗言之。狀類狂人。又如幼童。噫。意士門竟越獄。警察竟不能得之。能得之者惟我耳。意士門者。吾之不共戴天仇人也。兒時與渠同校。後吾眷一少女。彼竟奪我之意中人。與之結婚。又屢欲殺我。此偷天性本惡。乃數犯法。而入諸獄。吾自失愛後。覺塵世空虛。了無生人樂趣。於世事不過問者。數載矣。吾卜居於此四年。知意士門必有一日越獄。耐俟至今。果不出吾意料。其黨徒至黠。而其妻又慧穎絕倫。嗚呼。吾心碎矣。故吾舍其黨徒而獨注意於其妻。其妻來居此間近澤之屋時。吾已深知其命意所在。其屋與吾爲鄰。距其夫之獄六英里也。守獄者曾謂余曰。無論何人。皆可自獄中逸出。然欲出此澤。則必不能辦也。意士門之妻殆欲於此屋中爲其夫豫設一藏匿地。待搜查稍弛時。其髮已長。乃易容徐徐圖出。意士門夫人已更其姓名。且以胭脂塗抹其灰敗之頰。又染其髮之色。力改其平日言語之聲。他人遇之。

當無能辨別。獨吾見之。乃明如觀火。使吾同時而聾暗瞽。若茂德經吾身前者。吾亦當能辨別其爲茂德也。吾與之爲鄰。渠乃殊不識我。但視我爲一村叟。而茂德則雖化灰後。吾亦能識之也。

第二章

老墮腓士既去。吾亦入屋中。披極重笨之大衣。而以手槍實大衣之囊中。又携吾素用之巨行杖。乃至隣家去。意士門非吾所懼。其黨則更非吾所懼。所懼者。意士門之妻茂德耳。叩其門良久始有應。吾意必茂德已藏其大於屋中。故遲疑不啓。已而門半闢。茂德探首門外。不召吾入。吾益決所料之確。吾乃稱其假名曰。露渠夫人晚安。今日獄中逸出一犯。夫人或已知之。故吾來一審夫人安否也。茂德曰。吾安知有是事。吾乃效村叟作笨笑。曰。吾非謂夫人認識其人也。官中已遣人四偵之。犯當已行近此處矣。茂德以舌潤其唇。以兩手互握。已又釋之。以右足交左足前。是態吾悉之至稔。又向吾笑。此笑狀。乃吾於五年前常見之者。而彼心則以爲吾乃村中愚老。嗟夫。如渠者。誠愚耳。彼笑曰。逸犯當宜至爾處。不當至我處。蓋彼必需更去其囚服。吾爲婦女。彼當無需於我。罪犯乃至可憐之物也。吾曰。夫人若審知此犯之底蘊。必不憐之。此間二十里內。無一人憐之者。無一人不欲見其受刑於架上也。吾言時。以杖擊地作恨狀。茂德曰。逸犯何名。有人知之乎。吾曰。皆知之矣。乃獄中人宣告者。渠等知此間人皆願捕得此囚爲快。故宣佈其名。露渠夫人。乞夫人原宥。吾當爲夫人守此屋。至囚就捕時。吾始能釋然也。至少亦須爲夫人守此夜。若

時日尙未獲則吾將告之警察。派強兵爲夫人守屋。以保夫人之安全。夫人以婦人獨居。吾等不能不爲夫人慮也。茂德無語。惟以右足力抵其左足。是爲其困惑時之常態。渠之舉止性質。吾悉之甚詳。觀其一舉一動。即可測其心中之感覺。渠曰。君至慈愛。此事誠可驚人。然吾有羅法（狗名）且……且有我。格林先生。吾不懼也。吾雖不勞先生。然先生之仁惠。當永誌勿忘也。言已。驟然。吾曰。夫人。何云勞我。此事至不爲勞。吾但徘徊尊府之外足矣。當不致擾及夫人。時茂德屈伸其小指不已。此爲其不耐之狀。曰。然亦無補於我。格林先生。吾非孺子。且殊不欲勞先生。吾鞠躬笑曰。夫人。此事不可言勞。吾直樂爲之。使吾能捕得彼犯。則其樂且加倍。夫人亦知此犯所犯事否。茂德復以舌濡其唇。又以手掩之。曰。先生乃未告吾以犯名。吾曰。吾滋不願言犯名以污吾舌。然夫人必欲知之者。則吾當言之。犯爲意士門。茂德故作不經意之狀。曰。意士門乎。噫。是矣。吾乃憶其所犯案矣。渠曾騙一銀行。然乎。雖然。彼所受苦。亦已足矣。吾曰。彼所犯者。正不止此。有甚於盜。若此間人得之。則彼死無日矣。其罪當絞也。吾言至此。伸巨臂曰。若此時彼爲此間人所得。或爲我所得。則彼當深悔不應越獄也。茂德曰。吾則甚願君勿捕之。吾意彼所受苦已足矣。無論若何。吾當不懼渠來害我。言至此。伸手似逐我曰。謝君仁惠。吾僞作不覺其手。搖首曰。吾於心終覺不能釋然。吾欲入尊府一搜。恐其乘夫人不覺時潛入也。尊屋客室之窗非已洞開乎。茂德笑且呼曰。是皆謬言也。當毋虞及此。他人見茂德之笑。當謂其爲愉樂而然。特自余觀之。則一笑之中。已不知含几許。

變動。吾居此四年。以待吾仇。今一旦入羅網。吾正欲生啖其肉始快。又烏能受婦人一二語而舍之。茂德雖力護其夫。雖犧牲其生命所不恤。顧彼偷既奪吾意中人。據爲己妻。又欲殺我。罪大惡極。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將謂我一無勇之懦夫耳。即人不我訾。我撫心自問。寧非一至無血性之涼血動物耶。茂德愈爲之庇護。則吾恨之愈深。使當年茂德不爲所奪。則今日爲吾妻矣。嗟夫。吾心中感情。正不知作若何狀況。以吾之筆。烏能一一寫之耶。吾曰。然則能許我伴夫人待警察及獄吏乎。彼等來後。亦必檢搜此屋。若吾告之謂吾已搜過。則彼輩當不更來滋擾矣。官中人多半與余稔。夫人若能任余搜。則余當慎重夫人之物事。不若渠輩之粗莽也。吾爲夫人搜。不爲官事。乃……乃盡友道耳。吾……吾……余言此時。故期期作鄉人態。時茂德之口角向內縮。是其決疑時之常態也。己乃舉首問余曰。然則君當慎保吾之物乎。言已。少止。不待吾答。又曰。然則君誠仁者。言時。乃退立門內以容吾入。吾入時。因其所讓地太小。吾手觸彼袖。身如觸電。驀覺一震。吾既入。彼問曰。吾等當先搜何處乎。當先自客室乎。吾曰。可。彼乃導吾入。吾搜尋桌下。椅下。作小兒尋物狀。彼乃目余而笑曰。趣哉。此舉。然吾頗懼也。若此犯突然躍出者。不將駭死人乎。然君至強健。吾當不畏。吾忽曰。若其爲吾所獲者……茂德驚呼曰。否。否。勿言此。令人驚欲死矣。

第三章

吾等遍搜屋中。茂德則緊尾吾後。或以其縫衣機示吾。或以其所讀之書示余。娓娓言不止。以亂吾意。此

屋之建築。與吾所居者同。廚中有櫥。吾屋之櫥。離壁而立。櫥後之壁有竈。可容人。此間之櫥。乃移貼壁際。吾知意士門必藏竈中。茂德以其磁具示吾時。故相觸作巨聲。以亂意士門之呼吸聲。吾獨不搜櫥後。茂德曰。今君可告警察勿來搜矣。吾曰。吾當告警察勿搜吾之所已搜之處。茂德知吾意。默然不語。置手囊中。吾輕握其腕。曰。吾知爾囊中有手槍。爾宜出爾手。爾殺我者。於爾亦無補。搜者來矣。吾將告以謂全屋皆已搜遍。獨遺櫥後未搜。可乎。茂德呼曰。天乎。其體上天之德。言時。力握吾手。曰。勿更捕彼入獄。君必勿能聽吾請者。則吾二人死君前耳。請君念……請君念前此吾與君之愛情而恕之。言已。踞於地。力握余衣。曰。幸勿更入渠於獄。吾曰。搜者來矣。速起。茂德起。搜者果至。門叩聲甚急。茂德往啓之。搜者入廚中。茂德隨其後。獄吏之長與余有素。乃互相點頭爲禮。吾曰。吾意犯或來此。故至此爲露渠夫人護。獄吏長曰。君曾搜此屋否。吾曰。已搜之矣。但君可再搜索之以安露渠夫人之心也。露渠夫人似頗不滿意吾之搜索。茂德曰。吾誠愚甚。格林君之搜索。已極週到。且格林君之力。至足護余。但君等必欲搜者……獄吏長曰。吾等亦循例耳。言已。即遣二人往搜。已乃與吾等間談。獄吏長對茂德。禮意至隆。是爲男子對女子之普通習慣也。渠自言并未詳悉該犯逃逸之真相。而據人言。則必爲獄卒受賄無疑。渠意逸犯必匿澤中。若此村中有其友在。則渠當於夜間出而更去其囚衣。爾時。搜者回報搜索無着。獄吏長乃與吾等爲禮去。行時。櫥後忽發微聲。似有物傾倒。顧聲極微。非細心者不能覺。茂德恐獄吏長聞之。急大笑以亂此聲。笑

不已。直至獄吏長出後始止。吾見其狀。幾至忍俊不禁。搜者去遠。茂德始釋然。是時搜者當至吾屋搜索。蓋吾曾告彼等以門未扃也。茂德人。吾向之視。彼亦呆然向吾注視。呼吸至促。吾謂之曰。速去此樹。茂德謹諾。助吾移去之。意士門方蜷縮成團。幾悶死矣。吾掖之坐椅上。吾之一舉一動。茂德皆緊監之。以手入囊。一若深恐吾殺其夫。則彼將以槍彈飲吾矣。見吾置意士門於椅上。始悉吾無惡念。乃取椅褥墊其背。又以杯乳入其唇。狀如慈母之哺其嬰。意士門瘦弱木立。且咳嗽甚久。吾曰。吾等此時可清算舊債矣。意士門夫人……噫。露渠夫人。乞夫人原量。夫人宜出手囊外。夫人雖有手槍。於事亦無濟也。請安坐勿動。

第四章

茂德果坐。若視吾之命令爲至嚴重不可違。吾亦坐。二人皆默然少頃。惟聞時計之機聲的的。與意士門之喘促呼吸聲耳。吾問曰。意士門亦識我否。意士門微頷其首曰。識之。吾曰。爾知吾二人之關係乎。爾竊吾意中人去。竊吾財物去。復擊吾顛。吾不死者幾希矣。爾擊我之傷癥。至今尙赫然在也。吾戴此癥於頭上者數年矣。……言至此。以拳力擊桌。……又曰。爾誠懦夫。自後擊人。直懦夫之行徑耳。爾今日亦敢諱此種種否。曰。無可諱矣。但吾尙欲有所訴者。吾之害君。吾妻實不與謀。渠乃無罪者也。渠之所爲。但自護耳。吾冷然曰。然則爾之害我。乃單獨之罪人也。雖然。吾仍欲取茂德噫。爾不必緊匿爾夫之後。爾勿必牽之。以爾之價值。殊不可爲購買爾夫之自由之代價也。爾勿懼。吾非狡險之懦夫。吾斷不至作自後擊人之卑

不已。直至獄吏長出後始止。吾見其狀。幾至忍俊不禁。搜者去遠。茂德始釋然。是時搜者當至吾屋搜索。蓋吾曾告彼等以門未扃也。茂德人。吾向之視。彼亦呆然向吾注視。呼吸至促。吾謂之曰。速去此樹。茂德謹諾。助吾移去之。意士門方蜷縮成團。幾悶死矣。吾掖之坐椅上。吾之一舉一動。茂德皆緊監之。以手入囊。一若深恐吾殺其夫。則彼將以槍彈飲吾矣。見吾置意士門於椅上。始悉吾無惡念。乃取椅褥墊其背。又以杯乳入其唇。狀如慈母之哺其嬰。意士門瘦弱木立。且咳喘甚久。吾曰。吾等此時可清算舊債矣。意士門夫人……噫。露渠夫人。乞夫人原量。夫人宜出手槍。於事亦無濟也。請安坐勿動。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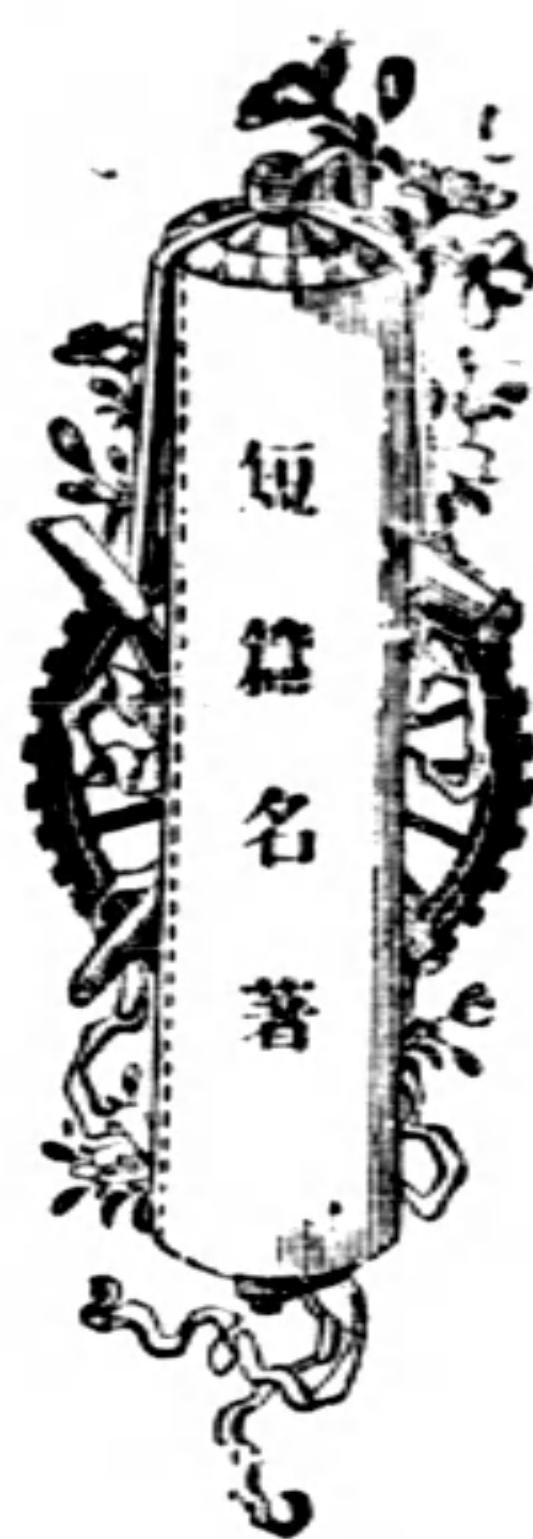
茂德果坐。若視吾之命令爲至嚴重不可違。吾亦坐。三人皆默然少頃。惟聞時計之機聲的的。與意士門之喘促呼吸聲耳。吾問曰。意士門亦識我否。意士門微頷其首曰。識之。吾曰。爾知吾二人之關係乎。爾竊吾意中人去。竊吾財物去。復擊吾顛。吾不死者幾希矣。爾擊我之傷癥。至今尙赫然在也。吾戴此癥於頭上者數年矣。……言至此。以拳力擊桌。……又曰。爾誠懦夫。自後擊人。直懦夫之行徑耳。爾今日亦敢諱此種種否。曰。無可諱矣。但吾尙欲有所訴者。吾之害君。吾妻實不與謀。渠乃無罪者也。渠之所爲。但自護耳。吾冷然曰。然則爾之害我。乃單獨之罪人也。雖然。吾仍欲取茂德噫。爾不必緊匿爾夫之後。爾勿必牽之。以爾之價值。殊不可爲購買爾夫之自由之代價也。爾勿懼。吾非狡險之懦夫。吾斷不至作自後擊人之卑

鄙舉動。渠之自由。乃無價可以購去者。吾之所以不交警察。亦正因不能輕釋吾手中之意士門自由權。吾又向意士門曰。爾若欲免爾妻之憂懼者。可隨吾來。吾將仍送爾至獄中。詭云得自澤中者。意士門起立欲行。茂德抱之而泣。嗚咽言曰。君不見彼之瘦且弱乎。渠病將死。且飢餓至甚。送之獄中。直取其命耳。君當不爲此。嗟夫。君即不念我者。亦宜稍念上天好生之德。嗟夫。弗蘭克。弗蘭克。言至此。泣不可仰。吾略不顧恤。毅然發令曰。來。否則爾當應吾往呼警察至。茂德力抱之。與之接吻。復向門際進一步。似欲阻吾等。意士門顛然行。甫移跬步。輒欲仆於地。茂德急掖之。悲呼曰。渠瘦病至此。寸步不能移動。君似宜畧施其慈悲。俾吾調護之。俟其健後再往可也。君請一握其手。言時。以意士門之手按之。吾手中覺枯如柴梗。噫。此時吾之感慨。乃如潮而生。數載以前。此手非極腴潤者乎。非一文士之手乎。非一至強健之手乎。非欲殺我之手乎。若渠此時果強健如常。能與余鬥者。則吾將必入之獄中無疑矣。然此時之意士門。直一無用之臭皮囊耳。一廢物耳。乃曰。可。爾可留彼於此三日。俟其三日強健後。吾二人當偕往一較其手槍之優劣。當爲一極樂之鬥。渠前此手槍之技。略精於余。今彼病。姑予以三日之休養。吾不殺此獠。則彼將殺我。如是可云平允否。意士門聞之否。意士門徐舒其氣。曰。平允。吾前此對爾。今已深悔其罪。今日勿論君能否予我以自由。吾必不忍殺君。茂德曰。噫。請爲我殺之。胡云不殺也。意士門曰。甚佳。當從爾言。弗蘭克。爾當不知吾之感爾。爾且不信吾之感爾。然吾撫心自省。感君之情。與內歎之心。雖舉太平洋之水。不

能喻其多也。若吾果能復原者……嗟夫。若吾能更得第二生命者……言未已。復倒坐椅中。喉間作奇聲。以手支其額。茂德坐其側。輕抱之懷中。若母之於兒。吾乃不別而去。心中所貯。除烈如火之物外。似無他物。徘徊室中。冥想渠二人者竟夕。至東方向曙。茂德詣余。目巨如狼。面敗如紙。益以面上之胭脂。倍覺奇醜。曰。渠方熟睡。吾知爾心必存謀殺之念。爾若於此時殺之。直暗殺耳。渠向吾言。誓必不殺爾。當從此改過自新。爲一良善之人。嗚呼。天乎。其恕吾輩之罪惡乎。吾曰。否。非謀殺也。乃一極樂之決鬥耳。吾予彼以三日之限。茂德此三日中。爾可調護之。爾爲其妻。爾爲其自吾手中奪去之妻也。三日後。彼當可強健矣。茂德復啜泣。而淚泉已涸。獨聞其呼吸之嗚咽。曰。天乎。三日。三日即可強健。天乎。弗蘭克。爾胡忍心至是也。君可來一視其睡時之可憐狀否。吾等前此非爲童子乎。嗟夫。弗蘭克。吾終夜不眠。思獲一語以動爾之心。弗蘭克。吾竟不能動爾乎。終無一語能動爾乎。噫。吾心碎矣。渠之體除皮裹骨外。無他血或肉矣。弗蘭克。能容其更休養數日否。噫。噫。吾知君必言不允。然請勿言之。祇數日足矣。君若允來一視之者。當能審其狀也。吾諾之。乃同去。至榻畔視之。果一有皮之髑髏也。少時同學。其體壯碩。今乃如是矣。睡時惟顫與呻。茂德力握吾臂。曰。請爾予渠以一星期可乎。吾長歎曰。吾恕之矣。即久於此一星期千倍者。吾亦予之。可憐哉。待渠復健時。吾當助渠遁去此地。渠所受苦足矣。言時。淚潄潄隨聲墮。茂德突暈於地。吾抱之起。至樓下。取酒物醒之。自此意士門但睡。醒則微進飲食。二日後。竟淹然逝去。瀕死時。尙頻頻向余道。

歎道謝。吾力慰之。不期竟即此死去矣。渠自言悔過。天乃奪其命。乃不克更新爲一善人矣。吾至此亦不禁爲之灑數滴熱淚以代喪儀。吾仍爲之更囚衣。携其輕不滿數十磅之屍首。置之澤中。俾官中見而殮之。翌日。挈茂德至其城中之女友處。此後茂德竟能度活。勿需用其夫劫來之財物。吾聞之亦殊喜。吾臨別渠時。渠尼吾謂須與吾作一語。吾從之。茂德曰。吾欲言者有二事。第一。當日吾若知渠欲殺爾。則吾必勿恕之。第二。吾欲確知君果否恕吾之罪。使吾度此茫茫來日。亦覺安然。可徐徐自補其憾也。言時。仰首向吾。吾亦向之默視良久。曰。茂德。吾恕爾一切。上天當佑爾。言已。以吻親其額。乃鄭重別之。出。吾今仍寓此冷寂之小屋中。推窗一望。即可看意士門置屍處。茂德所居之屋。則塵封網結。積草及肩矣。吾間居無事。每思此時。竟無日能去諸腦中。乃爲之記。





穹生小傳

(佑民)

寒夕大風且雨。風由窗竇而入。颯颯作響。其聲致爲清越。殘燈一穗。耿耿欲墮。少頃風大發。燈竟滅矣。蓋此燈乃非歐製。由余自出新意。範泥而成。雖不雅觀。然實佳材也。其中則貯以羊豕之油。導以燈草。俾油膏續續而上。燈火藉以不滅。而余室乃長獲光明。

余書此語。諸君或且笑余之儉約。顧余之鄰右。何一非貧窶者。而比鄰一人名穹生。尤具餓相。以余相較。則余似尙在富人之列。矧穹生初未甘貧。亦嘗掘藏矣。雖時有小驗。而貧乃日甚。繇知生財不夷於法。終非救貧之道也。

今余燈既滅。不復能讀。余書姑與諸君言穹生掘藏之事。

距余廬舍不遠。有一古屋。狀至宏廓。自外觀之。似曾新。加以聖。但其垣壁等處。皆作傾圮之狀。間有二三巨竇。則以亂磚填之。藉避野獸之擾。

此古屋舊有數窗。今亦盡皆堵塞。雙扉以巨木爲之。初似堅實。顧歷年既久。爲蟲所蝕。扉面乃縷縷作屋。

溜之痕。且門鑰之鐵亦鏽已失。其開闔之能力。屋中雖時加汛埽。然因雙扉不嚴之故。塵土仍乘隙而入。乃無已時。

古屋之外。蓬顆纍纍。一望無際。巨石當路。攀確而不平。人行至艱。偶一不慎。必有折脛之虞。矧屋上之煙囪亦多頽壞。炊烟不絕如絲。且不常靚。則古屋主人。生事之微可知矣。

古屋主人非他。蓋即余所述之穹生。此古屋者。乃其先世之遺業。

穹生者。系出古族。爲人彬彬有禮。良爲貴品。據穹生自言。其先人嘗以文字享當時盛名。特受世人之敬禮。穹生秉其先世之餘烈。初亦用以自炫。顧久而廢。侈人多不重其文。其境况乃類旅行述異中之白克宋。

穹生軀幹瘦削。雖時在少年。其面因飽歷窮困之故。乃如鬚齡之病叟。人以其雅擅文章。且名穹生也。至欲比諸歐西之穹生。博士顧余夙聞所謂穹生。博士者。身至肥碩。此稱則殊覺不當。

一日余遇穹生於古屋之畔。時穹生正偃其軀體。以面嚮地。若有所爲。而手中乃持一物。其狀頗似漁人之網。網之四周繫以數繩。而網際復滿布稻草麥屑之類。

余步至穹生之後。拊其背曰。穹生何爲者。穹生回顧見余。亟引其冠作禮爲狀。甚恭。然其手中則仍持網上之繩。不釋。穹生旋指其網。詔余曰。先生不知耶。此雀羅也。

穹生言未竟。余亟答曰。吾有一言。君能垂聽否。穹生曰。恣先生言之。

余遂以莊嚴之聲調。詔穹生曰。君非大文豪之嫡裔耶。何以拓落至此。夫謀生之術。抑多矣。設無其術。則世人胡由而生。矧其術。初非傳授。惟在。各人善用其腦海。用之愈久。其術亦彌精。故腦海者。又明鏡之幻相也。而善用其腦之人。則頗似磨鏡者。磨之數數。其鏡乃照入毫芒。而所謂謀生之術。即胥在鏡影之中。君曾細加思索否。

穹生聳肩狂笑曰。吾聞英諺有云。無用之雄辯。猶檜樹也。高大而不實。不意此諺。乃至肖先生。旋又曰。先生之雄辯。詎地球上之人所言。令人胡從思索。

余曰。否。否。嘉德素士。不言耶。本心者。最好之天鏡。君詎不聞斯言。矧人窮必返。其本理也。以君之坎坷。初若無以爲生。然君究未嘗自加省照。意君之先烈文采。炳耀一時。其著作甫就。遐邇當立。成誦而金錢已滿。其囊橐安知此古屋之中。不有先人之窖藏。以貽其子孫者。奚必事此雀羅。

穹生聞言。忽引其枯臘之手臂。與余爲禮。握余之手。甚堅然。其手臂之筋絡突起。作紫藍色。且跳躍不已。則知其此際之心。血騰沸。殆臻極點。

穹生面。余曰。先生爾爲余命宮之救主。似上天憫余之困厄。特遣先生以普導貧人入於麵包之肆。余心至爲感謝。語至此。遽返身入古屋中。

余思此人殆將癩發矣。其面色本黃如蠟。茲因驚喜之故。乃呈奇異之狀態。其五官頻頻掀動。身體狂顛。乃若被風之殘燭。但斯人胡爲而成此狀。豈非貧困有以致之耶。矧穹生初非末裔。乃四千年來之貴胄。且負佳才。不意其遂爾式微至此。

余正詫歎間。穹生已自古屋中距躍而出。且躍且歌。其手中似握一物。物作圓形。比躍至余前。歌止矣。穹生大言曰。先生非吾之教主耶。吾已遵教主之嘉言。掘得窖藏矣。先生須知吾爲至貧乏之士。且擔負纍纍債帥。張其銀光之巨眼。日踵吾門。索負之聲。乃急如星火。尤欲占吾之所居。

語稍止。又曰。先生聽之。吾居雖敝。祖業也。安忍淪諸草萊。吾以是憂懋已極。偶過卑田院前。即竊睨其中。以爲不久即將蒞事。倘無先生善用其腦海。以啓迪窮人。吾又安能獲此一枚銀幣者。

穹生言已。即以其手中之銀幣示余。余不禁既驚且喜。蓋以前此之虛言。不意果成實事也。

余細審銀幣。見其上土花斑剝如繡。幕紋。至古非復近世之圖法。

余遂向穹生賀其掘藏之成功。並告以至精之藏學。穹生聞之大悅。禮余乃過於天神。顧其時言語甚冗。不能具筆於書。綜言之。則吾二人所言皆掘藏之事也。

余別穹生之翌日。入暮時。忽一人力推吾扉而入。余驚視之。則穹生也。且躍且歌。一如昨日狀。余問其故。皆不見答。仍引吭高歌不已。余大笑。穹生乃若不聞其歌。意似曰。天下救貧之道。莫善於掘藏。今幸已獲。

其術且得徵驗。行當以掘得之。藏力新其古屋。治理荒穢。尤使諸債帥滅其威。稜而享素封之幸福也。越時歌止。穹生向余曰。先生又當賀余。今復獲一朕兆矣。言時氣促而聲低。其語似力衝喉管而出。忽斷。忽連。幾至不成語句。

穹生旋以手搜索其衣橐。突出一物。擲之桌上。鏗然有聲。余就視之。則一黃銅所鑄之小雀。爲狀至劣。穹生告余曰。先生吾已審定此物矣。此黃銅之小雀。蓋古人用以壓勝者。吾尤見一奇書紀載此事。云銅雀者。生於沃壤。獲財之佳兆也。歷千年以變爲黃金。其語與吾所獲正合。由此觀之。余必爲富人矣。

余曰。此雀銅也。詎可稱爲黃金。穹生曰。以其狀測之。歷時殆逾千禩。安知其不已變爲黃金耶。與余抗辯甚力。余笑曰。君以爲金。卽金之可也。余並告穹生窖藏之所恃。以地力厚也。致當少安勿躁。待其充足時。然后從事開掘。方能取之不竭。今一旦伐之。恐地力洩盡。窖藏亦亡。而禍眚將隨之而至。

穹生搖首曰。否否。吾窮窶已極。朝夕殆將不保。今之渴欲得金。甚於嗜人之血。胡能枵腹而待。

余苦加勸導。穹生皆不能從。余甚引以爲憾。然穹生亦有數言。乃出諸誠懇。令人意滿。其言曰。吾意竟與先生相舐。雖極爲不幸。然吾二人之交誼。當不因此而減。吾尤感謝先生善用其腦海。告吾以掘藏之術。拔吾於貧困也。言已。與余爲別而出。

後此二日。余皆不見穹生。第三日中。穹生復來謁余。然已佹瘠異常。無復先時之情狀。其人舊雖清癯。步

履尚爲矯健。此時則行路趑趄。且須拄杖。

短髮久不加梳。莖莖上翹。乃若火雞之尾。而面貌尤覺瘠惡。初僅瘦削如瓜。今則削中且帶焦黑之色。雙眸炯炯如鬼。

所戴之冠。傾而向前。幾至覆其全額。大呢之衣。本爲玄色。然因年代久遠。已變爲深黃。矧衣扣亦半皆脫落。所餘數粒。又復錯綜扣之。以致衣幅上下參差而不齊。襟上尤飾一燦然之物。則掘藏時所得之小銅雀也。

余見狀。亟問之曰。穹生。汝病乎。胡爲作此怪狀。且掘藏之事。何如者。穹生慘然曰。吁。殆矣。余大驚。因命之坐。而叩其詳。

穹生曰。余別先生之時。非十五夜耶。其時月影如銀。四郊闐寂。如睡。余踏月而歸。狀至愉快。既抵余居。力排雙扉而入。余以貧故。至不能然燈。以取光明。夙爲先生所知。歸後少憇。遂力闢巨木所製之雙扉。使之大開。引月光以入吾室。月影從門缺而進。乃成一大長方形。余於是。以掘得之小銅雀飾之。胸際以爲慶勝。更覓得一柄之廢鋤。即於月下大放歌聲。作余之掘藏生活。

余所掘之地。其修過丈。廣且倍之。爲事至艱。然以欲得窖藏之故。亦不之惜。乃盡平生之力。鋤之。且助以歌。藉以忘勞。不一時。余所掘之地。浮土墳起如小邱。尤雜以瓦礫無數。余奮力徙而之。他此時藏地已深。

二尺有半矣。然猶了無朕兆。

少止復鋤如故。藏地殆深三尺。忽覺鋤下橐橐有聲。余大震以爲藏得矣。於是鋤之益力。鋤下乃如雨點。尋藏中有一細長且白之物。在於吾之眼簾。余思此殆銀條耶。然吾意專欲得金。乃不貴此銀條。

余乃持此細長之物諦視於月光中。覺此物爲質甚輕。頗似牛排之骨。乃非銀條。余大憤且佐以詈。因擲而遠之。復掘吾地。不意其下乃現無數穹生。語未竟遽爾中止。余曰賀汝。乃無數之金錢乎。穹生此時身顫不能自己。忽抬首向余曰非也。其下乃現無數之骷髏。言已遽納其脰於大衣之高領中。復顫聲曰。自此夕以至二日。因驚恐過甚。忽罹寒疢爲狀。至罷而夢中尤數數見彼無數之骷髏。悉自地中跳出。向吾索取掘得之銀幣及黃銅之小雀。

旋又曰先生。余今悟矣。所謂掘藏者。蓋暫時救貧之術。非謀生之長策也。吾家雖貧。然尙存二升之麥。種今當力闢一地以簸吾種。以待來年之有獲。尤欲以掘得之銀幣。從事實業。藉振吾貧。別矣。珍重。然尤有一至要之言。須告先生。則掘藏甚非今世所宜也。

今穹生之麥田已萌芽矣。青葱至可悅目。穹生復携其銀幣。營業於遠方。以待時會。俟其歸來。麥田當必有穫。而穹生又將以其實業之成績示余。屆時當再續告讀。者弗吝。

◎結婚奇談二

(冷)

▲失物爲媒。有一年老之女。印名片後。往取之。置諸皮夾之內。携之而歸。忽在途中失落。有一美少婦。拾得之。欲返之。失者而不能得。且急欲乘電車。乃取之。置車上。及車到後。急於下車。又遺皮夾在車上。對坐一少年。見之。車已行矣。乃取皮夾。跳車而下。欲追還之。然少婦已去。遠追之。不及。乃開皮夾。視之。見有名片及住址。喜甚。携歸。草一相愛書。之書。并云。當於何時。親送失物來。失物婦見之。大喜。亦書一相愛之答書。請其下午。即來少年。復大喜。易衣而往。老婦亦易衣妝扮。俟之。見後。少年大驚。蓋一老女。非車中美婦也。急欲逃。老女則以相愛之書。相示。極力就之。少年乃大窘。逸去。

行草大字典

連史紙印 六册 一元八角

書法爲吾國特有之美術而行草又爲
日用所必需此書搜羅歷代書家行草
之作集其精華按照字典部首編次凡
應用之字無不備俱眉目釐然檢查極
易足爲臨習行書草書者之津梁而歷
代書家之精構南北派別之名人行書
草書之變化會合一編學者不難於此
中窮原竟委考其大要得此一書足代
古今書家專集數百種而有餘實高等
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教員學生及美
術家臨池家治家商業家不可不備
之良書也

有光紙印 六册 一元二角

上海望平街 正有書局發行 琉璃廠 北京

北海有



網目版印趙松雪心經墨寶	舊本趙松雪心經墨寶	蘇文忠習寺	珂羅版印	宋明拓河南	宋拓柯丹丘定武蘭亭	珂羅版印	張叔平	翁直生	汪由宜	翁平	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	石應	錢南園	趙雪	北宋拓蘇文忠公	北宋拓蘇文忠公	珂羅版印	原拓	珂羅版印	宋拓	宋拓	宋拓	唐拓	宋拓	北拓	宋拓	唐拓	宋拓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七	八	五	三	三	五	二	五	五	八	五	四	八	五	六	六
角	角	元	角	角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元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祝文	王徽之	文正	文正	初雪	北拓	唐拓	翁叔平	宋本	宋太	宋師	宋拓	河拓	唐拓	詞林	在谷	陳玉	趙松	舊拓	三希堂	三希堂	滋蕙	舊拓	珂羅版	宋本	常熱	王右軍	珂羅版		
三	二	三	三	二	五	三	四	四	六	七	七	五	二	四	四	六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二	三	八	三	三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中國名畫集第十七集

本局前出十六集頗承內外國社會推許謂爲美術界精品榮幸無任此集更求美備名畫！餘幀均人間未易經見之瓌寶其中五彩珂羅版套印三幀尤稱精彩試與原本比對淺深濃淡不爽毫厘既可爲玩賞臨摹之資又可爲插鏡張掛之用洵美術界之大觀也每集一元五角預定十集十二元並奉送木匣一只裝煌精雅極便收藏及送禮之用細目列下

- ▲五彩珂羅版印宋吳炳畫水禽團扇
- ▲宋馬和之梅竹雙禽圖
- ▲宋人工筆寫生
- ▲文徵明山水
- ▲明唐六如款鶴圖
- ▲明唐六如高人深隱圖
-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 ▲王石谷摹唐解元一片秋山圖
- ▲王麓台溪山迴抱圖
- ▲華新羅五老圖
- ▲楊子鶴百禽圖卷三四
- ▲沈南蘋秋江水禽圖
- ▲張船山墨筆蘭菊
- ▲五彩珂羅版印戴醇士西湖采菴圖
- ▲五彩珂羅版印惲清於女士百花圖卷三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德意志興國少年

序

今日之德意志。東懾強俄。西挫英法。駸駸乎世界莫與競矣。然亦知百年以前之德意志乎。當千八百十二年時。今日德意志之全境。四分五裂。拿破崙割其西部以爲蘭因同盟。而屬之於法國威權之下。其東部之普魯士。則由拿氏限制其練兵不許過四萬二千人。且必與法締結攻守同盟之約。不得獨立行動。是時德意志之命運。不絕如縷。使非奮然蹶起。有自由大戰之一役。今日地圖中。果有德意志與否。及德意志果能強大與否。皆在未可知之數也。自由大戰者。拿破崙兵潰於莫斯科後。普魯士之豪傑師旦東至俄國。泣血請兵。布盧喜魯超等奔走其間。振作民氣。夏爾霍斯編制軍隊。隱爲常備後備之制。與拿破崙戰於利俾瑟。大破法軍。普國始振。蘭因同盟解散。遂開德意志帝國之基。後世史家。目之曰自由大戰。而歸功於師旦布盧喜諸人。雖然。國之興也。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師旦布盧喜諸人之功。實集千百志士之苦痛勞力而成。彼無名之志士。往往在微末中歷艱危困辱而不撓。

實則隱爲大功。全部成敗之關鍵。特無赫赫之名位可書。並其姓氏不見於記載。然每相傳十口。其軼事雖綿歷年載。猶爲其鄰境鄉邑所流連。此無名英雄之珍聞。所以多補史家之闕也。自由之戰。有兩少年。即當日千百無名英雄之代表。葛英氏者。英產也。溯東鄰德意志之盛強。對於此役。不勝其驚喜之情。然不屑鋪張其歷史之人物。獨于區區兩少年。以稗史之筆墨。淋漓盡致而描畫之。以告其國人。豈無微旨者存。蓋以爲國民之精神。苟欲勿亡其國。雖以強鄰拿破崙之雄武爲之敵。以弗烈威廉之庸惰爲之君。以俄羅斯奧大利各陰有所利而爲之與國。一蹶再起。卒有以勝之。無他。即其國民中。固大有少年在也。故斷之以武。雖謂無自由之戰。即無德意志。無葛英氏筆尖之兩少年。即無自由之戰。可也。名之曰德意志興國之兩少年。當日日本無德意志。蓋過而予之也。譯事既竟。繁感交集。即次百一。以爲之序。泰興朱世溱時客倫敦南郊羅巨彌野。

第一章

憲兵。置此逃軍。待吾自行鞭責。若則驅去村衆。俾勿妨乃公事。言者年事可五十許。衣法國將軍制服。騎黑馬。形容甚偉。而所謂逃軍者。爲十八歲之童子。失其冠。科首挺立將軍馬前。兩手反縛。衣服襤褸。塵垢滿身。執童子之憲兵二人。受將軍命。邁步而前。驅村衆之環觀者。童子之縛稍緩。將軍力舉馬鞭。鞭聲如雨。猛著童子身上。力透其衣。遇鞭輒破。童子毅然受之。殊不呻楚。惟面上漸轉作蒼白色。法將見之。格格

而笑。似其樂趣正可自他人苦痛中得之者。侍衛騎隊三人皆肅然執戈立。村人則默爲童子呼屈。旣而鞭益力。擊童子仆地上。童子猝然失聲而號。將軍笑曰。德意志之犬輩。固亦有見。否則吾法蘭西大軍中。烏用此懦夫者。乃更舉鞭以擊此赤手空拳之逃軍。方鞭影未下時。而人叢中躍出童子二人。其一奮死執將軍臂。罵曰。汝懦夫也。將軍之馬駭退。觀者雷動。童子乃掣將軍墮地。遂疾沒於衆中而去。他一童子則乘衆人愕顧未覺時。隱以刀斷逃軍之縛。促之即遁。低聲謂之曰。佛立慈。遁入荒山以全性命。在此時也。旣而見憲兵等方欲掖將軍起立。環趨法將之側。相視錯愕。則揚聲曰。馬性倔強。不堪駕御。故將軍遂至此。諸君先扶持將軍。毋徒事擁擠也。騎隊以來者出不意。皆驚惶未知所措。聞童子及憲兵語後。騎隊中尉始悟。弩目以視衆人。厲聲下令曰。孰有敢傷及將軍者。騎士即繫之來。吾令旣出。不容稍緩。然出令易而奉令難。騎士大索不得。乃引馬衝向人叢。如欲踏平一路追究之者。而人聲皆洶洶。愈逼愈近。騎士失色。不敢復前。中尉亦知令不得行。乃曰。置之。德意志人勇於在逃。固不易得也。然終必入吾手。以報今日之事。憲兵可扶將軍上馬。並執逃軍。吾輩歸耳。憲兵相顧愕然。一人以足頓地。始知逃軍去矣。觀者旣知皆點首微笑。其去法人遠者則笑聲愈巨。法人以爲衆所侮。面色益厲。釋逃軍之童子方在側。慨然向中尉鞠躬曰。逃軍之去。實爲衆人所願。中尉但求得隨民意。似亦足償其失。中尉斥曰。孺子何人。曰。吾名海肯羅德。中尉視之。將軍迨欲。時法將以憲兵助。自地上起。中尉冷笑曰。少年。此過在汝。羅德曰。待罪。

久矣。如欲決鬪。則吾無論何時何地。敬俟中尉之命。中尉鄙視之曰。法蘭西之軍官。不屑與小兒鬪也。羅德曰。事固如此。但縛其兩手。使不能拒。然後力擊之耳。中尉一手掖將軍跨馬。置之勿荅。搖鞭指魯坡城。衆讓一路。聽其進行。將軍鬱鬱坐馬上。中尉與之並騎而前。不更計及佛立慈與羅德矣。羅德者。年十七歲。軀幹雄偉如成人。目送法人。意甚輕之。見其去遠。始轉身入山中。衆望童子踞巖石上。皆大聲祝之。而林中更有一童子出。與羅德並肩立。脫帽謝衆人。後復返步行入山里許。見道路四岐。森林中有馬跡。二人靜聽片時。覺無陰矚之者。始安然前進。羅德曰。雅各。吾弟傷乎。使法人掣汝。汝亦必墮。雅各笑曰。即吾仆者。而法人已先仆。不意此事容易至此。佛立慈如何矣。羅德曰。吾斷其縛。令趁人聲喧囂中逸去矣。中尉見吾弟與佛立慈皆去。面色頓變。至可觀也。曰。彼何不即拘吾兄。乃爲主名。曰。彼固畏。又不知吾果與其事。况村人環集。寧容其拘我耶。雅各聞之。大笑。樹杪枯葉亦簌簌作聲。似與童子分其樂趣也。

山巔老樹之間。一巨堡巋然在前。扼巉巖。後臨愛爾勃河。古代小侯恒據之以自守。今德意志山中點綴崖石間者。皆此類也。堡名亞坡。當其盛時。武功煊赫。頗有可稱者。至是則與附近同受拿破崙節制矣。堡主男爵海肯烏烈。所轄之地。錯入韓諾華與細爾西亞兩省。身入戎行。爲普魯士名將。千八百零五年。普軍與法戰於燕那。普軍大潰。男爵陣殞。遺孀海肯夫人。居古堡中。一意教子羅德。使紹其父遺烈。夫人者。英人也。其弟少佐格拉罕。從英將惠靈頓。大戰于西班牙。以創死。孤子雅各。以怙恃俱失。無人照恤。夫人

乃往英國携之同居亞坡。殷勤撫字。自視爲雅各之母矣。是時拿破崙勢益盛。德意志全境東起波蘭。西直抵法蘭西。其間侯王數十。皆俯首聽拿破崙命。不敢以一國之主自居。普魯士則喪師辱國。日益削辱。幾于不能名爲國矣。非獨德意志然。卽歐洲諸強國。皆奉拿破崙爲盟主。獨英吉利孤懸海外。未被兵禍。敢與爭雄長耳。千八百十二年。拿破崙雄據撒遜國京城屈來斯敦。宮殿巍峨。金碧輝煌。歐洲諸侯王之大半。皆俯服於庭陛之下。於是力索各國兵役。得大軍五十萬。遂親率戰將以叩俄羅斯之邊境。屢戰有功。軍力所被。東至於莫斯科。西達西班牙之京都。劍鋒之所披靡。蓋延亘萬有餘里。法蘭西之文武官吏。盤據德意志之北部。重城要隘。如魯坡漢堡等。悉由法將統治。居民敢怒而不敢言。普魯士王則當新敗之後。吞聲忍氣。得與拿破崙稱爲同盟之國。己爲萬幸。不敢復有他望。普魯士后則以國家殘破。宗社垂亡。傷懷而崩。普將約克。則率兵三萬。受拿破崙指揮。居民則由法將勒令投入法軍。而魯坡司令官杜寶格。尤以嚴厲得名。民亦莫敢不應。獨海肯家佃夫佛立慈。立志勿從。法人乃囚之去。佛立慈遂他逸。復爲杜寶格所得。幸有羅德雅各來援。遂得復遁。居民仇法之氣。受此一激。至數月後。遂如烈焰之騰空而上。則又非童子等所及料矣。

十二月中。晝短夜長。當童子回堡時。天色已黑。乃啓側門而入。見室中燈火已明。然無一人出而應之。獨足聲橐橐。映空廊作回響。與之相酬答耳。及穿廊出。見僕婢忙碌至甚。而廳中高談之聲。震人耳鼓。二人

徐前雅各問羅德曰。室中何人。羅德曰。在吾母側者。爲吾叔奧都。其一則未能辨。汝見其人否耶。雅各笑曰。吾未能見其面。但見其烟斗耳。時廳中燃巨燭二。故自二人視之。座客約畧可數。其一爲大佐海肯奧都。與海肯烏烈兄弟也。曾於弗烈大王軍中爲將。恒喜娓娓述當日事。斯時卓立案側。形甚沉默。如與衆人論事。扭掙不合。拂然盛怒者。尙有一人。老矣。危坐靜聽。時時作厲聲者。則童子所弗知。右手握巨烟斗。斗上縷紋。糾亂不可辨。白烟自斗中出。迷漫人面。偶自烟中觀之。似其人之粗悍。正與烟斗同出一例。面上刀瘢。亦錯雜不可勝計。衣普魯士將軍服。一手執函件讀之。耳則聽奧都說海肯夫人專心傾耳。神采煥然。但聞大佐詰曰。俄國謠傳。作書者何從得知。普將曰。彼在約克軍中。約克之軍。固在境上也。大佐曰。約克之軍。去大軍尙百里。何得知此。曰。視戰事何如耳。如法軍敗至邊境。則消息達約克軍。爲事正易。如何弗知。大佐曰。拿破崙無戰不勝。今方破莫斯科。踐俄羅斯。豈有遽敗者耶。曰。信使俄軍已逼波蘭。則敗耗安得勿確。大佐曰。大軍五十萬人。固不同於鬼魅。寧得一見晨曦。盡行消散。老將大呼曰。吾固語汝。法軍覆矣。拿破崙之與鬼魅。正相等耳。海肯夫人歎曰。敬謝上帝。然此消息過佳。令人不敢遽信。將軍思之。吾言得無過耶。老將力吸烟斗。白烟成圓暈。上騰空際。曰。此種過失。吾亦勿免。夫人曰。父老苦拿氏苛法久矣。今日得此喜。不能勝自由之機。一至吾德。意志終必復振。大佐曰。空言復振。事固易。易然使苟無人。才卽言之。亦何補。試問吾國將吏。有敢當拿破崙者乎。夫人以手拊將軍之袖曰。在此。大佐復曰。大軍何

從召募兩童子自廳前躍入呼曰在此老將失笑曰夫人長才大將雄師皆得之於俄頃此二健兒誰家子也夫人欣然曰此爲吾子彼爲吾姪老將舉巨觥曰後嗣有人不愧逝者矣老夫敬以此杯恭祝祖國自由萬歲少年亦宜各盡一觴夫人禱曰但願邀天之幸許得目覩及老將杯既盡置觥案上大佐亦舉杯曰敬以此杯爲將軍布盧喜壽童子聞老將名歡呼萬歲侍僕亦大聲和之夫人微笑起曰將軍不如此行以避衆人指目因率將軍大佐同往別室命兩童子隨之入曰將軍道赴勃來斯陸幸得賞臨吾家孺子偕來可識先人良友也雅各耳語羅德曰此老健甚羅德曰即其烟斗亦非常物所可及也其後衆自童子口中知晚間之故皆謂必有後事海肯夫人默有所計布將軍不言但以目視童子狂吸烟斗以代言嗣之煩夫人亦不之阻羅德口中噓氣作聲雅各微曰姑母旣容老將內室吸烟則姪如復來時即使吸烟當亦勿禁夫人曰使汝如此則不容復來矣外史氏曰雅各居此何云復來去此何往來以何時言者匆匆語之未暇計也

第二章

清夜月色白窗中直射童子臥室雅各擁衣呼曰羅德此何事也羅德轉身內向呼呼而鼾維時砂樂爭擊玻璃窗上聲如急雨雅各躍起以枕投羅德曰惰漢速起睡人惺忪問語曰此時何事吾意尙未至七時也大抵宴起者恒以時刻自詭羅德此時正用其法雅各扳其肩曰聽之而窗上聲復大作雅各急奔

前引窗幙。窗既闢。寒風透入。砭人肌骨。羅德自雅各後。探首四矚。拂然曰。月明如水。朔風慘冽。何事于此。中夜喚人令起。雅各遍覓窗外。曰。此必有故。不見小樹叢中人影。亂乎。一人自林中出。身蒙長帔。微步至窗前。曰。羅德。羅德。羅德力推雅各。跋履前。曰。來者何人。來此何故。來者曰。吾辛德與耶恩也。羅德呼曰。天乎。胡爲至此。曰。吾有事必見汝及雅各。而守門之僕。百呼不醒。汝可往語君母。令人啓門也。羅德急退。曰。立行立行。雅各進。曰。敬請密斯耶恩晨安。密斯來時。未能驟辨。令人悵悵。然初不虞客來如斯之早。復曰。吾兄往呼姑母。吾即來啓門也。既而見羅德已披衣執火下樓。因曰。吾兄既往啓門。則吾先醒家衆。乃狂震門鈴。令僕婢驚醒。復著衣至海肯夫人室前。輕叩室門。數下。聞有人應之。始曰。姑母速醒。密斯耶恩自魯坡來矣。室中問曰。此來何故。雅各曰。姪亦勿知。如拿破崙率軍向亞坡來者。姪將下樓設法禦之。於是遂下。至客廳中。見羅德跪地上。撥爐中殘火令熾。耶恩亦在於鎮靜中。微露急迫之色。與雅各握手曰。宵中來此。不審他人見之。當謂何者。然亦不得不來。雅各曰。密斯乃獨行耶。耶恩曰。喀爾以田車載我來。雅各曰。喀爾彌來必佳。惟不知密斯此行。果何事者。耶恩曰。此來正爲汝事。雅各驚曰。乃吾事耶。羅德急曰。正復爾爾。理宜謝耶恩也。時夫人已下樓。與耶恩行抱見禮。女郎徐述來此之故。羅德則以足蹴雅各。雅各受之。亦不作聲。惟聞夫人偕耶恩出。曰。勇哉。吾親愛之女郎。雅各枯坐。默念羅德見耶恩至。輒踉蹌不自如。實則此亦何必。然吾亦不得不容忍之也。羅德撥火良久。起而問雅各曰。汝正何爲。雅各笑曰。吾正

異耶恩何事清晨爲我來也。羅德蹙額曰。何事爲此多慮。且亦何足笑者。雅各曰。事至奇特。焉得勿笑。羅德曰。笑亦自有其時。今固非笑時也。雅各曰。即笑亦何礙。烏用此啾啾者爲耶。時家衆已悉起。披衣掩襟者。遍立階上。夫人與耶恩計定復出。以手指女郎曰。大變突起。幸得女郎見告。謂此晚佛立慈一事。杜寶格將軍疑童子與其事。遣中尉來百德。以天明發兵收捕雅各。以中尉館辛家始得知此。言次顛不成聲。但以手指雅各。羅德出曰。事無佐證。彼又何敢。且來此捕人。必先見告。何能遽傷吾弟毫髮者。夫人曰。彼必不能傷汝。即欲爲之。其故亦不止此。然恐欲傷雅各。乃頗易易。以拿破崙之法。凡屬英人。即須捕獲。待以囚虜。幸彼等優容。以待德人之法。待雅各。今事既急。必以舊法繩雅各矣。羅德嗤曰。卑劣甚矣。誓不任其捕吾弟去。耶恩急曰。必先設法。遣雅各行。否則晨間法兵且至。以其夜中謀畫。吾悉聞也。乃執雅各手曰。雅各必行。無使杜寶格來捕汝。法人狠毒。其心叵測。不可恃也。喀爾方以車俟門外。鞭稍一震。即可渡河。法人無奈何矣。一人厲聲語曰。然則童子何往。衆皆回首。見老將披軍衣。瞠目而語。夫人指細爾西亞之地。產曰。當往路加。杜寶格之權力。所不及也。羅德遽曰。兒請與弟同行。夫人徐思曰。吾兒行乎。吾寧忍使二人盡離吾去。雖然。兒言然也。際此亂世。吾兒離此爲嘉。汝叔在此。自能支持門戶。布盧喜曰。何不待至下午。與吾同行。耶恩曰。不可。事必立行。否則法人至此。將憂無及。夫人曰。耶恩是也。今日宜遣雅各急去。蒙將軍命。彼輩當於細爾西亞敬候。將軍草書一通。以付羅德曰。可携此信渡河。至馬克倫布一帶。當

有用也。羅德雅各乃整裝備上道。家人則燃燭理事。備膳以食童子。奧都本熟睡。至是亦醒。頭戴寢帽。下樓問爲何事。衆人亦不暇答。比事皆定。童子出至月光之下。揮帽告別。送行諸人。簇立門際。夫人雖悲。強作笑容。微聲禱曰。上帝佑彼。上帝佑彼。老將則矗立不少動。僮婢以寒甚。齒震震不可止。耶恩亦與童子同行。夫人阻之。耶恩堅謂非彼行者。童子焉知喀爾所在。且居此尤懼爲法將所見。一得渡河。喀爾載吾歸矣。雅各稱曰。賢哉耶恩。羅德雖不多言。而其言尤摯。三人旣行人影亂入月光中矣。

夫人返內。語諸僕曰。力閉大門。即有叩者。無事急急。回首謂將軍曰。似此古堡。不知歷劫幾許。法兵即來。當可略支。將軍曰。主人盛德。即得因此。亦可願也。及兩三點鐘後。法軍驃騎一隊。得得向亞坡來。見堡中方熟睡。呼之不應。叩之亦無聲息。奧都睡中不解其故。以爲噩夢。旣聞室外大喧。始探白首出窗外觀之。但有馬蹄蹴地。人衆喧囂之聲。乃秉燭至布盧喜將軍室。思與熟計。叩門數四。老將不應。奧都隨手啓門。見將軍方熟睡。鼾聲甚高。乃作嗽聲以燈照之。令之漸醒。皆弗動。于是引其被。而鼾聲雷起。失驚而退。如遇惡眚。不欲更醒之。遂出見孟上海綿。不覺失笑。念如尙在稚時。當以海綿漬水。浸老將首以醒之矣。旣至門外。似聞鼾中。雜以笑聲。駐足以聽。而鼾聲復大作。又如叱咤之音。不覺辟易。急行至曲廊。而堡外聲愈高。如欲破門入者。適見海肯夫人衣盛服安然而出。笑曰。奧都。外間有人。強欲入堡。而諸僕俱未醒。弟往爲吾喚之。視何事喧攘也。奧都曰。如命。即至下室。見諸僕已悉起。乃厲聲令燃火。遂啓大門。中尉來百

德與從者久俟門外。憤不能忍。盛氣罵曰。室中諸人。豈盡石聾。如此嚴寒。令人枯守。再五分鐘不開。吾必搗毀堡門。以應對。法將禮節教訓。若輩矣。夫人自廳中出。朗朗語曰。如問禮節。則來者突入吾家。辱吾家人。又遵何理。中尉立退。忸怩片時。免冠謝曰。不意夫人在此。夫人曰。即爲男子。亦不應用恫懾。吾爲海肯夫人。爲此家之主婦。足下。中尉曰。僕名爲來百德。爲驃騎隊中尉。奉杜將軍命來此。夫人曰。將吏隨時下臨。皆所歡迎。然中尉當知深夜驚人。睡夢與立。候門外片時。其爲不堪。無所差也。中尉心知中夜已過。鵠候良久。頗不謂然。而夫人言詞莊甚。不可理辯。乃徐曰。不勝抱慊。夫人曰。中尉噪急。自引爲過。吾家遲延罪亦無貸。今請入內。當以款待。法將禮節款足下矣。乃含笑導中尉入。中尉鞠躬。囁嚅言曰。僕奉命來所事。恐非夫人樂聞。夫人曰。待坐定後言之。從者亦入內耶。中尉曰。敬謝夫人盛意。彼輩母須入也。僕與數語。即當來侍。遂呼兵士語之。乃隨夫人入廳。夫人命侍僕曰。可備早膳。以款中尉。因語中尉曰。中尉請坐。清晨下臨。何事見教。中尉旣坐。心志畧定。滔滔言曰。僕奉司令官命來捕令姪。格拉罕雅各。準諸法律。待以英囚。然僕私心。良以爲憾也。夫人曰。彼爲吾姪。爲吾養子。何故以此見待。中尉聳肩曰。夫人應知軍令在身。事不獲已。夫人曰。言詞冒昧。諸惟見恕。然事實奇創。吾姪居此。素以德人見待。於法蘭西之法律。韓諾華之法律。皆無所違。中尉曰。此事自有定律。特未加令姪耳。夫人曰。何律。曰。皇帝拿破崙下諭。凡屬英人。居留法國。權力所及之地。皆當就捕。夫人急曰。謬哉。此律。然法律之事。中尉固不負責。中尉記曰。此亦

難言。曰此諭之出。已有年所。童子居此。亦固甚久。今日突發。豈非太過。或者中尉之來。得無有他故耶。曰令中殊未及此。然司令此舉。必有理由。夫人曰。吾當上控。中尉曰。夫人如謂義在必爲。則任爲之。然僕此來。亦爲職務。固負執行之責。夫人曰。如吾子姪。爲中尉所執。須念彼爲吾出其父。旣以身死戰場。勇士如君。何忍更傷其子。且中尉家中。亦有子姪。提携愛護。恩誼備至。當念吾於諸兒。亦正如是也。中尉鞠躬言曰。夫人有命。僕勿敢忘。適侍僕以咖啡進。中尉不能遽請飲。畢始曰。夫人當許僕得執行吾職。夫人曰。如何敢抗。中尉曰。敬請夫人以令姪見付。夫人稍緩。始曰。吾姪殊不在是。法人躍起呼曰。殊不在是。夫人曰。數點鐘前。彼同吾子離此。中尉怒曰。悠悠者天。乃令吾以光陰消磨於此。夫人思之。於義當否。夫人見其爽直。心頗自咎。強顏荅曰。於義固當。如中尉不見信。可請奧都引至雅各室中視之。然後遍索堡中可也。中尉亦不往索。夫人告以啓行時刻。惟於方向所往。則不及之。中尉雖急。然仍休休有禮。待率馬隊去後。夫人復命閉門。無意間謂奧都曰。吾意羈留此人。於理實背。以彼固爽直可嘉也。

第三章

童子等三人步行下山。爲時甚速。旣至市場。見辛家老僕。方以田車見待。僕名紐孟喀爾。爲佛立慈之父。知其子之得遁。多出二童子力。故于童子之行。亦力助之。辛家者。當從前德意志北部結海西亞商業同盟時。已爲魯坡大商喀爾一生事之。而遣其子爲亞坡之佃夫。與童子固相識。其人嚴重慎默。深知事理。

不讓士人。而老眼之判斷。尤稱卓絕。童子釋佛立慈後。村人即以告之。事發。耶恩與商。老人即謂當以田車載女郎往。庶不爲人所辨。至是童子匿入車中。耶恩旁車廂坐。喀爾點首。遵女郎所指而行。鞭聲一動。馬蹄立前。白雪凱凱遍野。望之可玩。有時路陷。則顛頓不能已。一至斜徑。行尤濡緩。其後車至山巔。下見愛爾勃河。縈迴如帶。臨河小鎮。燈火點點。喀爾揮手以示耶恩。耶恩喜甚。謂童子曰。一過此河。無多慮矣。杜寶格之長鞭。固不及也。羅德立車中曰。一抵馬克倫布。事固無慮。然女郎坐廂外。得無寒乎。耶恩曰。否。雅各如何。羅德笑曰。雅各睡矣。乃曰。雅各即醒。否則逐汝出車外也。雅各作睡聲曰。甚善甚善。汝兩人言。吾悉聽之。大約爲汝等計。尙以吾睡爲得。此言一發。欲睡乃不能得。道旣巉嶮。車行頗艱。二童子皆下車。以輕車載。及抵河畔。道上冰結。行益困。喀爾大呼。急自車上躍下。拊其馬。雅各曰。必蹄鉄脫矣。而事果然。耶恩曰。幸爲時尚早。可向鉄匠肆中治之。喀爾面色益厲。搖首不言。跋躓而前。卒抵附近鎮上。鎮臨愛爾勃河。有橋通對岸。爲魯坡之孔道。時尚清晨。而人聲已動。覓得鉄匠肆後。喀爾坐而守之。童子遊行市上。見近肆有一飯莊。法兵一隊。環立門外。羅德曰。彼輩何爲。雅各曰。迨來自漢堡者。然不足阻吾輩興致。今宜早餐。密斯耶恩苦飢。即吾亦然。耶恩雖謂尙未。而雅克已率之穿街至飯莊。操法語謂軍士曰。諸君。晨來佳也。貌至誠摯。音尤清越。特語非熟練耳。已更操英語曰。吾輩今日起俱早也。乃掣飯莊門鈴。法兵讓步。三人俱進。見座上法軍士官一人。方進早膳。一僕侍立。見三人入。目光灼灼。俟其就坐。軍官視耶恩不

少瞬。雅各命侍者備咖啡。返身見之。殊不謂然。移座坐。軍官及耶恩間。操德意志語。力斥法國風俗。軍官立起。當火爐前。自童子頭上。注視耶恩。雅各引杯而飲。椅足少欹。突向後傾。乃以手持軍官之袖。得免墮地。手中咖啡。盡傾軍官身上。椅足擊其胛骨。軍官既怒。而耶恩笑不止。似此美人。對彼嘻笑。又安可忍。怒而不發者。適雅各深深道嫌。出素巾爲拭衣。軍官斥曰。此事辱我。雅各瞬其目曰。否。僕適墮耳。曰。事出有意。曰。否。不幸耳。曰。汝敢與吾抗拒。曰。適得其反。曰。此事乃同愚騷。雅各愈足恭曰。否。適丁厄運。僕與鄙友。不勝悵恨。軍官引目四顧。不知爲人所弄。卒然問曰。汝名爲誰。雅各目視他人。令勿作聲。任其調弄軍官。乃曰。道往馬克倫布之行人。曰。往彼何事。曰。與一法將議事。法人以目視之。雅各愈恭。法人問曰。汝知吾職在嚴守河邊。曰。如此。重才不勝。爲得人。慶軍官詰曰。出行有護照乎。雅各對曰。在理。固無行時。汲汲何暇。急此虛文。曰。急於出境乎。雅各顧窗外。曰。事固如此。羅德可付飯資。車已至矣。羅德遂出。雅各復謂軍官曰。車中所載。頗不爲重。司令巡邊。如在同道。肯屈尊乘吾車。行不勝榮幸。軍官鞠躬曰。軍職在身。不克從命。然正以軍職所在。不得不問。足下奉誰人令而行。雅各岸然曰。奉魯坡司令官杜寶格將軍之令。曰。將軍必知此行何事。曰。僕之此行。正出杜將軍命。曰。將軍何不給與護照。曰。近至馬克倫布。又何需此。且杜將軍命以軍隊見衛。僕喜獨行。自謂安適。故辭之也。斯時耶恩羅德皆已登車。軍官遲疑曰。旣無護照。如許君行。不審與例合否。雅克切齒言曰。僕謂重才如君。正可便宜行事。且僕等之行。正就死地。軍官以

過河已非法境。素鄙之如蠻夷。亦曰然也。而雅各已至門外。則曰。固然。吾謂法國威權至彼。毫無所用。乃如入死地耳。因閉室門。就竇中鑰匙鎖之。縱步數武。已至門外。喀爾揮鞭。直向大橋進行。道上法兵見之。咸自濃髯中露其微笑。車近橋側。聞飯莊之玻璃窗破。車中人知軍官已破圍出。喀爾策馬。馬急進。而法軍驃騎二人。已乘騎來追。在橋上與田車競走。幸車先發。漸抵彼岸。見德意志兵。勒守橋側。雅各喜甚。呼曰。吾輩可試求彼。耶恩曰。彼能保護我耶。羅德曰。使猶得稱德人。必能見助。且無論如何。終須一試。耶恩遂曰。可取布盧喜信與之一。至德軍哨線。羅德躍起。呼曰。德意志勝。德意志勝。前哨之兵。奮聲和之。曰。德車法馬競走。而德意志竟勝。德司令官曰。速啓柵門。以入來者。喀爾振鞭。揚揚而入。羅德出信示德官曰。此爲布將軍致孟司德伯爵者。伯爵之名。故爲馬克倫布所重。德官愈欽之。遂命嚴閉柵門。而驃騎之馬已至。德官問車中人曰。彼輩何事追君。雅各曰。以僕失手。濺咖啡于法國軍官身上也。德官微笑。問驃騎曰。事因出私怨耶。驃騎急來。一意追逐行人。初未知故。瞠目不能作荅。德官喜甚。以爲得問。因曰。事出私怨。吾不能以人見付。須知彼之此行。爲孟斯德伯爵致書也。來騎追彼。他無理由。且彼又入馬克倫布。請爲吾謝責軍司令。吾遣彼輩見伯爵矣。如謂不然。可向伯爵訴之。因率行人入守衛所。羅德盡以飯莊中事一一告之。德官罵曰。法兒驕蹇甚矣。雅各點首。視耶恩曰。待女郎亦如此。德官愕甚。與耶恩致敬曰。辱及婦人。固法人之恒習。羅德向德官鞠躬曰。保護婦人。則吾軍之所尙也。雅各默曰。羅德之言。辨哉。德官

聞言甚喜。因留諸人早餐。並請派兵護行。諸人辭之。議定仍乘車行。至得購馬後。童子乘馬他去。而喀爾以車載耶恩歸。既出。至一小鎮。即往詢孟斯德伯爵。知己赴樸資登觀王。而馬力竭。停車以待。四索騎馬。以供童子之需。則又先爲法軍勒去。以充軍用。驟不可得。下午。乃仍遵河邊行。冀至高資橋畔。女郎即可渡橋而去。羅德問曰。使不及歸。則將如何。耶恩夙計已定。則曰。如不得歸。今夜即止。高資鎮梅遊夫人家也。車至山峯。雅各笑曰。道上遇杜寶格之騎隊。則如何。羅德曰。計此何爲。杜之權力。不及馬格倫布也。曰。以理言之。固曰不及。然法人安知理者。使自高資橋來。沿河而進。如遇吾等。彼必不以禮見待也。羅德曰。何事強聒人耳。迨法人來時言之。不遲也。未幾車至山麓。果見前途塵土撲天。馬隊奔騰而至。喀爾回語雅各曰。來者爲法軍驃騎。似是杜寶格部下也。羅德震曰。則將何如。雅各發議曰。走爲上策。喀爾曰。否。車中不乏藏身地也。乃於座後。取柴草蘆蓆推之一旁。爲理一窟。童子出不意中。殊不知有此境。羅德謂曰。車中安可居者。耶恩急曰。請爲我匿車中。至於支持法人。事固非難。待吾任之。雅各躍入。笑曰。姑居此。羅德無奈。乃匿窟中。喀爾仍以草蓆蓋之。幸不爲人可見。耶恩安坐車中。佯爲無事。于是復進。初中尉來。百德在古堡附近。索童子不得。乃率騎士六人。渡河。喀爾南行。騎士北行。至是相遇。中尉馬過車側。厲聲呼曰。車止。行者誰也。御者應曰。魯坡辛家之僕紐孟喀爾。中尉曰。果自辛家來耶。耶恩微笑起曰。中尉來百德君。行者爲辛家耶恩。乘事偕僕渡河。往陸恩坡。今方遵此道歸。中尉亦向魯坡行乎。中尉停馬曰。聞令

孃言使人亦作歸意。今方於人海中。索亡命之客也。耶恩曰。此事微瑣。無關大計。亡命誰人。中尉必能見告。中尉素與耶恩相厚。盡以語之。復曰。今日事棘手。殊甚。始爲言者所誤。索諸古堡西南。繼聞已渡河而北。故遂至此。一抵陸恩坡。即擬不復追矣。至於能否捕獲此人。恐無望耳。耶恩曰。吾意亦然。馬克倫布固非法權所及。中尉笑曰。若云法權。吾法威權孰能爲之。作界者。今令孃以此道歸耶。耶恩曰。前至高資。即於彼間渡河。曰天色已暗。恐不克以時歸。曰如已晚者。則止高資梅家。梅遊夫人爲吾中表。必能見留。中尉曰。令孃昏夜遠行。殊失所望。請以騎兵護行可也。耶恩嗒然曰。然有亡命客在中尉捕賊。責有攸歸。中尉聳肩曰。長道茫茫。安知逃客。不即匿居高資。且令孃夜行。苟有不測。僕於令尊前。寧能辭罪。且同行七人。事可兼舉。因呼騎士包蘭加前。令曰。可與魯意。卻克三人前行。道上逢人必問。如無所見。可回魯坡。告司令官。謂吾夜留高資。大索罪人也。且語辛德興君。謂女公子宿梅遊夫人家。明日吾率兵衛之歸也。號令既已。更謂耶恩曰。令孃以爲然乎。此事至妥。辛君聞之。當亦見許。耶恩無奈。則亦點頭。以待至高資後。再與梅遊夫人計議。心念護送童子之人。適爲逮捕童子之者。遂不期而失笑。但視童子伏處。不至悶斃可耳。已而騎隊分道。三人前進。四人返馬。逐車後行。中尉策馬獨前。適與耶恩相並。女郎鼓氣語曰。吾謂格拉罕者。必爲匪類。中尉曰。彼爲英人。英國童子。安得佳者。耶恩曰。異哉。英人。中尉應曰。甚異。僕四歲時。旅居英倫。盡知其惡。彼輩衣服奇詭。長日居烟霧中。霧質濃厚。既穢且寒。令人深恨。幾欲拔刀斫之。耶恩

敬曰。然則中尉稚時。卽學刀劍耶。而車中異聲突作。如咯咯之音。被遏不能發者。女郎以足蹴之。法人渾然不解。念女郎何至以此笑我。且聲音尤不類。耶恩復曰。中尉稚時。卽學刀劍。所以君恒見語。劍術冠於一軍。中尉稍粗。然少年易爲諛言所動。而出自女郎。興致尤高。因笑曰。英人懦夫。正宜多學劍術。彼輩作戰。乃以十指。女郎思之。得無異耶。耶恩曰。異哉。中尉作蔑視狀曰。彼輩乃謂此爲拳術。不惜以此野蠻之道。自憙耶。恩念及雅各。笑曰。恐英人中。竟鮮有廉恥者。中尉曰。英人驕而無恥。顛顛獨處海水之中。海又人所深惡。而不欲近。故彼得於海戰。稍利。以此自誇。使得登陸吾國。必以法軍戰術。教訓彼矣。耶恩肅然曰。此必無疑。惠靈頓在西班牙。所受教訓。正復如此。而車中笑聲又作。較前益高。中尉駭顧。耶恩罵御者曰。喀爾當吾言時。何得遽笑。如此放肆。豈不以德意志之民俗。貽中尉笑。喀爾富有急智。爲女郎所熟知。聞是言後。默不作答。法官則以目光睨之。復曰。惠靈頓果何物者。縱有蠻勇。亦不勝任。寡智而無遠謀。徒以財廣兵多。吾軍寡弱。遂得麾師而退。自詭爲勝耳。得皇帝駕臨披蘭尼山。與之索戰。必逐惠靈吞入海。如昔日之逐英將穆爾也。耶恩曰。皇帝歸自莫斯科。必先逐去英人。中尉曰。皇帝歸時。繫四十萬之俘虜。索一千兆之償金。掃平俄羅斯矣。女孃視之。此時已抵高資。耶恩聞車中笑聲。乃作雙關語曰。至矣。車聲亦宜立止。而雅各笑聲。急不可止。中尉驚視。耶恩立顧。喀爾喀爾遂笑笑。不可已。頽然座上。女責之曰。此事令人不復可忍。縱吾及中尉言。儘有可笑。然汝御者。止應調馬。甯容笑我。吾今下車行矣。高資且

至中尉必能與吾同行。以步行令人暖也。中尉甚喜。待耶恩下車後。亦躍馬下。與之並行。騎隊策馬而前。喀爾見之。面色殊不自如。耶恩命曰。喀爾以車直抵梅夫人家。吾隨後即來矣。喀爾遂去。數分鐘至鎮上。又一刻車入梅家馬號。喀爾偃門爲警。兩童子居室中。稍舒倦體。耶恩既別中尉。始至與梅遊夫人深談。斯時鎮上鐘聲齊動。羅德詢曰。鐘聲喧噪何爲者。喀爾怒曰。今日爲十二月二日。法皇登極之日。竟於吾德意志境內舉慶典矣。

第四章

梅遊夫人。心術篤厚。行事敏捷。見耶恩來。甚喜。耶恩告以日間之事。乞力爲童子助。夫人忻然曰。吾夫固喜力助德人。然男子作事。審慎瞻顧。過於謹謹。今日幸不在此。耶思念及雅各。因曰。如論童子。不識謹字。當作何義。夫人曰。今日市廳。祝此僞帝。女傭已隨衆出。當更令男僕行。彼輩不知愛國。行後始得無礙。惟童子晚膳須吾輩自備耳。耶恩曰。計更無過此者。童子此來。法宜不令人見。待夜深人靜後。即行逸去。夫人慨然曰。彼輩行時。可取吾家二馬。其一年齒稍長。筋力稍衰。然行後頗奮勇。其一頭上有白點。去年吾出行時。恒以駕車一足。雖跛。但得雅各乘之。鞭稍一動。行動如飛矣。耶恩微笑曰。惠者吾姊。海肯夫人聞之。必不忘德。梅遊夫人曰。吾待鄰舍。皆親睦逾恒。即此微事。何足計者。明日早間。童子去此數十里矣。如馬足繫棄之道上可也。於是先以鑰啓廚房之門。命羅德雅各對火取煖。舒其四肢。夫人則與耶恩同治。

晚膳草草不備。幸有童子胃健。或足消化。然已至此。喀爾老人亦不得不以塞其飢腸。夫人曰。二人可取大椅。即火傍假寐。約計女傭歸時。更往匿入馬號。迨人靜後行矣。諸事既就緒。夫人謂耶恩曰。孺子天真。行恒如此。吾夫與我定情之時。年與男爵（指海肯羅德）相彷彿。以理推之。此時男爵心思。容與吾夫當日同也。耶恩默然。

梅家僕役受夫人旨。無事急歸。遂皆任意嬉遊。故至中夜。童子始與夫人道別。仍宿馬號。又一二點鐘。喀爾自外間來。曰。街上人靜矣。羅德曰。梅家兩馬。吾頗不欲。喀爾笑曰。萬一法人來追。吾亦不欲。以此劣馬累汝。雅克覺其有異。急曰。如得良馬。事固較佳。喀爾微笑。雅各曰。汝知何處可購馬者。喀爾曰。吾惟知取馬之處。羅德曰。即取之。吾亦付值。老人急曰。汝識法兵所騎馬乎。然汝又安識者。識者惟有我耳。馬皆德意志馬。奪自德意志人。一爲吾子佛立慈之馬。一則取自辛家。一則於十日前。尙屬獸醫許爾慈君。其一雖不知主。要必取自魯坡。至他三者。吾誓其必然也。羅德曰。老眼銳甚。然事何補。喀爾曰。聽之。適者吾過逆旅。悉見四馬。知未有一得償者。法人亦無償值日也。憶吾子被逮時。法人取其牝馬。榜於廐曰。發充國用。吾輩寧忍坐視無覩。任其肆意劫奪者。且汝救吾子。吾必弗忘。今夜汝來。吾子之馬。出高資矣。言次。聲益振厲。淚承於眶。羅德動曰。如何可得。喀爾曰。可隨吾來。于是同出梅家。見道上沉寂。鐘聲如死。殘燈餘火。碧光若豆。似謂慶賀既畢。全鎮悉睡去者。三人步出大道。入小巷中。喀爾微曰。注意。於是作單行進。老

人至旅舍之馬號前。止步。見驃騎二人。方熟睡。四馬繫槽櫪上。迨以旅舍客滿。潔此以雜居行者。喀爾躡步而前。命童子守門外。法人皆醉。鼾聲甚厲。喀爾見一栗色牝馬。鞍轡悉備。似以備急行者。乃引其轡。徐徐牽往門外。以授羅德曰。可以之徐行道上。於是復進。更取他馬。方解繫時。覺樓上有燈光。遂躡身不敢動。雅各伺門。見法人輾轉榻上。心爲之悸。已鼾聲又復作。燈光亦熄。喀爾復引馬出。緩緩上道。謂雅各曰。此辛家馬。取之。無遲疑也。雅各曰。吾固勿疑。然姑少待。乃於袋中出紙筆。以德文大書曰。發充國用。喀爾喜甚。取之以轡授雅各曰。引至街口。騎上急向東南。無關阻也。雅各援老人手曰。喀爾。長無相忘。遂轉灣去。喀爾聽蹄聲遠。乃以紙榜馬號門上。始徐徐歸。未入梅家之前。童子已躍馬來。道上初無阻礙。一至梅家牆角上。馬行稍緩。樓上燈光微動。嬌聲語曰。上帝佑汝。騎者同聲祝曰。上帝佑汝。乃策馬去。至郊外。雅各念羅德聲中畧帶哽咽。然此或以吾聲粗暴。遂覺之耳。亦不復問。

行七日後。童子抵樸資登。以普王閱兵於此。乃擇旅舍。憑之以觀大閱。初至之時。以無行李。旅舍主人。頗不見禮。每用一物。輒令付資。謂生客來此。無所利也。雅各笑曰。主人慷慨。令人喜甚。將來道上。恐爲人欺。當以物事寄此。然羅德之囊頗巨。故旅主亦畧慰。童子以急欲見孟司德伯爵。遂問道往孟家。既至。見伯爵方與一武人同坐。伯爵得布盧喜信曰。少年稍坐。得布將軍爲介。無過於此者。將軍想已往勃來斯陸矣。羅德乃以所知告之。伯爵曰。將軍信中。但以保護少年之事見委。謹盡棉力爲之。少年亦往勃來斯陸。

乎。羅德曰：僕等往路加。伯爵視老將信曰：去勃來斯陸亦不遠。信云：足下遇不幸事，想無礙矣。羅德乃爲盡其本末。伯爵武人，咸傾耳聽。語畢，武人厲聲曰：少年，汝知此事，直與皇帝拿破崙挑釁，而皇帝乃與吾王同盟者耶？伯爵詢曰：今日猶同盟乎？武人立起，行于室中，如不勝其憤憤者曰：然。至今猶同盟也。雖拿破崙大軍遁出，俄國猶同盟也。雖今日得信，法軍前鋒大敗於白利西拿河，猶同盟也。雖將軍約克請得指示機宜，以定進止，猶同盟也。雖普軍改編軍容，大振遠過曩日……伯爵徐曰：惟子之功而言者，殊不察。仍急急曰：猶同盟也。雖拿皇下令，力逼吾國出兵三萬，與之俱死，猶同盟也。雖俄軍進逼吾國，不決普境，必至再墟，猶同盟也。雖全德義士願爲國死，不願爲拿皇辱普之與法，猶同盟也。而今主上下令，謂無論拿氏勝負如何，猶爲吾國主宰，爲吾國之同盟國。言後頓已，目視座上，如忽醒者，激怒之詞，轉爲變徵。語諸人曰：諸君，無論如何，吾等爲普魯士之忠臣，艱難險阻之死靡他。伯爵曰：將軍無疑，端人取友必端。童子既與布將軍善，決不以疑君也。因問羅德曰：男爵抵細爾西亞後，將作何事？羅德曰：願隨先君遺業，投身從軍。伯爵微笑曰：從拿破崙麾下乎？曰：否。伯爵慘然曰：然則子必少待。羅德目視武人曰：然爲時亦必不遠。武人徐曰：爲時不遠，敬謝上帝。爲時不遠。伯爵語武人曰：魯超今居勃來斯陸金寶館中，當爲少年介紹之。問羅德曰：年幾何矣？羅德立起，形容魁梧，狀貌凜然曰：今年十七，一至明年六月，則十八歲。伯爵點首曰：年既長大，從軍固不嫌幼。轉問雅各，雅各曰：以名論之，僕較表兄幼，論其實事，固亦不然。蓋謂

較之羅德不相下也。伯爵敬問曰：然年究幾何矣？曰：以再明年之四月，亦十八歲。伯爵曰：待再明年之四月，幸得爲君介紹。言後，衆人皆笑。雅各雖不喜，亦隨衆笑。伯爵復曰：今亦不敢久羈二君，但願去後，恒以館舍見示。海肯君僕與先君爲友，足下大名銘吾心矣。至逆旅時，可告之以吾命，令其慎重將事。一至勃來斯陸，即可往見魯超將軍聽之。後日少年必爲將軍用也。武人肅然曰：上帝知之。今日惟有靜待。少年可告少佐魯超，子與夏爾霍斯友也。童子聞名，瞪目相視。以夏爾霍斯者，自燕那一敗後，手造普國新軍。值法人猖狂之秋，日以愛國之說，鼓勵普王，深得義士愛戴者也。夏爾霍斯見狀，微笑曰：此語子必勿忘。羅德呼曰：勿忘，此名亦永勿忘。

二人歸旅舍後，逆旅主人相待大異。雅各作耳語曰：阿兄，彼諂也。而事實固如此。主人曰：僕意貴人已見伯爵。羅德曰：然，伯爵謂汝相待之狀，殊可駭異。主人頰曰：貴人使僕得知貴人爲……得夢貴人爲……羅德遽曰：取蠟燭來。主人卽曰：約翰，速爲貴人傳燭。僕之罪戾，不堪言狀。然終不忘貴人盛德。雅各默曰：但不忘膳宿資耳。羅德毅然入室。雅各曰：此輩蟻虫，必以人見尾，故知吾輩何往。羅德曰：此人固諂，然朝臣在此，相習成風也。雅各方脫其靴，笑曰：當令此奴爲吾脫靴。羅德曰：此何理者？且以踵擊吾足，何也？雅各方與靴相持，不之答。偶舉首見羅德曰：汝自午後以來，頓長數歲矣。羅德曰：汝進膳後，乃腦滿腸肥，不能知耶？復曰：吾見諸人，儀容肅然，乃始如成人也。次日，二人復出樸資登，前後共行六七百里，而去路加尙

遠。幸二人精騎術。耐鞍馬之勞。日行不已。一日晨起。羅德見雅各執轡。似與其馬語者。問曰。雅各之馬。已有名乎。雅各初未字馬。聞之則曰。吾字之以達比。羅德曰何也。曰。吾英賽馬之會。號曰達比。以吾馬駿。故以嘉名錫之。吾兄之馬。則宜名爲耶恩。當尤相親。庶不忘也。羅德以不可計。遂亦置之。

道上行時。但擇村僻下足。是以二人所聞頗多。而謠言居其大半。田壠舍旁。莫不張口論法軍事。或曰。拿破崙勝。或曰。拿破崙敗。要多無當事實。然民心所向。亦可畧窺。至館舍中。論調亦異。位素尊者。心向拿氏。則聳肩曰。拿皇爲天縱才。違天不祥。其誰敢當之。或以拿氏大敗相告。則微笑曰。待明日大勝耳。至有躬操全德起義。爲自由而戰之說者。則尤不中其意。輒搖其白頭。斥爲幻夢。置之而不屑論。幸此說固不少。而怒髮上冲。罵之爲狂瞽。不忠於國者尤衆。童子聞言。默不作斷。然其識力。日即強毅。一日晚後。過大道上。道東西行。與官道爲正交。斯勃里河。橫帶左右。村落三五。古趣盎然。二人見道旁之逆旅。勒馬問行者曰。左方山上。燈火點點者何處也。行者曰。斯爲包鎮。羅德固不諳地理。然憶曾聞此名。因曰。然則屈來斯敦當不在遙。行者答曰。但遵官道。向右方行。九十里即是矣。羅道引馬曰。敬謝先生。僕等殊不往彼。包鎮幽雅古樸。似招人往也。時明月高懸。霜天之上。山上樓臺。極目可覩。大河蜿蜒。出馬足下。夜景靜瑟。清人神志。其後數月。羅德率敗軍。自血泊中過此。猶憶此冬夜人靜之景况也。

第五章

二童子下馬止旅舍前。一老人偃僕出。面如枯蠟。身體瘦削。衣服襤褸。憂憤之色。畢現眉宇。手牽二人馬入槽下。羅德問曰。膳宿可立得否。老人點首不語。雅各觀之。毛骨悚然。謂羅德曰。此人慘狀。爲吾生平所僅見者。逆旅門闕。燈光一線射道上。有聲呼牽馬人曰。許密忒來。于是室後一兒繞出。引兩馬去。許密忒入室。羅德雅各踵之。見客座頗寬大而低矮甚。室中置案數張。其一較高。佈以白布。旁案有二人據座吸烟。四人另圍一案。作菓子戲。爐中乾柴。時作爆聲。有二客踞火。抵掌深談。其一衣裳楚楚。面糾糾然。辨如懸河。衆人奪氣。童子入後。坐高案旁。索飲與食。言者瞥目視之。仍抗聲曰。法皇供張。僕一人承其乏。足下如知法皇者。當知事不易也。吾肆在屈來斯敦。得斯命後。撒遜王謂僕曰。伺候皇帝。其事甚艱。僕自一試以後。始知誠然。今皇帝大臣謀士武將外戚左右。咸在俄境。飽其膏血。凱旋之後。于屈來斯敦大宴。傾酒爲海。積肉如林。彼時足下始知吾職之重矣。聞者詢曰。足下從軍遠抵何處。曰。直至斯默克。方欲遂至莫斯科。而軍令下。命僕弗進也。一日法皇騎馬出城。僕叩馬曰。願陛下許臣前行。得至克來墨林。爲君侍膳。法皇笑曰。無須。俄人不至屠盡大城巨鎮。必有名廚。以供吾命。若不如先回屈來斯敦。待朕凱旋也。言後。法皇親手提僕之耳。以皇上寵人狀。恒如是。而僕尤主眷所顧也。自後遂歸屈來斯敦。旁座一人問曰。然則足下必識法皇。曰。洞其內外。雅克方大食。語羅德曰。此人所言。可謂尤得其內。可問主人。彼爲誰也。逆旅主人應曰。彼爲屈來斯敦廚師。從大軍征俄。供給軍糧者也。博者一人。舉首視廚師曰。足下未得抵莫

斯科。令人代爲悵悵。要之如大軍西回者。法人必樂得君之供張也。言者德人。身體雄碩。聲吐清朗。廚師岸然曰。何謂何謂。僕願得知其詳。碩腹者仍縱博。但曰。謠傳頗多。廚師曰。此種謠傳。吾所悉知。果云其人如曾隨軍。當能辨其價值。足下曾隨此常勝之軍耶。博者知其中餒。因搗謙曰。僕固未能。然謠傳則頗巨。廚師厲聲曰。吾以語汝。大軍屠墨斯科。方凱旋也。碩腹者曰。不如謂之却退。廚師怒曰。吾必謂之凱旋。法皇方載俄之重器。與五十萬之大軍……碩腹者徐曰。不如謂之五萬。即爲張皇。得此數亦已足。廚師疾呼曰。與五十萬之大軍。重以生力之師。作以新勝之氣。載其財貨。與戰利之品。言至此。苦思不得其續。碩腹者揮手視座客。座客咸震。碩腹者繼之曰。僕爲足下。試足其辭。與其五十萬衆。困於饑寒。潰於屢敗。死傷遍野。藏貨散失。法國之光榮。永墮。法國之皇帝。率其殘軍。抱首爭竄。言畢。衆皆默然。許密忒自門側奔至。碩腹者前。顛聲問曰。此言確否。碩腹者毅然曰。吾友信此。此事良確。老人呼曰。敬謝上帝。聲振屋樑。一座皆驚。旅舍主人急曰。許密忒汝忘却矣。許密忒爲客言所震。茫無所知。瞪目曰。忘耶。安能忘者。吾妻死於饑寒。吾子以不肯操戈。自攻祖國。受法人鞭撻。幾死。法人肆虐。吾德意志之河山。遭其蹂躪。吾德意志之人民。爲其奴辱。是安能忘却者。上帝。上帝。復仇。雪恨之。上帝。幸助余。記憶之言。頓止。面色盡變。逆旅主人觸其肩曰。許密忒。許密忒。許目光微下。驚駭萬端。憶及現處情勢。始曰。吾真忘矣。吾真忘矣。急縮行去。廚師曰。彼瘋人也。碩腹者憐之曰。瘋人耶。不如謂之憤激。逆旅主人語我。此人何以至此。逆旅主人曰。言

之至慘。以法軍故。家破人亡。遂至於瘋。碩腹者曰。但願德意志人。咸能如彼。回首謂廚師曰。足下此正所謂行樂圖之反面。大軍五十萬。凱旋盛宴之背影也。廚師方答而門外大聲起。叩門之聲。急如雨點。主人立行。而門外聲愈厲。雅各躍起。憑窗下窺。謂羅德曰。來者名爲冰車。於雪中馳驅者。似繫馬處已壞。待留此修理耳。車中一人。衣東方衣。他更有三四人。一長身者。軍服隱約可見。餘爲外衣所蒙。不能明晰。方舉步入舍。吾不知其爲誰某也。羅德目視案上曰。無事過計。速來盡此可也。雅各如命就食。而室門闕。三人同入。全身俱爲重裘所裹。長身者前行。引二人至童子案前。立止。如聽號令。一人身體微矮。衣服臃腫。手把一椅自坐。目背諸人。瞳視空際。口中訥訥然語。長身者與別一人同侍。因呼逆旅主人曰。速取肉羹及葡萄酒來。物須上品。不容緩也。逆旅主人見來者形態雄偉。不覺起敬。鞠躬應曰。敬如貴人之命。時座客咸靜。廚師無語。亦不獨踞火爐。博事既已。碩腹博者移椅以近新至之客。童子亦注視之。雅各與新客相近。切欲知其爲誰。但聞長身二人微語。因識其一名杜樂克。矮者屬思方深。以手指叩案上。引項稍前。目注十指。所披皮衣甚華。上覆至於兩腮。頭戴皮冠。冠下覆沒其額。舍炯炯二目外。他不可見。沈默至甚。一如死人。偶有舉動。他二人奉命惟謹。碩腹之客。立起款步室中。引目自窗下窺。復行至雅各旁。徐以烟葉塞其烟斗。故意操法蘭西語。謂童子曰。今夜外間。月光殊麗。雅各曰。如是月光。可稱佳絕。但居室中。亦不悶也。碩腹者復以法語問曰。足下與僕。想皆有事遠行。雅各以客爲德意志人。何事法語。心甚怪之。故以

德語對曰。僕等方往勃來斯陸。碩腹之客。口操二語。純熟如一。聞雅各言。亦不異之。但曰。勃來斯陸至佳。普王何不定都於此。而都柏林。羅德笑曰。主上意見。適與足下相左。碩腹者曰。此言良確。主上初意。因與此左。然其意已漸轉。不見今日之普王。乃爲法皇之同盟耶。言時。聲頗沉重。目光直睨。新來之客。似以此動之者。新來客雖無語。然二人已稍動。矧者。獨坐。殊不理會。以目視指。十指叩案。成調。逆旅主人與許密忒。方以膳進。矧者取羹。狂咽。面色不變。碩腹者謂逆旅主人曰。請君閉門。寒威重也。主人如命。雅各覺室中甚溫暖。因曰。室中不寒。碩腹者笑曰。少年氣銳。又安得知。僕等稍長。血脈之中。如糝。以俄羅斯之雪花。始覺之耳。新來客名杜樂克者。急以目視言者。似索其言之意味者。然亦不語。脫其外衣。軍服燦然。呈露他一人。亦脫衣以室。既嚴閉。暖甚。衣服厚重。不得不却去也。然矧者仍擁衣。不稍動。雅各微笑。目顧羅德。似謂碩腹之客。行止詭異者。碩腹者進而操法語問之曰。足下素識俄羅斯乎。地廣民庶。可以大有展布也。羅德曰。展布何者。曰。事至繁曠。或者縱火。或者大戰。或四出劫掠。或乘冰車急去。或則死於原野……新客二人注目視之。舉眉切齒。如不勝怒。而矧者仍無動。似無事者。碩腹之客。急不能耐。徘徊室中。已而至廚師前。操法語謝之曰。數小時前。與足下頗莫逆。一語相忤。謂至違異。不勝慊仄。廚師怒氣未降。憤然曰。操法蘭西語何爲者。碩腹者鞠躬曰。語諸法皇之友。自應用法國語。且座有新來之客。當因時而制宜。况法語尤爲歐洲各國所通用耶。時新客一人耳語杜樂克。杜樂克出。餘二人仍靜守。碩腹之客。復自解。

曰。鄙人徐思所得消息。容有未確。足下所云。得無謂法國大軍五十萬衆乎。廚師點首。碩腹者目視。矧者大聲呼曰。今死尸五十萬耳。座客驚視。莫有作聲。碩腹之客訥訥言曰。惡。廢此石人也。已大笑曰。足下非謂舉世未有之雄主統率大軍五十萬乎。廚師異甚。徐謂之曰。足下自變其意。從吾說矣。今何如耶。碩腹者肅然曰。但名爲人。無不變易。即屬帝王。亦正爾爾。足下少頃知之。當自異也。因呼僕曰。許密忒取酒來。吾友將行。當爲盡饑別之杯。廚師曰。僕卽下榻此間。何得行者。碩腹者曰。足下非謂法皇歸時。卽往屈來斯敦耶。曰。然。何謂也。曰。如此。則足下安得留此。許密忒爲吾傾酒二杯。此日痛飲。酒又法產。想吾友所喜也。吾友今以此杯祝誰。廚師盡其杯曰。敬以祝皇帝拿破崙萬歲。碩腹者微笑。目視新客。新客一人引杯而盡。而矧者仍勿動。碩腹者起曰。足下所祝誠當。因舉杯摩承塵。高聲呼曰。敬祝白利西拿。俄軍敗法於此。萬歲。此言一發。長身新客立碎。其杯矧者亦自睡中頓醒。勃然而起。目光如電。橫掃一室。直行至言者前。按劍罵曰。豎子何人。敢以激朕。得無奸人媾謀以逞其怨。豎子能鬪。抑徒能辱罵如卑劣漢所爲者耶。碩腹者毅然曰。陛下明聽。外臣既不干求。帝王亦復何事。辱罵適間所言。容爲非當。然非怯漢所爲。惟陛下宏恕之。豈陛下乃僅以此一語而震怒者。拿破崙厲聲曰。豎子何敢怒朕。又何敢相犯者。可速語之。言時。脫外衣下。面色慘白。形容整肅。已而力制其怒。目視座中。如數敵黨若干者。而從者已拔刀出。座上諸客咸失色立。童子則挺身以衛碩腹之客。碩腹者計已中。亟自解曰。外臣竊欲得見陛下。故出此策。

伏維陛下恕之。拿破崙曰：汝爲何人？曰：一愛國之義士。曰：何國？普魯士耶？奧大利耶？抑撒遜耶？曰：德意志。拿破崙曰：朕不知有此國。曰：終必有此。拿破崙遽曰：朕一日在，則無此國。誰遣汝來此者？曰：師旦。拿破崙夙知師旦爲德意志之義士，面色頓異，曰：吁！然立止其忿，轉身語從者曰：高蘭葛脫，不久痛懲此豸。今日無暇與語。杜樂克何往？冰車備乎？曰：備。曰：行矣。因款步出，座衆咸退，讓拿破崙行。獨許密忒目光兇露，潛往室外，持物逐拿破崙後。雅各好事，亦隨之前。拿破崙方至塔前，許密忒狂呼躍起，出利刃摩空而舞，直刺拿破崙胸後。雅各急出格許密忒，許暈地上。拿破崙洋洋退行，高蘭葛脫拔刀將戮刺客。碩腹之客立進，踞許密忒身旁，曰：陛下急行，無事血刃。吾德意志人，雖逢深讎，亦不以暗殺死之。拿破崙顧雅各曰：孺子傷乎？雅各創手，自知無礙，急爲許密忒解曰：無傷。此人構難已多，精神昏瞶，乞陛下釋之。拿破崙曰：朕不與瘋人較。今夕當至屈來斯敦，亦不暇滯。此孺子取此，記曾救得拿破崙也。因脫戒指以授雅各，曰：不復顧刺客。杜樂克等二人，則拔刀侍門外。騎將洛思坦亦自黑暗中出，面色尤厲。數分鐘後，各登冰車。許密忒則被人奪刀去，挾之內行。碩腹之客與童子立門側，觀法人行。洛思坦鞭馬，馬負重去，似舉世之運命，懸此中也。拿破崙默然而坐，目注車外。碩腹者謂雅各曰：然則拿破崙自莫斯科歸矣。他日復來，吾友與之血肉相搏，較之今日爲彼受創，輕重爲何如耶？

第六章

歸矣。歸矣。拿皇自莫斯科歸矣。十二月之五日。拿皇敗於白利西拿。遂以軍事付之大將米拉。自乘冰車直抵巴黎。十四日間。遍踏波蘭德意志諸部。僅于華沙屈來斯敦露面。至十八日之夜間。復入巴黎宮中。既至。決計再整大軍以待復舉。而其俄境殘軍。饑寒交逼。自韋爾那退至高拉諾。自高拉諾退至古尼斯坡城下。自古尼斯坡再退渡維斯土拉河以至柏林。十二月耶誕前（二十五日）敗耗已遍各國。然歐洲大局。尙未定也。俄皇亞歷山大。內爲國中志士所動。復以德國政雄師且遁逃在俄。日夜遊說。遂誓如不能脫德意志於拿皇之羈縻者。決不休師。然德意志之侯王。咸無決志。莫有同心。即以普魯士論。雖遭法人蹂躪。然名與法同盟。卽不得不爲捍俄。而其國中大將與其百姓。心向俄軍。區區兵力。亦決不足當之。第如普王俯順下意。助俄以攻法耶。則又公與拿皇爲敵。身爲怨府。一旦失敗。普卽不國。以是之故。舉足左右。咸蹈危機。普王乃頓足而不敢動。幸其陸軍統將。身握重權。能爲人所不能爲。遂毅然而獨行。初普將約克。以普軍二萬。屬法將馬篤爾德麾下。爲大軍左翼。轉戰利嘉之間。拿皇則統大軍。深入俄國腹地。約克心頗怏怏。法軍既潰。自莫斯科退出。普軍爲俄所斷。不得與馬篤爾德策應。亦不得普王命。而俄國密使出入軍中。勸約克棄虛盟而結同好。助俄敵法。俄皇則謂不能使普復振。盡復燕那戰前之地。卽不休兵。約克自計。以爲許之。則違普王之命。不忠於君。舍之。則失恢復之機。不忠於國。與其不忠於國。不如不於忠君。遂決計許之。

方正月四日。將軍布盧喜居勃來斯敦金寶館中。計議軍國重事。操筆疾書時。羅德雅各久至路加坐候許久。心至不耐。雖耶誕節。海肯夫人命蒼頭來慰。親故致書相候。尤有耶恩手蹟。然悉不足以解。雅各之創亦愈。二人乃馳冰車。學擊劍。顧劍又非雅各所喜。斥爲假作奮鬪。又奚爲者。羅德學之。殊不之計。及聞布將軍至。大喜。急往見之。述道上所遇。老將聞其逢拿破崙。頻曰。幸哉孺子。幸哉孺子。老夫得遇此賊。雖以十年之壽爲易。亦不之惜。蓋將軍已七十。故僅曰十年也。至正月四日晚間。童子復往見布盧喜。方至勃來斯陸官道。見一人策馬來。人馬俱瘖。然面色頗忻悅。市上居民。則從後呼噪。問其何故。咸未能知也。及童子至金寶館。騎士亦躍馬下。大聲呼曰。吾自約克將軍大營中來。請問布盧喜將軍何在。雅各前曰。欲見將軍。可隨僕行。于是騎士羅德同隨雅各登梯。時老將踞室中。力吸烟斗。座客有外交官一。衣服楚楚。適與老將之敝服相映。雅各率然直入。騎士則立門側。揮刀致敬。雅各指曰。此爲約克軍中來人。老將躍起。向騎士索得一函。拆閱之曰。函發自克魯維慈。克魯維慈者。亦軍中名將也。旣而將軍顧騎士曰。子行倦矣。羅德以酒款客。因讀來書。語曰。書以十二月廿九發。是日騎士即齎之來也。老將讀畢。歡喜異常。卒以手槌案曰。敬謝上帝。吾普魯士猶有人在。老夫數年以來。從未得此佳音。騎士此來。羅德當爲吾以巨觥勞之。因名座上之政家曰。馬頗。約克已從俄皇。宣言攻法。吾子謂如何者。外交官夷然曰。此事必不可信。以主上不許也。主上不許。則約克何敢爲者。布盧喜曰。無論主上許與弗許。約克竟敢爲此。吾子勿

喧。試聽克魯惟慈之言。乃讀信曰。

克魯惟慈謹以至此榮譽之消息。上之吾友。幸吾友垂鑒之。約克竟宣言攻法矣。今日晚間。約克大會將吏告以此意。使吾友能在此。亦必欲得與會。僕則自開會時。直至握管作書。猶狂喜不自勝也。會時約克之言。名貴可誦。其辭畧曰。上帝照臨法軍。殘破吾國。獨立之機已至。諸君能與吾同意。肯爲國家爲自由。授命者。請即從。吾不能者。則亦弗強。無論事後如何。吾亦終敬其人。使戰而勝。則主上或能恕吾違命之罪。否則斷送頭顱。以妻孥累諸君耳。約克言畢。衆皆拔刀起舞。僕雖得列戰陣。未聞人心齊一。有如此也。軍士誓死。尅日即發鐵爾雪特。願上帝佑吾國。願上帝佑吾國。普魯士復爲自由之國矣。老將讀畢。聲音頓變。微禱曰。願上帝佑吾國。願上帝佑吾國。普魯士復得自由。今日固其第一步也。言後聲調復振。舉巨杯摩空中。童子奮聲和之。騎士倦亦立解。揮刀歡呼。獨外交官默然。老將怒視之曰。吾以此杯敬祝普國自由。不飲何待。馬頗嗤曰。靜待主上聞此奇談。果何云者。老將咆哮曰。主上與否。夫何足計。旣入吾室。必盡一杯。以祝約克。馬頗舉足曰。果必耶。布盧喜毅然曰。必無論其人爲普爲法爲忠爲賊。非飲此杯。即不許出吾門。羅德注酒。雅各可即守門。馬頗尋思片晌。舉首視門。門側立雅各騎士二人。而騎士尤握刀。凜凜可怖。時羅德已以杯勸進。將軍弩目而視。馬頗知無可避。聳肩盡之。冷笑曰。僕敢不以此杯祝軍中之勇士。老將呼曰。以祝約克。以祝約克。待其飲畢。怒氣俱息。笑曰。國難未定。法官先令主上。

近。臣。使。知。愛。國。轉。語。騎。士。以。銀。幣。一。握。與。之。曰。吾。友。持。此。自。覓。宿。所。在。勃。來。斯。陸。無。庸。緘。口。也。騎。士。致。敬。而。退。馬。頗。亦。自。架。上。快。快。取。衣。帽。行。老。將。謂。曰。足。下。少。留。馬。頗。曰。敬。謝。將。軍。盛。意。然。以。事。迫。不。得。不。退。曰。足。下。明。日。當。可。至。樸。資。登。幸。哉。吾。友。得。親。主。上。顏。色。日。擊。其。得。約。克。信。時。形。態。使。老。夫。得。與。此。雖。棄。南。面。之。位。亦。所。不。惜。馬。頗。不。語。老。將。復。嘲。之。曰。此。間。所。言。足。下。苟。以。陳。之。上。前。幸。勿。以。足。下。聞。信。親。祝。約。克。之。事。漏。而。弗。舉。也。馬。頗。不。語。鞠。躬。而。退。老。將。送。之。如。禮。返。室。謂。童。子。曰。事。非。主。上。所。喜。此。君。與。吾。皆。深。知。之。蓋。近。侍。之。臣。果。聞。有。人。爲。德。意。志。之。自。由。致。命。者。無。不。大。怒。裂。眦。然。約。克。事。既。成。拿。氏。必。不。輕。縱。主。上。爲。勢。所。劫。亦。成。騎。虎。苟。有。以。和。議。進。卽。不。啻。於。賣。國。以。軍。法。從。事。可。耳。孺。子。知。之。約。克。固。當。首。難。之。名。然。吾。輩。接。踵。爲。時。亦。不。遠。也。言。畢。而。道。上。人。聲。動。始。則。二。三。偶。語。繼。而。大。喧。將。軍。呼。曰。消。息。透。出。矣。急。啓。戶。至。廊。臺。上。視。之。則。已。夜。半。月。明。霜。潔。旅。舍。空。場。一。片。來。者。俱。滿。窗。櫺。門。樞。咸。無。隙。地。以。騎。士。隱。承。將。軍。之。旨。播。之。於。衆。十。口。相。傳。無。不。悉。達。衆。始。而。驚。繼。而。喜。終。乃。大。歡。聲。浪。低。昂。如。波。濤。之。起。伏。雅。各。急。欲。以。將。軍。示。衆。人。乃。與。羅。德。秉。燭。侍。將。軍。立。衆。既。得。見。老。將。歡。聲。益。作。將。軍。卓。然。矗。立。揮。刀。呼。曰。約。克。萬。歲。約。克。萬。歲。聲。如。巨。雷。衆。人。振。聲。和。之。玻。璃。受。震。而。撼。房。舍。亦。爲。岌。岌。直。至。啞。不。成。調。始。已。久。之。一。長。身。軍。官。匹。馬。自。人。叢。進。見。喧。聲。息。揮。刀。曰。布。盧。喜。萬。歲。約。克。萬。歲。聞。者。亦。曰。布。盧。喜。萬。歲。約。克。萬。歲。聲。音。宏。大。似。破。肺。葉。而。出。軍。官。手。指。牆。隅。牆。隅。之。軍。樂。隊。得。號。令。後。立。奏。軍。歌。歌。曰。

同心協力兮。戰事已陳。同心協力兮。自由之國民如一人。不戰而屈兮。夫何用此國也。豈忍恥而事仇敵兮。爲吾國之辱也。同心協力兮。自由之國民如一人。同心協力兮。吾一息其猶存。

樂奏既畢。軍官獨唱。衆人按節和之。終則衆人爭和。聲調飛舞。人人免冠仰首視天。如謂謀事在人而成。否則一聽之於天意者。布盧喜歸私室後。衆人狂熱既散。亦縱步歸。然心中咸不之忘。根深蒂固。故其後卒有爲也。

將軍入室。論是日事。絮絮可數百遍。雅各問曰。騎馬上者誰也。老將曰。斯卽魯超。去勃來斯陸可數星期。適於此時而歸。羅德乃曰。歌聲激烈。何自而來。曰。彼自維也納學斯歌後。即於去冬教衆人也。至普王君臣所議。一如將軍所料。當約克率俄軍循鉄爾雪特古尼斯坡。百姓歡聲載道時。普王大怒。發緹騎逮約克。幸爲俄國哥薩克隊所阻。未達約克統軍與俄人日夜西趨。以普王名掃除法人苛政。民心咸動。約克於春間作書與友人曰。大軍請得致死於法。百姓求得致死於法。吾君願得致死于法。然吾君舉動有所瞻顧。不能自由。吾軍必以自由還之。吾君僕今率三萬人。長驅以抵愛爾勃河。至則叩闕請曰。陛下大軍在此。臣老頭顱亦在此。惟陛下裁之。

第七章

一日晨間。羅德整衣。方待教師教之學劍。雅各謂曰。弟意亦欲學劍。羅德笑曰。吾弟不必。焉用此假作戰。

屬爲耶。雅各乃以紙投羅德。羅德以刀撇之。雅各曰。吾善拳術。羅德曰。勇哉英人。於戰時甚有用。曰。吾能命中。殊不讓兄。且吾能騎能泳能躍能蹤。曰。多多益善。戰時愈有用也。曰。吾尤善於技擊。或非德人所及。但不能作虛名。曰。何謂虛名。曰。居此初不實演。但有左旋右進。前衝後退。假作戰鬪。寧非虛名。此癡兒之事耳。羅德曰。果如是耶。乃舉雅各自地上起。復置之下。以示其力。然雅各所言。初非無見。勃來斯陸少年。人人爭習技擊。而大學校之學生尤奮。蓋自一八一二年秋。柏林大學教授夏音提倡角力。後日教其徒爲體魄之訓練。以待大戰之日。有以自效。而攻擊法國。以言以歌。以文以事。慷慨淋漓。不少顧忌。普國學生無不欲復興德意志帝國。而夏音之名益噪。勃來斯陸大學教授師蒂芬亦持其說。羅德雅各時往聽講。以明其義。童子尤識一人。其名益重。則魯超是也。二童子以得夏爾霍斯介紹。又於衆中見其英姿。心向往之。蓋當燕那敗後。大將名城相繼而降。魯超獨奮死轉戰。卒不肯降。和議旣成。自請免職。乃於德意志境中。自組一獨立隊。以螳螂之臂。獨當拿氏之怒。至於爲其所逐。無地可歸。乃復入普軍爲將校。力主布盧喜約克布魯克霍斯等之激進說。於民黨中稱爲眉目。其待童子尤有厚意。童子偶有建白。莫不採納。童子固深愛之。遂成石交。羅德雅各在路加學劍時。魯超恒來與之共話。童子亦至勃來斯陸爲之繕寫函件。抄錄歌辭。歌爲詩人高弩所作。自維也納寄來。以鼓舞國人者。有時則與同往操兵。激勵技擊。暇則與之爲冰車之遊。馬頓論政。固與魯超抵牾。然其女衣蘭諾。則與之友。童子亦嘗左右其間。童子與魯超

既相親。然於老將布盧喜則不少疏。以海泡石製爲烟斗。雅各復爲雕文刻縷。以贈老將。老將喜甚。在軍中時。恒終日不去手。後人遊屈來斯登。猶得於博物院中。觀其遺物也。

正月暮間。少佐方與童子於路加操劍術。少佐謂童子。如以劍來攻者。吾於十分鐘間。五奪其劍。雅各秉劍。揉進。至第五次交鋒時。羅德呼二人觀道上之來騎。以所居高。得見騎隊。方向勃來斯陸進行。魯超以手掩目。上蔽殘陽。曰。誰耶。雅各嗒然曰。日色昏昏。何能見者。羅德慰之曰。雅各吾弟。積久則藝自精。即稍挫折。何必沮喪。魯超曰。來者爲普軍。似是禁衛軍也。羅德曰。禁衛來此。又胡爲者。雅各曰。與主上同來召我耳。魯超急曰。勿喧。來者當爲主上。時騎隊已急過。夕陽斜照。明切可辨。首爲普國精騎。次爲軒車。駕以駟馬。御者亦昂昂然。其後更爲騎隊。復有馬車三四。迤邐隨之。軒車過時。魯超立前。既見。呼曰。吾君吾君。吾君萬歲。車中坐者。頎然而長。聞是聲後。微僂其身。而全隊已急去。道旁觀者。雖頗訝之。然舍魯超以外。無作聲者。以不識王。且不意其遽來也。魯超謂童子曰。主上此行。必至勃來斯陸。他人謂柏林外。皆爲險地。主上必不以身輕試。未能夢此。羅德曰。果主上乎。曰。果爲主上。吾親見之。又何疑者。約克信後。當以此爲最奇最佳之事。車駕既至。吾必勸其與法宣戰。不能達此。誓不已也。

普王弗烈威廉之至。謂爲奇者。因不特魯超一人也。先是大臣哈登布勸王。謂柏林一隅。適當俄法之衝。在在堪虞。獨細爾西亞爲外力所不及。不如移都勃來斯陸。遂於夜間。突出柏林。從者有哈登布夏爾霍

斯與諸近臣。軍隊官吏。遍於城中。止金寶館者尤衆。布盧喜魯超遂易地避之。王之出行。原爲一時所動。然全德。屬目人人。以爲與法宣戰之先聲。縱普王面告法國公使。矢忠於法。又與和親。以太子娶拿皇之姪女。而愛國之義士。則以爲王已率民以雪國恥。爲民好好之。民惡惡之之舉矣。城中一舉一動。恒爲熱血男兒渴望。而兩童子亦幸得與其中。布盧喜則與夏爾霍斯深相結納。夏雖在位。得聞國事。然爲近臣所嫉。恒掣其肘。每與老將掀髯論之。童子亦得與聞。國中少年不得聞者。則伺窗隙聽之。以關心國事甚也。二月一日暮後。童子方至勃來斯陸。過馬頗家。覺頭上有物下墮。羅德拾之。知爲汗巾。雅各舉首視之。聞黑暗中語曰。來者其海肯男爵與格拉罕君乎。繼而燭光射出。見言者爲女郎。童子新識之馬頗衣蘭諾也。衣蘭諾以美名於城中。目光俊利。髮亦美好。與少佐友。論政相合。恒以之勸其父。是時復曰。吾有秘密相語。而君等又不能遽入。奈何。羅德鞠躬曰。何事見語。女曰。聲不可揚。然吾又不能下與君等語。羅德會意。以身抵牆。謂雅各曰。吾弟。吾助子上。雅各以足踏羅德之肩。適當女郎窗下。女郎稱其敏疾曰。此事重要。固值得碌碌也。主上下令召集民兵矣。雅各樂甚。曰。然耶。曰。確甚。今日下午。面向夏爾霍斯言者。吾父則曰。不然。斯爲妄動。一旦禍發。孰任其咎。然吾父又何知。雅各應曰。佳哉。佳哉。此事直可謂之宣戰。曰。皆爲德意志者。格拉罕君。想往勃來斯陸。乞以此告。己而曰。乞以此告。熱血諸君。雅各曰。知之知之。僕等正往彼處。即以之告彼也。女郎羞甚。曰。想當如是。立滅其燭。雅各不復見女郎。遂下。猶聞樓上語曰。此

事值得緣牆之勞否。曰然。足趾著羅德脚上。羅德知後。亦不暇究。急奔勃來斯陸。以告布盧喜與魯超。二人狂喜。上諭亦隨後下。諭雖用普王名。然王遲疑不肯簽名。故延至此時也。至於召集民兵。用以抵禦何國。則論中所弗宣。而人心已共喻。舉國歡聲相慶。同日大學講室。形亦大變。師蒂芬素能自制。至是召其生徒。禱之於天。加以聰明。使以恐懼置之度外。剖晰事理。言詞辨給。大衆咸爲感動。教授痛論法人專制。德人奴服。激以國恥。教之以義務。勉之以光榮。訓之以獨立之志趣。學者神動。義形於色。教授誓曰。但得祖國自由。即冒百險。犯大難。皆匪所惜。乃復曰。吾當先入民兵隊中。爲諸生之前驅。諸生爲國一心。致死他無所慮。于是以莊語訓之。面露喜色。至下座時。而聽者無不仰首流涕。椎心泣血。教授嘗語當時吾言。初不自知。但覺蓄之既久。迸而俱發。與聽者心心相應。其言乃適中也。

民兵令下數日。魯超上書普王。請得別練一旅。許之。數星期中。應者立集。是名曰自由軍。軍中將士皆來田間。而海肯羅德先列名。雅各則以年稚不與。深以爲恨。魯超乃駐司令部於金寶館。日夜計議。招軍籌餉之事。貴族巨商律師醫生老卒工匠士子民庶咸自各方來。以應普王之命。普王見之。且驚且喜。卽於柏林一城。得人已盈九千。然所屬皆普魯士人。獨魯超軍中。則不曰普魯士。而曰德意志。從者遍於全德。而不限普一國。所標之的。則曰德意志之自由。德意志之統一。斯又常人所甚驚也。高弩自維也。納至以其歌詞。教之於衆。其歌有曰。

同。胞。兮。俱。起。吾。德。意。志。之。民。族。一。也。文。字。所。同。上。帝。所。同。吾。祖。國。之。待。自。由。者。一。也。

其。後。當。戰。敗。時。矢。盡。援。絕。高。弩。浩。歌。衆。人。復。振。歌。曰。

仇。敵。不。察。謂。余。敗。蹟。吾。心。如。石。不。可。轉。也。上。帝。鑒。臨。匪。有。偏。私。彼。上。帝。者。酷。愛。自。由。之。上。帝。也。

(未完)





情天歷劫記

英國畢斯忒原著

鴛侶譯

第一章

恩德者英國貴族子也。少遊惰。不喜就學。稍長入中學堂肄業。科學皆非所長。唯於運動畧堪稱道。後進奧斯福大學。所習業旅進旅退。與往昔無異。唯著名與校中辦事人啓爭執。然所爭者。大率皆無理取鬧。事故爲大學所除名。其父素方梗。以生子不率教。且好揮霍。舉債纍纍。已深憾之。至是益怒。以衆所持索之債券。置案上。呼恩德前。而厲聲斥之曰。我不幸而爲世間增多一蠢物。且爲敗類。恩悚慄以言曰。人誰無過。兒誠不肖。所犯亦偶蹈之耳。請息怒。顧父怒卒不解。由是父子間嫌隙益深。久之似水火不相入。一日恩復有事觸父怒。互忿相爭。父怒益甚。遂以二百磅之銀票。擲於地。命恩取之。他往。以此爲生存之資。料並厲聲曰。母再入余之門。立逐之出。恩憤憤之餘。遂拾之而出。擬至南非洲不果。至智利時。智利之革命風潮甚烈。恩喜入黨助之。不旋踵間。失敗之機已兆。恩遂脫身他往。至勃立齊。嗣知勃立齊亦不可久居。乃向哥倫比亞共和國行。哥倫比亞者。新大陸之勝地也。雖較秘魯哥西哥爲小。在昔亦爲一帝國。歷

史繁不勝攷。但一千五百三十七年。爲西班牙所佔據。名之曰愛德拉德。是爲世人所共知者。

恩往來南北。流轉靡常。備嘗艱苦。乃達畢古大。爲哥倫比亞之首都。是地居民約十萬。位置在九千尺高原之上。恩至此無相識者。旅費將竭。正徬徨失措。忽遇一富商名米英兒。係西班牙人。移居於美洲者。爲大畜牧場之主人。其家產甚富。偶見此淪落少年。頓生慈憫之心。邀與同歸。俾助理家中庶務。恩際此途窮日暮。固無不願。即允之。其人即携之同歸。別墅在森勃拉村。離城約十五英里。風景幽勝。屋宇軒敞。適如恩夢想中所希望者。以不能得之佳境。而偶然遇之。喜可知矣。其主婦向不操家政。鉅細悉由米英兒自行經理。而有女名麗娜者。爲之助。女年僅十六。風貌美麗。玉立亭亭。父母皆極鍾愛。况僅此一女。爲門楣望。自恩之至。母女知爲英國人。益重視之恩德。雖鮮學問。而年少俊爽。固一翩翩濁世公子。主人旣延之。輔理家事故。一家俱歡迎之。待以賓客之禮。恩德與麗娜晨夕相見。形影相隨。事暇則或同車游曠。或並轡爭馳。或促膝一室中。閒坐鳴琴。更迭唱和。相習旣久。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蓋自恩德至。森勃拉邨已將半月矣。愛情接觸。不言而喻。麗娜者。國色也。無論邨莊間。稱爲翹楚。卽全國之見之者。亦交口譽其艷冶。况西班牙美人。尤爲全球所公許。麗娜之容姿態度。尤超上乘。其肌如雪。其髻如雲。其兩鬢光閃閃。若鳥翅。其雙睛點漆。明於秋水。回眸一笑。百媚俱生。見之者。更易深印於眼簾。腦綫。性好馳馬。或徐或疾。控制自如。尤好弄槍械。當盤馬發彈之際。婀娜中。饒有雄武之概。然有得必有失。彼造物界諸人者。若亦

寓。予。齒。去。角。之。權。衡。蓋。麗。娜。貌。雖。美。以。學。識。論。則。自。轟。角。之。巴。拿。馬。海。峽。以。往。無。人。若。渠。之。混。沌。者。噫。妍。皮。癡。骨。麗。娜。之。學。識。容。貌。竟。判。若。二。人。其。母。以。其。愚。也。常。絮。絮。言。之。於。父。前。父。曰。是。何。害。渠。年。幼。穉。稍。長。或。不。若。是。待。渠。自。知。向。學。時。我。可。送。渠。至。歐。洲。遊。學。令。入。社。會。稍。資。閱。歷。則。爛。熳。天。真。自。然。變。化。我。與。汝。應。有。同。心。惟。望。渠。爲。肫。摯。貞。潔。之。女。子。不。必。望。爲。明。智。放。誕。之。尤。物。斯。二。者。汝。意。以。爲。孰。善。乎。於。是。其。母。常。以。其。父。所。言。告。之。言。其。父。欲。送。彼。至。歐。洲。遊。學。也。女。聞。之。惟。作。鶯。鶯。笑。意。爲。必。無。其。事。是。則。愁。不。省。事。女。之。性。情。於。此。畧。可。見。矣。

恩。德。間。自。思。度。居。森。勃。拉。邨。可。爲。久。長。之。計。乎。抑。離。此。可。得。優。異。之。利。益。乎。正。沈。思。間。主。人。適。戾。止。云。將。以。事。委。之。彼。始。不。知。其。謂。何。迨。聞。原。委。足。令。其。神。思。撩。亂。蓋。主。人。之。畜。牧。場。爲。通。國。最。大。之。牧。場。也。其。副。經。理。忽。逝。世。欲。覓。繼。任。者。難。其。選。將。以。恩。德。繼。之。其。辛。資。甚。豐。出。乎。能。力。所。可。得。之。外。且。位。望。又。崇。宜。恩。德。聞。之。即。欣。然。允。諾。惟。彼。心。中。耿耿。者。離。森。勃。拉。邨。即。離。晨。夕。聚。首。之。女。友。耳。彼。美。人。兮。尙。未。知。者。則。心。懷。悵。惘。情。不。得。不。有。以。告。之。

月。明。之。夜。庭。院。深。沈。恩。德。與。麗。娜。坐。於。花。枝。低。亞。間。一。吸。雪。茄。於。口。一。携。六。弦。之。琴。疊。於。膝。旁。有。噴。水。馬。噴。珠。濺。玉。上。下。錯。落。聲。滴。歷。盈。耳。時。水。花。噴。至。高。處。點。點。與。月。華。相。輝。映。仰。視。天。空。月。斜。東。角。知。良。夜。尙。未。永。也。恩。德。自。念。遭。逢。悲。與。喜。皆。無。所。可。惟。默。默。兮。無。言。麗。娜。在。傍。若。默。喻。其。意。移。坐。相。近。以。西。班。牙。之。

舌作英吉利之語。嬌細斷續聽之者。未免入於耳而醉於心。其語曰。何爲耶。君意胡不樂。豈妾開罪於君。耶。妾愚誠不自知。過恩德倉猝應曰。汝……卿耶。卿豈有開罪於我之事乎。此必無之事也。卿何由知我。不樂以我今日之遭遇言之。足令我之喜樂。自有生以來。所未有。卿知之乎。麗娜聞言。未悉語旨。再詢之。曰。何事耶。君何不令我知也。君昨日曾云。我爲君之信友。許我以一切心事。見告今日之不樂。曷由致之。秘而不宣者。果何爲耶。苟真以我爲信友者。請明言之。我心殊不安於君之鬱鬱也。言時似欲離坐。眉微顰。作不悅狀。恩慰之曰。我無不樂。若卿之所臆度也。我不過畧有憂悶片刻。或卽釋然。願卿勿介意。麗娜曰。我不信。汝竟無所憂慮也。我寔不願君心稍有愁悶。並希望君永若前日之忻喜。我父偶有憂患。時常舉以告我。我必百計解慰之於君。當亦然。願速以見告。恩德曰。卿必不樂聞是言。且言之。足以傷卿之心。麗娜携六絃之琴。置於噴水馬旁而行。至恩德之側。雙手垂至膝間。身作彎弓狀。仰視恩德而言曰。君忘我與爾前日之語乎。言足以傷我心。而君不安不言而悶在君心。我豈獨能安乎。一時恩無以對。燃雪茄而吸。畧猶豫。思當若何措詞。麗娜尙在穉年。必不能擔驚恐。若驟聞我遠離之事。必至黯然傷懷。我心何忍。如終秘而不言。則彼已坐立不寧。心神搖惑。積久則悶益甚。或有他虞。籌思少間。惟有舉實告之。乃曰。我離此之期已密邇矣。卽離我愛友之日至矣。恩言初脫口。麗娜顏色驟變。若劇受驚震者。此情在他人見之。必中心竊喜。以爲美人有情。好於彼。故痛癢相關。若此。而恩殊不然。中心寔不忍使麗娜傷感也。且

暗。自。忖。度。畜。牧。場。果。爲。何。等。地。乎。想。必。係。僻。陋。荒。郊。所。接。觸。者。悉。係。僿。野。鄙。夫。旅。居。其。地。必。至。意。興。索。然。所。最。難。堪。者。良。馬。嘶。嘶。誰。與。我。並。騎。新。聲。嘒。嘒。誰。爲。我。和。歌。六。弦。之。琴。誰。爲。我。借。奏。噴。水。之。馬。任。其。鏗。鏘。自。鳴。而。彼。美。人。兮。遠。離。其。將。何。以。堪。之。前。日。之。歡。樂。何。如。今。後。之。淒。涼。又。何。如。殆。將。以。他。時。之。離。恨。爲。當。日。歡。娛。之。果。報。耶。更。深。思。之。此。亦。爲。我。絕。妙。之。機。緣。或。可。爲。後。日。創。業。之。朕。兆。安。可。等。閒。視。之。是。時。恩。德。緘。默。無。言。而。愁。腸。已。百。結。麗。哪。又。從。旁。謂。之。曰。我。知。之。矣。君。居。此。間。已。有。厭。意。矣。君。已。憎。厭。吾。儕。矣。君。將。適。彼。樂。土。大。有。所。作。爲。以。應。前。日。告。我。之。希。望。我。心。雖。傷。感。亦。不。能。強。以。留。君。君。有。君。之。自。由。欲。往。則。逕。往。耳。言。至。是。已。嗚。咽。不。能。成。聲。而。恩。德。此。時。亦。心。如。刀。割。遂。告。之。曰。卿。未。知。其。詳。予。將。遠。離。者。豈。至。他。處。乎。不。過。至。烏。拉。羅。彼。地。乃。卿。家。之。畜。牧。場。在。也。承。尊。翁。厚。意。委。我。任。該。場。副。理。之。職。我。將。往。彼。處。勤。慎。治。事。則。我。後。日。之。希。望。或。即。自。此。而。發。軼。我。甚。感。主。人。之。優。異。我。此。心。當。喜。愜。逾。望。而。所。以。悶。悶。者。良。以。後。日。之。希。望。尙。遙。今。日。已。速。離。我。安。居。之。森。白。拉。樂。土。耳。麗。娜。未。待。我。詞。畢。忽。驚。訝。以。呼。曰。汝。往。烏。拉。羅。乎。聞。我。父。言。彼。地。寔。一。貧。弱。之。區。也。恩。不。能。泣。強。笑。謂。曰。我。生。平。慣。居。瘠。弱。地。居。久。之。亦。不。覺。其。苦。若。今。日。所。居。固。酣。適。甚。矣。初。至。彼。地。則。舍。甘。就。苦。起。居。或。未。免。有。所。不。適。習。久。則。安。要。亦。易。於。改。變。耳。恩。言。雖。若。是。其。心。則。躍。躍。動。於。內。而。出。言。訥。訥。且。有。唇。齒。相。戰。之。狀。回。睨。麗。娜。則。已。斜。臥。竹。床。掩。袖。欲。泣。愁。顏。綽。態。愈。覺。可。憐。心。念。渠。齒。尙。穉。已。嫵。媚。若。是。再。越。二。三。年。未。知。其。美。麗。將。何。如。竊。嘆。世。界。翻。翻。年。少。有。聲。勢。有。

財力者衆矣。媼媼此豸。誰能得之。以享此無窮豔福乎。回憶當日爲貴公子時。以門閥論。寔有過之無不及。及今則天涯萍梗。落漠依人。此生希望休矣。繼趨近麗娜之側而言曰。姑娘乎。我將行矣。既行之後。望姑娘勿念我。後會或有期也。麗娜聞之。若不會其意者。應之曰。我。不。忘。君。恐。自。晨。迄。夕。每。日。必。有。數。次。默。呼。君。名。也。君。異。日。自。烏。拉。羅。歸。當。與。君。驗。素。巾。上。積。淚。之。痕。也。

麗娜真癡情小妮子哉。天真未鑿。不知此心中事。何者當隱諱。故一矢口。即傾肺腑。在恩德聞之。則益增傷感。自念望門投止。雖蒙主人厚待。然優於隸僕者。幾何。何竟獲此美人憐也。一轉念。問不免凄然。慨歎。雖欲強自掩飾。已爲麗娜所聞。恩德與麗娜雖情甚摯。愛以相處。未久。尙未以己之經歷告之。此時感觸於心。發諸慨歎。麗娜不知其爲何妄臆。度之大率。因到彼牧場。不免有寂寞淒涼之苦。以致心有所不悅也。因詢之曰。君之嗟歎。殆因去此適彼。不耐岑寂乎。恩曰。然。僕不幸。慈母早亡。老父在堂。因事撻其怒。受斥。而不以我爲子。兄弟間亦無相愛之誼。噫。我在世界間。一身孤立。誰復爲助我者乎。我之寄居於此。若謂此間樂不復思歸者。正爲此故。若姑娘則反乎。是生於安富之家。椿萱並茂。愛護週摯。不啻掌上明珠。侍從驅使。惟意所欲。姑娘之幸福。方興未艾。與不幸人較之。直有天壤之別。所難堪者。我此日子。身就道。異日淒寂况味。正未省如何也。麗娜沈思有間。乃應之曰。我爲君借箸而籌。不如勿往。爲佳。彼處礪無人。可爲君伴侶者。恩曰。僕聞尊翁言。該處經理。非名金斯德乎。麗娜曰。金斯德乎。我想君必不悅其人。我亦

甚惡之其人面黧黑雙目銳利如藏刀劍人皆望而畏之聞彼待僕役至暴戾與之同事者亦嘖有煩言惟我父以彼有才始終委任之君如前往則一切行事萬不可與彼爭彼陰譎異常睚眦必報君苟與彼有所爭執必蒙不利也恩應之曰我當不至與爭執彼爲經理我爲其副且我性柔和不喜與人爭競至彼後當能和衷共濟麗娜曰我甚望君如是其人我固惡之亦畏之也恩戲之曰姑娘亦惡我乎畏我乎我想姑娘當不以我爲可畏可惡之人麗娜急曰君乎我愛之方未遑何有於惡更何有於畏言次破顰一笑幾如寒谷春回恩亦爲之解顏乃私語未闌其母適至日月已西斜矣宜歸寢勿久坐風露中免寒氣襲人也母女與恩道晚安去恩亦趨歸寢

翌午米英兒出晤恩德譚良久指示牧場中管理法爲臨別之贈言且謂之曰經理金斯德辦事精能而性情稍蠱蕩我亦明知之惟言者未免過甚待僕役之道不得不稍假嚴厲以示威服苟有過當處我必以理喻惟望汝以和平助彼若汝後日不願與之共事我當遴選繼任之人以召汝回今日汝可治裝明晨即可啓行恩唯唯而退越宿將挈行李啓行入辭米英兒夫婦俱表感謝之意而麗娜竟不在恩殊不解疑前晚或有所干觸之乎抑彼不慣聽驪歌之唱不忍與我握別乎思索良久終不能釋然於心少間謂其母曰請夫人於姑娘前代僕告辭恕我不及面別也米英兒乃詢其妻曰麗娜何往其妻曰頃見其出門去彼或未知恩德君今日首途也恩悵然告辭而出置行李於驢背已則乘馬驅驢前行步步迴顧

身去心留竊嘆美人何往未幾繞山坡而轉向邨莊已爲山峯所掩再轉爲一棧道介於兩山之間前後皆崎嶇難行恩德按轡徐進忽聞山徑間有馬蹄得得踐踏石礫聲舉首觀之陡見麗娜乘小馬從前山深林中引首高呼曰恩君行乎君胡竟不我辭而行乎君不我辭而行不料我又在是我于山巔望君久矣言時意態凄然若含無限深情爲恩向所未見者也恩德曰我不料今日尙有再見姑娘之時姑娘竟遲我於此姑娘之深情殊令我感激靡已也時兩馬相並麗娜手持之素巾忽爲風所拂向恩之方向以飛恩舉手迎之笑謂麗娜曰姑娘可否以此見贈俾我作記念見巾猶見姑娘也麗娜曰一巾耳君旣欲之我卽贈君可耳巾微物也別後我甚望君時常念我也噫我送君行來此已久恐父母懸盼我將歸矣遂握手言別轉騎逕去恩回首目送之見彼亭亭嬌影寶馬輕駛馬行欵段綽約欲仙直待轉入亂林叢嶂後不復可見始縱聲一嘆策馬邁征而前去矣

第二章

恩德晨征夜宿犇馳於棧道山澗灌木叢林間已數日矣旣而漸近目的地遙見平原浩浩彌望皆棕櫚翠影飄搖與風激戰時作撲撲聲土人且用其葉蓋屋頂濃碧壓簷殊饒別趣又見廣場之內羣牲齧草於其間問諸途人告曰至烏拉羅界矣然尙未見居屋也又行三四里始見屋宇櫛比知卽爲畜牧場其旁通急湍之江江發源於高山其流終歲不涸依山傍水時有人家三五參錯其間卽鄉人之邨居也畜

牧場中之屋。遠眺似排列齊整。近視之則半屬頽墻。敗壁不足以蔽風雨。地亦窪下。設遇滂潦。恐將變成溝壑也。恩既近畜牧場。益鞭策其馬俾疾行。蓋一以馳驅數日。飽歷風霜。急欲卸裝以謀憩息。一以尙未見總理金斯德。心懷終覺惴惴。急欲見之以視其人。果何如及抵總理之門。而見一黑老婦倚門而立。趨問曰。主人金斯德君在乎。老婦答曰。主人出至四十里以外之邨莊矣。須數日方歸。恩述來此之由。並告之以名姓。老婦即引之入。而以其驢馬屬傭僕所載。行李命之携入。恩入屋周視。見屋之外形已敝。內容更穢陋不堪。其起居室固一寬廠之巨室也。外繞以廊壁。頂曾糊以畫紙。今則碎歷條垂。隨風飄揚。塵網灰沙。窗櫺皆滿。其地固泥土鬆浮也。以久歷年歲。墻窳而堅。隨在生凸凹。涉足高低頗多。不便室中供桌一椋。三櫥一皆粗劣不堪。墻壁間懸數名人照片。已霉薰作灰褐色。起居室之後爲二臥室。其中穢濁更不堪問矣。老婦即指右室曰。先生可下榻於此。恩以昔日之起居習慣。今乃入此殘污之居。其情將何以堪。然自念亦無如之何。亦惟有垂首喪氣以默忍而已。然人惟處憂患中。其心所最不能忘而耿耿者。厥惟情愛故恩。至烏拉羅後。此心之無時或釋者。惟彼麗娜而每一念及。則必出其臨別之贈巾。展玩而親之以吻。一日之間不知有幾何次也。第恩雖瞻懷彼美。而於厥職無曠廢。此數日間。金斯德未回。恩已悉心調查。以預備襄理之手續。故牧場諸事已熟諳。如夙習。且與傭僕等甚相浹洽。恩又熱心任事。期無負主人委託。不辭勞瘁。調節水草。稽核蕃息。以金不在。咸獨任之。雖徬徨終日。迄無怠意。

是日。金斯德歸矣。即恩德至後之第四日。恩是日。事稍暇。栖息於懸牀之上。思及在森勃拉主人家種種陳迹。則其思念麗娜。不待問矣。少頃。聞馬蹄聲。不知何人來。此起牀往門外觀之。遙見一人策馬緩馳而來。其人甚有威儀。且有是間特別之氣象。年約三十以外。身幹中長。面色黧黑。滿頰亂髭。久未修葺。其目深黑。威嚴凜然。若有人不得而犯之狀者。所乘之馬。飾以皮鞍銅鐙。絡以革韁銀勒。馬性似亦倔強異常。若與乘之者表同一之情性。然今則疲于道路。亦垂首喪氣矣。既至。僕役俱聞聲出迓。黑老婦尤蹣跚爭前。其意若稍後將失來者之歡。恩雖未識來者之爲誰。見此情形。早知爲總理金斯德矣。因思彼爲總理已爲之副。以職分言。總屬於彼。下因亦迎前相見。偕之入室。恩以西語詢之曰。君是否即此間總理金斯德君乎。金答曰。然。荅時以手拈其髭。目傲然上視。少間始詢恩曰。君爲誰。有何事來。此恩答曰。予自主人米英兒處來。承彼厚愛。畀余以牧場副經理之職。隨於衣袋中出一械曰。此信即米英兒君致君之信。並自述其名姓。以信授金。金接信而視。若露不悅意。蓋彼欲位置其私人。忽有英人來尸此位。其計不可以行。心寔憤憤也。但金甚狡黠。急掩其嫉惡之心。閱信既畢。旋脫其帽與恩握手爲禮。笑曰。我甚願君來此襄理庶務。所恨足下來時。僕適他出。未及掃徑以迎。此心殊用歉仄。尙祈君原宥也。金言雖甚恭。恩已洞窺其胸中城府。繼思我苟虛與委蛇。可以籠絡之。彼亦無如我。何苟能和衷共濟。尤未始非人我交利也。因以誠敬待之。乃唯唯應。

爾後恩德與金斯德共事既久厭悶有不能耐者除工作之外恩與金之意見竟百無一同凡事須互相商酌者金恒故意掣其肘且金性情復拗即未之干犯亦常以怒氣向人苟非恩德忍受者事事可與之起衝突幸恩德深留麗娜臨別諄囑之言於腦中遇欲與之爭競即回憶之終低首降心不復與較恩德與金斯德共事以來忽忽一年矣是時金斯德擬往京城畢古大及羊毛剪畢牧場事可得閒暇因謂恩曰我明日將至京城畢古大擬留君代理我事雖然我恐君不能善其後盡其職任一語是英國偉人之言也我記及此語深望君遵行君爲英人乃需我以告君亦大可笑也噫若非我金斯德者誰復肯掬此肝腸中語以告君是時金斯德已被酒微醺故彌增狂易語無倫次恩德此時已憤不可遏旣念忍之已久何必與此獠妄用意氣因唯唯應之翌晨金斯德束裝啓行此行彼將經森勃拉邨須勾留數日臨行詢恩曰未知君有言轉達主人否少頃復言曰麗娜殊色也幼時已嬌麗無比今且長大想更可愛君嘗寄居其家豈未與之周旋耶君若未與彼有情愛豈將留以畀予耶果爾則余甚感君之賜必有以報君也言次拈髭側目而視恩德恩聞其狂言一如昨態默想彼今以麗娜爲戲言寔令人不能再耐幸金斯德不過藉此以探恩與麗娜果有情愛否今見恩默不作言憤憤現於形色遂不復言致聲再見上馬疾行而去然其心中則躊躇不已以爲恩德與麗娜已相愛矣彼能愛我更愛之但望恩德勿奪我所愛則恩德之幸也我金斯德豈易與者如彼不慎彼其殆矣

自。金。斯。德。行。後。牧。場。中。事。無。鉅。細。皆。恩。德。任。之。幸。工。役。用。命。凡。諸。工。作。較。金。斯。德。在。時。更。形。踴。躍。恩。德。亦。竊。自。喜。慰。維。美。人。天。末。別。已。經。年。魂。夢。中。固。靡。夕。不。縈。繞。也。越。六。來。復。金。斯。德。自。畢。古。大。歸。恩。出。迎。見。與。握。手。爲。禮。問。曰。別。來。安。好。想。君。此。行。極。樂。金。曰。然。如。不。返。此。行。可。謂。極。樂。今。已。返。矣。則。此。行。之。樂。趣。猶。未。可。云。極。也。嘆。二。懶。奴。別。屈。慮。郭。末。何。在。快。爲。我。安。置。行。李。汝。等。勿。令。乃。公。怒。怒。則。汝。等。將。受。責。恩。德。君。請。來。我。將。飲。酒。君。可。告。我。此。間。一。切。事。得。毋。有。所。勞。亂。乎。金。爾。時。情。狀。如。抱。鬱。怒。故。亟。詢。以。牧。場。一。切。事。疑。彼。不。在。時。恩。或。有。所。曠。誤。也。幸。恩。常。以。含。忍。自。戒。聞。金。之。言。忍。氣。不。荅。相。隨。至。事。務。室。金。仰。首。四。顧。益。作。不。悅。狀。坐。定。傾。瓶。酒。於。杯。而。作。牛。飲。後。移。其。瓶。至。恩。前。曰。君。飲。乎。恩。亦。淺。斟。一。杯。飲。之。不。敢。縱。飲。恐。醉。或。引。忿。致。啓。齟。齬。金。斯。德。忽。曰。我。與。君。各。盡。一。杯。以。祝。麗。娜。幸。福。我。爲。麗。娜。之。忠。僕。非。特。今。日。爲。然。即。在。來。日。亦。如。是。恩。憤。極。若。不。聞。其。言。金。再。傾。一。杯。而。飲。之。飲。畢。倚。椅。而。言。曰。余。自。去。迄。歸。常。寓。於。森。勃。拉。邨。主。人。家。內。主。人。固。遇。我。厚。但。最。爲。和。善。者。惟。麗。娜。姑。娘。恩。德。之。曰。麗。娜。姑。娘。性。情。溫。和。悉。以。溫。和。遇。衆。人。者。恩。言。時。更。以。衆。人。二。字。言。之。清。響。復。曰。我。未。知。主。人。米。英。兒。君。夫。婦。康。健。否。金。斯。德。亦。不。之。荅。豈。彼。未。之。聞。耶。但。恩。德。之。第。一。語。彼。必。聞。之。不。然。彼。何。至。蹙。其。額。耶。其。所。以。未。荅。者。彼。一。時。想。不。出。針。鋒。相。對。之。語。耳。恩。喻。其。意。不。覺。竊。笑。少。頃。金。斯。德。即。變。其。辭。曰。我。已。告。君。一。切。情。形。我。所。欲。詢。之。事。君。尙。未。以。告。我。請。即。以。我。去。後。牧。場。內。一。切。事。告。我。可。也。恩。應。之。曰。君。知。之。乎。剪。羊。毛。畢。牧。事。略。清。閒。年。如。是。也。且。自。君。去。

後無甚要事。可以不必煩君。垂聽水草。足供牲口。食飲。唯三禮拜前。曾有一虎。突至。齧傷二牲。金曰。君捕獲而殺之乎。恩卽指壁。上曰。已殺之矣。是皮。即虎之皮也。金曰。自余行後。僕役等如何。曾否與君有齟齬。恩曰。無之。我亦無事。與彼等相齟齬。彼等固蠢蠢。苟待之以誠。亦未必不知感也。時金飲已醉。意將尋釁。聞恩言。勃然怒曰。僕役皆冥頑不靈。我決不愛若輩也。恩曰。我亦何愛之。有祇待之以人情耳。金曰。如君言。則我待彼等。爲無禮乎。我如不合人情。君儘可以直言相告。何必腹誹之。且我待人。無論爲男子。爲婦女。咸秉之以禮。苟觸我怒。則無論爲誰。亦不相識。汝今敢觸我怒乎。恩曰。我不與君尋釁。何必怒言相向。金益怒曰。我豈與君尋釁乎。汝一再冷言譏誚。謂非有意與我尋釁乎。汝前此一切過失。我概大度置之。汝不知好惡。反誤以爲汝應得問優待之權利耶。恩至此。不復能忍。思有以斥之。適郭末以行李入。置於起居室地上。金屬聲曰。何濡滯也。速携入我臥室。郭應聲去。少頃。金亦起立。踉蹌入臥室。恩目送之。尋亦回已之臥室。郭末將行李爲金安置妥訖。出至起居室內。四顧無人。見桌上酒瓶在也。舉盃欲飲。忽背後有人重歐之。如巨挺之擊其肩背。身隨仆。酒盃亦失手墮地。聲鏘然。盃已粉碎。舉首回視。則毆之者。金斯德也。金復以足踢之曰。狗子。速起立。汝竊飲乎。酒味何如。恩聞聲。未知室外有何舉動。急出視。金見恩。怒謂之曰。汝再袒庇此狗。我將并擊汝。恩亦怒甚。將與理論。金已蹣跚入臥室矣。恩以酒灌郭。郭漸蘇。起復飲其餘。瀝更清醒。以拳向金之臥室曰。此非初次。我終不忘恨。恨向外去。恩亦出步廊外遊散。未幾。黑老

婦至前請恩晚餐。恩擬不食，恐與醉徒相見，再啓爭端。繼思彼正酣睡，未必出外就餐。乃入食次，見桌上置一大信書，上列恩名，係米英兒所書也。想由金斯德帶歸，啓視之中，共三函。第一函米英兒之手書也。書中不過稱譽彼能盡職，深慰其心，且望於暇日來別墅一遊，以叙契闊。第二函麗娜所寄也。書辭絮述離情，且與其父同意，促恩速去。一叙惟麗娜識字無多，此函似非其手筆，或係母氏捉刀者。第三函則不知爲誰所寄，其函面所書字亦不能認識。書者爲誰，唯細閱郵票之蓋印，係從倫敦所發展視之，則云。

恩德君足下：君家有異事，某等甚惶恐，本不敢遽以告君，以傷君心。但此事關係至鉅，又不得不告。尊翁與令弟於上禮拜五偕乘排根非而之買勃羅火車，猝遭不測，均已慘歿。遺產理應足下承襲。昨訪悉足下遊踪所駐之地，因即函達，望君速作歸計，處理諸務。某等又慮君或缺乏川資，敬以英倫哥倫比亞銀行滙票五百磅滙呈，乞檢收。鄧華陶爾生麥肅同啓。

恩讀畢，驚慘欲絕。良以父子之間，必有天性。恩雖被逐，不以爲子，而孰意生離卽是死別。當此驟聞噩耗，其中心悲慘，亦天性使然也。少頃泣而微歎曰：我父乎，竟不及赦我罪而棄我長逝乎。噫，我今不能久居於此，明日卽往森勃拉見我主人米英兒，辭之而返我英倫也。

第三章

翌日恩清晨卽起，束裝戒行，進起居室，見金斯德在道，早安。金見恩若有媿色，蓋憶及昨晚之事也。故待

恩。謬。爲。恭。敬。曰。昨。夜。醉。後。失。檢。多。開。罪。於。君。尙。祈。寬。恕。予。以。初。歸。見。此。地。情。形。較。諸。森。勃。拉。顯。判。優。劣。胸。中。不。無。悒。悒。以。致。藉。酒。洩。意。予。甚。歉。也。言。畢。邀。恩。共。飲。恩。辭。謝。之。暗。自。忖。曰。我。將。若。何。告。之。思。次。金。斯。德。詢。之。曰。君。曾。收。到。信。件。否。昨。日。我。命。老。婦。置。之。案。側。也。諒。君。入。覽。矣。恩。應。之。曰。費。君。玉。神。我。今。卽。因。接。讀。昨。書。而。來。相。告。者。也。米。英。兒。寄。予。之。信。中。附。有。一。函。係。從。英。國。律。師。寄。來。云。我。父。及。弟。均。於。三。月。前。在。火。車。中。遇。險。慘。死。矣。金。曰。可。憐。可。憐。君。今。將。若。何。殆。將。作。歸。計。乎。想。尊。翁。必。有。產。業。遺。君。也。曰。然。世。事。靡。常。不。乏。朝。貧。而。夕。富。之。人。我。父。果。有。巨。產。遺。我。歲。入。約。可。得。六。七。千。金。之。常。欸。金。聞。之。色。變。如。嫉。妒。狀。笑。曰。可。賀。可。賀。我。想。君。將。速。離。哥。倫。比。亞。而。歸。英。倫。承。襲。遺。產。矣。恩。曰。此。勢。所。必。然。也。我。卽。須。啓。行。特。來。告。辭。且。將。繞。道。往。畢。古。大。赴。森。勃。拉。米。英。兒。君。處。勾。留。數。日。也。金。聞。恩。至。米。英。兒。處。勾。留。數。日。之。言。不。覺。頓。生。疑。忌。乃。曰。君。往。主。人。別。墅。乎。曰。然。承。米。英。兒。君。不。棄。委。以。職。務。復。承。其。夫。人。及。姑。娘。青。睞。有。加。不。得。不。親。往。辭。之。金。聞。之。怒。甚。恐。恩。將。終。奪。彼。之。所。愛。且。彼。在。別。墅。時。風。聞。恩。與。麗。娜。甚。相。愛。以。恩。少。俊。益。形。已。之。老。醜。以。爲。麗。娜。心。中。必。有。恩。無。已。是。則。恩。寔。已。之。情。敵。也。且。麗。娜。爲。我。所。最。愛。慕。之。人。我。又。希。望。彼。之。財。產。如。恩。亦。愛。麗。娜。而。麗。娜。終。絕。我。是。不。啻。將。我。掌。中。物。劫。奪。而。去。我。心。豈。能。甘。乎。故。無。論。如。何。我。旣。心。繫。於。麗。娜。誓。必。得。之。而。已。必。不。容。他。人。有。也。乃。曰。君。卽。刻。啓。行。亦。不。與。我。商。可。否。得。毋。有。意。藐。視。我。乎。恩。曰。君。勿。誤。會。予。事。旣。急。要。不。得。不。從。速。首。途。卽。此。間。事。予。之。有。無。似。無。損。益。且。我。未。來。之。前。聞。君。已。屬。意。有。

人。今我往矣。君可召用之。金慚不能答。暗想彼何以知此事。若我所爲他之秘密事。悉爲彼偵知。則殆矣。因強笑曰。汝何作此言。人言不可信也。用人之權。悉操於主人。米英兒。君我寔不置。可否。君今將行。亦無須論他事。我當囑老婦爲君備早膳。俾君再一嘗此間蔬茹風味。君至森勃拉。後當飽餐珍羞也。恩不獲已。勉從之。膳後卽挈行李。別金斯德。行金自思。去後蹀躞室內。自思曰。彼以爲可得麗娜乎。吾決不信其爲必勝。試看予一舉動。彼駢男女之情。絲必至中絕。彼不能得麗娜。固可預料。如萬一倖爲彼得之。以予之能力。必使彼鏡破鸞分。而後已。時金斯德心中。若甚喜悅。命酒痛飲。且飲且作計畫。以籌良策。離間恩與麗娜。躊躇良久。驀得一計。待時決行。

恩德首途。後策馬疾馳。未幾。又入叢林灌木中。回望畜牧場。已不復覩。因自慶曰。烏拉羅之地。可以謝絕矣。森勃拉。可以重續舊遊矣。麗娜姑娘。相見又有日矣。且愛人者。人必愛之。我愛麗娜。麗娜固亦愛我者。可愛哉。麗娜之美麗無倫也。睽違旣久。初見之餘。當益增其斌媚。但不知彼相見後。對我之情形。何如。則耿耿難自己也。

僕僕道途。愈行愈遠。是渴望速至者之常情。及近森勃拉。愈欲速行。更恨乘此駑駘。致四蹄蹇不能馳。若有縈絆物者。其寔馬行甚速也。比至遙見白墻紅瓦。四周草地。平鋪如鬪。風景依稀如舊。謂非主人米英兒君別墅乎。蓋居烏拉羅久。見此邨庄。不啻重回故里矣。加鞭疾行。不五分鐘。已及米英兒別墅之門下。

馬。掣。門。鈴。有。老。蒼。頭。達。士。來。啓。門。見。此。少。年。卽。驚。喜。承。迎。曰。余。謂。何。人。乃。恩。先。生。來。也。我。主。人。主。母。及。女。公。子。已。渴。望。先。生。蒞。止。久。矣。恩。曰。主。人。在。家。否。曰。他。出。矣。惟。主。母。在。家。問。答。時。適。一。僕。人。至。老。蒼。頭。囑。僕。牽。馬。入。廡。自。携。行。李。導。恩。入。行。至。庭。中。聞。噴。水。馬。滴。水。聲。錚。錚。如。舊。又。遙。見。一。鋼。絲。懸。床。上。有。一。麗。人。執。卷。以。睡。締。視。後。影。麗。娜。也。恩。見。麗。娜。促。步。直。前。履。聲。橐。橐。爲。噴。水。馬。所。吞。咽。麗。娜。竟。未。之。覺。及。趨。近。麗。娜。始。聞。履。聲。回。眸。一。顧。自。懸。床。躍。起。急。與。恩。握。手。爲。禮。其。驚。喜。狀。殆。不。可。以。言。喻。恩。還。握。甚。堅。竟。忘。釋。手。惟。以。習。慣。言。男。女。交。際。寔。不。應。若。是。麗。娜。不。覺。垂。首。睨。下。紅。暈。兩。頰。恩。悟。而。釋。之。麗。娜。曰。君。竟。來。耶。我。渴。盼。君。至。我。每。慮。君。不。再。至。此。悄。然。逕。返。英。倫。今。惠。然。戾。止。出。我。意。外。樂。更。靡。極。焉。麗。娜。且。言。且。笑。嬌。憨。猶。昔。凝。眸。視。恩。秋。水。澄。澄。深。情。悉。由。此。出。恩。卽。率。爾。對。之。曰。我。不。自。知。失。禮。與。否。敢。謂。姑。娘。姿。貌。美。豔。百。倍。於。曩。昔。矣。續。曰。我。自。別。姑。娘。後。無。日。不。懷。思。慕。切。未。知。姑。娘。亦。若。是。乎。自。接。芳。翰。故。急。馳。來。此。也。麗。娜。含。羞。荅。荅。佯。作。他。顧。少。頃。始。曰。我。致。君。書。殊。悔。冒。昧。然。實。獲。母。氏。之。許。可。也。恩。曰。是。迂。談。耳。姑。娘。固。天。人。何。必。效。世。俗。女。子。之。羞。澀。我。得。姑。娘。書。如。獲。至。寶。雖。琅。函。玉。簡。亦。不。足。比。擬。之。麗。娜。含。笑。言。曰。君。往。居。烏。拉。羅。僅。一。年。習。與。金。斯。德。處。竟。學。得。其。口。吻。矣。又。曰。君。新。自。遠。方。來。風。塵。勞。瘁。途。中。想。甚。平。安。恩。曰。謝。姑。娘。垂。問。麗。娜。又。曰。我。父。往。城。未。返。我。母。固。在。內。室。彼。聞。君。來。必。甚。喜。悅。我。請。導。君。入。見。之。恩。諾。隨。麗。娜。至。內。室。見。女。主。人。倚。窗。作。針。黹。面。容。較。前。畧。清。瘦。而。和。靄。猶。昔。見。恩。至。喜。甚。絮。問。別。後。事。又。飭。僕。於。恩。昔。居。之。臥。

室內佈置一切迨晚米英兒亦自城歸來與恩周旋親愛過昔略詢其牧場中情形惟不問及金斯德恩甚疑之後始偵悉金在別墅時嘗與主人言欲得麗娜爲婦米英兒拒之麗娜亦晤其父絕金米英兒乃飭金仍還故處勿再存非望金斯德返牧場不以其事告恩而更憎恩妬恩者亦由是故也

是晚恩告米英兒以家中遇變辭職將歸米英兒聞之慰以數語復曰予甚惜失我之良助然君既有大故予安能強留然則君將何日啓行乎恩曰頃見報載下月十三日有郵船至開梯琴那埠我擬即乘是船行米英兒曰君從此前程浩大予甚盼之然君日後猶念及老夫乎未知何日再得叙晤恩曰受君大惠銘腸鏤肝夙夜恒圖報德敢忘却乎今日辭歸眷戀之私不可言喻惟望主人異日至英倫一遊則恩可略盡地主之誼庶幾暢叙闊衷也米英兒搖首曰恐我不能再履英倫土地蓋我預料……言至此即不語而面色如死灰恩見此狀知其必有意外憂若能知其端倪或可以助之因詢之曰君可否許我以詢問之權君言預料者預料何事也米英兒曰此事祇可我一人知之非他人可得而預聞也但汝甚誠寔我可信恃也言至此又不復言恩曰君旣以我爲誠寔可信恃我亦自信能不洩君言君儘可明言之米英兒乃告之曰我生性獨異自呱呱墮地時卽具一種褊急之性惟此褊急性有時可以成事有時亦可以敗事今事敗矣我知我生命將盡也言至此又止汗涔涔自額下手出巾拭之恩聞言驚異默念彼平日極明達何以今日而妄信死生禍福作此無疾之呻吟也乃慰之曰君勿憂戚彼死生非可預料也

米英曰不然。君不聞此間無工黨將蠢動乎。果爾我甚信。我決不能死於床褥。恩曰噫。安有是哉。君母作如是。想當順時自保。以主母及令媛爲念。米英兒乃起立徐步室中。少焉行至恩後。以手撫其背曰。吾所不能釋然於懷者。即爲彼等也。而麗娜則尤切切於我心。蓋我死則我妻亦不能獨活。我二人必相偕逝。世則麗娜異日失所依。吾不忍言矣。吾有一友在英倫。夙昔交誼甚摯。以後事或能煩其照料。恩曰其人爲誰。曰律師陶爾生也。恩曰陶爾生乎。非林肯英非之律師陶爾生乎。米英兒曰然。君曾識之乎。恩曰幼時即識之。其人和藹可親。吾家之事亦委託之。且吾現有彼具名之信在囊中。言時即出信示主人。米英兒誦畢微歎曰。此誠意外事也。吾不久亦將託之。彼固誠信可恃者也。恩曰彼誠可恃。吾亦知之。但君今日家室安康。何遽念及此。米英兒曰汝未之知。不久自能見事寔也。

是夜恩德與麗娜並坐庭中。花陰月色不異當年。恩即將歸英倫。事告之麗娜。聞之歎曰。君將離此而返。英倫乎。頃者吾戲言之。不意君果成行也。恩曰余亦萬不得已。家遭慘變。所有財產各事。必須面見律師以處理之。麗娜復問之曰。然則君復來此乎。恩曰因……言未已。麗娜續詢之曰。因何事。曰因姑娘。麗曰。因我何爲。恩曰因姑娘故。不能不思復來。予之愛姑娘。姑娘當知之矣。輕呼之曰。麗娜乎！願與我爲仇。儼乎麗娜聞之。且驚且喜。即亦不甚羞澀。俯首謂恩曰。余不解作僞語。余於初見君時。即甚愛君。君既有此心。亦惟君命。然則君曾於吾父前言之乎。恩喜甚。即與之接吻。少頃曰。我當往求尊翁許。可因即往告。

米英兒米笑謂之曰。汝二人既相愛。余亦不爲之阻。且吾女終身有託。予亦甚慰。惟吾女年齡尙穉。結婚須遲至二三年後。恩曰。我待之二年可矣。米曰。然時光甚易逝也。恩既得米英兒之允諾。欣然出告麗娜。麗娜亦甚忻喜。尋各散歸。寢是夕。二人魂夢各甘甜如蜜。或歡樂之餘。心懷躍躍。不能成寐。此則非著書人所能探悉也。

恩德以待船故。於森勃拉邨尙須作數日。留自與麗娜訂婚。後米英兒夫婦待之愈親愛。恩亦暫解歸。思設無無工黨問題。擾亂恩居此壻鄉。亦一完全家族也。不料議院中適有保工黨之議案發生。米英兒家傭工甚多。各思反對其主人。主人亦思固握其專制權。至保工問題開會之日。恩德與麗娜二人隨米英兒往。而分坐於男女傍聽席。其時反對米英兒者甚衆。駁辯數四。幾致交鬩。麗娜見之。驚恐甚。遂離席出。恩德竟追從之。出至廊下。以人衆擁塞。一時不能擠出自人叢中。回望會場。上見米英兒怒氣勃勃。縱聲譁辯。雖被反對者力攻。其氣曾不少挫。若必欲以孤掌勝衆。擊而後已。呼噪未已。忽雜以砰礮聲。則槍聲也是時。辯論聲頓止。惟聞劇烈之呼痛聲。遙視之。見米英兒已猝倒於地。恩怒甚。排衆直前。然已無及。米英兒已中彈氣絕矣。

第四章

時會場中人自槍聲起後。知己肇禍紛紛散逸。麗娜急馳至其父傍。匍匐于地。以手按其額而哀呼。蓋彼

尙未信其父已死。若其父能啓口而答曰：尙未重傷，則麗娜猶堪自慰。無如呼之而迄不應，何恩德乃央。一旁觀者相助扶尸至旁室，囑麗娜守視之。已則往延醫生，未幾醫生至診驗，良久曰：死矣，非人力所可挽救也。時麗娜跪其側，聞醫生言，面色灰白，氣升逆湧，嚶嚶一聲倒地，暈去。恩急前扶之，起而置一椅上。醫生在旁歎曰：可憐……可憐少女！竟驚痛暈去矣。少頃麗娜杏眸微啓，淚盈兩眶，悲痛之極，哭不成聲。醫生曰：君可送姑娘還家，伊劇受驚痛，理宜靜養。恩曰：予偕姑娘歸其父之尸，則奈何？醫生曰：余當助君。另雇一車運尸至森勃拉，君速偕姑娘先歸，將信通知其家內。恩極道感謝時，麗娜泣不可仰，如淚人兒。然恩慰解至，再相偕登車而去。噫！來時笑語轉瞬，都非生死，悲歡朝不謀夕，真可謂一場慘劇矣。恩於車中恐麗娜復有他變，故默然無言，不敢驚擾之心，益苦悶。僅聞車聲，麟麟馬蹄，得得直前進行，竊訝歸途何如是之遠也。又籌思至別墅後，若何將此消息告之女主人？又思女主人聞此消息，正不知若何悲慘。况老夫婦愛情彌篤，或將有意外虞。我當若何慰解之？思次已抵別墅前，急下車扶麗娜入臥室，勸其靜睡片刻，嗣即奔告女主人。所異者，女主人既得恩之報告，若預知其事者，乃問曰：吾夫果遭慘禍乎？其容色雖驟變慘白，然並不悲泣。繼復問曰：麗娜何在？恩曰：已歸臥室矣。女主人曰：余必往視之。渠悲傷其父，當不亞於余。隨言隨向麗娜之臥室行。女主人既去，恩獨徘徊室內，眺望園林花木，觸緒生悲，風景依然。人事驟變，彼深林淺草間，永不再見主人之行立矣。永不再聞主人之笑語矣。是晚恩獨膳，母女皆不出。

滿室淒涼見者心惻迨夜主人之尸已載回卽預備一室俾安置床上其時所延教士及貞女已久待也俟布置畢貞女入導母女出至尸前恩亦隨彼等往少頃恩先出靜息於客室內尋麗娜來面灰色雖不哭泣然其意態較哀號者益慘切恩憐之甚思有以慰之於是呼其名而與之語曰余將何法以慰汝如有可以慰汝者余皆願爲之汝知之乎麗娜應之曰子之所願予亦知之奈我意茫茫不知何適而可麗娜言時其聲幽然以哀聞之心酸恩近與携手且以面俛其頰其手及顙均冷若冰恩知其銜哀過度也勸之往睡麗娜默坐無言復強促之麗娜微語曰汝意余能酣睡乎睡亦何益於我少時忽謂恩曰彼兇手何在已被逮乎恩曰余恐尙未就逮彼殺人後乘人衆擁亂時向人叢中逃逸矣麗戰慄而言曰能逮捕乎必當捕之殺人論抵法律之公例也况殺世界之善人一死尙不足以蔽其辜有日就捕予必往視其就刑予恨始洩而我父之日亦瞑言畢哀泣欲絕恩百計慰喻之扶歸臥室勸使靜臥以節哀思麗娜勉從之恩伴坐於傍俟良久見麗娜朦朧有睡態始悄然行出旣出乃獨步庭中旋坐於噴水馬之旁燃一雪茄吸之時月麗中天星河皎潔哀蛩宿鳥啾唧增愁室中則杳無人聲燈光盡滅是時米英兒已棺殮畢事矣回憶前夜與麗娜笑語庭中夜闌未已直待老母催眠始各歸寢今也何如悲歡之判頓若兩天地矣

恩德靜坐庭中忽聞足音自後至回首視之見黑一影比近識爲女主人可異者其面無慘色舉止間坦

然若平時前謂恩曰承君不棄俾小女得援繫又甚憐護之余心至感恩疑不得解姑應之曰是何足道固我職所應盡者也曰君在此間真余等之幸不然余直無法措置言時伸手與恩相握若致其感謝之意者目直視恩而目光之下灼灼如鬼又低聲語恩曰我若死君當益加護小女君須憐其伶仃除君外無人能助之恩應曰余必永永護之愛之但主母切勿作此等語渠或聞此必更傷感今日事亦無可如何主母健在以後蔭庇姑娘正未有艾也女主人曰我無此希望矣我語君我夫婦齊眉相愛此心誓同生死今日吾大死我已髣髴見我天之魂立於我前招我隨之去我心已許之所不能去諸懷者惟我女耳幸有汝在渠父母雖亡得汝愛護差堪慰藉恩聞之駭甚思女主人之腦筋豈劇受悲傷而昏亂乎何忽作此等語也因答之曰令媛悲哀過甚正苦無法以慰之渠之愛母較之愛父必無區別苟主母一旦又棄之而去則渠後此之情形我不忍言主母今者似不當悲痛過量應一念麗娜也女主人搖首曰予亦思及此但有一種不可思議之魔力引我至一不得不赴之途者言至此凄然與恩握手告別回至臥室恩癡坐移時乃潛步入內至母女二人之臥室門外竚立傾聽皆無聲息心稍寧貼始回己室就臥日間憂勞過甚未幾即睡熟但夢魂顛倒議院之慘景恍惚盡在目前麗娜之嬌呼又如不絕於耳復忽見金斯德來此別墅中其傲睨輕侮之態猶昔繼見金斯德忽張牙露爪攫麗娜往深林去急欲追之林間多荆棘刺繞不能行恩於此時痛憤萬狀失聲而呼因之驚醒冷汗涔涔自額下啓目視之晨光入室矣

急推枕起盥浴既畢乃整衣出見母女皆已起身悲痛似稍殺心乃少安是日行葬禮戚友來送者咸極傷悼恩之悲戚不待言矣所奇者米夫人雖滿面戚容而並不哭泣而麗娜則瞪瞖若呆任人勸慰不答一語其心中惟以報復父仇爲念偶有所言即流露其意牧師屢勸之以爲吾儕教徒有上帝代操懲勸權毋庸時切憤懣麗娜則曰彼殺我父傷我及我母心我與仇人是不共戴天者我不能謹守教律也葬事既畢米夫人漸覺不支雖無他疾病而形容憔悴精神萎疲家事亦不復處理終日默坐不語恒睜目而立人或問之則曰我夫行立於前我將隨之去恩極意勸之麗娜亦含戚以慰其母終無效延醫生診視亦爲束手日積日憊未幾竟亦溘然長逝距其夫死之日僅十有四日也死而兩日炯炯不瞑麗娜噙淚而爲閉之

麗娜自父母胥亡孑然一身除恩德外擗擗大地無一親切之人然惟經此慘變與恩德愛情上熱度又不知增高幾十倍惟其悲哀仍不解恩德百計勸慰之惟恩德此時亦有難言之隱躊躇不決擬改近婚期乎則不能食前此面允逝者之約言將留此以伴渠待二年後成婚偕歸乎則家事緊迫奚能久待將毅然決別乎則彼伶仃無托更非善策轉輾籌思計不如挈彼回返英倫兩心庶無牽罣且沿途使之流覽風景或可藉以解憂計略定憶及律師陶爾生即修書告知此事然後以所定計畫商諸麗娜麗娜不置可否僅曰我惟從君而已時麗娜因哀痛之餘玉體違和在臥室養息恩與商言已即出至客室心

念一俟麗娜病愈即可啓行。忽聞叩門聲。老蒼頭達士往啓之。則金斯德也。噫。金斯德來此。何爲乎。誠爲恩德所不及料者也。金斯德之恣睢暴戾。恩未嘗一日忘。且知麗娜心絕恨之。今旣抱病。醫生謂爲腦熱。宜靜養。不可多與之言。語恐激動伊之神經。若令知金斯德來。必觸其忿病。或加劇殊多。可慮。故恩聞金來。即往戒麗娜之侍者。勿告以金斯德之來。此然麗已聞之。呼曰。若金斯德來。此須速逐之。不令留侍者。乃入室。給之曰。金斯德在烏拉羅安得來。此麗娜始無言。金斯德旣至。與恩德寒暄畢。強欲入室。視麗娜病。恩德婉詞阻之。不聽。入金無如何。而心益恨。恩並探悉恩德與麗娜已訂成婚約。妬憤之心。如燄愈熾。惟有千思萬想。設計以奪之而已。蓋財與色之足。令人起覬覦心者。誠不可以已也。越數日。麗娜病痊。玉貌花顏。頓形清減。旣知金斯德確居此。泣然謂恩曰。彼在此。究欲何爲。余實不願彼留。此彼留。此余將驚死。恩慰之曰。彼無害於汝。且我在此。可以護汝。汝無患也。麗戰慄而言曰。彼終必爲余害。須急逐彼去。余心方安。余自知膽怯如鼷鼠。安能偕此惡魔居。恩欲慰麗娜。佯諾之。然欲逐此惡魔。亦非易易。且金斯德兇譎異常。若令其知之。必出其先。發制人之手段。而恩必先蒙其害。恩以故逡巡未敢發。而金則於麗娜之前。待恩甚恭敬。恩見其狡猾。憤更甚。金居此。每日揚言欲回畜牧場。而其心實無去志。麗娜初甚惡金。而數日來。金不敢稍露惡意。麗娜惡金之心。因之稍減。惟以金在此。麗娜於恩德之前。不敢顯露情愛。相對似形澹漠。此正麗娜之苦心。恩知之。而憐之。故恨金愈甚。一日恩以事自京城歸。時已晚。挈馬入室。面

現憂鬱狀。蓋渠心中急欲離此返英倫。但金斯德尚在此。必以強力使麗不得行。躊躇無策。徐步至麗娜之臥室門外。正思入室商諸麗娜。忽聞室內有人語聲。靜聆則金斯德之音也。聞金曰。汝能逃出我手乎。汝之身。汝之魂。均爲吾力所攝。數日後。我將挈汝行。今先告汝。待汝準備。汝若宣洩。汝命其不保。恩恐金出而相遇。即向庭中行。坐噴水馬傍。稍憩。并籌處置之法。千思萬索。則欲救麗娜第一須避金。目除速携麗娜至英倫外。更別無善法。此固危事。然時機已迫。不及待矣。事當從速。思次金亦來庭中。目昂然上視。見恩亦不交一語。徐步而出。恩自忖曰。乘彼出。我且入。與麗娜謀。於是入麗娜室。見麗伏窻前。桌上凄然垂泣。恩坐其旁而語之曰。我知汝心。汝盍告我。我必能助汝。汝終隱忍不言。我心碎矣。恩言時。以手撫其肩。欲携之近身。麗娜忽驚恐而言曰。君不能爲力。聽我命運而已。不然將累君。我心更不安。不忍也。恩慰之曰。卿勿作如是言。萬事有我在。可保汝無害。汝勿過畏。怯彼縱兇惡。我必不畏之。麗娜曰。余之胆氣消滅盡矣。彼之暴戾。君豈不知之。彼一顧盼。余心即慄慄。敢復抗之乎。恩曰。此由汝過畏之。非彼之果可畏也。余自信毅力較彼勝。汝誠愛我。我必護汝。惟汝豈以畏彼故。竟不復愛我乎。麗娜曰。余永愛君。誓不能變我初心。但彼不准我爲君之妻。則愛君亦何所用乎。恩切齒厲聲曰。彼不准乎。請待之。余非驕言。余終不容渠奪汝去。必撲殺此獠。以洩吾忿。麗娜疾聲曰。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勿！而低語之曰。彼惡魔也。君惡得與之敵。恩曰。余必盡力與爲敵。卿父旣以卿許。余任何西班牙人。任何大

惡魔苟欲奪吾妻者吾悉力敵之雖死亦不懼麗娜聞之益驚詫泣曰君勿爲我輕生命君可速返英倫留我獨居此彼若肆強逼我願以一死拒之君前程遠大勿愆我而滋累恩知其怯甚不欲再驚之於是不以所定之計畫與之商酌惟屆時毅然行之無論能携麗娜離此與否能敵金斯德否姑一試之爲僥倖萬一之計忽憶及達士者米老之忠僕也平日待麗娜如己女恨金如逢己仇達士其助我之人乎當與商之

第五章

恩出尋達士遇之於河畔見彼坐石上口含紙烟有憂愁狀其心蓋思邇日所歷種種不幸事也達士年已六十餘髮頰齒落皮皺骨聳而精力矍鑠不異壯夫服役於米英兒家者垂二十年事主素稱忠懇毫無貳心思初見此老僕即知其誠寔可恃恒以禮待之今日思藉彼助亦以是間除此老僕外固無一人可寄腹心也恩遙呼之達士見恩即起立行鞠躬禮恩謂之曰余特來尋汝汝有暇余將有要事與商達應曰君有事僕必効力恩亦坐於石上取紙烟吸徐語之曰達士汝服役主人家久矣今主人夫婦相繼逝惟遺女幼主固日處憂患中汝心亦憫之乎老僕曰然余以此常忿忿思爲女幼主謀安全所恨力綿不足以敵兇人君苟有善策欲得余助俾女幼主永脫彼兇之箝制凡有所命余必盡力以助君蓋金斯德之於麗娜強迫威嚇之情形達士早知之且詳達士之欲救護女幼主其心亦蓄之久矣恩聆此一番

憤激之忠言起立而環視左右惟恐金斯德或匿近處而竊聽既復坐下附達士耳而語曰余信汝不爲金斯德所喝恫甘誘老僕毅然曰彼豈能恫喝甘誘余乎余寔深恨之然彼將由君手奪幼主以去君必更恨之恩曰余亦知之余今來尋汝者即爲此也達士曰此事已迫必速圖挽救不然麗娜殆矣達士曰君今將若何計畫恩曰我籌之至再但不能自決今將就汝商我將潛挈麗娜偕往英倫以避之汝以此計爲可行否達士沉思片晌曰事急矣除此亦無他策恩曰所慮者金之守余如猫之伺鼠不容稍縱假令事洩不特不足以救麗娜且促其爲惡而加厲而我身亦危矣汝有使金不能防守我之計乎達士默然良久曰得之矣臨時醉之以酒彼復何能爲恩曰此惟汝能行之汝當助我達士應諾因詢恩曰君將由何道啓行其先至亨大而至海邊乎抑經巴立凡而至蠻台而那乎恩曰道出巴立凡而至開梯琴那埠不必至蠻台而那至開梯琴那埠後即乘往英之船而行則我儕始出險可以安抵英倫惟自此間啓行至海口其間車馬僕夫皆不容顯雇則奈何達士曰君行期已定乎恩曰擬明日即行且必以夜遲恐無及達士曰若然則君無慮此余能爲君覓代步且載行李更託誠寔者伴君等行余有相識二人名狄明及盧美此二人者皆信寔可恃在昔亦深受主人恩若託以助君護女幼主必甘盡力且彼等亦深惡金斯德也恩曰彼等家在何處余可往見之否達士曰彼二人之家距此不遠俟今晚余當偕君至彼等家內密商一切恩曰汝可先告彼等事成必予厚酬不吝即汝亦有厚獲也達士曰君何沾沾爲是言余豈

慕賞而始肯効力哉。余久役於主人家。受恩不知幾何。每思圖報。不逢其會。自麗娜姑娘生後。余即推主人之愛。而亦愛之。幼時教之學步。及長教之乘馬。自姑娘幼稚迄長成。余皆事之。唯謹甚。願渠終身得愉快。豈料今日有如是之遭遇。父母慘亡。仇讐在側。乃至夜間竊遁。如窮鳥之無依。我心傷痛極矣。余此刻惟一意祝渠出險。豈復忍存圖賞之心乎。言已泣下。恩慰之曰。汝母過傷。以上帝之佑。汝必能見汝女。幼主享安樂之一日。達士搖首曰。余老矣。明晚之別。或爲永訣之期。亦未可知也。余祇望先生此後愛護姑娘。永久不渝。則主人主母在天之靈。亦銘感也。言至是。達士起立曰。吾等譚久。須散去。勿使彼惡人見而生疑。言畢。達士彳亍行向樹林而去。恩則待十分鐘後。緩步歸室。恩自金斯德至此。後雖於麗娜前自壯其膽。以祛麗娜之畏。其寔數日來。恩亦不無志餒氣喪。今既定策。決行且得。忠僕達士之助。始重振精神。私心竊喜。但事尙待行。不無心旌搖搖。不能寧靜。誠以目的未達。尙非安息之時。恩所定之計。亦不告知麗娜。祇恐麗娜爲金斯德恫喝。必致露洩。事機若果敗露。麗娜其終不爲恩所有矣。恩入室。知麗娜已睡。乃與金斯德同晚膳。故示安舒之態。俾金不疑。金則牛飲狼餐。故示恩以傲慢之狀。幾使恩耐無可耐。幸達士在旁。時以目示恩。恩會意而極力忍之。食畢。恩私自慶。幸不至與金相衝突。時金尙飲酒未已。恩先離席而至庭中。俟達士出。良久聞足音。達士來矣。低聲語恩曰。金斯德已歸寢室。予當速往。晤狄盧二人。商備一切。君亦不必偕往。余去即返。恐金或尋余也。噫。天胡不降罰。使其長逝。豈非大快彼妄想爲此處。

之主人安有幸福不久彼必得有惡果矣言畢忽忽去恩待之越一時許達始返謂恩曰狄盧二人已允爲君伴同護女幼主至海濱恩詢之曰馬購得乎曰已購得彼等約明日夜半備馬在棕林中待君此林約離此一英里固君常往游散之處也恩喜甚握老僕手曰汝處事周密余二人必獲出險此恩此德沒齒不容忘達士曰能使我女幼主出險而享安樂卽余之願他非所計也先生曾與女幼主明道此避難事乎恩曰否余入室時彼已歸寢且余意必瀕行告之第明晚汝必謹記多與金斯德酒俾至酩酊而速睡余行庶無阻達士諾之且曰不僅此也余明日更須托姆梨爲姑娘備行裝待晚乘間先運出在會所以俟即途間食物亦須預備恩曰爾不媿爲深心人不媿爲忠僕若主人主母死而有知當亦感恩不淺噫此何聲乎若足音自彼室來其爲金斯德乎達士低聲曰余且去若使彼見余與君偶語彼必生疑今彼已醉或加君以無禮請勿與之爭爭必不利於君恩曰汝言甚是彼人首而畜鳴者余何屑與爭達忽忽去恩故昂首視天作呼吸清氣狀未幾金斯德已行至庭中步履踉蹌一望而知其被酒困矣恩固習見之佯弗視彼忽厲聲言曰汝可爲我伴乎不能飲不能歌又不能任事予之伴友如是者乎言時舌已木強且言且行偶爲階石所絆幾失足仆恩不禁嗤然一笑金斯德以爲嗤已也怒不可遏遽白衣袋中出手鎗撥機擊恩幸醉目昏花取準不中彈自恩左耳擦過射着橡樹恩不至有性命憂然至此寔不能再耐卽伸臂與金相搏左手奪去其槍奮右拳擊其額金不能禦仆倒於地昏若死去恩見已肇禍懼甚

呼曰。天乎。彼若死。我其被累矣。咎自我起。我不笑。彼亦未必遽出。鎗擊我。我亦何至失手。毆彼至死。幸而彼不至死。必與我仇恨更深。其將於伊胡底乎。乃俯首。金斯德胸際細察其氣息。少頃竊喜曰。未死！未死！彼昏然者。醉眠耳。達士聞聲。至驚問曰。何事。何事。恩曰。幸尙無事。彼以手鎗擊余。余不得不防。衛擊至倒地而已。曰。死乎。曰。未也。曰。君何不遠避之。而必與之爭。曰。彼彈幾中吾顛。今彈尙留橡樹間。鎗亦墜地。我將取藏此手鎗。使彼無傷人具。達士曰。然則其人將若何處置之。似不可使之久臥於此。恩曰。可負置彼床上。俾安睡。明晨酒醒。或竟忘此刻事也。二人乃負之至牀上。並爲之解衣。脫屨。燭視其傷痕。色青紫。旋墳然腫起。恩心不自安。蓋恐彼醒後必尋報復也。

翌晨朝餐。既具麗娜及金斯德。均不出就餐。麗則邇日常移食於臥室。金則大約意含慙怒。且宿醒未盡。解故亦不出。達士喜曰。其負傷甚重。或作數日臥。不復出爲患。則於恩麗二人出犇事。裨益良多。恩亦心喜。孰料事不盡如人意。午後。金斯德已出臥室矣。所奇者舉動一如往昔。絕不提及昨晚事。失去手鎗。亦不追問。惟見恩則稍現不豫色。亦不測其爲慙爲怒也。繼卽呼酒痛飲。一若藉此以澆宿憤。飲至半酣。燃雪茄吸之。出廊外散步。旋至外廡飼馬者。見其額上青痕。墳起微晒之。金怒毆之。以洩憤。其不敢爭乘隙逸去。金復喃喃。詈行向園外深林中。去恩覘金。出潛入麗娜臥室。見麗娜玉顏憔悴。益復可憐。其神色則呆木若癡。駭推其原由。固畏金所致。金若具絕大魔力。足以懾服之者。偶聞室外足音。卽瞿然驚。謂金

斯德來矣。雖恩百計勸慰而終不解。恩更慰曰：「有我在，患難可以相助，金必不能爲患。」麗娜亦不信其意。若謂恩必不足以敵金，恩無如何。咨嗟而出入己室，私檢裝作行計。時將及晚，達士來告，謂麗娜之行裝由姆梨整束，安訖已密遣人運至棕林約處矣。時麗娜尙未知恩等之計畫。幸老女僕姆梨恒伴麗宿，故恩密令姆梨待至夜半，喚麗娜醒，以婉詞壯其胆，俾來庭中。而恩與達士即俟於此，護麗娜出門，捷奔棕林會所。若能安抵彼處，則翠鳥雖未高飛，亦已離籠鼓翼矣。迨晚餐時，金狀尙悒悒爲傷於醉乎，爲傷於毆乎，爲竟日未見麗娜乎，抑爲仇人在側乎，皆不得而知也。惟覩其牛飲如常，食品亦不加刀匕，漸飲漸現憤憤之狀，亦漸形醺醺之態。恩見之可恨，亦可哂然自賀。今夜可以脫羈絆，不可不格外愼意。知其酒酣將醉，必復飲數觥，至大醉方止，急離座返己之臥室，藏其行裝，而以川資入腰，纏諸事已畢，心反惴惴。恐金斯德雖醉猶能爲害，則事殆矣。正沈思間，而金斯德忽携麗娜之六弦琴，欵斜作步而來，氣咻咻酒臭熏人，欲嘔坐於恩傍之椅，丁丁然縷縷然作亂彈腔，繼復縱聲高唱情歌。恩不之顧，金坐有頃，見無釁可尋，怒目視恩良久，始跛踣而去。恩竊隨之，覷其已歸臥室，乃返視時，計夜將午矣。恩至是益覺異常戰慄，蓋惟望再閱半時後能安然無事，方爲萬幸。由是與森勃拉作別而渡大西洋，還我故鄉矣。正思忖間，達士潛步來，緩語恩曰：「彼已安靜矣，彼今夜所飲之酒，余以昏藥置其中，故飲之易醉。此時藥力已作入睡，後非閱十二小時，彼必無能爲力。約時已至，君宜速行。」恩曰：「麗娜姑娘何如？」達士曰：「我已告姆梨速

喚渠起。勿延遲。遲恐有阻。恩於是急。負行裝。偕達士出。至庭中立。而待片刻。不見麗娜。出恩深疑。訝自語。曰。豈有阻乎。達士正欲往尋。忽聞人行聲。則麗娜已作騎馬裝。姆梨掖之。而至觀麗娜之狀。若猶未知。將作何事者。恩乃握其手而吻之。麗娜亦默然無言。姆梨含淚而入。達士前導。恩扶麗娜出門。時夜寂無譁。聯步疾行。已至山角。轉灣。即往昔恩至烏拉羅與麗娜相別處也。回望邨中。祇見樹隙中叢叢黑影。今日一別未知。後此尚有日再履是地否。約行半時許。達棕林會所。狄盧二人已久待。乃與達士垂淚握別。噫。患難分離。人情所最不能堪者也。休息片時。始各乘騎起行。

道路甚長。且多險阻。又以弱女同行。更欲速而不得。沿途恩始以前後事告麗娜。麗雖脫虎吻。心猶惴惴。白晝奔馳。聞後有人行聲。則色然駭疑。金之來追也。夜宿山家。苦不成寐。入夢則恍惚爲金掠去。驚啼而醒。遠離恐怖。顛倒夢想。麗娜之心頃刻萬變。若彼風霜勞頓。固不暇計也。越二日。過大陸而至開梯琴埠。訪悉輪船須於明日開行。恩乃將行李移入寓。所以狄盧二人熱誠保護。賞賚甚厚。且以所購之馬亦贈之。二人歡忻別去。越宿晨餐後。恩雇車載行李。携麗娜至埠。見輪船下旋港中。乘客陸續登船者甚衆。恩偕麗娜購票登船。俟裝貨畢。船即啓旋。午刻已啓行。恩至是心始舒放。憑船檻而謂麗娜曰。愛卿。汝知汝已平安乎。汝所箝制已終。於是彼惡魔亦無足畏矣。噫。麗娜果從此平安無患乎。

第六章

畢德菱女士者女學校校長中最負時望者也。學優品茂鬚眉男子咸媿不能及。獨倡高等女校於勃蘭東城之斯來區。學科完備。教授管理悉臻妥善。學生甚夥。頗有高材者。助畢女士辦事之女職員有四。女教員有五。學舍宏敞。巍峨埒於爵邸。宿舍膳堂均極精潔。有花園有草場。適於游散。校中遊戲各器具亦靡不備。畢女士待女生極整肅。亦極慈愛。入校肄業。皆有如嬰兒。依其慈母之樂。故遠近有女之家。其父母悉願送女入是校。畢於是令名日著。校務亦日漸擴充。而爲斯來區惟一之女校矣。

時正十月一日。天色陰霾。且微雨。時將正午。畢德菱獨坐室中。手持一信。反覆讀之。若不解狀。畢素明斷。任何疑難事。不假思索。即決定其辦法。今若此。豈女學士亦有腹窘時耶。良久。置信於寫字桌上。靜坐思之。目直視窓外。時則雨聲淅瀝。雜以風聲。若與畢之自語相答應。其自語曰。其書辭太離奇。寔難解。索無已。其招梯比霞來共商之。乃按鈴呼女僕。命往請梯比霞小姐來。梯比霞聞校長請。即行。一則急欲知所召之爲何事。一則素知畢性躁急。不耐久待者。蓋畢德菱平時最重時刻。故其校內時鐘極準。起居功課無分秒之偶差。教員學生等皆不敢稍違。時刻梯比霞入室。見畢德菱徘徊室中。作籌思狀。聞門啓聲。乃回首見梯比霞。即語之曰。余有事與君商。君且一閱此信。乃以信授梯比霞。又曰。我夙知君卓識善斷。試讀此信。有何意見。示我。蓋余寔不能解也。梯比霞兢兢受信。若受重大之責任。必竭力以顯其能力。而爲之判斷者。梯比霞本一童貞女。年已五旬餘。身長而瘦。服全黑之衣。戴一舊式之大帽。其髮頰白。卷垂兩

旁。精。固。神。嚴。整。異。常。彼。在。校。中。一。人。兼。數。職。若。庶。務。若。書。記。若。醫。員。俱。由。彼。兼。任。之。畢。德。菱。深。恃。爲。左。右。手。者。惟。能。者。處。事。不。免。近。於。苛。刻。故。除。校。長。外。餘。人。似。皆。厭。恨。之。於。此。亦。可。見。梯。比。霞。之。爲。人。矣。

梯。比。霞。細。閱。其。信。亦。若。不。解。再。閱。一。過。即。以。書。還。畢。仍。置。之。案。上。乃。問。曰。梯。比。霞。爾。何。所。思。書。中。叙。事。非。甚。離。奇。乎。曰。然。君。亦。識。此。致。書。者。爲。誰。乎。曰。予。未。與。相。識。惟。予。於。日。報。上。曾。見。林。肯。英。非。有。此。陶。爾。生。麥。肅。鄧。蕪。三。律。師。辨。事。所。而。已。今。請。汝。再。將。此。信。爲。我。覆。讀。一。過。梯。比。霞。諾。之。取。信。而。讀。之。曰。

畢。德。菱。女。士。鑑。某。調。查。大。小。女。學。校。已。閱。一。星。期。矣。教。科。規。則。無。一。能。善。於。女。士。所。設。者。足。見。女。士。之。熱。心。教。育。規。畫。盡。善。某。敢。不。欽。服。某。業。律。師。職。務。有。事。將。就。女。士。商。之。今。先。具。大。意。呈。覽。惟。事。情。甚。離。奇。女。士。或。未。能。驟。解。也。猶。憶。數。年。前。某。最。嗜。游。歷。歐。洲。各。國。足。迹。靡。不。遍。印。度。與。極。東。之。國。曾。往。一。次。澳。洲。與。南。非。洲。曾。往。二。次。惟。我。所。最。喜。而。常。歷。其。地。者。爲。南。美。洲。予。初。次。到。哥。倫。比。亞。其。京。城。名。畢。古。大。即。相。識。一。富。商。名。米。英。兒。最。與。相。契。米。家。丁。口。無。多。除。米。英。兒。君。外。僅。有。一。妻。一。女。其。時。女。年。約。十。歲。嬌。憨。可。愛。米。君。有。別。墅。一。所。在。離。城。數。里。之。森。勃。拉。邨。饒。有。風。景。余。每。往。即。留。居。於。此。米。君。溫。恭。慈。愛。與。之。交。有。晏。子。遺。風。某。最。後。一。次。與。之。相。見。見。渠。若。有。憂。患。色。問。之。不。言。其。故。惟。曰。甌。難。將。作。身。家。或。不。能。保。余。勸。之。亦。不。能。解。其。憂。某。與。別。後。恒。念。之。不。置。此。一。年。前。事。也。距。今。二。月。前。忽。得。吾。友。恩。德。君。自。彼。處。發。來。一。信。恩。君。係。客。居。米。家。者。且。爲。麗。娜。姑。娘。之。未。婚。夫。婿。言。我。老。友。米。君。已。被。無。工。黨。刺。

死。其夫人以憂傷殉焉。書中又言米老於未死前嘗有托余教育其女之語。今伶仃遺女。經此大故。憂傷過甚。瘦弱可憐。彼處不能安居。將偕來英倫。囑某爲覓一善地處之。俾得受教育。且得調養軀體。目前恩君果偕麗娜姑娘至今。暫居敝寓。故我急須爲覓一妥善之學校。不特使之得學識。并可使之得安樂。庶不負我老友米君之托。鄙意擬令其入貴校肄業。某準於明午十一時趨候。如須易期接洽。請覆書至伊惠街七十一號可也。

陶爾生敬啓

梯比霞讀畢。半晌不語。畢問曰。汝觀此女來歷。果有異乎。曰。然。君意若何。畢曰。余未與此介紹者晤面。故尙無定見。少待。又謂梯比霞曰。明日陶爾生君來訪。當即延入。勿使之久待。梯比霞唯唯而去。心中却疑畢何爲而有此狐疑。彼一女子。願入校肄業。亦尋常事耳。奚足怪而畢竟以此信乃奇異。亦甚不可解也。噫。彼梯比霞。烏足以知畢德菱之心哉。今試詳言畢德菱事。

諺曰。人心不可測。畢德菱是其例也。畢盡心教育數年。以來。於學界上頗負盛譽。人俱仰望而尊敬之。詎意畢陽爲教育家。陰爲市儈。嗜利貪得。專從事於賣賈股票。始則略有贏餘。繼則屢虧。得不償失。故經濟上漸窘迫。然志不少衰。而成功終不可必。人謂男子恒好賭。女子則不然。今而知此言之寔謬。試觀畢德菱。徒以金錢熏志。不管女校長之令名。而竟醉心於此。屢蹶屢振。卒至於困迫之境。皆由此貪得之一念致之也。畢德菱於接陶爾生信之前。一夜曾有一股股票商致信於彼。云股票之機關。又靈促。畢購之。畢以

屢。屢。失。敗。正。懊。喪。不。已。聞。之。而。貪。得。之。心。又。若。死。灰。之。復。燃。非。但。冀。償。前。日。之。失。並。望。有。贏。餘。而。爲。異。日。之。儲。蓄。所。恨。囊。中。已。罄。正。若。無。翼。之。鳥。欲。飛。不。得。心。益。怏。怏。既。接。陶。爾。生。信。知。彼。女。爲。富。商。之。女。來。校。情。形。又。與。尋。常。有。異。或。可。與。商。躉。繳。數。年。脩。脯。益。以。羅。掘。可。成。一。鉅。款。以。購。股。票。爲。背。城。一。戰。所。虞。者。律。師。多。狡。詐。或。未。能。如。願。故。閱。書。後。一。意。猶。豫。急。欲。面。見。其。人。以。求。的。寔。是。夜。不。寐。待。日。迨。晨。起。已。數。數。問。陶。君。來。未。校。中。人。皆。深。異。之。旁。皇。至。午。間。一。婢。進。告。曰。有。陶。先。生。請。見。

第七章

陶。爾。生。身。短。而。輕。捷。年。約。五。旬。餘。頭。頂。已。禿。白。髮。圍。四。週。垂。至。領。上。面。光。潤。不。留。短。髭。目。光。現。青。灰。色。品。性。頗。溫。和。喜。與。人。絮。談。舉。止。極。謙。恭。身。服。黑。衣。手。持。絲。帽。入。室。時。脫。手。套。而。與。畢。德。菱。女。士。握。手。曰。君。即。畢。德。菱。女。士。乎。曰。然。君。即。陶。爾。生。先。生。乎。陶。鞠。躬。曰。是。畢。肅。之。坐。陶。坐。而。置。帽。於。椅。畔。曰。手。緘。諒。達。青。鑒。余。思。書。中。所。叙。情。事。甚。複。雜。女。士。能。明。悉。否。曰。初。閱。之。不。甚。明。晰。釋。誦。至。再。始。知。尊。旨。君。處。有。寄。居。一。女。名。麗。娜。其。父。母。已。亡。無。依。恃。且。體。弱。寡。學。識。故。君。將。送。至。敝。校。乎。曰。然。女。士。若。見。允。當。照。章。立。一。証。書。俾。校。來。就。學。畢。聞。之。甚。慰。曰。君。將。何。時。送。至。此。處。膳。宿。於。敝。校。乎。陶。曰。即。日。可。來。膳。宿。於。此。彼。居。余。寓。甚。不。便。青。年。少。女。須。得。保。姆。護。教。之。余。年。雖。老。奈。無。眷。屬。何。可。與。少。女。同。居。故。亟。須。送。之。來。也。畢。佯。若。已。知。陶。意。者。曰。吾。知。君。意。君。將。望。予。受。委。託。以。自。卸。責。任。乎。陶。曰。余。亦。不。得。不。爾。也。畢。聞。之。因。自。誇。曰。余。管。理。此。

校常以嚴肅爲主。噫今日之教育。視往昔。皆改弦易轍矣。余幼時所見之學堂。其主義在養成學生。使爲世界上有高尚人格之人。據余今日所見者。德育已視爲迂譚。不求寔學。惟噉虛名。而女學尤甚。所延教職員。所招學生。良莠不齊。品類混雜。以致敗壞道德之事。每演出於神聖之女校中。余深痛之。故所有辦法。獨矯流俗。斷不容女校二字。貽短長於人口也。陶曰。余於女界中交涉絕鮮。女子教育之道。全未問津。一切謹從尊命。但余所介紹之女子。當不如君所指斥。因彼未嘗入社會交際。余敢信其爲女子中最無習氣者。且誠懇篤寔。天真猶未穿鑿也。畢德菱手弄裁紙刀。而語曰。余已知其往昔素居寡出。第今至繁華世界中。得毋有所眩目乎。君屬余教育。余必輸以新知識。且斷不令染惡習。陶點頭謝。時畢不得議及學費事。不料陶坐拂其帽。若甚閒暇。不必亟亟言此。而畢又不便先與之言。恐爲陶所嗤鄙也。陶不解事。又絮絮談他事良久。最後始及畢所渴望之事。曰。女士。今余等將商學費事。貴校當有章程。請與我一閱。畢自桌屨內取一紙。授之。陶細閱之。見所收學膳宿費。較他處爲鉅。陶亦不以爲意。惟笑曰。此章程甚妥善。照章學費預付一年。膳宿費預付半年。今彼女子似與他學生稍有差異。僕又爲之經理人。擬將學膳宿統共先付一年。免多週折。又伊遠涉重洋。忽忽來此。衣服日用品等。亦不完備。書籍等費。亦甚繁多。僕擬另以三百鎊存尊處。俾伊隨時取用。畢德菱聞之。不禁竊喜。賣買股票。原係空盤營業。今得此定銀。無慮也。佯躊躇半晌。始答曰。隨尊意可也。當畢德菱見陶爾生自囊中取出支票簿簽字時。其心躍然默念。

此或爲我財運之戰勝品耶。陶以支票授彼。畢德菱受之。默然無言。陶自椅起曰。余將於明日送渠來。畢問曰。先生欲參觀校舍乎。陶曰。極願瞻仰。惟刻有他事。祇可期諸異日。遂携帽鞠躬而別。畢送客返。將支票反覆玩視。一若飢饉餘生。一旦驟得美食者。翌日下午一時許。有一馬車至校門。止陶律師先下。扶一衣黑衣之女子而出。其女玉立亭亭。容色娟麗。略含憂悶狀。測其年華當在二十以內。既入校。畢於接待時如慈母之撫其女。冀其心能安樂。乃告之曰。凡有所需。祇須請諸庶務員。皆可咄嗟立辦。麗娜聞言。唯應之。其狀若不解其所云之謂。何畢乃按鈴召女僕。請梯比霞來。而謂之曰。君後此可常爲渠伴。凡事必體貼之。俾無不稱意。今當偕渠入與諸同學相見。梯比霞偕麗娜去。陶律師曰。君今乃知彼傷心之有由來矣。但余信彼感君教育。後不久當漸忘憂悶。身體當亦健復。今余將告辭矣。我之住址前已詳告。有事請函示可也。畢曰。君不再與彼女子言別乎。陶曰。我所欲言者。頃在車中已與彼言之。今不必再晤。恐添彼悽感也。乃與畢握手而出。

麗娜初來英倫。不解作英語。尙操西班牙言。其髮與目皆黑。手足較纖小。與英倫少女不相類。最足令人注意者。其冷淡之狀。視萬物若無覩。人問之亦不甚作答。語答時又期期訥訥。恆顯戰競之態。畢德菱以愛視。故送陶爾生去後。卽招之至校長辦事室。謂之曰。我小友我望汝親我。若友愛我。若友若有不適當。卽來告我。熟諳女子情性。當能解慰之。且陶先生旣以汝屬我。我必竭意使汝樂不受患。雖方盡我之責。

任麗娜聞畢德菱之言。不知所答。祇微微道謝而已。畢又謂之曰。汝知我意乎。汝之前途。予已洞悉。汝誠歷受困難。但今已過矣。愉快之日。正待汝焉。麗娜經此一番溫言撫慰。一時如現活潑狀。未幾又覺恐懼。若畢將害彼者。畢恐其途中勞憊。令其晚餐後歸房早睡。臥室亦特備此待遇。學生之例外也。且使梯比霞。委婉試探其情。但麗娜終不與人多言。梯比霞雖口給亦無從察其心。梯比霞助其料理一切。俟其睡即出。迨至校中例定息睡時。各歸寢室。明燈盡熄。正羣動皆息。萬籟胥寂時也。

(未完)



畢竟是誰

第一章 電光一閃

(英國梅生著)

(吳門瘦鷗譯)

却說每年八月中旬秋山如黛秋水始波的時候密司脫李楷度便遊興勃發往薩伏愛的哀克司來培恩司去旅行這是他每年的老例沒有一年破例的到了那邊便住他五六個來復早上喝喝酒午后乘了摩託卡出去逛逛晚間在俱樂部裏晚餐餐後又在第婁爾別墅中盤桓一兩個鐘頭客裏光陰無殊故鄉歲月一天天過得甚是舒服李楷度年紀在五十歲左右是個獨身主義的老鰥夫做了半世人却並沒享過溫柔鄉艷福只是他自己也不願意問津想那些登徒子偎紅倚翠惜玉憐香的生活委實麻煩死人好在手頭着實有幾個錢儘能過他快樂的日子他到哀克司來培恩司的第一天夜中在第婁爾別墅裏頭覺得室中很熱搖搖擺擺的踱到後邊一個半圓形的小花園中去在一把椅兒上坐了下來那時碧空如水淨無片雲明星點點彷彿爛銀一般李楷度悄悄地坐在那裏用着那一雙五十年久見世面的眸子瞧那些人在電燈影裏像擲梭般串來串去又瞧那些粉白黛綠的女子珠圍翠繞掠燕

似的往來不絕。猛可裏却見一個穿着白羅衣的女郎，從裏邊如飛而出，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在一條長凳上撲的一坐。李楷度斜着眼兒瞧將過去，見那女郎芳齡不過二十，體態苗條，輕倩欲仙，玉容似乎十分娟好，只瞧去不甚分明。因爲他頭上戴着一頂闊邊黑色的大花冠，冠上矗着兩根雪樣白的駝鳥羽。那玉容被這花冠的影兒所遮，瞧過去就好像霧裏看花，模糊難辨。只見兩個鑽石的耳璫，不時動着，在暗中閃閃作光。那女郎坐在那凳上，現着不寧之狀。一會把秋波注着地，想甚麼心事似的，停了會兒，把螭首抬了起來。一會轉向右邊，一會轉向左邊，一會又望着前面，足上穿着一雙小蠻靴，兀是宕着看他。樣兒分明失了常度，停了會兒，又斗的立將起來，飛也似的入室而去。李楷度心裏想這美人兒突如其來，突如其去，直似電光一閃呢。這時他近邊的一個婦人，嗤的冷笑了。一聲當下就有一個男子，快快的說道：那小妮子出落得着實美麗，只可惜曇花一現，怕不再現。咧過了幾分鐘，李楷度吸完了一枝雪茄，慢慢兒的踱入室中，向着門兒右邊一隻大桌子走去。桌子四邊圍着許多人，呼盧喝雉，賭得非常高興。李楷度點起了腳尖一望，只見桌子的當中坐着一個英國少年，名兒喚做哈萊費受密爾，在奧克司福和茂尼克很有些聲譽。他素來知道的那費受密爾賭得頗爲得手，手邊堆着許多銀票。這時正要賭第二回了。大家都取出錢來放在桌上，驀地從兩個人的肩中伸出一隻套着白手衣的纖手來，執着一張五路易的銀票，費受密爾倚身面前，搖着頭微微的笑了。一笑分明喚那人不必加入，無奈已來不及纖

指一放那銀票早掉在桌上。費受密爾把背兒倚在椅上。口中喃喃有詞。李楷度一見了那纖手。煞是詫異。回頭一瞧。却見並不是旁的人。正是在那花園中所見的那個穿着白羅衣。戴着黑花冠的女郎。此刻在燦爛的電燈光下。使能飽餐他的秀色。長身玉立。冰肌又嫩。又白。兩個玉頰上紅噴噴的。現着玫瑰之色。一頭淡栗色的香雲。光澤可愛。蓮額很闊。其白如雪。星眸恍如點漆。却分外澄清。使人見了。立刻魂銷。李楷度呆瞧好了一會。忽聽得那桌上管銀錢的人朗聲說道。目下這裏已有二千路易了。可還有甚麼人加入麼。却不見甚麼人上來。費受密爾仍坐在那椅兒上。向一個侍役招了招手。掏出一封信。授給他。又向他說了幾句。那侍役便排衆而出。走到女郎身邊。女郎瞧了那信。玉靨上微微起了兩個笑渦。向着費受密爾。嫣然一笑。這一笑。使他花容益發。覺得千嬌百媚。接着他的倩影。在人叢中。倏的不見過了。幾分鐘。只見那費受密爾後邊立着的人。忽地分開一條路。那女郎已姍姍而來。宛似一輪皓月。從雲端裏出現的一般。他一直走到費受密爾背後。相去不過一二碼遠。費受密爾疾忙回過身去。取了那玉手。親親熱熱的握了一握。操着英語說道。茜麗霞。今天吾命運很好。你不妨也來入股。贏他一大票錢。吾們倆做個哈夫分而食之。如何。女郎的素頰。暈成玫瑰之色。那一隻玉手。依舊帖帖服服的。聽費受密爾握着。動也不動。一壁嬌聲說道。吾沒有錢入股。費受密爾放了那手。取了桌上的那張五路易的銀票。授與那管銀錢的人。笑着向女郎道。怎說沒有錢。這不是錢。是甚麼。今兒個吾們倆開一個合資公司。咧。女郎把

那脈脈含情的橫波飄着。費受密爾一陣子吃吃的憨笑。四邊的人也都笑着。這時侍役們拽過一把椅子來給他坐下。女郎便盈盈的坐在費受密爾後邊。櫻唇半啓。露出那編貝似的銀牙。眉黛間現着笑容。但是這美人兒一來。那晦氣星便也照臨費受密爾。一連賭了三次。輸了三次。剛纔所贏的錢似乎一個個插翅飛到別人袋中去。索性發個很再賭。第四次却又多輸了些。費受密爾起身向那女郎道。茜麗霞。輸得夠了。吾們一塊兒到花園中去。那邊比這裏清靜得多呢。女郎道。這都是吾不好。吾一來纔把你的好運打消了。費受密爾把手兒伸在女郎臂間。說道。輸幾個錢。有甚麼大不了事。吾們到花園裏去罷。於是一個丰度翩翩的美少年和一個倩影亭亭的美女郎。臂聯臂。肩並肩的出了人叢。慢慢兒的去了。半點鐘後。李楷度在外邊大門前又遇見那女郎茜麗霞。哈萊費受密爾依舊在他身旁。兩下裏從長廳中緩緩而出。一面親親切切的講着話。十分浹洽。那時石塔下邊立着一個五十五歲左右身材胖胖兒的婦人。靚妝盛飾。塗脂抹粉。好像是個妙齡女郎。見他們兩人來時。就微微一笑。操着法蘭西語說道。茜麗霞。你可要回去了。麼。女郎抬起粉頸來。一瞧。答道。馬丹要回去。咧。累你等久。對不起。得很。說着。走進掛衣室。取了外衣。跑將出來。向費受密爾道。再會。哈萊說。哈萊時。那聲音分外的柔媚。清越。一雙攝人魂魄的媚眼。含着笑。眯着費受密爾。費受密爾執着那柔荑。說道。吾明天夜中再來。瞧你。女郎仍把手聽他執着。只是那兩道春山。微微一蹙。玉面上好似霧了。一層薄薄的雲。返身向那老婦道。馬丹。明天吾們可是不

來了。麼老婦道。自然不來了。吾們明天有事。你難道忘了。不成。大約後天夜裏再來。咧。茜麗霞仍面着費受密爾。微現不快之狀。鬱鬱的說道。正是吾們明天有事。後天夜中吾要瞧你。費受密爾道。你要瞧吾。吾心裏甚是感激。茜麗霞忙縮了那玉手。走下石塔。跟那老婦人走了。費受密爾仍返身回到室中去。李楷度並不去跟他。慢吞吞走到那所住的旅館裏去。心中兀是想那女郎茜麗霞的事。那抹粉塗脂的老婦人。到底是誰。茜麗霞爲甚順從他那樣兒。又似乎非常恭敬他們住在那裏。不知道在近邊呢。還是在遠邊。他們說明天有事。不上別墅來。不知道有甚麼事。女郎聽說有事爲甚麼現出不快之狀。這幾個問題。好幾時盤踞在密司脫李楷度心坎裏。然而也不能解決。

第二章 平地一聲雷

禮拜一夜中。李楷度又見哈萊費受密爾同那女郎茜麗霞在一塊兒。禮拜二却見費受密爾獨自一人。在着。便去和他攀談。這夜他並不賭博。十點鐘時。李楷度走出別墅。費受密爾也同着他出去。一面問道。足下往那裏去。李楷度答道。到那小山上的麥傑司的克旅館去。費受密爾道。如此吾們正好同行。吾也住在那旅館裏。兩人一路講着話。緩緩上山。李楷度想把那女郎的事問他。只是自覺造次。不敢啓口。到了旅館裏。在廳中說東話西的閑談了一會。方始分手。第二天早上。李楷度正在鏡前扣那領結。忽見那費受密爾。猛然間排闥而入。心中不免有些兒憤怒。想這厮如何如此魯莽。大清早一聲兒不響的衝將

進來便莊容說道這半點鐘裏吾不能和你講話費受密爾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氣噓噓的說道只吾也等不到半點鐘特地趕來瞧你的密司脫李楷度你必須助吾你必須助吾李楷度打了一個迴旋瞧着費受密爾着急的面龐悄然問道你到底遇了怎麼一回事費受密爾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瞧新聞紙便能知道說時從袋裏顛顛的取出一張本地的新聞紙薩伏愛日報來授與李楷度李楷度取來一瞧只見第一張上印着大大的黑字便讀道

昨夜夜深時通往拉克卜甘道上之露司別墅中發現一謀殺案別墅主人爲一富婦馬丹喀密勒道夫來素蜚聲于哀克司年來每值夏令必來此銷夏昨夜忽爲人發見于客廳中僵臥地上似力絞而死者其女僕海倫納伏堪則發見于樓頭床上中迷藥雙手反縛於後此新聞付刊時尙未蘇醫生哀密爾潘汀方盡力施救謂醒後或能令此案放一線光明亦未可必警署中人對於此案詳情嚴守秘密然中有數端可爲吾讀者告者此謀殺案之發見時在夜中十二點鐘發見者爲城市警察吏庇立歇事後檢察了無端倪窗間門上都無破毀痕迹度兇手必爲別墅中人無疑馬丹道夫來之摩託卡及與馬丹同來哀克司之英國少婦同時失蹤馬丹之珍珠寶石亦已被盜今警署中人擬懸巨賞嚴緝英國少婦重賞於下必有勇夫想不致令巨慙倖逃法網也

李楷度讀罷把新聞紙放在桌上。一壁慢慢兒的說道這新聞紙上所說的英國少婦大約就是你的朋

友密司茜麗霞。麼費受密爾一聽得李楷度道出這名兒。非常詫異。大呼道。怎麼你也認識他的麼。李楷度道。吾並不認識他。不過一夜在弟婁爾別墅中。瞧見他和你在一塊兒。聽得你喚他密司茜麗霞。所以知道。麼費受密爾道。你瞧見吾們在一塊兒麼。李楷度半晌不語。心目中彷彿嵌着一幅絕妙的畫圖。畫圖中便是那個小小的花園長凳上。坐着那個芳年艷質的女郎。不住把螭首旋來旋去。又宕着那一雙蓮足。真個曼妙無比。李楷度追味了一會。便問道。那夜和你女友一同去的那個胖胖的女人。可就是馬丹道夫來麼。麼費受密爾答道。一些也不錯。正是他。李楷度道。你想怎麼樣呢。麼費受密爾道。哈瑞特正在哀克司。他是法蘭西偵探中最聰明的人。你會和他一同吃過飯。素來相識的。李楷度道。你可是要喚吾去見他麼。麼費受密爾道。立刻就去。李楷度道。這案兒可是在他手中麼。麼費受密爾道。並不在他手中。兩天前新聞紙上記着他到這裏來休息的。吾的主意。只求他經手這謀殺案。李楷度道。麼費受密爾。你難道要請那大偵探緝拿你女友不成。麼費受密爾跳將起來。大呼道。你也以為他有罪麼。你也信着新聞紙上的一派胡言。疑他是罪人麼。你會見過他的。瞧他是不是犯罪的人。李楷度道。吾只要問你那警署中人都疑他麼。麼費受密爾道。剛纔吾一見了這天殺的新聞紙。便趕往露司別墅去。却見已被警察們守着。攔着不許吾進花園一步。當下吾便和一個警察交談。據他和吾說。署中人都疑那英國少婦。即是兇手。假使不是兇手。也定是同謀。放兇手進別墅。除了他。斷沒旁的人。李楷度面着麼費受密爾。很莊重的說道。你聽着那

夜。吾。遇。見。你。的。半。點。鐘。以。前。曾。見。那。女。郎。衝。到。花。園。裏。來。在。一。條。長。凳。上。撲。的。一。坐。坐。了。一。些。兒。也。不。寧。靜。頭。兒。向。四。下。裏。亂。旋。足。兒。不。住。的。宕。着。這。是。第。一。個。可。疑。之。處。停。了。一。會。他。又。馳。入。室。中。你。喚。他。入。你。的。股。他。立。刻。應。允。不。道。他。入。了。你。股。你。立。刻。就。輸。這。是。第。二。個。可。疑。之。處。後。來。他。臨。去。時。你。問。他。第。二。天。夜。中。來。不。來。這。第。二。天。夜。中。便。是。昨。天。夜。中。便。是。謀。殺。案。發。生。之。夜。他。回。說。有。旁。的。事。不。能。來。說。時。面。上。現。出。異。狀。這。是。第。三。個。可。疑。之。處。如。今。你。可。是。依。舊。要。喚。吾。去。請。哈。璫。特。經。手。這。案。兒。麼。費。受。密。爾。道。正。是。立。時。去。請。李。楷。度。便。喚。侍。役。取。了。帽。兒。和。行。杖。來。問。費。受。密。爾。道。你。知。道。哈。璫。特。住。的。所。在。麼。費。受。密。爾。答。道。知。道。于。是。同。着。李。楷。度。出。去。到。鎮。中。一。家。小。旅。館。裏。當。下。李。楷。度。把。名。刺。送。了。進。去。不。一。會。兩。人。便。引。入。一。間。小。小。兒。的。起。居。室。中。只。見。哈。璫。特。正。在。那。裏。吃。他。的。諸。古。聿。他。是。個。廣。肩。圓。面。很。強。壯。的。人。身。上。穿。着。一。件。晨。衣。那。樣。兒。很。像。是。戲。園。裏。的。小。丑。見。了。李。楷。度。便。微。微。一。笑。立。起。身。來。伸。了。兩。隻。手。兒。歡。然。呼。道。咦。吾。的。好。友。今。天。得。和。你。把。臂。心。中。愉。快。極。了。又。承。密。司。脫。費。受。密。爾。也。降。臨。真。榮。幸。之。至。說。着。把。一。手。授。與。費。受。密。爾。費。受。密。爾。握。了。一。握。興。興。頭。頭。的。說。道。足。下。還。記。得。吾。麼。哈。璫。特。笑。着。答。道。吾。們。吃。這。碗。偵。探。飯。的。人。記。憶。力。自。比。尋。常。的。人。強。一。些。記。得。從。前。在。格。洛。夫。司。諾。廣。場。密。司。脫。李。楷。度。府。上。夜。宴。時。曾。和。足。下。有。一。面。之。緣。費。受。密。爾。道。正。是。麥。歇。在。下。今。天。此。來。却。是。要。求。助。于。足。下。說。時。那。聲。音。甚。是。響。朗。哈。璫。特。拽。一。把。椅。兒。到。窗。前。喚。費。受。密。爾。坐。了。又。拽。旁。的。一。把。椅。兒。授。給。李。楷。度。接。着。說。道。

密司脫費受密爾請你說來在下在這裏洗耳恭聽就是費受密爾道這事便是馬丹道夫來的謀殺案哈璠特道麥歇你可是和那案兒有甚麼關係麼費受密爾道案中牽着的那個英國少年實是吾的知友哈璠特容色十分莊嚴眼中微含怒意冷然問道麥歇你想喚吾怎麼樣助你費受密爾道麥歇哈璠特在下知道你這幾天正閒着沒事因此上特地趕來求你經手那案兒探明他的真相茜麗霞究竟如何哈璠特倚在椅背上把手握着臂兒兩眼兀是注着費受密爾的臉那怒意却已消滅半晌啓口說道你們英國的辦法吾不明白只是吾們法蘭西偵探大半受官中僱用一切須聽官中節制如今這馬丹道夫來的案兒正在裁判官第婁利注氏手裏吾怎能參入費受密爾道你偷去助他一臂諒來他沒有不歡迎的哈璠特搖了搖頭那眼光却溫和得多一會翹了一隻食指說道你名片匣中大約一定有那英國少婦的照片可能給吾瞧瞧費受密爾緋紅了臉掏出那名片匣來取了一張照片授給哈璠特哈璠特細細的熟視了好一會問道這照可是最近的麼費受密爾悄然答道正是他特地爲了吾攝的哈璠特道攝得和他玉容很相像麼費受密爾道很像很像的哈璠特道你和這茜麗霞訂交有多少時候了費受密爾瞧着哈璠特沈吟答道差不多有兩個禮拜哈璠特揚了揚眉又問道你和他邂逅可是也在這哀克司麼費受密爾道不錯哈璠特道訂交之地是不是在弟婁爾別墅中費受密爾道正是吾有一個朋友會和他在巴黎相見過吾一見了他的芳姿異常傾倒因此疾忙託那朋友介紹和他相識哈

璫特把那照片還了費受密爾。把椅兒拽近窗前。溫溫和和的說道。麥歇。你生平的事。吾也略有所知。密司脫李楷度。曾說給吾聽過。知道你是個風流倜儻的人。最富於愛情。但是你須知道。天下婦人女子的。心最不可測。起先和你親親熱熱。使你鞠躬盡瘁。替他做事。末後斗的翻轉臉。來蕭郎當做陌路人了。費受密爾道。這種婦人。世上原也不少。但是茜麗霞。哈蘭特。斷不是這種婦人。哈璫特道。麥歇。費受密爾。委實和你說。那裁判官麥歇。第婁利。注曾來喚吾相助。只吾已回絕了。說好幾個月。忙得昏天黑地。這幾天。正要逃。逃咧。那派來請吾的委員。實是警署長和吾談了好久。據他說。那案兒非常黑暗呢。費受密爾道。怎樣。黑暗。哈璫特又坐近了費受密爾。說道。吾和你說。那別墅中。實有一個同謀。引那兇手進去。門上一些兒。沒有甚麼痕跡。鐵銷子依舊好好兒的。那門的鑲板上。連一個指頭印都沒有。裏頭定有一個同謀。在着。不問可知的。李楷度聽得津津有味。也把椅兒拽近他們坐處。只聽得哈璫特又道。吾們如今一算。馬丹道。夫來家中。有多少人。人數却也不多。第一個吾們先說。那瀛車夫。盜利守維太士。昨夜他並不在別墅裏。還是今天早上回來的。李楷度插口道。嘎。他不在別墅裏。哈璫特忙揚了揚手。喚他別響。費受密爾却枯坐不動。好似一個石像。面容慘白。雙目如火。睜睜的瞧着。哈璫特道。你們別響。聽吾說。下去。守維太士。昨天可巧到歇姆培來。去瞧他父母。坐了兩點鐘的。火車去的。下半年。同他父母。倆在一塊兒。晚上。一同上咖啡店。今天。一清早。女僕海倫。納伏。堪。曾說出他在歇姆培來的住址。官中人。即忙打電。

話去問那邊的警察署。那警察署裏立刻派人去瞧。回說守維太士還在床上沒有起身。守維太士對於這案兒裏有關係沒有關係。吾不能說不過領那兇手進別墅的人定然不是他。因為晚上他在歇姆培來這裏的謀殺案。夜半已發見了。除了這漁車夫以外是一個論日做工的婦人。他是個哀克司本地的。人。每天早上七點鐘到別墅服役。夜間七八點鐘回去。有時女僕獨自一人在着他。便多等一會。因為那女僕很胆小的。但是他昨夜在九點鐘前便回去。可是那謀殺案却在九點鐘以後發生。除了那漁車夫和這婦人以外便是女僕海倫。伏堪和那茜麗霞姑娘了。說着聳了聳肩。掏出火柴來。點上一枝紙煙。又道。此刻吾們先說那女僕海倫。伏堪。他今年約摸三四十歲。是個腦門台農家婦。腦門台人。大半是很誠實的。吾這裏有一張紙兒。上邊就記着海倫的事。你們聽着。一面說。一面從桌上取起一張紙兒來。瞧着。又道。這紙上記得略詳細一些。吾們法蘭西警察署中人。比你們英倫的把細得多。咧。海倫。伏堪。在馬丹道夫來那邊服役。已有七個年頭。簡直是個很忠懇的朋友。不像是甚麼下人。謀殺案發生的那夜。他全身縛着。中着麻醉藥。知覺全失。達克透。潘汀。後來會親見他醒回來。醒時甚是痛苦。重新暈了過去。如今還睡着咧。至于那茜麗霞姑娘。吾們都不知道他的底細。怕你也未必知道。只知道他是個年青貌美的英國少婦。和馬丹道夫來一同到哀克司來。你可知道他怎麼會做馬丹的同伴。費受密爾現出一種跼蹐不寧之狀。紅了紅臉。答道。吾不知道婦人家交友可也是極尋常的事。哈瑞特不說甚麼。又

從桌上取起一張紙兒來。說道：「如今吾要把馬丹道夫來的事和你說了。他早年的事吾不必去說。他十七歲在巴黎遇了一個南山最富的製造家道夫來氏。三生石上便締紅絲。七年前道夫來氏忽歸道山。馬丹做了寡鵠。手中却擁着偌大的遺產。他生平有一個癖。喜歡搜集各種寶石。有一個無價的頸飾。上邊嵌着一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石。那些奇珍異寶。他手裏着實不少。簡直是個寶石大王。這位夫人偏偏是個喜歡招搖的婦人。要人家知道。他富有寶石。每每在莽脫卡洛往來逍遙。高瞻遠矚。不可一世。然而心地非常仁慈。爲人煞是不惡。只也像旁的富人一樣。有了錢。過了闊綽。生性又愛結交。不免要誤交匪人。受人哄騙。虧得他忠僕海倫納。伏堪時時在肘腋之間。做他的保護人。纔免却種種不得意事。不致于進人家的圈套。驀地裏却來了你那個年青貌美的女友馬丹道夫。來便做了犧牲。那些寶石也就不脛而走。費受密爾閉了兩眼。臉兒慘白如死。顫聲問道：「你可是疑茜麗霞麼？」哈瑞特道：「像他一個弱質姍姍的女子。自未必敢做那殺人的勾當。或是豔羨那些寶石。放胆兒做那賊黨的同謀。這却說不定的。」費受密爾道：「他未必是這種女子。謀殺案發生的前一夜。密司脫李楷度也曾見過他的。李楷度瞧了瞧費受密爾。不說甚麼。費受密爾又道：「那謀殺案發生的前一夜。茜麗霞哈蘭特在弟婁爾別墅中賭輸了幾個錢。李楷度曾在屋後花園中瞧見他。似乎現着不安之狀。後來女郎和吾道別時。他也瞧見女郎所說的話。他也聽得那時吾又約女郎。第二夜再來。玉容上却倏的變了色。回說：『明天有事。後天夜中吾要』」

瞧。你。說。了。這。兩。句。便。告。別。而。去。哈。瑞。特。道。你。一。句。話。也。不。隱。瞞。麼。費。受。密。爾。道。吾。並。沒。隱。瞞。一。句。句。是。實。吾。可。不。是。個。扯。謊。的。人。哈。瑞。特。注。視。了。費。受。密。爾。半。晌。纔。鞠。躬。說。道。麥。歇。你。贏。了。吾。決。意。担。任。偵。探。這。案。兒。揭。去。那。重。黑。幕。可。是。你。對。于。這。上。邊。非。常。着。意。的。說。時。握。了。一。個。拳。兒。擱。得。桌。子。彭。的。作。響。費。受。密。爾。道。麥。歇。肯。担。任。這。案。兒。小。可。感。激。之。至。哈。瑞。特。把。那。兩。張。紙。兒。鎖。在。一。隻。信。匣。之。中。便。出。室。而。去。過。了。幾。分。鐘。又。走。將。進。來。說。道。吾。已。打。了。一。個。電。話。到。警。察。署。去。喚。那。個。發。見。這。謀。殺。案。的。城。市。警。察。吏。庇。立。歇。立。刻。到。這。裏。來。領。吾。們。往。別。墅。去。一。路。上。便。能。把。那。發。見。時。的。情。形。和。吾。們。說。此。刻。麥。歇。第。婁。利。注。和。警。察。署。長。都。在。別。墅。裏。偵。察。一。切。吾。們。趕。去。定。能。相。遇。那。邊。一。切。仍。和。昨。夜。一。模。一。樣。只。把。馬。丹。道。夫。來。的。尸。身。從。客。廳。中。移。入。寢。室。那。些。關。着。的。窗。也。都。開。了。費。受。密。爾。很。懇。切。的。問。道。吾。們。也。能。跟。着。你。去。麼。哈。瑞。特。道。你。們。不。妨。同。吾。去。只。不。許。開。口。但。聽。着。瞧。着。就。是。了。接。着。又。向。李。楷。度。道。前。夜。你。在。花。園。中。所。見。那。個。女。郎。的。情。狀。實。是。很。重。要。的。你。能。敷。立。下。一。個。誓。麼。李。楷。度。答。道。能。敷。正。在。這。時。忽。聽。得。門。上。有。剝。啄。之。聲。哈。瑞。特。取。了。帽。兒。說。道。庇。立。歇。來。了。吾。們。一。同。到。露。司。別。墅。去。罷。

第三章 庇立歇之言

庇立歇是個身材胖胖兒的少年，紅紅的臉兒，眉目却還清秀，只是一頭頭髮和那兩片薄鬚，却已白得像銀絲一般。哈瑞特和他握了一握手，一同走下樓梯，到了街上，向着那露司別墅走去。庇立歇一壁走。

一壁述那昨夜的事道。昨夜約摸九點半鐘時。吾走過那別墅花園門外。只見大門關着。花園圍牆和短樹叢的上邊。有一片紅紅的燈光。這燈光是從西南角上面着街的第一層樓中放出來的那下面的窗。吾却瞧不見過了。一點多鐘。吾回來時。又走過別墅。見第一層樓上已沒有燈光。大門開着。於是吾悄悄地走將進去。沿那一帶石砌的馬車道。直到前門之前。這前門並不是面街的。恰在後面。吾舉目一望。只見四下裏都漆黑。下邊的長窗和木格子的門都緊緊關着。吾上去推時。却一動都不動。各處也黝黯無光。當下吾就離了花園。關好了大門。出來。等到十一點鐘時。吾再去瞧。不覺咄咄稱怪。剛纔吾關了去的門。此刻已大大的開着。第二層樓的一室之中。燈光通明。眩人目睛。一點鐘前。分明沒有一絲光的。吾立着看了那燈光。一會心裏好生奇怪。想他們怎麼把燈火做頑意兒。一會生一會滅。門又一會關一會開。好不可思議。當下裏吾便偷偷的溜進花園。乃沿着馬車道走去。這夜碧空如水。甚是清明。雖沒有月光。吾也能瞧得清楚。不論甚麼東西。都不能逃過吾的眼兒。走到前門。一瞧。却見下邊的一扇窗兒已開了。開來。吾瞧了。不覺嚇了一跳。迴血管裏的血。幾都結了。冰背脊骨上。冷森森地。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再瞧那第二層樓上。火還兀是亮着。知道裏頭定然出了非常的故事了。哈璫特道。不錯。不錯。你猜得很。是吾的朋友。請再說下去。庇立歇又道。下邊那扇窗兒。雖是開着。室中却漆黑。沒有一絲燈光。吾便爬上窗檻。去把手燈向裏邊一照。只見窗紗垂在兩面。瞧進去。不甚親切。當下便子子細細的爬將下去。在燈光中。

見一把椅兒倒在地。上右首邊牆三扇窗的中間一扇窗下躺着一個婦人。即是那馬丹道夫來衣服都穿在身上。靴上有些兒泥。似乎雨後出去走過的样子。麥歇想還記得昨天黃昏時候六點鐘和八點鐘間曾下過兩場大雨。哈璠特點頭稱是。庇立歇又道。吾忙逼近了馬丹道夫來。瞧時見他已死了。那面龐腫得很大。并且變得黑黑的。頭頸裏縛着一根繩。縛得很緊。直切入皮膚裏。可是馬丹道夫來是個很肥胖的婦人。起初還瞧不見那繩兒。末後方始瞧見。哈璠特道。那時你作何計較呢。庇立歇道。那時吾忙入到客廳中。打一個電話給警察署。接着悄悄地上樓。把許多門一一推去。却見都關着。走到第二層樓上。見一間裏燈火通明。開門進去。瞧時只見那女僕海倫納。伏堪。躺在床上。鼾聲如雷。言時四人已到了路的轉角處。數步外有一小羣的人聚着。門前守着一個警察。哈璠特欣然道。這裏便是露司別墅了。四人都抬頭一望。忽見第一層樓上一扇窗中立着一個人。在那裏眺望。一會把頭縮了進去。庇立歇道。這人便是吾們哀克司警察署長麥歇貝司。那特哈璠特道。他立着的那扇窗裏大約就是昨夜九點半鐘你第一回走過別墅時所見點着燈火的那個房間。庇立歇道。正是麥歇第一回有燈火的。確是這扇窗裏。一壁說。一壁走到門前。庇立歇向那看門的警察說了幾句話。那警察把門開了。四人就相將走入園中。

第四章 別墅中

那馬車道彎彎曲曲。一直通到屋後。夾道都種着樹。四人一路向着前面走去。忽地來了一個像軍人般

的人。生得短小精悍。嘴邊留着兩頭翹起的菱角鬚。這人不是別人。即是那剛纔立在第一層樓一扇窗前的那個警察署長貝司那特。當下他伸出了兩隻手。歡呼道。麥歇哈璠特。你來助吾們一臂。咧。此刻吾們還沒有甚麼頭緒。只得借重大力。將來把那兇手。生生拿住。呀。好一件可怕的謀殺案。更有一個女郎牽涉其間呢。哈璠特銳聲問道。你已探明了麼。警署長聳了聳肩。回過身去。遙指那屋子道。如今請你去檢查。一過。瞧有甚麼端倪。沒有。正說時。忽有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瘦長身材的人。慢慢兒的走將過來。下頷上留着棕色的鬚鬚。面龐瘦削。眼兒微帶灰色。額角突在前面。頭上戴着一頂高頂的綢帽。身上穿着一件禮服。哈璠特問道。這一位。便是。裁判官麼。貝司那特低聲答道。正是他名兒。喚做第斐利注。第斐利注一壁走來。一壁似乎在那裏想心事。並不留意這邊人。貝司那特忙走上去。指着哈璠特說道。這一位。即是巴黎蘇來堆偵探部裏的麥歇哈璠特。第斐利注鞠了一躬。說道。麥歇哈璠特。承你相助。下官非常歡迎。別墅裏一切如故。剛纔一得你電話。就吩咐他們不許移動一物。恭候足下。檢查下官。很信任。足下。足下。目光如炬。定能發人所未發。使全案迎刃而解呢。哈璠特也鞠躬答道。麥歇第斐利注。小可盡力做去就是了。第斐利注瞧了瞧李楷度和費受密爾。問道。這兩位是誰。哈璠特答道。這兩位都是小可的朋友。能助吾做事。并且密司脫費受密爾。是茜麗霞哈蘭特的朋友。裁判官面上立現懇切之狀。急急的問道。如此密司脫費受密爾。可能把女郎的事說給吾們聽聽麼。費受密爾答道。在下所知道的。自然奉

告。第。斐。利。注。日。光。燭。燭。的。瞧。着。費。受。密。爾。走。上。一。步。問。道。這。茜。麗。霞。哈。蘭。特。可。是。猶。太。產。麼。費。受。密。爾。搖。頭。答。道。麥。歇。第。斐。利。注。你。誤。了。吾。朋。友。確。有。幾。個。猶。太。人。但。是。茜。麗。霞。哈。蘭。特。並。不。是。猶。太。人。第。斐。利。注。聽。了。似。有。失。望。之。意。說。道。不。是。猶。太。人。也。罷。只。吾。拜。托。足。下。以。後。倘。有。所。得。務。必。時。來。相。告。說。着。轉。身。逕。去。大。家。目。送。他。去。遠。貝。司。那。特。向。哈。璠。特。道。麥。歇。哈。璠。特。這。一。位。麥。歇。第。斐。利。注。的。是。一。個。好。裁。判。官。做。事。非。常。把。細。只。是。也。像。尋。常。人。一。樣。的。見。解。不。論。有。甚。麼。謀。殺。案。出。現。總。疑。是。猶。太。人。所。爲。其。實。猶。太。一。族。中。未。必。都。是。惡。人。呢。哈。璠。特。點。着。頭。答。道。着。啊。着。啊。你。的。話。兒。真。說。得。不。錯。如。今。吾。們。再。走。上。去。罷。走。到。半。路。上。左。邊。又。分。出。一。條。馬。車。道。來。道。口。立。着。一。個。趑。趑。桓。桓。的。少。年。穿。着。一。雙。黑。色。的。套。褲。哈。璠。特。見。了。就。問。道。這。人。即。是。那。瀛。車。夫。麼。吾。有。話。兒。要。問。他。貝。司。那。特。招。了。那。瀛。車。夫。過。來。說。道。守。維。太。士。麥。歇。有。話。問。你。你。須。好。好。兒。的。回。答。守。維。太。士。微。現。不。安。之。色。只。毫。無。懼。容。坦。然。答。道。麥。歇。警。署。長。小。可。理。會。得。哈。璠。特。問。道。你。在。馬。丹。道。夫。來。那。裏。有。多。少。時。候。了。守。維。太。士。答。道。麥。歇。算。來。已。有。四。個。月。小。可。同。着。馬。丹。從。巴。黎。到。這。裏。來。的。哈。璠。特。道。有。一。天。你。可。是。向。馬。丹。請。假。要。往。歇。姆。培。來。去。探。望。你。父。母。麼。守。維。太。士。道。正。是。麥。歇。哈。璠。特。道。你。那。一。天。向。他。請。假。的。守。維。太。士。道。麥。歇。禮。拜。六。哈。璠。特。道。請。假。時。你。可。曾。向。馬。丹。說。明。昨。天。禮。拜。二。去。麼。守。維。太。士。道。麥。歇。小。可。單。請。馬。丹。給。假。一。天。不。論。那。一。天。都。好。並。不。說。定。禮。拜。二。哈。璠。特。道。如。此。說。來。昨。天。你。往。歇。姆。培。來。去。可。是。馬。丹。吩。咐。你。的。麼。守。維。太。士。猶。豫。不。答。臉。兒。

上流露出一種倉皇之態。慢慢兒的答道：「吩咐吾禮拜二去的，並不是烏丹道夫來。」哈璫特忙問道：「不是道夫來，是誰？」守維太士瞧了警署長，又瞧哈璫特，再瞧李楷度和費受密爾，囁嚅道：「喚吾禮拜二去的，實是茜麗霞姑娘。」哈璫特道：「原來是茜麗霞姑娘，他在甚麼時候喚你去的？」守維太士道：「麥歇禮拜一的早上，吾在那裏揩拭那漁車。茜麗霞姑娘從花園裏採了花，進吾的漁車房來，婉婉的說道：『挨爾方司，這幾天，吾很安適。馬丹心地善良，待得吾也很好。』明天你儘可坐了一點五十二分的火車，動身。兩點九分鐘，便能安抵歇姆培來了。」哈璫特揚了揚手，莊容說道：「挨爾方司，這幾天，吾很安適。馬丹心地善良，待得吾也很好。」守維太士道：「正是這都是茜麗霞姑娘的話。」哈璫特把那天，吾很安適。馬丹心地善良，待得吾也很好。」守維太士道：「正是這都是茜麗霞姑娘的話。」哈璫特把那天，雙銳利的眼兒注定了漁車夫的面龐，一瞬也不瞬。守維太士益發跼蹐不寧。哈璫特瞧了，立刻朗朗說道：「吾瞧你還在那裏猶豫不決。」守維太士有話快說，自始至終，別打一句謊話。守維太士道：「麥歇，吾從實說了。今天早上聽得大家都在那裏議論茜麗霞姑娘，小可也有些兒懷疑。但是天地良心，說一句茜麗霞姑娘待得吾着實不錯，起先吾原不想往歇姆培來，也是他和吾說你辛苦了，好久爲甚麼不請假一天回去望望父母？」於是吾纔想請假。咧，哈璫特道：「他是那一天和你說的？」守維太士道：「也是禮拜六那天。」

楷李度聽了那一番話。很替費受密爾扼腕。費受密爾呆呆立着。面色甚是悲苦。突出了下頷。兩眼尤其是。嗽着守維太士警署長貝司那特。只在那裏聳肩一聲兒。也不響。哈璣特趨前一步。輕輕的把手兒攔在。守維太士臂上。說道。吾友。你來細細和吾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守維太士道。禮拜六早上。茜麗霞姑娘。進吾瀛車房來。吩咐吾。下半年替他預備車兒。接着又和吾說了一會話。他說吾父母住在歇姆培來和。這裏相去不遠。何不請一天假去探望。探望假使不去探望。未免有虧子職。對不起他們老人家。哈璣特。道。除了這幾句以外。還有旁的話麼。守維太士道。單是這幾句。並沒旁的話。哈璣特道。好好。此刻領吾們。到那瀛車房裏去。一夥人便穿過了一帶短樹叢。直至瀛車房前。只見那兩扇門大大的開着。哈璣特忙。問道。你今天回來時。門也這樣開着麼。守維太士道。正是這樣開着。哈璣特點了點頭。又問道。禮拜二夜。這門上的鑰匙。是不在你手裏。守維太士道。麥歇臨去時。小可鎖了。汽車房便把那鑰匙交給海倫納。伏。堪他就挂在廚房裏的一枚釘上。哈璣特道。那掛鑰匙的所在。人家能覓一尋就着的麼。守維太士道。倘。然知道了。便很容易尋着的。當下大家走將進去。見靠牆放着一排裝石油的罐頭。哈璣特問道。這裏放。着的石油。可曾給他們取些兒去。沒有。守維太士道。吾去時。車上石油已很少。他們都從這中央的罐兒。裏取去的。說着。把手觸了觸中間的幾個罐兒。哈璣特揚了揚眉。一壁想着。一壁說道。待吾瞧。貝司那特。很不耐的說道。這個沒甚關係。何用注意。只消知道石油曾被他們取去過就是了。哈璣特柔聲道。不是。

這般說。吾們檢查總以子細爲是。若然守維太士不去瞧瞧那石油罐。如今吾們還不知道石油被竊。咧守維太士道。着啊。將來吾還道是自己用去的呢。哈璠特道。那失去的瀛車力兒很足的。麼守維太士道。是一匹六十匹馬力的瀛車。哈璠特轉向貝司那特道。那車兒的號數和式樣。你大約已知道了。何不在新聞紙！登一個廣告。包管你不久便出現。警署長回說廣告已印了。哈璠特點了點頭。察視地上。這瀛車房的前面有一個小天井。地用石塊砌成。上邊也並沒半個足印。哈璠特搖着頭。說道。這地上還濕。却不能不留足印。足見那竊瀛車的却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哈璠特察視了一遍。回將過來。兩眼依舊注着地。一會氣噓噓地跑到這小天井的邊上。低着頭。細細的瞧那些草。接着便向費受密爾道。你快瞧這裏的草葉。上有幾個足印。只是很淡很淡。大約那人用了脚尖走的。說着折向馬路道。走上幾碼。已到別墅前的一片空地。當前有一間很精緻的方形小屋。用黃石築成。屋頂是個三角形。門的兩旁有兩根美麗的石柱。外邊卽是花台和草地。當春夏之交。便紅上屋角。綠到門前。景色異常悅目。李楷度瞧了。想這所在。直同神仙福地。怎麼十二點鐘前却有殺人的大案出現呢。放眼一望。只見紅日曠曠。照遍朱雲玉扉。彷彿塗着胭脂。雲窗四闢。明光入室。如含樂意。門兒兩邊都開着窗。進門便是一所大客堂。兩端都有玻璃門。開出去又是兩個長方形的房間。通到屋後。左面盡頭處。有一間餐室。餐室之後。就是廚房。右面便是那間謀殺案發生的客廳。廳中也有。一扇玻璃門。門前有一條狹如羊腸的小徑。先前本叢生着草的。

只爲平日出入過繁。踐踏過甚。草都已沒有。這小徑差不多有三碼長。爲了昨夜曾下過雨。因此地上很軟。哈璠特道。如今吾們先繞屋走他一趟。於是沿着別墅的側面走去。上邊開着四扇窗。三扇是那客廳的一扇。是後邊一間書室的。這四扇窗下。並沒有甚麼踪跡。不過玻璃門前的泥土上。有二種足印。一種是彎彎的。從那馬車道上來的。並不和旁的兩種足印雜在一起。哈璠特瞧了。抬起頭來說道。這足印定然是吾們的智友庇立歇的。他彎彎而來。分明不要亂那兩種足印。給吾們做偵探的一些兒頭緒。多謝。多謝。庇立歇受寵若驚。立時漲紅了臉。貝司那特對他點了點頭。似乎稱許他的樣子。哈璠特指着地上。一道印兒。說道。麥歇警署長。只是吾願你部下的人。也像庇立歇一般聰明。你瞧從這玻璃門通往馬車道的小徑上。彷彿有車輪的痕跡。想來定有車兒。曾在。上邊推過。咧。貝司那特急道。剛纔吾部下的人。並不從這玻璃門裏進別墅的。加着吾曾下嚴重的命令。喚他們不許輕舉妄動。所以一切都和昨夜十二點鐘時一樣。哈璠特面上現出一種沈思之狀。半晌便俯下身去。察視那門兒右邊的第二種足印。說道。這裏的足印。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婦人的。但是下足很輕。所以印兒不甚清晰。說着又去瞧那第三種足印。霎時間面現喜色。嚷將起來道。噢。這裏的足印。着實有趣。咧。一共是三個。從這門兒的中央。通到馬車道。那車輪似的印兒。恰在旁邊。這足印。甚是清楚分明。是婦人的高底小蠻靴。瞧去却極詫異。去窗一碼外。是一個右足的足印。脚底較深。脚跟較淺。第二個是左足的足印。脚跟的印兒也很淺。足尖却很

闊。並且有些模糊。這足印的近邊。又是一個右足的足印。腳跟上很深。約摸有半寸光景。這兩個足印。恰近那馬車道的邊上。哈璠特瞧着。沈思了半晌。纔轉身向貝司那特道。你們可曾見屋中有和這足印相合的靴子。沒有。貝司那特答道。吾們曾把屋子所有婦人的靴子。一一試過。茜麗霞哈蘭特的。咧女僕海倫。納伏堪的。咧便是。馬丹道。夫來的靴子。也曾試過後。來從茜麗霞哈蘭特寢室中。找出一雙恰和那足印吻合的說時。喚那立在馬車道上的一個警官過來。輕輕的說了一句。不一會就到大客堂中去取了一雙小蠻靴來。警長微笑着說道。麥歇哈璠特。那地上的足印。便是這一雙美人兒的蠻靴。留下的。照這靴兒瞧來。那美人足。定然是玲瓏纖小。不亞蓮瓣。別墅中那兩個婦人的足。吾都知道。馬丹道。夫來的是短而方。海倫。納伏堪的是闊而平。他們倆都不能穿這靴子。吾們發見這雙靴子時。只見在茜麗霞臥室的地板上。一隻在東。一隻在西。彷彿是在匆遽中脫去似的。你不見這一雙。還是簇新的。咧大約只穿得一回。當時吾取來和這裏的足印。一比。可巧互相吻合。不過和這第二個足印的足尖。有些兒不同。哈璠特忙取了靴子。蹠在地上。放在那三個足印裏。當下貝司那特說道。據吾想來。那茜麗霞。定是穿了旁的。一雙同樣的新靴子去的。哈璠特默然不答。立起身來。把那雙靴子還了貝司那特。說道。這雙靴子。似是到哀克司來做的。吾們好向各家靴店裏問去。或有所得。貝司那特瞧了瞧靴子裏印着的金字。說道。吾自會細細探問去。哈璠特點了點頭。從衣袋裏掏出一根尺來。量了窗和第一個足印間的距離。又量。

那第一個足印和旁的兩個足印間的距離量罷。便問費受密爾道。茜麗霞姑娘約摸有多少長。費受密爾快快的答道。約摸有五尺七寸長。哈璫特藏好了尺。莊容向費受密爾道。這事兒很黑暗。你別怕。費受密爾灰白了臉。答道。吾不怕的。哈璫特指着他。悄然說道。你只消看這三個足印。便能知道一二。分明有一個像茜麗霞姑娘一般長。一般玲瓏活潑的女郎。穿了茜麗霞姑娘一般的新靴子。從那謀殺案發生之地。陳尸的客廳裏頭跳得出來。當下裏使沒命的奔去。他身上穿着一襲長衣。跨第二步時。這長衣的角忽被足兒一絆。所以第二個足印的足尖很闊。并且有些兒模糊。那時他幾乎栽將下去。連忙掙扎着。跳到馬車道上去。馬車道是全用石塊砌成的。因此並沒有半個足印。當下便同一個男子和旁的一個婦人。坐了一輛瀛車。逃去時候。總在十一點鐘和十二點鐘之間。貝司那特道。十一點鐘和十二點鐘之間。你可能說得定麼。哈璫特道。自然可以說得定。那門十一點鐘開着。庇立歇關的。到十二點鐘時。又開了。所以吾知道十一點鐘以前。那兇手們還在裏邊。門兒雖開着。去却沒有去。不然十二點鐘時。爲甚麼再開那門呢。貝司那特點點頭。稱是。庇立歇目光中流露着恐怖之色。大呼道。如此說來。十一點鐘時。吾關了門。走進花園。他們正在屋中。還沒有去。咧呀。吾的上帝說時。張大了嘴。舉目望着那客廳的窗。哈璫特莊容說道。吾友。吾想那時一定還沒有去。庇立歇又道。呀。那時吾還叩那門。試那門。銷誰也料到他們却在裏邊。屏息不動。去吾不到三碼遠呢。哈璫特道。吾們不妨再探查去。所得或者還不止此。說罷。踏了庇

立歇的足印。跨上門限。掏出一個顯微鏡。先察視了開向外的青色木門。更察視那開向內的玻璃門。驀地裏招那貝司那特過去。指着門的邊上。說道。你快瞧。貝司那特忙問道。可是指印麼。哈瑤特答道。只可恨。穿着手套。吾們探不出甚麼來呢。一面又俯下身去。瞧那門限。半晌立起身來道。這裏有足印。似是穿着橡皮底的靴子。說時走入室中。費受密爾和貝司那特等都跟了進去。見這所在是客廳的幽處。兩邊鑲着白色的木板。刻着各種花式。這幽處的盡頭處。上邊建作弓形。用兩根細細的柱支撐着。中間垂着淡紅色的錦幔。十分華麗。當下這一行人揭開了繡幔。走將過去。

第五章 客廳中所見

李楷度舉目望時。見是一間長方形的小室。陳飾得富麗異常。他的左面。近那幽處。有一隻小小兒的壁爐。爐底裏還留着燒殘的灰。爐前有一條長匹。覆着淡紅色的假毯。兩頭都放着一個錦墊。只已纏得不像樣兒。彷彿經人弄過。去壁一二尺長匹的旁邊。有一扇門。開出去即是大客堂。一邊牆上嵌着一面鏡子。鏡旁放着一隻寫字檯。右面開着二扇窗。兩扇窗之間。裝着一個電紐。天花板上挂下一個有枝燭台。寫字檯上立着一隻電燈。火爐架上插着兩枝電燭。窗下有一隻錦木的圓桌。四邊圍着三把椅子。一把已翻了身。一把背着電紐。一把在對面。李楷度向四下裏一望。見處處不十分雜亂。似乎十二點鐘以前。並沒有慘劇出現的樣子。他右邊的三扇窗外。碧空紅日。絳花綠樹。好一片明媚風光。他的後面。便是那。

玻璃門外芳草芊綿好鳥隱在樹陰中宛轉而歌似迎夏天快些兒到來再瞧那哈璠特却躡着足串東串西不住的忙着李楷度倚在牆上鄭重問道如今這室中可有甚麼端倪麼大家都一聲兒不響沒一個回答他李楷度便把眼兒四溜瞧那器具瞧那牆上白色的鑲板瞧那平滑的地板瞧那淡紅色的錦幔又瞧那天天花板無奈瞧不出甚麼來所最足動目的惟有那把翻倒的椅子和長匠上摺縐的兩個錦墊而已那時哈璠特忙得個不可開交細細的瞧那長匠和墊褥又掏出尺來量那兩個錦墊距離接着又察看那桌子量那三把椅子間的距離停了會兒走到壁爐之前攪那爐底的灰一壁攪一壁兀是回過頭來瞧那長匠眼光中露出猜疑之色一會又回到匠前把匠兒拽了開去斗的低呼了一聲跪在地上拾起幾片碎紙片來當下即忙走到寫字檯畔揭開一本印墨水紙簿只見裏頭夾着幾張信箋內中有一張已撕去了一半哈璠特把那碎紙片一比面上立現滿意之狀隨手取了一張硬紙板大呼道快取些兒膠水漿糊來快些快些一面取了紙片紙板到一隻圓桌子旁坐了下來把那碎紙片拚成了一一黏在那硬紙板上大家都立在他四邊探頭望只見紙上用鉛筆寫成寥寥沒有幾個字哈璠特倏的轉身向費受密爾道你瞧這一封信用可是茜麗霞姑娘的手筆麼費受密爾掏出一隻信匣取出一封信來信裏一共有四張信箋取了其中兩張授與哈璠特哈璠特取了和那紙片比了好一會纔道你們瞧這紙片上的字上邊不是寫着法文「吾不知道」幾個字麼李楷度道「吾不知道」這一句倒很重

要的。這時費受密爾取出來的。那封信。正放在紙板的旁邊。哈璠特向着貝司那特道。你眼中瞧來。怎麼樣。貝司那特低下頭去。一瞧。答道。筆迹自然很像的。李楷度也斜着眼兒瞧了半晌。說道。這兩種字。確是出一人之手。只是他要掩過人家的眼兒。所以故意的矯揉造作。貝司那特又瞧了一瞧。急道。不錯。不錯。彼此確有不同之處。李楷度面有得色。哈璠特也道。正是其間實有不同之點。你們不見這紙片上的。p字上一豎豎得很長。只有些兒屈曲。那s字又曲了好幾曲。分明寫的時候。心裏甚是恐怖。手兒顫着。所以寫成這個樣子。但是這信上的字。却截然不同。的說着。舉目注視。費受密爾的面龐。悄然說道。麥歇。請你見告這兩種字。可是出一人之手。麼。費受密爾答道。吾不知道。哈璠特道。然而吾却知道。這信上的。是真迹。紙片上的是故意假造的。或者他寫時。帶着手套。也未可知。李楷度道。據吾想來。大約是幾天以前寫的。哈璠特道。怕未必呢。你瞧這裏。四面簡直是不染一塵。再潔淨沒有的了。每天早晨。定然着意洒掃。不過今天早上。沒有洒掃。從這上邊推測起來。便知道這紙兒。是昨天寫了。撕去的。說時。把那硬紙板封在一個信封之中。納入衣袋裏。顛巍巍立起身來。重新走到長匠之前。手兒緊緊的抓着衣襟。似有煩惱之色。靜默了片刻。猛可的彎下腰去。輕輕的取起一個錦墊來。帶到窗前。就着日光。子細的瞧。只見上邊有一個小小兒的棕色痕迹。哈璠特即忙掏出顯微鏡。低頭瞧去。把個頭兒直伏在墊上。裏邊的絨毛。向上一漲大了起來。那棕色痕迹。和縐紋。立刻不見。貝司那特大呼道。呀。你怎麼如此不謹慎。哈璠特漲

紅了臉。李楷度也道。可惜。可惜。你把一個線索輕輕丟掉了。哈璫特微笑道。這個並不重要的。不打緊說着。把顯微鏡藏在衣袋中取了。那錦墊依舊放在那長匠上。又取起那別一端的錦墊來。走到窗前。翻覆一瞧。只見上邊有一條割裂痕。哈璫特手裏執着那錦墊。瞧着門外的足印。一會搖了搖頭。仍把錦墊放在原處立直了身體。目光炯炯四射。高呼道。諸君這裏的事。吾還有些兒不明白。如今且上樓去瞧瞧。茜麗霞姑娘的臥室。然後再細細的問那女僕海倫。伏堪。五人便走進大客堂。跑上樓梯。茜麗霞的臥室就在別墅的西南角上。光線既足。空氣也好。一共開着三扇窗。一扇窗面那街道。旁的兩扇窗正在一隻梳粧檯的兩面。下邊就是花園。這臥室的後面有一扇門。開出去是一間白瓦砌成的小浴室。浴盆旁邊的地板上。掉着幾塊浴巾。臥室裏的床上。丟着一件深灰色的衣服和一條裙。窗裏放着一隻小箱子。面上放着一頂灰褐色注濁門綢大帽。一把椅兒上。推着一小堆的細麻布。和一雙灰色絲襪。哈璫特向四邊一望。轉身向庇立歇道。你九點半鐘時所見的燈光。可是從這一間裏放出來的麼。庇立歇答道。正是。麥歇哈璫特道。大約那時茜麗霞姑娘正在這裏更衣。所以有燈光。貝司那特不則一聲。忙着走來走去。開衣廚。拽抽斗。一會纔笑着說道。茜麗霞姑娘是個玉貌綺年的女郎。對於裝飾上一定非常注意。如今瞧了這裏的樣兒。可知他昨夜更衣時。定在匆遽中呢。那時費受密爾。呆呆的立在門限上。瞧着那警署長大偵探攪亂那美人兒的香閨。面上現着怒容。無奈哈璫特一些兒也不覺得。又入到更衣室中。開看

茜麗霞裝首飾的幾隻小皮匣。但見一兩隻裏放着金玉的飾物。有的都空着。末後又開了一隻。哈璠特持在手中。瞧了好久。貝司那特很不耐的說道。麥歇。這匣子是空的。你瞧些甚麼來。哈璠特道。吾原知道。費受密爾走入室中。挨近了哈璠特。說道。麥歇。可能讓小可一瞧麼。便受了瞧了一瞧。又道。這匣子裏是茜麗霞姑娘裝耳環的。說着。把匣子還了哈璠特。一面現着沈思之狀。哈璠特放下匣子。返身過來。說道。這裏吾們都瞧過了。不知道剛纔有人進來過。沒有。貝司那特答道。除了海倫納。伏堪。一人以外。並沒有別的人進來過。哈璠特道。咦。他已醒回來了。麼。貝司那特道。他身體還很軟弱。但是吾們也不妨去問問他。茜麗霞。哈蘭特。去時穿甚麼衣服。這倒也是。要着剛纔和麥歇。第婁利。注說過。麥歇。第婁利。注也很以爲然。當你們未來之前。吾便去帶他。到這裏來。他只瞧那女郎的衣櫥。看沒有了。甚麼衣服。便能知道他穿了甚麼。去的。哈璠特道。你們可是聽他。一人在這裏。檢點衣服。麼。貝司那特道。吾在旁監視着。兩眼片刻也不離他。哈璠特道。他檢點時。剛在吾未來之前。麼。說時。倚在窗前。望那街道。又問道。那一隻衣櫥。那一隻箱子。是海倫納。伏堪。最後檢點的。貝司那特抽開了窗裏箱子上的末一隻抽斗。裏頭放着一件淺色的衣服。便指點着說道。這一隻抽斗。便是海倫納最後檢點的。當時。吾從窗裏瞧見你。遠遠地來了。就喚他快些兒。檢點。他取了這件淺色衣服。起來。說沒有甚麼不見。于是。吾依舊帶他。到他自己的室中。去。交給看護婦。哈璠特。提起了那衣服。在窗前搖了幾搖。又拈起一隻衣角。來。湊在眼前。瞧了一會。纔摺好了。

仍放在那抽斗中。接着又向貝司那特道：「現在請你把他最先檢點的抽斗指點吾瞧。」貝司那特如言又抽開了一隻抽斗。哈璫特忙取了裏頭的一條裙，持在窗前子細的瞧瞧罷。隨手授給李楷度，默立了一兩分鐘。沈吟着，李楷度好久瞧着那裙，見並沒奇異之處，製得却甚是華麗。四周緣着奇巧的花邊。哈璫特瞧了李楷度一眼，微笑道：「麥歇，李楷度，你看飽了沒有？」吾們要去瞧海倫納伏堪咧。」李楷度放下了裙，跟着眾人出室。哈璫特末一個出去，鎖了門，把鑰匙納入袋中，揚聲說道：「海倫納伏堪的臥室，可是在樓上麼？」說着，向樓梯走去。正在這當兒，有一個穿着便服的人走將過來，手裏執著一根繩子。貝司那特大呼道：「咦，杜來脫，你來了。」麥歇哈璫特今天早上，吾差杜來脫取了馬丹道夫來頭頸裏縛着的繩子，往哀克司各店裏問去。哈璫特疾忙走到杜來脫面前，問道：「你可曾探出甚麼沒有？」杜來脫道：「麥歇，小可在喀昔拿路一家考佛爾店中，探得有一個穿着深灰色衣服，戴着深灰色帽子的少婦，在昨夜九點鐘以後，曾上店去買這樣的繩子。那時可巧關店了。當下吾便把麥歇警署長給吾的那張茜麗霞哈蘭特的照片給店中人瞧。店中人回說買那繩子的確是這少婦。大家聽了都呆着不動。沒一個向費受密爾瞧。便是哈璫特也力避他的眼鋒。一會纔說道：「這一件很重要的事，便轉身走上樓梯，直向海倫納伏堪的臥室而去。」

第六章 原來如此

看護婦開了門。聽六人入室。那時海倫納伏堪正倚在椅背上。臉色白白的煞是難看。見了那六人。便搖搖的立將起來。李楷度舉目一瞧。見是一個三十五歲左右長身的婦人。身上穿着一件很潔淨的黑衣。瞧他樣兒。確像是一個幹練可靠的女僕。這時面上現着懇切之色。顫聲說道。呀。麥歇。快些兒。帶吾離這別墅到牢獄裏去也好。可是吾和馬丹好幾年在一塊兒。何等快樂。如今馬丹死于非命。吾直悲痛極了。這裏委實不可一日居咧。說着。倒在椅上。哈璠特走到他旁邊。溫溫和和的安慰他道。可憐的婦人。吾原也知道你心中的悲痛。斷不聽你孤另另的住在這裏。你在哀克司可有甚麼朋友。麼。海倫納道。有的。麥歇。只吾。今天尙須宿一夜。明天纔別謀棲止呀。昨夜的事。直使吾魂兒飛上半天呢。哈璠特道。此刻你不必嚇了。吾們既不是昨夜的兇手。又不是他們的同黨。一面說。一面拽把椅子。挨近海倫納。拍着他的手。又道。現在吾要煩你把昨夜的事說給吾們聽聽。吾們萬不難爲你的。海倫納急道。麥歇。但是吾也不知道甚麼。昨夜吾侍茜麗霞姑娘更衣。使法去後。就上床去睡。李楷度驚呼道。使法去。奇極了。哈璠特轉身向李楷度。莊容說道。麥歇。李楷度請你別響。你響了。於吾很有妨碍。接着向海倫納伏堪道。如此。茜麗霞姑娘時時使法的麼。這個煞是奇怪。吾們須得探聽個詳細。請你從實說來。海倫納搖頭道。麥歇。委實和你說。吾很不喜歡那個茜麗霞姑娘。吾恨他。吾妒他。說時。雙頰通紅。把手兒握緊了。椅臂不放。哈璠特問道。你到底爲了甚麼事。恨他妒他呢。海倫納又倚在椅背上。微微的笑了笑。說道。吾和你說。不過你聽了。別

笑。吾器量小。可是這原是吾們婦人的見解呢。麥歇須知道那茜麗霞姑娘在馬丹道夫來身邊出現。實是在上一個六月裏一天夜中。那六月以前馬丹道夫來身邊並沒有這茜麗霞姑娘。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道那夜馬丹同着幾個朋友到莽脫麥脫爾的挨培夷大酒肆中去用晚餐。回來時就帶了那個茜麗霞姑娘來呀。你還沒有瞧見那時的情狀。咧。上下穿着花格絨布的衣裳。挂一斗拖一塊。破得不像個樣兒。那如花如玉的芳容。滿現着菜色。又骯髒。又難看。那裏是絳闕朱扉中的天仙女。簡直是九幽地獄中的母夜叉。那夜吾助馬丹卸妝時。馬丹把他的事告訴吾。說他在那大酒肆中串來串去。在那裏跳舞。聲言不論那一個人。倘能賞賜他一頓夜飯。便能和他跳舞。說時聲音中挾着鄙夷之意。李楷度聽了不敢抬頭。瞧費受密爾知道他此時一定心如刀割呢。半晌海倫納又續道。他雖願意和人家跳舞。無奈人家見了他那件百衲衣。個個退避三舍。沒一個敢親玉人。薌澤也沒一個哀王孫而進食。惟有吾家馬丹很可憐。見他聽他陳述了一番身世。便帶他回來。馬丹原是一片好心。不道引狼入室。竟死在他手裏。說着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哈璠特柔聲說道。姑娘你別哭。鎮定些。海倫納止了哭。停了一會。又道咳。吾好久依着馬丹。馬丹也很信任吾。如今他竟棄吾而去。想起了好不使人傷心。馬丹既帶了他到家裏來。一來復中。那女化子已豐容盛鬢。好似閨閣中的千金。馬丹原像是個小孩子。最容易受人哄騙。禁不得他時時在旁獻媚。心田裏早已裝滿了這茜麗霞姑娘。茜麗霞姑娘須同他過一樣的日子。茜麗霞姑娘須

穿第一等衣服。茜麗霞姑娘須修飾得盡善盡美。羅裙上須緣花邊。玉手上須帶雪白的長。套香雲上須加美麗的繡帶。頭上須戴喀洛林來卜克司二百法郎的花冠。下人們須好好兒的侍奉他。不許怠慢。一些海倫納這時把身體坐直了。怒氣勃勃。瞧着四邊。聳肩。一會又道。麥歇吾對於這一位茜麗霞姑娘。着實瞧不過。可是好幾年來。馬丹直當吾朋友般看待。不當吾是下人。待得吾再好。也沒有不論甚麼大事小事。總和吾說。和吾商量。不論甚麼地方。總帶吾一同去。不道那夜兩點鐘。從莽脫麥脫爾大酒肆中帶了那女化子來。後就把吾不放在眼裏。丟諸腦後。女化子居然變做皇后了。哈璠特道。這原是人。的常情。你也不必生氣。只你剛纔所說的使法。到底是甚麼。可能說個明白。麼。海倫納答道。吾家馬丹生平最是迷信。喜歡那些占卜的人。他們的話當做金科玉律。錢兒被他們騙去了不少。他自己還沒有覺得。茜麗霞姑娘來後。三來復一天早上。吾替他理髮。他和吾說。馬丹被那些占卜的人籠絡着。甚是可笑。吾的手段。法術。比他們直可驚百倍。使人看了。個個要震動。你倘能助吾。吾便能使馬丹不再受他們的愚弄。吾要是不助他。怕他動怒。若在馬丹前說一句壞話。吾的飯碗便立刻打破。要是助了他。又怕馬丹不以為然。倒弄得吾左右做人難。咧。哈璠特倚身向前說道。不錯。你委實左右爲難。只是茜麗霞姑娘到底使些甚麼法呢。快說給吾聽。可是拍拍桌子。敲敲手鼓。就算了。麼。海倫納急道。拍拍桌子。敲敲手鼓。算甚麼來。茜麗霞姑娘本領着實不小。他能殼使鬼出現。使鬼講話。哈璠特大呼道。當真麼。照這樣說來。茜

麗霞姑娘實是一個明透聰頂的奇女子呢。海倫納道：他使法時有時吾和馬丹在着，有時馬丹竟去請賓客來瞧馬丹，傲然自得，自以為眼光高人一等。從筆落藍樓中，提拔出這手段通天的奇女子來，能穀召神召鬼，何等利害！據茜麗霞姑娘自己說：他從小便能做這頑意兒，流轉英倫到處受人歡迎。哈瑞特回頭過來，操着英語問費受密爾道：「這個你可知道麼？」費受密爾道：「並不知道，吾如今聽了，也有些兒疑信參半。」哈瑞特搖了搖頭說道：「吾以為倒是實事，未必是假造的。」接着又操了法語向海倫納伏堪道：「姑娘請再說下去，把茜麗霞姑娘使法時的狀況說來。」海倫納道：「使法時茜麗霞姑娘穿一襲黑色剪絨的長衣，露着那雪樣白的香肩玉臂，衣裳的後幅拖着地，緩緩的入室，先在椅上默坐了一會，纔說今夜有鬼到這裏來現形。大家準備當下他走入一所小房，坐了把房門關着，喚吾在門外縱橫縛了一根繩，然後把燈旋得暗些，或是盡行熄滅，不一會茜麗霞姑娘會從小房裏徐徐而出，足上拖着一雙軟底，無跟睡鞋，所以走起路來寂無聲響。一壁走一壁敲着手鼓，不上三分鐘，四隅猛然間發起怪聲來，影兒憧憧往來，往往有前代的貴婦人來和馬丹交談，其間最著名的便是路易十六世的皇后馬麗恩都奈德、馬丹喀司的格利翁和馬丹梅狄昔三人。其餘許多命婦貴女，吾也記不清楚，停了會兒，怪聲停了，影兒沒有了，燈光亮了，只見茜麗霞姑娘依舊坐在那小房裏，和剛纔一模一樣。馬丹道：「夫來得與前人把臂話舊，自以為生平不可多得的奇遇，時時要求茜麗霞姑娘使法，茜麗霞姑娘却回絕他，說使法後覺得

非常疲乏。若是天天從事這身體。簡直禁不起。馬丹道。夫來所最要見面的。是那馬丹特莽德司班。因爲這馬丹特莽德司班。實是他最傾倒的人物。朝朝暮暮。總想一聆警欬。無奈這目的。好久不能達到。茜麗霞姑娘。竭力的安慰他。說將來必有相見之日。誰也知道。目的還沒達到。竟遇了這一場慘劇。死得不明。不白。說罷。又哭了起來。哈璠特倒了一杯水。湊在海倫納嘴上。海倫納嚙嚙。啣了個乾。哈璠特道。喉嚨裏可覺得潤了些。麼海倫納道。麥歇。多謝。你已潤得多了。吾家馬丹。不但時時和鬼相見。有時鬼還寄信來。飄在寫字檯上。哈璠特忙道。都是好好兒的文字。麼海倫納道。都是好好兒的文字。回答馬丹所問的一切事。大半是茜麗霞姑娘已說過的。了。哈璠特道。然而其中可有茜麗霞姑娘所答不出的。麼海倫納道。有時有賓客在着馬丹所問的事。竟回答不出。假使馬丹一人在場。馬丹問一句。他便答一句。口若懸河。滔滔不竭。從無支吾之處。若是來的賓客。茜麗霞所不相識的。也能勉強回答。哈璠特道。倘有甚麼難問題。他回答不出。可有勉強掩飾過去的事。麼海倫納道。時有其事。哈璠特默然了一會。又問道。有時馬丹把難事問鬼。鬼回信來。可有老老實實回答。一吾不知道。的。麼海倫納道。鬼總細細回答。斷不肯丟臉。回說不知道的那茜麗霞姑娘。也絕頂聰明。有時帶了一個繡花帶的肩巾。向頭上一套。坐在黯淡的燈光之中。瞧去。立時好似變了一個老婦人。連那嚙嚙如啼鶯的嬌音。也變了。竟沒一個想得到他是嬌滴滴的茜麗霞姑娘呢。這時大家聽了。都深信海倫納不是扯謊。哈璠特道。好了。吾們且道昨夜的事。

昨夜大約又在客廳中使法。咧。海倫納搖頭道。麥歇昨夜並沒使法。哈璠特道。別管他使法不使法。只請你把昨夜的事詳細說來。海倫納道。昨天午後五點鐘時。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姑娘預備一同出去。這原是他們每天的慣習。到了這時。總徒步往第斐爾別墅去。盤桓一兩個鐘頭。纔出來在酒肆中用了晚餐。餐後更回到別墅中去。過那一刻。千金的良宵。這天出去之前。馬丹和吾說。今夜他們早回來。并且要帶一個朋友來。這朋友是不信使法的。馬丹向茜麗霞姑娘道。茜麗霞。今夜吾們定要使他明白其中的真理。看他信也不信。於是兩人一同出去。八點鐘以前。吾把樓上樓下的窗門都關了。入到屋後面街的廚房裏去。這夜黃昏七點鐘。光景曾下過一場雨。停了好一會。纔止。吾剛關了窗。反下起大雨來。吾知道馬丹回來時。定要怕寒。因此在客廳中生了一個火。那雨下到九點鐘。方始停止。天空頓時開朗。清光如水。照得花園如洗。九點半鐘時。猛聽得客廳中鈴聲亂鳴。吾即忙趕去。只見馬丹道夫來。茜麗霞姑娘和旁的一個婦人都相對而坐。原來馬丹用着身上自備的那個鑰匙開了門。進來的。貝司那特道。旁的那個婦人以前你可曾瞧見過。沒有。海倫納道。麥歇。吾還是第一回見面。咧。貝司那特道。他是怎麼樣一個婦人。海倫納道。他面色微黃。頭髮很黑。兩眼極其光明。宛如珍珠。一般身材不長。年紀約在四十五歲左右。兩手上套着手套。脫去時。吾見他兩手十分有力。好似男子的手。不像是生在婦人身上的。貝司那特高呼道。這一着實是非常重要的。海倫納道。吾進了客廳。馬丹向吾說道。海倫納。今夜吾們又要使

法咧。你快去助茜麗霞姑娘更衣。愈快愈妙。接着又道。今夜吾們或者能覓見他咧。這他便是指那時時想望的馬丹特。莽脫司班而言。說罷。又轉身向那客人道。阿玳兒。今夜你親眼瞧見了。不由你不信。貝司那特道。阿玳兒。可就是那怪婦人的名兒麼。哈璠特冷冷的接口道。或者是的海倫納帶着懷疑的口吻答道。吾聽去很像。是阿玳兒。大約這阿玳兒就是他的名兒了。李楷度插口道。據吾聽麥歇哈璠特的口吻似乎疑這阿玳兒是個假名。哈璠特突然回過頭來。盛氣說道。你却能聽得出吾的口吻。好個聰明的孩子。好個聰明的孩子。李楷度漲紅了臉。一聲兒也不響。彷彿學生受了先生的責備一般。貝司那特道。這阿玳兒或者是那怪婦人用的假名也說不定。海倫納道。吾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知吾家馬丹也喚他做阿玳兒。哈璠特很不耐的說道。吾們就喚他阿玳兒。是了。這個打甚麼緊。伏堪姑娘請你再說下去。海倫納道。那婦人直了身體。坐在椅子的邊上。呵呵笑着。似乎很輕藐的樣子。吾上樓去替茜麗霞姑娘換了衣服。姑娘向吾說道。海倫納。吾一到客廳中去。你立刻睡罷。停一會有人用摩托卡來載馬丹。阿玳兒回去。橫豎吾會替你關那大門的。倘然聽得了汽車聲。也不必驚訝。不過是馬丹。阿玳兒回去罷了。哈璠特急道。他竟這樣說法麼。海倫納道。正是。麥歇哈璠特瞧了瞧。費受密爾。聳着肩。和警署長遞了個眼色。李楷度不覺脫口說道。這幾句。即是他犯罪的鐵證。海倫納道。麥歇。此刻還不能說有罪。沒罪。不能單憑着吾一張嘴定的。哈璠特點了點頭。海倫納又道。可是茜麗霞姑娘。每回使法。總要吾相助。今夜却用

不着吾心裏。未免有些兒詫異。當下吾便問他。沒有吾相助。如何使法。姑娘笑着回說。不難的。其實他究竟不是仙人。一人斷不能兼二役。所以吾說昨夜並沒有使法。如今吾要告訴你們。茜麗霞姑娘去時。穿甚麼衣服。咧哈璫特把手擱在膝上。倚身向前。說道。你快說來。海倫納從旁邊一隻桌子上。取起一張紙兒來。授與哈璫特道。麥歇這紙上。便是詳述茜麗霞姑娘去時的狀貌。服色。吾奉了麥歇警署長的命令。記下來的一壁。用手指着那紙上的字。一壁又道。麥歇昨夜他並不是穿那使法用的黑色長衣。却穿着一件新做的淺青緞的夜服。穿了越覺美艷如仙。那雪樣白的香肩。和粉藕似的玉臂。都裸着。後幅很長。拖在地上。走起路來。綫綫作聲。蓮足上穿着淺青色的絲襪。和一雙緞製的拖鞋。鞋上打着扣子。閃閃作光。柳腰裏束着一條青緞腰帶。長長的垂着。在膝蓋上打了一個蝴蝶雙飛結。香雲上繫着一根銀帶。戴着一頂青緞的大花冠。上邊有一根金棕色的駝鳥羽。低垂在後邊。裝束既畢。吾便和姑娘說。客廳中生着火。那光照在你拖鞋的扣子上。光兒閃閃的。直好似金剛石呢。他却說不願意穿這拖鞋。停一會要換掉他。總之這一夜的裝束。並不是使法的。怕是會他情人去的。咧李楷度聽了這末一句話。幾乎停了呼吸。費受密爾舉步趨前。嚷着說。斷沒有這事。警署長貝司那特大呼道。去會他情人。這倒也是意中的事。哈璫特却不說甚麼。倚在椅背上。兩眼兀是注着海倫納。伏堪的面龐。海倫納又道。你們聽着。吾有一個揣測。在這裏。吾每天黃昏時候。必定放些飲食糕餅。在餐室裏。以備不時之需。那餐室在八客堂的隔

壁。諒。先。生。們。都。知。道。的。了。據。吾。想。茜。麗。霞。姑。娘。上。樓。更。衣。時。馬。丹。道。夫。來。和。那。客。人。阿。玳。兒。定。然。是。一。同。到。那。餐。室。裏。去。茜。麗。霞。姑。娘。換。好。了。衣。服。便。急。急。趕。下。樓。來。入。到。客。廳。之。中。這。夜。他。一。定。有。一。個。情。人。相。約。借。逃。因。此。他。就。開。了。那。玻。璃。門。一。溜。煙。的。去。了。門。兒。開。着。沒。有。關。此。時。定。有。那。阿。玳。兒。的。一。個。同。黨。掩。進。客。廳。匿。在。甚。麼。地。方。等。馬。丹。道。夫。來。從。餐。室。裏。出。來。就。下。他。的。毒。手。假。使。吾。揣。測。得。不。錯。茜。麗。霞。姑。娘。便。沒。有。罪。了。海。倫。納。雙。頰。緋。紅。默。然。不。聲。了。好。一。會。哈。璫。特。開。口。說。道。伏。堪。姑。娘。馬。丹。道。夫。來。和。那。阿。玳。兒。既。然。到。餐。室。裏。去。爲。甚。麼。不。吃。東。西。那。些。飲。食。糕。餅。一。些。兒。也。沒。有。動。呢。海。倫。納。倚。在。椅。上。面。上。現。着。失。望。之。色。說。道。噫。沒。有。動。過。麼。這。個。吾。不。知。道。可。是。吾。被。囚。在。這。裏。不。能。自。由。行。動。呢。貝。司。那。特。忽。地。嚷。將。起。來。道。你。們。聽。着。吾。也。有。一。個。意。思。剛。纔。伏。堪。所。說。那。女。郎。去。會。他。情。人。的。話。揣。測。得。雖。不。中。也。不。遠。了。麥。歇。哈。璫。特。吾。以。爲。那。女。郎。的。情。人。便。是。殺。人。的。兇。手。大。約。那。女。郎。預。先。約。他。昨。夜。到。別。墅。裏。來。會。面。屆。時。便。開。門。放。他。進。來。那。情。人。見。財。心。動。便。把。馬。丹。道。夫。來。殺。却。女。郎。怕。被。株。連。即。忙。逃。去。這。時。哈。璫。特。和。李。楷。度。不。約。而。同。的。斜。過。眼。兒。去。偷。瞧。費。受。密。爾。只。見。費。受。密。爾。倚。在。牆。上。閉。着。眼。兒。白。着。臉。兒。滿。面。現。着。悲。痛。之。狀。海。倫。納。道。昨。夜。那。茜。麗。霞。姑。娘。一。經。修。飾。頓。時。艷。若。芙。蕖。像。他。這。樣。的。人。吾。能。說。定。他。萬。萬。不。敢。犯。這。彌。天。大。罪。他。的。身。體。正。游。泳。愛。河。情。海。之。中。柳。腰。待。着。檀。郎。來。抱。櫻。唇。待。着。檀。郎。來。親。經。營。那。情。天。裏。的。事。業。還。來。不。及。咧。他。理。罷。了。妝。便。提。了。羅。裙。取。了。一。雙。雪。白。的。長。手。套。娉。娉。婷婷。的。下。樓。小。

蠻靴一陣子響靴扣一陣子亮直到扶梯之下便抬起了粉頸向吾說道海倫納你記着吾的話快去睡罷于是吾熄了他臥室裏的電燈到這裡來睡呀以後的事真可怕極了說時顫着把手掩着面哈璠特輕輕的拉下了他手說道姑娘如今你平安了再怕些甚麼來海倫納又把背兒倚在椅上閉了眼說道不錯不錯如今吾平安了那時吾上床後不久便呼呼入睡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方始醒來覺得胸頭甚是沈悶張眼一瞧見燈光很亮那個怪婦人阿玳兒把雙手持了吾兩肩把吾躺將下去他旁邊立着一個男子帽兒壓在眼上嘴邊留着兩撇小黑鬚把一塊東西堵住吾的嘴霎時間覺得滿口裏充塞着一種濃烈的香味吾這一驚非同小可要呼喊又做聲不得那婦人厲聲叱吾喚吾靜着吾一陣子亂動想掙扎着起來那婦人便拉了吾喚那男子把吾抱緊了掏出一根繩來綁住吾的手反剪在背後你們請看說着伸出兩腕來只見腕上留着一道很深的紅痕又道他們把吾綁好了就向床上一擡以後毫無知覺醒時便見一位達克透和這位菩薩心腸的看護婦立在吾床前說罷那樣兒非常疲乏靠着椅兒把手帕拭去額上的汗珠哈璠特很溫和的說道姑娘多謝你一切吾都明白了此刻只請你把你所寫的那張紙兒朗讀一遍看有甚麼遺落的所在沒有吾們須照着這個發出廣告去實是萬分重要的便把那紙兒遞與海倫納海倫納瞧了一遍仍還給哈璠特道不用讀得這裏頭已記得很詳盡並沒遺落之處哈璠特道只吾有一件事動問茜麗霞姑娘耳上不是慣常帶一副鑽石耳環的麼這紙上爲甚

麼並不提起。海倫納臉兒微微的紅了一紅。答道：「麥歇正是。正是。吾忘却了。」哈璠特微笑道：「好記憶力的人。原很少。很少。便是吾也健忘。只吾要問你昨夜茜麗霞姑娘可帶耳環麼？」說罷，倚身向前，等海倫納回答。海倫納熟視了哈璠特，半晌默然不答。哈璠特悄然道：「姑娘，吾等你回答。不是你等吾回答呢？」海倫納臉兒一紅，答道：「吾知道。麥歇吾正在這裏想。」哈璠特道：「他昨夜下樓時，你可見他耳上有耳環？」海倫納納沈吟着，答道：「似乎有着耳環。」接着高聲說道：「咦，吾記起來了。帶的帶的，吾記得他進浴之前，曾除下來放在妝台上。邊浴後，吾替他理髮繫那銀帶時，他又取來帶在耳上。」哈璠特取了那紙兒，立起身來說道：「如此，吾們須得補記在上邊說着。」拈筆寫上幾字，摺了起來，放在信箱裏。納入衣袋，接着說道：「現在且把茜麗霞姑娘的事撇開說。那可憐的馬丹道夫來這裏，他可儲積着許多現錢麼？」海倫納道：「家裏頭現錢很少。他出去買東西，只用滙票。在這裏，哀克司地方久已馳名。滙票用出去，人家決不盤問的。」哈璠特道：「因此上，他身邊不帶現錢麼？」但是他在第婁爾別墅裏賭博，可贏些兒錢。沒有海倫納道：「馬丹天天上第婁爾別墅，只愛那邊地方好，並不是去豪賭的。有時贏了幾路易，便快活得了。不得立時停賭，不肯再輸。却彷彿是個貧家婦。這偌大的別墅中，也只有二三十個路易的儲積。沒有多的。」哈璠特道：「如此，馬丹道夫來定然是爲了那許多貴重的飾物？」死于非命。海倫納道：「着啊，麥歇，哈璠特道：「那許多飾物，馬丹藏在那裏的？」海倫納道：「麥歇，那些飾物藏在他臥室裏的銀箱之中。每夜卸妝之後，他便把這天日中所插帶。」

的一概鎖在箱兒裏。天天如此。哈璠特問道：那箱上的鑰匙，你可知道放在那裏的？海倫納道：這個吾無從回答。他把那指環頸飾鎖了起來。後隨手把鑰匙放在妝台上，或是火爐架上，和旁的所在。沒有一定的。但是明天早上鑰匙已不在原處。夜中早被他放在秘密的所在去了。哈璠特道：茜麗霞姑娘可知道這銀箱麼？海倫納道：自然知道的。馬丹上妝卸妝時，他總在室中。馬丹取飾物時，鎖進銀箱時，他總瞧見。便是吾也時時瞧見的。哈璠特點頭微笑，說道：姑娘，吾再謝謝你。以後你痛苦沒有了，怕麥歇第婁利注也要和你相見。咧。海倫納懇切問道：麥歇只吾可能離這別墅去麼？哈璠特道：儘去儘去。你去投奔朋友家好了。海倫納道：多謝麥歇。但是這一回的事忒煞可怕。至今吾心中還在那裏別別的跳。咧。說着，淚落如繩，又掩面哭了起來。哈璠特道：你要去不妨，就去。吾喚看護婦替你，把東西收拾起來，派人伴着你去。海倫納急道：麥歇，求你別派城市警察吏伴吾去。不然人家要當吾是罪人呢。哈璠特道：吾派一個穿便服的人伴你去。一路上保護你。要是你一人踽踽獨行，那些報館裏的訪事都要來向你探聽案情。怕要鬧得你頭腦發昏。咧。哈璠特說着，向着門兒走去。忽見妝台上有一根繩在着，便取了起來，問看護婦道：這可是海倫納伏堪手上所縛的繩麼？看護婦答道：正是。麥歇。哈璠特授給警署長道：你收藏着這東西，很重要的。說着，開了門，又回頭向看護婦道：吾們就替伏堪姑娘喚一輛車兒，你快把他的東西收拾收拾。同他下樓。想來伏堪姑娘也能彀行走了。一壁很和藹的點了點頭，出室而去。

第七章 地下之寶藏

哈來費受密爾對於哈璠特輕縱海倫納伏堪很不滿意。快快的說道：「麥歇吾們必須知道他往那裏去。住在那裏。將來若是有甚麼事問他，纔容易傳呼。現在輕意放了他去，將來要他時，怕踏破了鐵鞋，也沒有尋處呢。」哈璠特瞧着費受密爾，說道：「麥歇吾原知道你很滿意于海倫納伏堪，只是你儘管放心，吾們自然要探明他以後的住址。你須知道，若是他和這謀殺案有關係的，吾們還是放他的好。一壁在旁暗中伺察，瞧他舉動有可疑之處，沒有倘有可疑之處，就立即逮捕破案也容易了。」李楷度道：「着啊，着啊，這確是無上妙計。」哈璠特聳了聳肩，向貝司那特道：「你部下可有幹練機警的警官，麼？必須你素來信任的貝司那特道要多少？十二名可夠了麼？」哈璠特道：「只消一名夠了。」貝司那特道：「就在這裏，吾們瞧去，是一行人，都走下第一層樓的扶梯。只見那剛纔來的杜來脫還立在那裏。」哈璠特過去拉着他衣袖，一同回到扶梯頭上，唧唧噥噥的說了一會，纔一同下來。哈璠特向衆人道：「吾已喚他去喚一輛車兒來，伴着海倫納伏堪到那朋友家去說畢，瞧了瞧李楷度，又瞧貝司那特，把手摩着那下頷，說道：「這一件案兒，又似乎複雜，又似乎簡單，吾覺得甚是有趣。那時已走到茜麗霞臥室之前，又說道：「這一間裏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知道，不用鎖着，不如索性開着罷。」便掏出一個鑰匙，放在鎖眼中，輕輕一旋。貝司那特忙道：「麥歇，這怕不甚妥當呢。」哈璠特聳肩道：「爲甚麼不妥當？」貝司那特道：「橫豎這案兒在你手裏，一切都由你。」

作主。吾們不用置喙。哈璠特道。吾們的好友。庇立歇呢。如今吾們要到那可憐的馬丹道夫來臥室中去。瞧瞧。那臥室原在茜麗霞臥室的對面。貝司那特掏出鑰匙來。過去把那門開了。哈璠特在門口脫了帽兒。和衆人一同入室。只見床上躺着那馬丹道夫的尸身。用被單遮着。面部也蓋着一塊布兒。哈璠特邁步過去。恭恭敬敬的把那布兒揭去。斗的露出一個腫大毫無人色的面龐來。哈璠特白了臉。回頭向着衆人低聲說道。這真是一件忍心害理的事。說着。仍把布兒遮在那面上。舉日向四下裏一望。見一切陳飾器具都和那客廳裏相同。只是許多東西橫七豎八。歷亂無次。室隅有一隻銀箱。門兒開着。裏邊早已空空如也。地上的氈毯揭在一邊。所有的抽屜衣廚都開了開來。連那床也換了地位。貝司那特指着那銀箱說道。這銀箱裏便是馬丹道夫來。每夜藏他飾物的。哈璠特慢慢兒的說道。嗟。便是這銀箱麼。貝司那特道。正是馬丹道夫來。夜夜如此。今天早上。伏堪曾和吾說過。裏頭還有一張飾物的清單。在着。咧說時。伸手進去。取出一張紙兒來。哈璠特取了。瞧了一遍。又慢吞吞的說道。馬丹道夫來的飾物。既然都在那銀箱裏。那兇手們爲甚麼多費周折。把抽屜衣櫥都翻開。把床移動呢。庇立歇。你把門兒關了。把背兒倚在門上。說罷。跪在地上。把那氈毯揭來。揭去細細的察視。那地板忽見床邊鋪着一張波斯藍錦地衣。哈璠特即忙揭了起來。伏在地上。把眼兒湊在地板縫裏。一瞧。歎的跳將起來。掏出一把洋刀。插入縫中。只向上一掀。掀起一塊板來。露出一個小小兒的洞。忙伸手進去。這時大家都屏息瞧着。費受密爾。

不覺脫口。嚷將起來。哈璫特怒呼一聲。別響。探出那手。手中却握着一隻青皮的首飾篋。開來一瞧。見是一個鑽石的頸環。奇光萬道。耀得人眼花撩亂。哈璫特又探手進去。取出那一串串的珍珠。無數的鑽石。領圈。無數的綠寶石。頸環。無數的紅寶石。指環。和許多金鑲的手鐲。馬丹道。夫來的寶藏。居然發見了。貝司那特。瞧着詫異道。這個真奇怪。咧。李楷度大呼道。如此看來。他的寶藏。到底沒有被盜。麼。哈璫特道。馬丹道。夫來。實是爲了他的寶藏。而死。兇手們把這臥室。幾乎翻了一個身。也沒有找到。不道。却安穩穩。在這小洞裏頭。除了他身上所帶的一件。也沒有被盜。讓吾們查馬丹身上。帶些甚麼。貝司那特道。據海倫納。伏堪說。馬丹只帶着幾個指環。然而他也不能說定。或者還有旁的東西。未可知的。哈璫特道。吾們必須子細查一查。瞧到底遺失了甚麼。一面說。一面從那銀箱裏取出那飾物的清單來。瞧着把那首飾篋裏的東西。檢點了一下。又跪在地上。伸手到那洞裏去摸索了一會。纔抬頭說道。這裏遺失了一個珠頸環。照那清單上說。是非常名貴的東西。還有幾個指環。也不見了。大約就是他手上帶的。說時。坐在他自己腳跟上。又道。此刻吾要煩吾的聰明朋友。庇立歇。去取一隻袋兒來。更懇求他別把這裏所見的洩漏出去。取了袋兒來。吾們便把這許多寶物。放在裏頭。請麥歇警署長。帶出這別墅。好好兒收藏着。至於那清單。暫時存在吾身邊。便鄭鄭重重的把那清單。夾在手冊裏。接着走到外邊。向樓上下探頭一望。纔向庇立歇。招了招手。輕輕的向他說道。快去。快去。回來時。把那袋兒。藏在衣中。別被人家瞧見。庇立歇得

意洋洋的走下樓去。哈璠特回到馬丹道夫來臥室裏關上了門。瞧着衆人微微的笑着。面上現出一派快樂之色。兩眼中明光四射。說道：你們不見麼？那老婦人倒着實是個有心計人。他每夜當着海倫納和茜麗霞的面把那些飾物鎖在銀箱裏。等他們去後便取將出來。私下裏藏在那秘密所在。你們想昨夜的事好不有趣。那些兇手殺了馬丹道夫。來後以爲珍珠寶石穩穩到手的了。不道開了銀箱一瞧。却是個空空如也。抽抽斗開衣櫥。揭地氈。忙得甚麼似的。誰想依舊不到手。只得單取了一個珠頸環去。他們本想滿載而歸的。如今只算慰情聊勝於無罷了。停了會兒。庇立歇已取了一隻帆布袋來。哈璠特便把那飾物篋放了進去。當着四人的面封將起來。授與貝司那特。接着把那塊板依舊放在原處。遮了地衣。立起身來。放低了聲音說道：你們聽着這裏委實有不可思議的所在。吾很害怕。吾很害怕。大家聽了。都不寒而慄。哈腦特又道：朋友們。吾有一句話警告你們。此番發見這寶藏。你們千萬別洩漏出去。千萬不能使新聞紙上登出一個字來。千萬不能使人知道。吾們在這裏發見這寶藏的。你們可明白麼？貝司那特道：吾明白了。李楷度道：吾自知道。庇立歇道：麥歇小可理會得。哈來費受密爾却閉口不答。兩眼瞅着哈璠特。眼兒裏幾乎要冒出火來。哈璠特却没有覺得。緩緩下樓。到那客廳中去。只見日光花影映得滿廳中。盎然如含樂意。哈璠特立在那長匠旁邊。眼光中流露出煩惱之色。瞧着那匠一會閉了。眼索索落。落顫着。似乎着了寒的一般。正在這時。忽聽得外邊車聲軋軋。哈璠特即忙說道：咦。海倫納伏堪的車兒來。

了。說着取出一枝紙烟來點上了火。又道：「讓吾們瞧瞧那怪可憐的婦人。安然而去。吾更望那車兒四面有窗路上別受訪事們打擾呢。」說着同着四人走到大客堂中。即見那看護婦提了海倫納伏堪的行李獨自一人下來。放在那門外的車上。一壁說道：「海倫納伏堪怎麼還不下來。遮莫是暈了過去麼。」一面便回向扶梯去。哈璠特微笑着走前一步。阻止他道：「你怎麼知道他暈過去呢。你不聽得樓上關門的聲音麼。」他來咧。李楷度正立在那裏。側耳聽着。聽得海倫納伏堪似乎並不是關他自己臥室的門。比他臥室近一些。只是哈璠特不說甚麼。他也不能說甚麼。不一會。海倫納伏堪已走下樓來。哈璠特帶笑迎將上去。說道：「姑娘你好得多了。面上血色已回復一兩天後。你便能完全復原咧。」說時伸手去開了車門。海倫納和看護婦一同坐了上去。杜來脫跳上車箱。車兒便沿着馬車道如飛而去。哈璠特高呼了一聲：「姑娘再會。」目送那車兒隱入短樹叢中。就一旋身跳入客堂。飛也似的奔上樓梯。於是四人也跟將上去。哈璠特踢開了茜麗霞臥室的門。闖然直入。立了半晌。便趕到窗前。隱在窗帷後邊。望着外面。一面揮手喚四人別過。去正在這當兒。聽得外面來了一陣子車輪轆轤聲。那車兒已到了大街上。杜來脫抬着頭向哈璠特望。哈璠特倚身窗外。揮了一揮手。纔回入室。中立在庇立歇。跟前庇立歇張大了口。突出了眼。大呼道：「麥歇這裏不見了一件東西了。哈璠特向四下裏一瞧。搖頭答道：「並沒遺失甚麼。」庇立歇道：「麥歇的確遺失一件東西。一點鐘以前。吾們進來的時候。吾見這妝台上立着一瓶冷乳酪。此刻却不翼而飛了。哈璠

特大笑道。吾們聰明朋友。庇立歇。你忒聰明了。這案的實情。彷彿是在井底裏。你怎麼向冷乳酪瓶底裏去尋呢。列位。吾們去罷。這別墅裏沒有甚麼。瞧出來咧。一面說着。一面含笑出室。哈瑞特同着費受密爾和李楷度。出了露司別墅。便開口說道。吾們一塊兒用膳去。哈萊費受密爾道。到吾旅館裏去如何。哈瑞特搖着頭答道。到第婁爾別墅去。吾們能殼探聽一切。可是這案兒。甚是重要。吾們須得迅速。從事纔是。李楷度很懇切的問道。吾也能去麼。哈瑞特微笑答道。你自然能殼去。足下所發的論議。都極精細。在下很欽佩呢。說着。悄悄地向前去。一會已到了第婁爾別墅。三人便在室隅一隻桌子旁邊坐下。哈瑞特坐在壁角裏。把背兒靠着壁。掏出了一枝自來墨水筆。偷偷的在那裏寫信。不住的把面前盆碟移來。移去。似乎怕人家瞧見的一般。李楷度想要瞧他。一瞧無奈。一個字也瞧不見。心裏甚是難熬。恨不得伸手去搶他。過來瞧他。一個分明。哈瑞特寫罷了信。便吩咐侍役去。喚那前一個穿便服的警吏進來。把那信授給他。接着向李楷度和費受密爾道。目下旁的事。不妨暫時擱起。第一要着。須把茜麗霞姑娘的事。從速探個明白。說時。點上了一枝雪茄。呷了一口咖啡。又向李楷度道。麥欵費受密爾的主見。是說海倫納。伏堪是。罪人。你的主見。什麼樣。李楷度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兒。和一支鉛筆。答道。吾姑且把吾一得之見。一條條記在這紙兒上。請你指謬。當下便拈筆寫道。

(一) 茜麗霞哈蘭特如何入馬丹道夫來家。事實頗有可疑之處。

(二) 茜麗霞哈蘭特以何因緣乃得馬丹道夫來寵愛如是之速。

(三) 設不信茜麗霞哈蘭特爲馬丹道夫來寵愛可觀其衣廚類皆華貴之衣裳爲馬丹道夫來所貽者。

(四) 禮拜二夜即兇案發生之夜瀛車夫守維太士忽請假往歇姆培來實受茜麗霞哈蘭特之指使。

(五) 馬丹道夫來頸際及海倫納伏堪身上所縛之繩俱係茜麗霞哈蘭特所購者。

(六) 客室門外之足印顯係茜麗霞哈蘭特自內馳出躍登瀛車時所留。

(七) 茜麗霞哈蘭特僞謂禮拜二夜使法彼夜所更衣初非使法時之衣一若衣此出與情人相會者。

(八) 凶案發生之後茜麗霞哈蘭特即不知所往。

觀上所述八則茜麗霞哈蘭特顯於兇案有涉惟欲一一剖明當需時日今條舉問題數則以備採擇。

(甲) 有關於案中之男子畢竟是誰。

(乙) 兇案發生之夜與馬丹道夫來及茜麗霞哈蘭特同至別墅之婦人爲誰。

(丙) 兇手畢竟何故下手死馬丹道夫來下手以前客廳中果作何事。

(丁) 海倫納伏堪所述果屬實乎。

(戊) 地上所得撕裂之紙片究屬何意或爲茜麗霞哈蘭特使法時爲鬼所書者。

(己) 睡榻之一錦墊上如何有一爲狀如血之棕色痕跡他端之錦墊何故撕裂。

(未完)



恨羅愁織記

(續)

(天笑)

(鑄魂)

第八章 貴與賤

榴娘步行良久。足奇困。不能更行。遂乘街車。至拖勒街之公屋。公屋者。一不蔽風日之旅舍也。蓋專爲不名一錢之人住宿而設。既至。頗躊躇。不能自決。佇立河中。凝望一警察。見而問之。榴娘迴首。警察覩其面。知此非不蔽風日旅舍中之常客。則柔聲問之曰。女郎乎。時已深夜。宜歸家矣。榴娘曰。否。吾行且宿於此。警察惻然搖頭曰。無處可歸耶。是誠不幸。爾年幼。宿此殊非所宜。言已太息而去。警察雖身屬官中人。熟見貧人困苦。顧渠家中亦有兒女。其惻隱之心。尙未全泯。榴娘乃倚身石筮上。向河水默觀。反照月影。成一縷金光。凡女子在投河之先。必先向河中審視。如榴娘此際之狀。獨榴娘生機不絕。固未嘗萌自盡之心也。又少頃。就一長凳坐。以外衣自裹其體。反其領以蔽面。力握手中櫻草花。倦欲眠矣。忽一婦人蹣跚來坐。榴娘側身。引身。以遠之。婦以鼻音發聲問曰。吾可愛之女郎。汝倦乎。吾覺爾將入睡鄉矣。顧我則否。我鎮日長行。老骨頭。乃節節生痛。爾當來自鄉村間者。信乎。榴娘漫應曰。然。婦曰。殊不

出吾所料我亦如是也。我來此略息吾體。我窃謂世人皆蠢蠢。吾主婦遇我善。食飲又豐。而我乃必欲去之。此乃數年前事矣。吾視之不啻已過數十年。吾生平未得交佳運。倫敦者至可咒詈之地也。吾愛若己。囊空無一文乎。嗟夫。吾若得一口杜松子酒者。則可立暖其體矣。榴娘予以一辦尼婦急攫之。喃喃曰。願天佑爾。吾愛爾。當爲我留此地。勿爲他人占去。言已。又蹣跚去。榴娘微睡去。已而覺婦已返。所坐處與己貼近。狀至可怖。酒氣濁臭。更令榴娘睡不安貼。又不忍驅之使遠。既寐復醒者數四。至後乃酣然眠去。翌晨醒。婦已去。起立徐舒其氣。一若釋去重負也者。蓋惡婦之穢俗不可耐也。取昨日所留之麪包片出。徐徐嚼之。若將嚼之成極細之粉。始嚥之入腹。時尙早晨。氣清絕。行至鐵路橋畔。一小食肆中購咖啡。伸手探囊。囊中錢皆已不翼飛去。蓋竊之者卽夜來之婦人也。遂語肆主曰。吾無錢。吾之錢已失去。言已。欲行肆主止之曰。飲此。他時過此再償吾值可耳。爾貌忠實。當非誣吾信爾也。榴娘曰。吾言果不誣。願我實無力償爾。且此後吾或不能更過此地矣。謝君盛意。吾必不飲君之咖啡。言已。竟去。肆主頗詫。此少女之欺不能更作第二語。惟伸首窓外目送之去。榴娘失錢如喪其命。蓋無錢則惟有餒死耳。乃思手中櫻草花。或可暫濟急。一顫動之。指去其縛花已垂萎。持花立博覽會對面道旁。見行人過則舉花求售。然道人畧睨卽去。曾未有一人問其值者。已而來一警察。盡其職守。驅榴娘他去。榴娘遂西向行。見鮮衣華服者。過輒持花求售。然貴人恆不需是種賤品。乃轉至一較靜之街。一盛服男子面斑斑滿佈小疹。立遠處向

榴娘。眈眈視者良久。乃行至榴娘身畔。作昵聲曰。吾愛爾花售。何價者。榴娘曰。若以六辨尼。即可全取之。去。男子出半克。耶與之。榴娘搖首。謂無錢。找兌。男子作狎狀。笑曰。吾愛吾等。可至彼處。路隅。換之。彼間人靜。吾當買酒飲爾。爾謂何如者。言時。狀至狎。褻。又具恫嚇之意。榴娘知其意。弗善。急自避之。榴娘自幼處。司克律敦家。雖備受艱苦。而絕食斷炊之事。則未嘗有之。初未審饑餒之苦。今乃一嘗。是。中。况味矣。腹既枵。然漸覺目眩。神暈。步履顛頓。欲仆者。屢覺此身飄飄。然在雲霧中。又恍恍惚惚。如處夢境。中已而日暮。已而又天明。一日已過。榴娘仍行不止。此時已處瀕死之境矣。信步而行。亦未計此足一舉。其所履之處。爲何方。良久始抵一街角。鐘聲鳴七下矣。疲不可支。搖搖欲倒。乃倚於一欄杆上。復以手力持之。瞥見對門一屋。巍然高聳。百葉窗中。火光熊熊。似搖舞於榴娘目中。而門外車馬喧闐。不絕入屋者。似皆華服貴人。榴娘強移步至屋之門首。待第二車來。仍以手力握門首石欄。已而車果至。自車中出者。乃一貴婦。衣冠楚楚。飄然欲仙。年鬢尙少。門啓。屋內燈光射其髮。耀燦若金。榴娘張目向之。視已乃顛然而前。幾仆地上。持手中半殘之花。乞售。吻張不能成聲。貴婦駭然微退。屋中臧獲。方爲貴婦啓車門。見狀。伸手推榴娘。使退。臧獲推之初。未嘗用力。顧榴娘以久餓之軀。即此一觸。已覺如千鈞之重。發啞聲而哀呼。遽倒地上。凡貴人每見貧人之惡狀。恆易作驚呼。僕人曰。貴女請入。下走當處置之。彼處警察來矣。貴女請入可矣。時一年老貴紳。自屋內出面。狹而冷利如斧。衣夜服。襯衣胸前綴以絕巨之鑽石針一顆。閃

閃作五色光寶氣逼人不可嚮邇探首外望先見斐文後乃見門首聚人羣卽作啞聲曰斐文姑娘乃何遲耶且行且拾級下斐文曰佐舍甫先生此貧女子吾恐渠已暈矣佐舍甫毫不動容似聞有人告彼謂一拖車之馬倒仆地上者曰然乎請入屋中外間風力強僕少頃卽當入尊翁尙未來然吾正刻刻念之也斐文不更語曳裙袂近身恐觸地下之貧女致衣裙不潔也乃入佐舍甫行至榴娘側俯首畧視之容色仍堅冷不改其常度顧謂僕者曰醉乎僕曰貴人誠類是此種婦女都非善類所持之花殆愚人之錢耳爾時一警察睥目皤腹排衆入見佐舍甫舉手至帽簷復俯身搖女肩已向佐舍甫曰貴公此女暈也佐舍甫聳肩曰吾謂其良似僞者爾宜挈之至署中言己以一六辦尼之幣擲警察手中警察頗奇異以爲如是堂堂貴人所予胡乃祇此區區遂掖榴娘起復搖撼其肩其力之強幾可折榴娘之體爲兩此時門首之空車已驅至他處佐舍甫及臧獲亦已入屋內一婦人過婦短小年亦不老然髮已皓然如霜狀亦類貧窶而衣冠尙稱整潔少年時想貌亦甚佳美顧此時雖風韻微存而衰老之態已呈不復如年少時容光矣見榴娘狀問曰何事者其聲溫婉似命警察之必答警察果柔聲應曰此女郎病或醉矣婦自警察手接榴娘於懷中徐徐以手分去其面上之亂髮細視之曰渠暈矣時佐舍甫尙在門內婦人見之覩其堅冷之面駭然微呼且後退榴娘仍在其懷中佐舍甫復一聳其肩似其事己了可向屋內去矣警察向婦人致敬曰吾當挈之至警署官醫當可爲之治理也婦急曰否否爾但爲吾取水少許飲之最佳

則有白蘭地警察曰宜容我挈之去顧口雖如是云云其足已向其崗位去時一僕尙立門外觀望以爲此等事乃至有趣聞婦索水遂爲入屋取之屋內有人聲隨之出曰爾慎毋忘取杯返此杯乃一組中之物也婦人以水入榴娘唇又爲之擦其額少頃榴娘微啓其目帶哽而吸長氣斷續如泣婦僱一馬車與榴娘同入車行婦尙迴視燈碧輝煌之屋中似尙帶悸急閉其目已呼謂御者曰可於第一麪包肆處止之又顧榴娘而低呼曰吾愛覺稍愈否噫吾知之吾知之可愛哉可憐哉

第九章 飛文之覺悟

當佐舍甫自門首入時覺飛文至其家赴會乃於門首遭此不快之事良覺耿耿不安夫以佐舍甫之富而有財睥睨一世更不知禮儀爲何物而獨於飛文則殷殷關心者何哉緣白弗列乃政界中人權勢甚赫而於己之工廠至有關係故竭力與之締交究其原因亦無非爲一利字所驅耳佐舍甫以爲非如此結交之白弗列無從知其情意之隆重顧弗列父女之視佐舍甫僅落落如常友初未覺其情意之深也白弗列且又私意佐舍甫爲富翁謙會乃其常事又安知佐舍甫之一意爲己飛文今夜之來與乃父又別抱一宗旨渠欲探知佐舍甫胡爲一聞亞丹之名而不安是夕赴謙之客爲數甚夥非政界名公即商場巨子携妻挈女聯袂偕來此時均聚集客室中室中陳設奢窮人世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富麗可與王家宮殿相匹益以盛服艷裝之貴客富商大賈之言語遂使富貴之氣充塞室中令人入之而目不暇接

耳不暇聆。隨目所視。皆供玩賞。惟語言嘈雜。不可聞耳。佐舍甫入此。傲然四睨。似驕已之富。復忽忽趨飛文前。和聲悅色。曰。飛文姑娘。得無有所不快乎。姑娘因枉臨茅舍。而覩此敗意之事。吾良用不安。飛文告以真語。曰。否。大凡貧人。皆足令人觸目。而生悲惻之心。彼女子何如者。佐舍甫曰。渠已得所。且交於一警察。及一婦人矣。吾意婦人當爲其友。否則。或亦同類耳。吾等可勿更言之。令人無歡。飛文姑娘。今夜安否。飛文曰。安甚。謝君。吾稟白弗列族之氣。堅強如生鐵。故常得粗健也。佐舍甫諛笑曰。吾敢言。姑娘弗特稟有白弗列族剛健之氣。且殊有白弗列族高秀之風也。飛文聞此諛辭。但視之如店夥一種媚人之語。佐舍甫又轉而與諸客周旋。客因久待白弗列。皆有不耐之意。少頃。白弗列至矣。向諸人道歉。而主人則欣忭之色。露溢眉宇。立命張筵。酒肴皆珍貴。無匹席間。談競作其不善辭。令者則惟張口大嚼。佐舍甫以貧女擾及飛文之事。告諸客。一鑽石裹身。肥碩如豚之貴婦。謂此種惡不可教之貧人。宜驅之。勿使入大道中。其隣坐一男子。肥腫畧亞於婦。聞婦言。擊股表同意。深服婦見地之高。又謂是皆由於警察之曠其職守。凡游民與迷途之犬。理宜一一捕之。毋使其旁皇大道之上。取厭行人。他客聞之。又多頷首。以爲是獨白弗列則畧縮其唇角。作微笑。曰。嘻。此亦一意見。顧捕之將何以處之者。曰。狗則予以槍斃。人則禁之牢中。或驅之赴苦工之場也。白弗列曰。若并人狗皆死之。君將謂何如。胖客曰。是則更佳。可減去許多可厭之事。此種無業游民。多極矣。半係不肯謀生。半則既得業。又不願操作。坐食之人。又何及犬之萬一乎。

佐舍甫曰。此種游民。大都因商會及工黨影響所及。夫工價太高。則財易盡而民易困。是故吾輩萬不能與他國工價賽也。吾雖非政界中人。然有一政見。甚欲發表。蓋吾與傭工之人。至有關係。座中一人。乃已入議院爲議員者。曰。君言誠中肯。要惟婦女工人。尙無團體。可任意定其工價。無罷工要求之虞。佐舍甫笑笑。狀益剛冷。可畏。顧其口吻。乃大類慈悲家。曰。雖如是云云。然工人之與廠主。乃皆有所需求。皆有所供給者也。吾廠中工人。無論男婦。僉予以最高之工價待之。又至善……佐舍甫語至此。突然而止。又若其言尙未斷。良久始作一閑話。以爲之結束。蓋客均覺疲倦。倦中有已。故伯爵夫人家已中落。年鬢復老。處此輝華奪目之室中。仍有厭倦之色。飛文見之。以爲滋可異也。白弗列忽曰。吾乃非治理貧人法律中人。然吾頗加研究。吾近與吾一少年之友。談貧民生計問題。此友於此中。大有卓識。言滔滔如大江直瀉。皆切竅。要以其言徵之。其力且可行之。顧渠亦爲無業貧民之一。赫里福爾識洛勃亞丹否。此時飛文方以背倚椅後。凝神作靜聽狀。實則方與心中之洛勃亞丹相週旋。突聞其父呼亞丹名。霍然如夢醒。急振其神以待。佐舍甫之語答。佐舍甫但搖首曰。否。吾不識其人。言時若甚不喜聞之。飛文旣失望。復詫甚。私唸。佐舍甫胡爲而不喜。洛勃亞丹之名乎。此問題至今尙未破。白弗列曰。此少年君宜一識之。渠於此事似已成竹在胸矣。待人接物。又和藹可親。誠少年人中之矯矯者也。佐舍甫者。雖不知亞丹爲其姪之僞名。然對於少年人。初無喜悅之心。因問曰。果如公言乎。白弗列曰。渠富於計畫。其計畫非如平常慈善家之

徒恃空言。乃實際上之計畧也。且渠甚主張殖民政策。時一疊頰睥目之紳士曰。然哉。吾已久主是策。彼輩頑劣之游民。誠宜移之異地。時一貴婦欠伸作倦容。又一貴婦起請衆入客室。佐舍甫趨飛文前曰。飛文姑娘。今夕爲君第一次光臨吾家。吾請以吾家之圖畫請姑娘一賞鑒可乎。又笑曰。嘻。吾雖非美術家。然所藏多出自名手者也。飛文曰。固所願也。請一賜示。達里夫方出其時。計審視喟然長歎。蓋今夜達里夫之來。此實因欲與飛文把晤。對此美人。真有千金一刻之概。又詎料此老竟引之往觀彼之畫圖乎。佐舍甫引飛文入一室。意良自滿意。謂我家之圖必能令彼貴媛歎賞指點。口述揚揚得意。此壁上之圖。卽彼日伯里痕來時所觀者也。圖果精妙。非庸手所能出。中有數圖。乃佐舍甫上代之像。嗟乎。孰知此圖中人物。竟生此絕世聰明之佐舍甫乎。佐舍甫媿媿爲飛文述畫師之姓名學級及其歷史。飛文則若聞若不聞。但不絕報以「絕佳」「美甚」「至可愛」等語。圖中又有佐舍甫己身之像。一像絕巨。中繪佐舍甫坐一書桌前。桌上有銀墨水瓶。身旁又飾以紅色之簾。大理石之柱。墨水瓶上有銘刻之文。略謂此乃佐舍甫先生四十壽辰時。赫里福廠同人敬贈飛文私忖。廠中工人對於其主。果有此熱情乎。佐舍甫曰。是爲吾之像。出自鶴史布拉許之手。此人甚佳。吾可信之。姑娘細審圖中墨水瓶上之銘語。當可知此爲吾廠所公贈之物。吾愛之甚也。飛文曰。是洵爲可愛者。公家族中人尙有像在此否。佐舍甫曰。尙有吾兄之像。一言時入一小室。取一小照片出曰。是爲吾兄伯里痕。吾二人相愛甚摯。姑娘細審其貌。亦當知其人。

可親言時。以照片授飛文。飛文執片就燈下視之。可數分鐘。默然無語。但覺淡淡朱霞。兩片漸起。頰旁兩目發光。櫻脣緊闔。若已忘。佐舍甫所告之語。佐舍甫又重言之。飛文見照片中人。年尚少。盛貌美。而文忠實不類。佐舍甫已而始舉首視。佐舍甫曰。美哉。令兄吾意。吾當未嘗遇之也。佐舍甫曰。嘻。飛文姑娘。吾兄不幸早辭人世。渠自撮此照。後不久即死。其貌甚美。然吾恐即此爲其壽天之徵。吾兄伯里痕和靄。可親思想亦殊奇特。爲吾家獨有奇僻之人。若伯里痕。至今未死。赫里福廠爲渠承襲辦理者。今日不知作何狀也。伯里痕缺於商業之才。苟廠爲渠辦。寧有不大敗者乎。飛文曰。是良可慮。令兄曾婚。未言時。目仍注照片。佐舍甫太息曰。渠至不幸已娶矣。所娶者乃一小家碧玉。貌雖殊麗。然門第身分終不宜與吾家配。吾因此遂與吾兄離異。蓋貴家子弟娶貧女爲室。殊玷辱家聲也。……飛文曰。嘻。有是哉。吾請問渠有兒女否。爾時飛文雖俯首向照片。然其目光則緊注佐舍甫。以待其答。佐舍甫聞此問。益觸其懷。渺小之目。乃急瞬如電。薄脣向上下分捲。曰。不幸有之。乃一子。其母即因產難而死。吾嫂死而吾乃大釋。吾所以言不幸者。蓋此子已驅逐於外矣。吾素不喜言之。蓋吾待之親如己子。而此子乃不知感恩。且其意見常與我背道而馳。吾殊不能堪。惟從男爵之位。在理當爲彼承襲。無論若何不可違法。飛文仍作平常慰問之狀。曰。傷哉。此事已無可挽回乎。吾意令姪年方少壯。少年人大都野心也。佐舍甫曰。果其爲少年囂張之習氣。則猶可恕之。顧渠之頑劣。乃不在是。吾亦曾作少年人。豈不知之。渠非特有父風。且更甚於乃父。爲

社會黨員渠或諱之。然吾則深信其必然也。姑娘試思之以一少年之人不謀社會之福利反聯黨結社以破壞社會固有之秩序。我容或恕之。然社會則必不容有此等人也。彼常集衆開會鼓其簧舌以惑愚民。吾屢誡之以盡吾職。其衣襪樓若工人且自詡爲獨一無上之服。種種不肖不勝枚舉。吾意不堪。遂逐之。出今乃無復有此不肖子。煩擾吾矣。飛文惻然曰。公必大受其苦矣。據公所言。知公必極愛之。且遇之至優。公之知渠。此時作何狀乎。若何度活乎。佐舍甫曰。不知之。且不欲知之。吾此後決不預聞其事。渠爲吾獨有之姪。必承襲吾之爵位。飛文曰。惟公尙可娶妻育子也。嗟夫。飛文此言與伯里痕所言者不約而同乎。飛文復注視手中照片。然佐舍甫面上之紅頰已見之。佐舍甫作乾咳曰。誠是誠是。佐舍甫雖如是云云。然飛文已知佐舍甫必有不得已之故。不能娶妻也。乃以照片返佐舍甫。復同出。是時諸客均已慊慊欲睡。蓋飽食醉飲之人。至易思睡。遂紛紛向主人謝擾。陸續而去。笑聲喧。慊之堂霎時一變而爲淒涼寂寞之境。後諸客去者。爲白弗列父女。白弗列臨行時語佐舍甫曰。佐舍甫先生。吾欲以吾少年之友。洛勒亞丹介紹於先生也。時飛文方以手衣加之。手聞其父語。急至二人前。見佐舍甫方蹙眉。若有不悅。飛文笑曰。阿父是又奚爲者。兒知佐舍甫先生忙碌無暇。曷當勿擾之。又謂佐舍甫曰。阿父常以爲渠所喜之人。他人亦必喜之。白弗列領首笑曰。誠是。飛文之言亦是。願君晚安。言已。偕飛文出。途次。父女談至長及抵家。白弗列曰。兒胡爲不欲吾以亞丹介紹於佐舍甫也。冥頑如佐舍甫。得亞丹與之一說。或稍減其

戾氣也。飛文曰：是何濟於事者？佐舍甫強頑如硬石，雖碎之亦終爲頑石耳。白弗列微笑曰：亞丹乃鋼也，以鋼擊石，或者其可。飛文亦嫣然曰：職是之故，鋼與石必不可相近，相近者爆裂生火矣。白弗列曰：慧哉。爾誠可兒，盍歸寢矣。言已，吻之。飛文徹夜不能眠，所謂洛勒亞丹者，已知之矣。日來所不可索解之奧秘，今夜迎刃而解。然飛文之意猶未足也。蓋飛文心愛伯里痕者也。

第十章 飛文之戀慕

伯里痕自與柏列告別後，心中不禁思念飛文，以飛文風貌殊美，其金黃之髮，惟畫圖中曾有之，肌膚之潤澤潔白，雖羊脂之玉未有以方之也。中國有極細緻之雕刻物，其精細殆不能觸之以手，惟貯於玻璃匣中，可望而不可即。飛文類之矣。伯里痕非祇覺其美，且覺其對己乃無限溫柔，更有一種脈脈柔情，流溢於眉目間也。伯里痕與飛文初無深久之交誼，而飛文乃視之如至友，滋覺可異。飛文之特性有二：一與低皮街之女郎相髣髴，惟彼低皮街之女郎雖處境艱困，而其倨傲乃不減。飛文嘻，今此女郎作何狀？耶伯里痕之思想飛越無定，至睡時仍自問曰：今此女果作何狀？耶翌日起，此念仍未去，諸心夫此事於伯里痕干卿何事者？然觀於此女之境遇，心中乃覺不能自己，遂思至低皮街一省之，顧早膳時突來一童子，此童子者乃伯里痕所教授之義務夜校中學生之一也。童子曰：阿父又發病矣，在闕者初不明此言何指，而伯里痕則已知之，遂隨童子至一陋屋，見此童子父臥榻上，絮絮作譫語，已不省人，此已非

第一。次。爲。伯。里。痕。爲。之。調。護。者。亦。非。始。於。今。日。童。父。整。日。狂。呼。或。伸。手。向。空。搏。擊。無。片。刻。寧。靜。伯。里。痕。處。此。亦。滋。覺。可。懼。及。後。童。父。竟。死。矣。童。父。死。伯。里。痕。始。外。出。一。換。空。氣。體。疲。憊。幾。失。其。常。又。不。思。食。返。寓。後。惟。飲。熱。牛。乳。一。杯。并。浴。其。體。已。復。出。逕。向。低。皮。街。去。是。日。爲。禮。拜。日。晚。禱。之。鐘。聲。動。矣。是。時。榴。娘。方。與。克。勒。拉。共。聽。鐘。聲。明。月。如。霜。不。獨。往。禮。拜。堂。祈。禱。之。少。年。士。女。而。漁。色。之。徒。亦。混。雜。其。中。恣。意。調。謔。酒。徒。則。高。歌。謾。罵。良。莠。不。齊。於。此。爲。最。伯。里。痕。趨。之。而。過。低。皮。街。一。百。零。二。號。之。門。方。半。啓。逕。入。之。至。司。克。律。敦。之。室。門。叩。之。有。應。之。者。曰。入。之。伯。里。痕。遂。推。門。入。見。一。老。人。方。曲。背。向。火。伏。鬱。鬱。如。有。深。愁。激。格。兒。轉。其。首。以。手。蔽。目。而。窺。伯。里。痕。伯。里。痕。即。言。曰。吾。名。亞。丹。前。遇。令。愛。於。彼。夜。激。格。兒。曰。吾。知。之。矣。可。坐。伯。里。痕。遂。擇。一。椅。坐。激。格。兒。向。火。注。視。少。頃。始。曰。彼。夜。君。來。吾。意。甚。安。至。謝。君。我。若。知。有。此。事。者。決。勿。令。外。出。也。恨。君。不。爲。我。折。彼。偷。之。歌。伯。里。痕。曰。我。意。初。亦。如。是。繼。思。彼。受。此。挫。己。中。懾。不。敢。復。窺。足。於。此。我。意。渠。此。後。決。不。敢。更。來。矣。激。格。兒。曰。此。後。渠。來。與。不。來。吾。均。不。置。意。且。可。決。其。必。不。來。此。中。蓋。有。故。也。伯。里。痕。曰。願。聞。其。故。姑。娘。當。已。飽。受。驚。恐。然。吾。願。其。或。不。因。此。致。病。激。格。兒。歎。曰。嗟。夫。渠。已。去。矣。伯。里。痕。聞。此。語。其。心。驟。覺。奇。痛。如。中。刃。訝。曰。去。耶。丈。何。指。曰。渠。已。去。此。昨。夕。或。今。晨。逸。去。均。不。得。知。吾。意。即。謂。其。已。出。吾。家。之。門。此。本。非。異。事。倘。渠。久。居。此。則。我。妻。彼。偷。必。設。計。得。之。渠。之。去。此。合。理。與。否。我。不。能。決。惟。中。心。殊。爲。之。憂。冲。君。當。亦。已。見。之。渠。貌。至。美。夫。以。一。絕。美。之。弱。女。子。孑。然。在。素。所。不。稔。之。地。其。道。至。危。也。須。知。女。子。生。

而美麗卽爲禍根。不美者反得安然無事。言至此以顫動之手。摩擦其久未修雍之下額。復曰。吾覓之可。一日矣。第少年女子之失。自倫敦者。正不知令人何從覓起。矧榴娘爲有意之避地乎。渠又非蠢蠢者可。比寧不知自藏其身耶。且彼尙留函於此也。言時指桌上榴娘留別之函。伯里痕取函視已。亦覺不知所。可心中至爲榴娘憂。以倫敦大城豺虎遍地。荆棘滿目。榴娘其可免乎。私語曰。渠或至其友許。暫避。激格兒搖首曰。否。渠無友。窮困如我等。甯得有友。縱我輩或有友。而榴娘亦未必喜其人。須知渠之性情與尋常女子迥異。故我可知其必不有友。伯里痕向老人注視。默思良久。見激格兒之爲人。殊不與其狀況相稱。聆其談吐。雖或不可以文士加之。然勝於此低皮街中人遠矣。乃曰。渠或於晚間歸耳。激格兒曰。否。渠去此惡地。自尋其佳運矣。密司脫吾乃忘君之名。伯里痕曰。吾名洛勒亞丹。激格兒曰。渠非吾親生之女兒。吾乃其養父耳。伯里痕聞此。心反釋然。念以彼暴悍之婦人。不宜有此女兒也。激格兒又曰。渠爲誰氏之女。吾且不知吾於途中拾得彼時。渠方在襁褓。吾以無兒故。挈之返。伯里痕已漸忘其疲乏。聞至此。覺津津可聽。曰。丈誠仁者。顧乃竟不可得其氏族之跡兆耶。激格兒曰。然。吾固未嘗一加訪問。惟其兒時之衣。吾至今尙謹藏之。衣上固有姓之字首。然事與君無涉。故不以之干君。伯里痕曰。榴娘是其名。其姓又安在。丈曾予以姓否乎。激格兒曰。否。吾未加以姓。吾等姓司克律敦。而渠則僅名榴娘耳。吾本可依其衣上字首而爲之。造一姓氏。第有姓又何益。伯里痕曰。知之矣。丈謂其無友。而吾可決渠有兩友。一爲盲女。

兒一爲與盲女兒偕行之童子。此二人卽昨夜囑吾來此者。激格兒曰：噫，是矣。此乃閔尼也。第渠等一無所知。吾意謂其不知榴娘何在也。閔尼與榴娘固爲好友。且同居是屋。閔尼與童子聞榴娘去，亦大不快。童又助吾覓榴娘，終屬無效。渠自往覓其佳運矣。若非因其子然一身者，吾且無憂。吾妻嗜飲，每飲輒醉。醉後，乃不近人。故世間非彼女之安樂地也。伯里痕引身起，四矚室內，復視此曲腰老人，柔聲曰：我至爲丈憂。丈心之不適，我皆深審。我知丈乃深愛彼女者，失之當至爲不樂。激格兒頷之，作慘聲曰：吾所喜慰者，除彼外無他物。伯里痕曰：丈獨不能以所見及者告我乎？彼去將何往，或作工乎？渠身畔曾携錢乎？言至此，如有所觸。激格兒曰：一先令耳。此數當不能持久。我之予以此一先令，乃爲之修履者。餘事吾實無以告君。君意殆云欲覓之耶？伯里痕曰：然。第不知從何處覓起。司克律敦先生試釋其懷，毋過傷吾。或不久即可得之也。言已，與老人握手別去。行時聞琴聲嗚咽，悽慘動人。知此乃盲女之聲也。止立少頃，拾級登樓，隨聲而得其室。欸其門，達德啓之。達德口角下垂，雙眉緊蹙，悲慘無歡。室中燃蠟燭，閔尼已停琴傾聽。達德告閔尼曰：此卽助吾等救榴娘之人也。閔尼聞而起。伯里痕急前趨，握其手。閔尼問曰：君以得此消息否？伯里痕曰：知之矣。爾友榴娘已去此矣。伯里痕言榴娘名時，如極稔熟。閔尼淚墜如綆，曰：然。吾滋爲之憂。然渠去此，亦至得願。上帝相之……達德忽莊容曰：勿念渠去此，必得安樂地。閔尼亦曾告我以數地，令我覓之，均不可得。思爾開伯治，乃第一罪人。苟有機會可乘，吾必令其自殺。始已。閔尼低聲曰：

達德趣止。吾等崇敬上帝。達德曰。閔尼。又言聖經之語矣。渠隨口之言。皆不離聖經中語。渠於聖經至熟。不能自己。我謂以閔尼之資格。大可至禮拜堂充牧師。善人固可與言宗教。惟悍暴如思爾。開伯治者。尙能動之。以宗教耶。閔尼又謂伯里痕曰。達德乃佳童子。渠因尋覓榴娘。奔走至疲極。先生能助我等否。伯里痕曰。試爲之。閔尼急曰。先生先曾一助吾輩。吾覺先生乃吾輩及榴娘之好友。必能助吾輩。覓之。蓋我乃絲毫無能爲力也。伯里痕輕拊閔尼之手曰。吾知之。吾知之。君亦已盡力助彼。吾意渠或自歸若渠已歸。而我尙未來者。可依此地址告我。達德即接伯里痕手中之片紙。納囊中曰。可。果爾。吾必速往告先生。吾第一次見君。卽知君非惡人。且榴娘之意亦如是也。伯里痕探其囊少項。復出其手。蓋囊內已空空。無餘錢。可爲二人助矣。遂與二人握手別。行時復向達德頷首爲禮。達德受此年長於己之人之殊禮。樂不可支。伯里痕別後。逕詣一婦人許。婦人曰。萊門夫人。其屬下多作工女子。萊門夫人卽以爲業。伯里痕盡以榴娘之事告之。萊門夫人曰。此非爾所可了之事。在勢宜告之。警察伯里痕眇目視萊門夫人。自嚙其唇曰。否。吾不願勞彼也。

自此伯里痕夙興夜寐。終日巡行街市間。訪探榴娘之踪跡。一夜行經南哇克一陋屋中。方集會。屋距河流不遠。屋內雖有會集之事。顧燈光黯黯。然備極蕭瑟之象。男女咸集。婦人多挈其小兒同來。男子則咸吸菸。旣見伯里痕至門次。則皆高聲歡呼。極表歡迎。蓋是中人無有不識伯里痕者。擁之入。促之演說。伯里

痕既謝衆。亦不之却。緩步登將朽之臺。雄辯滔滔。言傾四座。構辭淺顯。婦孺皆得深明。其義。伯里痕奔走。終日神疲力弛。音低而言緩。漸覺聽者之津津。遂高其聲。聞者皆爲之動容。更有數人起立。揮臂高呼。以示同意。讚歎之聲不絕於耳。然亦不敢亂語。以妨伯里痕之音。言畢。即告別衆。爭前執其手。而婦人尤甚。此時伯里痕額上汗珠已巨如豆矣。既出。經一街。街隅有一車。車旁立二人。一男一女。伯里痕初不留意。及此。惟俯首默思。其意中之榴娘。經車旁時。忽有一手握已臂。復聞白弗列公之聲。曰。嘻。亞丹爾在此耶。伯里痕駭然駐步。則見飛文亦立其旁。飛文之目已注射於伯里痕。而胸中愛慕之語。已一一表示於兩目中。伯里痕曰。飛文姑娘亦在是耶。飛文無語立垂其目。白弗列曰。然。吾囑渠勿出。渠不能從也。言時以兩手加伯里痕肩上。曰。亞丹爾誠可稱爲雄辯家。今日善言之人。其享名最盛者。莫如勒來脫與格勒士。冬然均不及爾。嘻。爾聞此。得毋羞澀。可與吾等同登車時。飛文已入車內。白弗列又曰。吾等携爾同歸。且將以食餉爾。伯里痕曰。謝公盛意。惟吾尙有要事。白弗列曰。吾親愛之小友。毋拘執。雖天下至佳之自動車。苟無燃料者。即一碼之遙。亦不能行。况爾之爲人乎。觀爾狀。當已飢疲至極。來來但費爾半小時之寶貴光陰足矣。伯里痕知不可却。遂入車中。坐於前座。白弗列不許。必令坐後座。飛文仍默然無語。車小二人臂相觸。飛文且能覺伯里痕之呼吸。心乃突突躍不止。其手乃漸移向伯里痕之手。忽又縮回。始知世人所謂愛情者。信有其事。苟非身歷其境者。不可知也。以身倚車背。瞑目力屏一切念。顧終不能去伯里

痕言發飛文乃如自夢中醒伯里痕作極平常之語曰飛文姑娘僕意姑娘今夜自熱鬧叢中返必極困乏矣白弗列笑曰君幸毋爲渠憂及此渠今日至樂吾可決言爾之女友中當以飛文爲最好動者亞丹爾未進食前幸毋多語吾知爾飢疲已極爾不自覺耳宜畧事休息飛文至此始啓吻語曰然宜畧息言時以其軟如兜羅之手置伯里痕既枯且熱之手上嗟夫愛情之戰爭從此開場而飛文且爭勝矣

第十一章 今世所不可得之古人

今吾書又將迴叙榴娘事矣此行路之婦人既扶榴娘入車內榴娘仍昏迷似在夢中覺車聲轆轤不絕于耳婦人仍護之以臂途中既購得食品助榴娘進之榴娘以飢疲不省事并進食亦不自知食後精神畧健遂沉沉睡去少選車止矣榴娘半醒半睡中似覺有人掖之登一狹小之梯級入一精小雅潔之室內婦人坐榴娘于一安樂椅中兩目復闔婦人取鮮牛乳就火煖之以飲榴娘榴娘既進牛乳如飲醒睡之劑星眸微啓舉目四矚室中頗呈奇訝之色室雖精雅整潔顧仍呈露貧家之相婦人衣亦不華但其狀貌和善舉止溫柔即有靄然可親之狀髮星星作霜色面亦清癯而榴娘對之中心似發生一種神妙不可思議之感情非止覺其可親可愛已也婦人問已之時即已預備一極親切之聲音以答之曰夫人吾已愈矣言時以手按椅之兩臂勉力思起且曰吾今能行當可去夫人厚我感激乃至於無地語時聲極悽惋淚幾奪眶而出婦人以涼手輕拊榴娘之額復爲之理其柔黑光澤之髮已乃止之禁勿起立微

笑言曰。爾可勿思去。爾尙未健全如常。且去將焉。往榴娘見婦人之笑貌。其睡中之淚。又去。陳易新及聞其語。默然不知所對。垂首無語。婦人曰。吾愛。吾知爾指。然彼間不可處。此處較工場爲勝。若能從我言者。且暫居此。榴娘聞言。目中頓露疑懼之色。直注婦人之面。又覺其和藹不類惡人。婦人已審知其意。仍溫言謂之曰。吾愛乎。吾滋喜爾性情之高。傲大凡不甘倚賴他人之高。傲女子。即是其高尚之特徵。惟吾等乃患難之交。可毋拘拘於此。吾輩貧民皆屬孤立無助。正宜互相扶持。并賴上蒼之仁德。以生存於世也。榴娘低聲言曰。吾思覓工而傭。婦人曰。吾知之日後。吾等當爲爾覓一職事。目今爾方病孱弱。乃不勝任事。且暫栖此間。痊後更議此着。母更赴市衢間售物。此事大非爾所宜爲。盍再飲牛乳少許。吾當以麵包及奶油與爾。榴娘覺此婦人之言。一一皆中肺腑。遂不得不從其言。既飲復食。婦人亦不與榴娘多語。妨傷其神。則乘此時。就一縫衣機器。作其縫紉之事。機器占室隅之小隙地。所縫者則外衣也。榴娘私意此婦人於何時始更有言見問。即見問者亦必不告。以所自來。倘此婦人審知己之來處。或送之還。則母甯死之爲愈。嘻。司克律敦夫人之名。至今憶之。猶戰戰有餘懼。久之。婦人曰。寒氣若已去。則宜就榻睡息矣。榴娘方欲回答。而室門忽啓。一女郎入。入時口中低聲度歌。見榴娘。突然止。低聲驚呼。榴娘亦不禁呼而報之。此女郎者。即當日榴娘與遇於愛屏林之克勒拉也。克勒拉入。詫極曰。噫。此非榴娘耶。此非叢林中。之榴娘耶。婦人亦舉目視彼二人。亦微現驚奇之色。克勒拉一躍至榴娘前。挾而與之親吻。狀至懇切。問

曰。吾愛爾。何由至此。又謂婦人曰。吾所遇者。乃無一不奇。蕾頓夫人。此女郎。卽吾禮拜日。遇於叢林中者也。又謂榴娘曰。此卽蕾頓夫人。卽吾向者所言之善婦人。吾今日遇爾於此。不能令吾不駭然。詫爲奇事。時榴娘亦至。以爲異。反覺進退無措。氣息因之促。面色亦灰白。仍坐椅中。默無一言。蕾頓夫人舉一指止。克勒拉曰。渠方病。尙未痊。誠如爾言。事至奇幻。吾愛乎。克勒拉曾爲我言及爾。爾二人當爲奇緣之友。交雖淺。情宜密矣。如克勒拉言。則爾名當爲榴娘矣。克勒拉一視榴娘。卽攬入曰。榴娘。是其名也。又傲然曰。似此姓名。豈尙云不美耶。蕾頓夫人曰。誠美。克勒拉曰。榴娘。爾殊可愛。乃不忘故人。竟來探省。時蕾頓夫人立於榴娘後。復以一指置唇間。以示克勒拉。令無多言。榴娘心中默計。吾乃初非來探省。彼而又不可。瞞之。正不知所對。蕾頓夫人曰。榴娘之來。非祇探省。行且與吾等同處矣。克勒拉合掌歡呼曰。佳哉。是何等幸事也。忽又現憂戚之容。作疑慮狀。視榴娘曰。吾意渠病當未愈也。蕾頓夫人曰。不久卽可瘳。無論若何。終勝於前日。蕾頓夫人之意。蓋言終勝於在街頭賣花。饑寒而無人見憐也。克勒拉爾今可助渠。至榻中。睡息且禁。渠多語。克勒拉一躍而起曰。諾。惟夫人又將睡於何處。夫人繡眉以答之。似示克勒拉。毋多言。又笑視安樂椅。似曰。吾卽睡此椅上可矣。克勒拉遂扶榴娘入鄰室。此室尤小而清靜雅潔。則殊不減於第一室。窗方啓。窗下有小罈。中插櫻草花一束。卽目前榴娘與克勒拉共採者也。榴娘見此。不禁憶及在林中時。似距今已極遠。恍惚若隔世。室中祇懸畫一。幀爲上帝牧羊之圖。榴娘覺此圖與此室。此婦

人殊相稱。時四肢仍憊弱無力。克勒拉又助之卸衣。榴娘見室中惟有一榻。問曰：吾睡此致驅。蕾頓夫人睡於外間矣。是必不可。克勒拉曰：是爲夫人之命。不可違也。夫人似愛爾切。亦爾之幸福。嗟夫。吾友爾之來。此令我樂。乃無際。吾生平遇人多矣。然未有若爾之愜吾心者。也。吾之與爾。其感情。乃若弟兄。寧不奇乎。吾意爾病痊後。或將傭工於赫里福德乎。噫。吾乃忘却夫人命我使爾毋多語。今乃絮聒不休。吾好多語。爲一生大病。廠中人言。吾談話之能力。至強。嘻。爾體乃窈窕。至此美哉。是誠美人身格。且爾髮又細澤。如此。吾初見爾時。即深羨之。然尙未見其披散時。今見之矣。即爾美目盼兮。世幾無匹。狀乃大似聖誕日之小女兒。甫自榻中睡醒。尋覓聖誕日生塔克洛士所予之袜。（按西俗。昔有善人名生塔克洛士者。喜小兒。每於聖誕日。輒購無數玩物。以贈孺子。至今爲父母者。相沿爲之。乘其兒女熟睡之際。購滿盛玩物之長紗物。暗繫於兒女之榻首。僞云是生塔克洛士所賜。）吾去矣。吾不能長伴爾。願爾晚安。吾至欲與爾更親。吻恐延遲。時間故勿爲去也。榴娘伸兩臂力抱克勒拉而親之。克勒拉樂極而笑。願忽又以微咳掩之。

榴娘靜臥榻中。默思及低皮街中之人。激格兒也。閔尼也。達德也。是皆愛切肺腑之老友。繼而思及司克律敦夫人。則不寒而慄。久之。乃沉沉入睡。鄉夜中微覺有人。以面輕親其額。翌日醒。乃至早。日猶未上。願陽光之反影。已照入室中。是日覺神氣清爽。已非昨宵之我。始尙不自知身在何許。繼乃憶之。知非復在。

彼可怖之街衢中矣。急起御衣趨至隣室。見蕾頓夫人亦已起。正縫紉一男子之外衣。見榴娘與之頷首。針仍續續不息。其狀似與榴娘識已多年。無復新交之客套。已而蕾頓夫人微笑曰。審爾神色似已痊矣。爾夜來眠亦安穩。吾曾視爾一二次。爾睡之酣乃如釋子。吾愛可晨餐矣。食物已儲櫥中。啓之即可得。可移水壺去火。稍遠將沸矣。榴娘深知夫人之命已爲此者。殆欲榴娘自以爲能助其理家務。庶不致不安於懷。久之蕾頓夫人輟作。與榴娘對坐而食。桌上所陳者惟麪包乳油并茶三種。無第四色。而此三種者并皆佳美。無一惡品。榴娘本已饑極。蕾頓夫人強之進食。將畢曰。榴娘吾思之已審爾願在家中伴吾作活計否。榴娘曰。是固所願。惟兒縫紉之程度至低。恐不足爲姥助。奈何。蕾頓夫人曰。是無妨事。爾苟不能者可學之。吾將有以教爾。老身所縫之物品乃一極巨工廠中之物。廠名赫里福德。布料之件殆無所不備。吾所縫者亦無所不有。廠中人亦良善。凡與我之工作皆善於從事。不費鉅力。有時所入至佳。入款雖裕。餘顧凡爲人者。作事不可不勤。苦自勵較吾輩苦者多矣。吾等所得之工價善頗足。自贍若二人合力而爲。當遠勝分離而作。爾當識之。我之生涯良不惡也。榴娘微搖其首。似不信。蕾頓夫人所言。蕾頓夫人曰。吾言良不謬也。吾至欲得一件克勒拉者。亦爲我心愛之人。而渠終日在廠中。非暇時不得來。晤渠亦爲一好女子。吾甚願爾二人得時相把握。且渠又可助吾授爾以縫紉之事。爾亦喜鄉村風景否。榴娘頷之。蓋其胸中滿儲無數言語。不知從何言起。故反默然不言。榴娘生平第一次聞此慈善婦人之談及鄉

村風景。答榴娘之愛鄉。村風景殆無一人知之。而夫人忽發此問。似能預卜人心中之事。又疑蕾頓夫人向他人時亦作此問否。又不知更有所問否。而蕾頓夫人竟不更有所問。言曰。爾可滌淨食器。事畢。我且以第一課授爾。初學之時。良覺困苦。十指且不勝其疲倦。惟不久即覺熟如流水。又視榴娘纖纖之指。則太息曰。作工時宜常御指韜以護之。吾行且示爾以用法也。榴娘謹諾。持食器滌之。少頃即已畢事。乃移一椅近蕾頓夫人身畔。夫人即以縫紉之法授之。此時榴娘所學者。但以鈕縫附衣上。初覺十指頑鈍。不靈。線縷時時紛亂。針亦常觸其指。久之覺漸熟。殊不以爲苦。蕾頓夫人強自遏止。不作一言問榴娘。榴娘以爲蕾頓夫人殊厚於己。令己伴其作此輕小之事。殊覺樂甚。已而蕾頓夫人舉目謂榴娘曰。少作即宜。息爾能讀書以娛我否。架上書頗夥。可隨意選其一。榴娘遵命。即至書架取一冊書爲却而司列德所著。書曰。修道與誠感。榴娘竊意夫人之於克勒拉亦當常如此。遂坐下展卷欲讀。顧口澀不能聲。兩頰大赤。遲之又久。始能勉誦甫數語。蕾頓夫人低語曰。爾所擇者乃名著也。是爲英文說部中有數之本。吾誦之數年。復之又復。良不以爲厭。緣其文辭思想。構造之精良。令人神往而細嚼。箇中旨趣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爾能擇此至愜吾意。蕾頓夫人雖已知榴娘言辭聲音之美。而未一聞其讀書之聲。今得聞之。乃琳瑯如敲金擊玉。句讀言辭皆清澈絕倫。曲盡書中詞語之神妙。遂默不復語。側耳靜聽。榴娘亦漸得書中意味。覺戀戀不忍舍。並蕾頓夫人以及一切事物咸忘之。度外已忽聞蕾頓夫人之聲。方愕然如夢中甦。

蕾頓夫人曰。吾愛謝爾矣。書至美。而爾之聲調實稱之。今可仍來作縫事。爾入學久否。榴娘怩搖首曰。不久。第兒亦常自修耳。蕾頓夫人夷然曰。凡人自修之教育正宜如此。視己所能讀之書。宜常讀之。毋待有師始可求學。吾將爲爾覓數本之能有助於爾者。今爾且試縫一鈕扣。可先於此小碎布上爲之。驟視之。似非易。實亦無難。吾愛乎爾之髮。亦殊美。我甚愛爾。榴娘亦隨口應曰。兒每夜必理之。以刷。蕾頓夫人曰。善哉。不謂爾十餘歲女孩兒。亦能解自治。雖疲乏。至不能動。此着決不可忘之。上天以好體魄賦之。吾人自應加意保護。勿謂此身貧窶。遂不加意也。夫人言時。殊無嚴容厲色。惟助以微笑。又曰。貧人之調護其體。當不可亞於富人。且處今日之世。百物廉賤。自重其體。亦大非勉難之事。爾冠爲自製者耶。榴娘曰。然。蕾頓夫人復頷首。驪然曰。若誠慧悟且清雅。可風。即視爾冠上之花。無雜色。無異特炫人之狀。即可知爾之爲人。尙有一言。詔爾貧寒之人。實無權可以放棄其高尚。而使彼富人獨享。腹可饑。衣可薄。高尚清潔之節。不可失也。爾縫此鈕扣。大佳。吾且以此衣令爾實習。久作之後。宜伸直爾之腰。支靠於椅背。苟強俯其躬。久久必害其體。爾名榴娘乎。榴娘此名殊美。乃爾名歟。言已。見榴娘又面泛深紅。乃支其言曰。吾至喜人名之近於花及樹者。今爾名乃並此二者而有之。或曰二者均可。故吾稱美。良不誣也。榴娘曰。兒亦謂然。夫人能以其名見示否。蕾頓夫人初不意榴娘之突有此問。面亦微頰。略俯其首。對手中所縫之物。低聲應曰。吾名乃麗梨。恩也。榴娘曰。兒謂此名亦至美。與夫人實稱。言時。注視夫人之面。夫人

年齒雖長而觀其骨格之部位即可想見其少年時之風韻。榴娘之言實也。蕾頓夫人知榴娘贊美之辭純然出自大真，殊非矯作，則亦微詫而舉其首。

二人力作至食時，比食則仍爲乳油麪包，而每人助以雞子二。蕾頓夫人又言無茶之故，謂茶過飲亦無益。遂代以乳而飲，榴娘已則清水一盞耳。食後可半小時，復作至薄暮，各進茶一盞，麪包數片，助以乳油。如是而已。蕾頓夫人又授榴娘以摺疊縫物之法，已乃令榴娘御外出之衣冠，曰：爾必外出以換吸空氣。榴娘遲疑未應。蕾頓夫人曰：吾當與爾偕行也。二人同出，經數街，大小不一，已而過一巨大之建築物，此屋似無處無窗，或啓或閉，有音自啓之窗出，嗡嗡然如蜂巢內羣蜂釀蜜時之聲。蕾頓夫人莊然謂榴娘曰：是即工廠，赫里福德工廠是也。榴娘向之注視，曰：是爲一極大之地，克勒拉，即作於此耶。蕾頓夫人仍未改其莊容，曰：然與渠相類者，尙有數百人也。二人行經一廠門，一鐵灰色髮慘白色面之老人，方以首倚壁從地下起立，向鑰眼內張望，實則一無所觀，已乃迴首見二人，髮鬣下垂，蔽其目，舉手掠之，張其唇，吻齒已脫落，無遺厥狀。大類瘖犬，作欲躍之勢。榴娘見狀，大駭，驚呼退後，顧蕾頓夫人，則夷然如故，且露憐憫之色，曰：丈尙識我否？爾似尙識我。老人向蕾頓夫人，眇視良久，繼復左右顧視，如失魂之野獸，曰：然，然識之。吾實非以怨苦之言告夫人。吾識夫人，夫人者乃一絕愚之女，流常以善言溫語慰我不幸之庇萊者也。渠必不至忘懷夫人之語，渠必忽忘之。第夫人至此，問赫里福德又何事者？嗟夫，夫人乃甘踏。

此不祥之地。望速去。此不祥地。脫不速行者。必磨爾。至見骨。乃止言。至是以足趾輕行。畧近四矚。知無人。力握夫人之腕。低語曰。庇萊本宜速去。此地特爲此間之惡物所縲。乃苦不得脫。鐵索瑯瑯之音。夫人當亦共聞言時。移動其手足。作受縛狀。笑曰。聞之否。此間人乃受渠之命。令渠者。此不祥地之業主也。吾等以血肉靈魂之軀。受此奇刑。果能忍乎。渠將研搗爾成齏粉。取爾之命。一如殺我。偉烈之狀。速去。速去。母逗留於此言已。微推二人。復蜷縮於地。如前狀。似已不復知。有二人在側。蕾頓夫人亦不能不惴然。恐懼。挽榴娘從容去。榴娘低問曰。此爲誰耶。其狀絕類癩發。蕾頓夫人遲疑片晌。始曰。渠名庇萊。其姓則不知之。乃廠中能手之一。渠所言之偉烈者。乃其獨一之子。頗俊慧。備于是廠後竟逝去。葬時。老人癩病遂發。此後遂日日值於廠之左近。廠中執事欲逐去之。而一般工人則喜與笑樂。老人亦不爲人害。乃安之。渠之能得飲食。以延殘喘者。廠中人之惠也。榴娘曰。胡不寘之瘋人院。蕾頓夫人曰。其性雖迷。而從未犯暴亂之事故。不能視以瘋人。渠夜間睡於何處。無人能知之。惟日間則恆見渠於廠之旁。近故人咸呼之曰。赫里福德之庇萊。榴娘曰。此人乃大可怖。能勿傷人否。蕾頓夫人曰。否。從未有是事。其兇惡之狀。似無可救。藥惟一言足以止其忿。而遏其悲。榴娘曰。渠似有所覓而不得也。蕾頓夫人無言。止立須臾。以手自撫其胸。已復行。首垂而脣顫不已。二人仍繞行於狹小之街道中。榴娘乃不之識。繼乃北折至一較小之街。其中屋宇咸卑。不甚小。河肆中時有形狀可怖之人。探首出窗門。而人家門首則常有檻樓之婦人。

立其間。或高聲呼兒。或裂喉與人對詈。或向衆訴說其男子之無行。惡言穢語。不堪入耳。小兒孺子。則聚而嬉於污泥中。而饑餒將死之狗。喪氣垂首。逡巡道左。更足增益此淒涼之景況。蕾頓夫人止立一門前。言曰。吾行入此一視。此中之病人。若願偕吾入否。病者所患。非傳染之症也。榴娘偕之入。經暗廊。至一室。門叩之一曲背之小女子。啓之。容色大憂戚。且枯瘦殊甚。門啓時。有異味衝出。此味者。乃熨半濕之衣。所蒸發水瀆之味也。室中有四人。一老叟。方俯而熨衣。一老嫗。坐而縫鈕眼。一中年婦。方縫畢。一衣啓門之小女子。則手一領衣。亦從事於縫紉。中年婦人不覺微呻。此婦人方罹腸結核之症。顧尙未篤。有茶壺。方就火而烹食物。則無有一乳嬰。臥舊布褥上。病至沈重。狀已類死。客入時。均無奇訝。或喜樂之色。惟老叟畧領其首。蕾頓夫人趨前。執中年婦人之手。低聲與語。狀極溫婉。婦點首以荅。復舉目注視病嬰。蕾頓夫人抱病嬰。貼懷輕加搖動。令其安適。榴娘覩此景況。不期而墜淚。蕾頓夫人覺之。即以嬰授榴娘。榴娘接之。坐於床沿。搖撫一如蕾頓夫人狀。此屋之人。仍理事不輟。似不知世外之復有他事。蕾頓夫人與中年婦人靜談五六分時。好言相慰。已乃偕榴娘別去。榴娘雖墜淚。尙無深慟於心。蓋渠在低皮街時。見此等事。亦已不鮮。既出。謂夫人曰。慘哉。此家也。蕾頓夫人曰。尙有悲慘之數事。未了。行且偕爾往了之。已又至一屋。登第一層樓。門闢。而一時不能容客。摒擋久之。二人乃得入。室中兩婦人。而其男子已病不能離榻。顧仍作縫事。餘二婦人亦力作不輟。天已垂暮。二婦乃就窗前爲之。藉陽光之餘力。以省却購蠟之錢也。

尙有一男子則醉臥室隅昏沉如死更有兩女郎年可十五六亦坐桌次作活計迎迓來賓者則惟榻上之病夫呼曰嘻夫人又來矣吁夫人乃拋棄已事而來惠臨吾等感激之情銘諸五內我病何如耶日加甚耳吾乃常病至願上天仁慈速取吾離此世界庇萊又在廠外耶醉耶嗟乎此二女郎者爲吾孫女其一得肺疾是固意料中事無足爲奇渠亦曾就醫士處診治殊無效驗富人之疾易痊貧者之病不可藥也醫士命渠飲葡萄酒并進鷄汁嗟夫此二物者何等昂貴吾輩工值又何等廉賤夫人寧有不知者請夫人稍移其體毋蔽吾光吾須於一燭未燼之前須畢禱四事也吾不知御此禱之人爲誰乎蕾頓夫人囑榴娘曰吾去即來爾可與女郎略談叙言已遂出不久即返携一鐵罐之鷄汁親爲熱之置咳喘之女郎前不待室中人之謝逕挽榴娘出時街之末適有相毆者扭結不開羣聚而觀之見蕾頓夫人來咸辟易讓道蕾頓夫人力挾榴娘近己忽忽過之榴娘覺蕾頓夫人之愛已有非語言思想所可以喻榴娘從未有母此時覺蕾頓夫人者似之矣言曰兒常見人相毆鬥習之不引爲懼夫人當亦不之怖也蕾頓夫人曰然吾實無怖彼輩俱識我必不傷及我等爾誠勇而不怯爾今日所覩種種慘景得勿戚戚乎榴娘曰尙不至戚戚吾亦貧人耳言已謹待蕾頓夫人言而夫人竟默然不作一語

第十二章 演說會

歸途蕾頓夫人購靴一雙購時乃不入肆中高坐試着惟於陳列之架上信手取一雙細驗其物質堅固

即購之。既返，即試着新靴，忽呼曰：「噫！太小矣。」榴娘吾愛，吾意欲爾轉購吾靴，其值可分。次攤付爾足，較吾小也。體脩長如爾之女子，次無如爾足之小者。榴娘試着之，言曰：「兒不信，兒足乃較夫人爲小兒着此靴，適合。」嘻！夫人觀之，吾二人之足如出一模，請更試之。蕾頓夫人微搖其首，引目注視榴娘之足，其狀果與已足無異。非祇榴娘之足形與蕾頓夫人似出一轍也。即其手亦絲毫無異。蕾頓夫人固早已審之，嘻！天下有手足均相肖之二人乎？蕾頓夫人思至，是不覺掩面長歎。扉忽闢，克勒拉趨入，已自廠中歸矣。逡坐其身於椅中，微喘言曰：「赫里福德廠者，不吸盡人之精血不已也。今日廠主來察視工人，一般司事經理之人，咸力加督責，強吾輩力作，不得憩息。而男女之工，頭首領亦極意逢迎，嗟夫！彼所謂廠主者，乃一年老身長，面部尖如飛鳥之人也。其唇亦緊閉不常啓，巡視時，獐目左右顧，一若渠身爲廠中之皇帝，而吾等之靈魂肉體皆已屬之。彼有昂視闊步，有睥睨一切之概。吁！克勒拉言此時，蕾頓夫人方聽火次取煖，實則其意非取煖，藉以自掩悲容耳。此時夫人面大赤，雙眉並不得啓，心痛如刀割，嘻奇矣。克勒拉之言又干渠底事者？克勒拉續言曰：「廠中領工預囑吾等啓窗牖，令納新空氣，且勿作悲苦之容，以致廠主無歡。吾等乃矯爲之強作歡樂狀。廠主過吾等前時，吾聞渠言曰：「龔史君良佳，吾廠能優待彼輩工人，人人咸有愉色。吾見之殊喜悅也。言已，曰：「願作獐笑，且其狀乃直類帝王所爲。渠雖作笑容，顧其笑狀至可怖。其聲亦暗而不揚，言已，少止作苦笑。已又曰：「廠外尙有無數工人爲其廠縫紉以活者，未知渠亦知之。」

否。凡。爲。其。廠。作。工。之。人。大。都。如。野。獸。處。牢。籠。中。空。氣。之。惡。濁。有。如。烟。霧。呼。吸。之。足。以。致。病。其。工。值。之。廉。更。不。待。言。每。鈕。眼。僅。值。半。辦。尼。一。衣。值。兩。先。令。一。褲。值。一。先。令。針。線。之。資。均。屬。自。備。所。得。工。值。乃。不。敷。衣。食。處。此。黑。暗。之。牢。籠。中。雖。生。猶。死。耳。吾。不。知。此。富。貴。之。廠。主。亦。將。莞。爾。而。言。曰。是。輩。者。均。受。吾。優。遇。而。至。樂。也。否。吾。聞。人。言。渠。爲。男。爵。未。知。信。否。嗟。夫。吾。同。廠。中。之。婦。女。大。半。已。罹。不。可。救。藥。之。咳。症。因。此。可。愛。之。廠。主。來。遂。力。遏。之。而。此。堂。皇。之。廠。主。且。微。笑。謂。吾。輩。人。人。咸。有。愉。色。嘻。願。上。蒼。佑。彼。吾。意。謂。願。上。蒼。懲。彼。也。蕾。頓。夫。人。至。是。乃。不。可。復。耐。低。聲。曰。克。勒。拉。趣。止。爾。言。克。勒。拉。曰。夫。人。吾。所。言。者。但。就。事。實。而。言。初。未。加。以。論。理。夫。人。試。爲。吾。輩。思。之。吾。輩。工。人。非。病。即。饑。至。于。腰。背。疲。極。而。作。奇。痛。則。人。人。皆。是。而。渠。則。高。冠。華。服。胸。飾。鑽。石。之。針。顧。盼。自。雄。不。知。是。炫。赫。者。皆。取。自。吾。儕。之。骨。血。也。蕾。頓。夫。人。仍。低。其。聲。曰。爾。以。爲。彼。樂。矣。不。知。其。終。日。憂。心。忡。忡。或。有。過。於。吾。輩。也。克。勒。拉。曰。恐。未。必。是。今。可。勿。再。言。是。人。吾。之。以。是。人。告。爾。等。者。乃。就。吾。所。見。而。言。今。吾。言。畢。且。更。言。他。事。吾。意。此。貴。人。來。時。廠。中。當。已。預。驅。庇。萊。他。去。脫。貴。人。爲。庇。萊。見。吾。知。庇。萊。必。大。發。吼。怒。之。性。而。此。貴。人。危。矣。吾。聞。貴。人。將。更。來。來。時。並。挈。其。友。若。干。人。同。蒞。廠。中。參。觀。吾。但。願。勿。再。見。此。怪。物。此。吸。血。之。惡。魔。令。人。見。之。而。不。怡。也。噫。榴。娘。今。日。爾。狀。殊。美。勝。昨。多。矣。爾。疾。當。已。瘳。且。學。縫。事。矣。蕾。頓。夫。人。至。此。狀。乃。少。釋。以。手。置。榴。娘。肩。上。曰。然。所。作。且。極。佳。榴。娘。聞。讚。美。之。辭。樂。極。而。面。頰。

是夜榴娘不欲更占蕾頓夫人之榻自請宿於椅上蕾頓夫人勿許謂可二人同榻睡至積蓄有餘當另購之榴娘大喜睡時蕾頓以臂枕榴娘首榴娘生平素不知所謂愛至此乃覺愛蕾頓夫人之心油然而發視之不啻慈母也

自是以往相處久之榴娘亦安貧如素學藝大進以積蓄餘貲購一小榻蕾頓夫人善視榴娘不令工作過久每干事暇輒令讀書夜間則携之外出散步榴娘亦漸稔此間事知赫里福德廠之勢力至巨及於各方一切工人則有如富者所畜之奴幾至於無地不有赫里福德廠所僱用工人之跡榴娘除蕾頓夫人及克勒拉外鮮與他人交往顧亦殊不以爲孤寂久之蕾頓夫人遣榴娘入廠矣謂之曰吾愛乎吾舍爾吾心滋戚顧爾年事方少不可無少年女子以爲爾伴終日與老嫗閉關相對於交際之事一無所知良非計也吾或一旦不起……語未已榴娘急棄去手中衣力抱蕾頓夫人之頸失聲呼曰勿作是語夫人固康健無疾也蕾頓夫人亦力持之輕撫其髮曰然吾固無病然亦不可謂爲強健須知死之一字爲人所不可免榴娘仍緊抱夫人頸淚瑩瑩滿眶曰兒必不能舍夫人獨處而入工廠也蕾頓夫人復婉轉勸慰榴娘遂從命以入赫里福德廠

榴娘初入廠亦殊無羞澀態廠中女子見榴娘均注視幾不一瞬深以爲奇榴娘亦自覺己身與此廠中女子大異勿論若何決不能效法彼輩幸而所得之坐位適與克勒拉爲隣克勒拉常以素識榴娘驕人

且又爲之紹介。榴娘漠然置之。一如與低皮街之女子相處時狀。一女子嘗謂克勒拉曰。若友良美。願渠對我。乃傲慢絕倫。何也。克勒拉心中至以此言爲然。因答曰。爾言固是。願渠性如斯。不足異也。

榴娘之美。至能惹動廠中之男子。一少年之男領工尤甚。即見榴娘。工作中有謬誤之處。亦爲之包容。他女子見之。或附耳喁喁。或掩口匿笑。其目光咸注視榴娘。及此少年之男子。而榴娘夷然殊未爲意。一視少年。如無物。曾未假以一笑。一睽少年有所問。則俯首垂目。正色莊辭以答之。榴娘深惡此廠。願藉以歷練技藝。亦良得日日。惟望放工返家。榴娘久已以彼處爲家。返時。蕾頓夫人必強之坐。且慰以欸欸溫辭。茲境至可樂也。

日復一日。榴娘入廠後。已數星期矣。初無奇遇足紀。一日。克勒拉謂次夜赫里福德廠後之美聖堂。將有演說會之舉。擬挈榴娘同往。蕾頓夫人一聞此語。即有難色。蓋榴娘晨起入廠。晚息而歸。習以爲慣。恐一旦驟破此成例。則榴娘將更進一步於社會中。其性情或因而變異。蕾頓夫人愛克勒拉。初未亞於榴娘。第對於克勒拉。則殊未防閑。及此一着。寧不可異。克勒拉堅請榴娘亦有欲去之意。乃問曰。爾二人能相顧否。此種演說會。得毋喧雜否。克勒拉曰。是皆無慮。此會非政治之演說會。可比。吾雖不能名之。第知此會乃爲工人而開者耳。演說者爲一男子。渠身亦爲工人。人謂渠爲奇特之演說家。聞其言者。笑淚俱出。於不自覺。吾曾聞其名。已忘却其名。固非長者。字短音亦短。蕾頓夫人請母爲吾曹慮。矧吾曹又非孺子。

當自知顧護吾與榴娘自在愛屏林中一聚外未嘗同游於外也。夫人不喜劇場吾亦久已絕跡矣。蕾頓夫人溫語曰：否，吾不願爾等獨往耳。克勒拉忽憶榴娘未來時，蕾頓固未嘗有反對劇場之論。榴娘來後始言之。顧克勒拉仍坦然處之，毫未有妬嫉之意。榴娘謂不喜赴演說之會，蕾頓夫人反覺不安，強之往。翌晚克勒拉遂偕榴娘同赴美聖堂爲時尙早，堂中人已擁擠不開。克勒拉與榴娘於堂之中擇座。克勒拉低聲語榴娘曰：堂中人殆無一不爲赫里福德廠中工人，或爲赫里福德廠作工於廠外之人也。吁，堂中酷熱乃至是，幸此來尙屬有價值，否則吾且深自懊悔，且無以對蕾頓夫人也。時演說壇上尙虛無人，久之，一婦人登壇上，婦人即伯里痕之友萊門夫人也。低聲作數語，聲低而仍可了了。曰：今日之演說會，乃吾等之一友所創起，是人久已爲諸君之摯友，渠尙未臨，意必有不得已事。尼之故，吾願諸君靜待，渠身亦爲工人，今日所言之題，乃授諸君以自樂其生之法。吾意諸君尙亦有識其人者，并深知其對於同儕之一切狀況。今夜當得一聆其緒論來矣。吾可勿多言，言已，即下一身軀脩小之少年，登壇面上，滿被烟煤，榴娘忽傾身前，細視壇上人，面大赤如火，不禁失聲低呼，幸不爲人聞。蓋壇上少年即兩遭救已於難之人也。克勒拉已聞榴娘呼聲，問曰：何事呼乎？殆因此間人衆喧呶，空氣不佳，遂覺不暢耶？然則吾等暫出，或歸亦可。榴娘注視伯里痕，不能移去其目，且不能發聲，惟略搖其首，以示拒意。覺舉天下之美男子，無以過於壇上之人。壇上之人信爲救己者無疑。榴娘自去，低皮街自今，殆無日不癡念此人，似感其

恩。又。似。悅。其。人。即。亦。不。能。自。辨。雖。餒。腹。臥。街。衢。中。時。心。中。亦。深。印。是。人。之。影。此。時。見。之。迷。愕。自。失。其。主。伯。里。痕。演。說。時。榴。娘。覺。其。句。字。字。妙。美。無。倫。入。於。耳。鼓。中。有。如。大。旱。之。區。蒙。點。點。甘。澤。又。覺。其。兩。目。灼。灼。如。有。神。光。顧。乃。未。聞。伯。里。痕。作。何。語。蓋。其。聲。音。已。足。鑿。榴。娘。耳。至。於。何。言。則。耳。中。似。已。不。能。容。矣。久。久。乃。遐。想。及。渠。救。已。時。之。情。狀。已。乃。以。首。枕。其。胸。渠。則。威。儀。凜。然。麾。彼。惡。奴。去。已。忽。憬。然。自。悟。留。意。於。伯。里。痕。此。時。之。言。言。辭。簡。淺。易。曉。雖。孩。提。聽。之。亦。頗。了。了。今。夜。已。非。復。言。移。民。政。策。乃。鼓。動。此。間。之。婦。女。結。合。團。體。而。男。子。則。當。助。之。其。意。非。謂。聯。盟。以。抵。抗。顧。主。特。用。以。自。厚。其。團。結。之。力。受。團。體。之。益。耳。又。謂。人。無。貧。富。其。生。命。中。均。含。有。一。無。上。之。樂。無。須。以。金。錢。易。來。即。有。金。錢。亦。不。可。購。惟。人。各。自。於。生。命。中。覓。之。耳。語。語。切。人。心。肺。言。至。至。沉。痛。悲。慘。時。全。黨。皆。爲。動。容。唏。噓。咨。歎。之。聲。四。起。在。他。會。場。則。鼓。掌。之。聲。時。起。此。間。無。有。也。伯。里。痕。見。衆。均。慘。然。無。歡。則。語。以。詼。諧。滑稽。之。故。事。全。堂。忽。又。大。笑。如。春。雷。動。已。忽。嘿。然。不。語。舉。目。周。視。堂。中。人。似。欲。將。所。言。之。字。一。一。復。由。衆。人。之。心。坎。拔。出。繼。復。續。其。言。俄。而。截。然。止。辭。畢。矣。衆。大。噪。讚。美。之。詞。乃。喧。雜。不。可。辨。萊。門。夫。人。起。代。爲。答。謝。克。勒。拉。謂。榴。娘。曰。吾。等。宜。乘。彼。輩。未。行。時。先。行。否。且。擁。擠。不。堪。噫。今。日。聆。渠。一。席。話。勝。行。樂。於。劇。場。多。多。矣。吾。有。生。以。來。乃。未。聞。此。奇。論。也。榴。娘。四。肢。顫。動。不。已。力。握。前。列。之。椅。背。始。克。起。立。伯。里。痕。方。游。目。四。矚。見。榴。娘。急。起。直。趨。壇。後。之。門。而。出。同。時。克。勒。拉。亦。與。榴。娘。向。大。門。出。閱。者。諸。君。須。知。倫。敦。之。人。於。散。會。後。每。不。耐。久。待。時。出。者。已。如。潮。而。湧。二。三。童。子。從。克。勒。拉。

與榴娘之間急行過二人遂相失各隨人潮而趨榴娘佇立覓克勒拉久不可得人羣更擁擠甚已身自他門出門外矣顧仍木立以待克勒拉之來覺有人以手置己臂上言曰竟覓得榴娘矣榴娘聞聲心扉大躍面貌發赤忽又驟轉爲灰白色兩足如植根地上跬步不能移伯里痕喘息不可止面亦灰白如榴娘曰汝尙識我否榴娘顫動其脣良久始曰識之伯里痕曰可離人叢出趣來謝上帝吾竟覓得爾矣榴娘不得已從之行至道旁無人處伯里痕仍握榴娘一若恐其復遁向其面諦視榴娘乃垂其雙目伯里痕顫聲曰吾終日奔走覓君初不知今夜乃遇君于此向者安往居何所無恙否君必安健蓋爲狀至佳也其心中續念曰且爾狀較前更美矣榴娘面微暈血管震蕩益甚畧舉其可愛之目目伯里痕曰無恙也是語本極平庸惟伯里痕聞之則以爲至可寶貴覺榴娘之聲容均異於前即問曰君將安往又曰嘻吾宜知之矣自君失踪後司克律敦先生閔尼達德與我均至以爲憂榴娘斗耳故人之名心大動而尤以（與我）二字之力爲巨伯里痕曰彼間固不可處而君自去後胡乃并尺書片紙而亦無之榴娘搖首不語淚盈盈欲墜脫作聲者淚且隨聲下伸手拭之始言曰吾恐君將命我歸也我實不能歸伯里痕低聲曰吾知之吾知之榴娘爾殆不能堪若輩吾固深知之也惟爾能許我告爾故人謂已覓得爾否榴娘低呼曰否否已又曰可惟勿告以我在何處但言我安然無恙可耳伯里痕曰爾乃忘之即我亦不知爾居何許將告我以此否榴娘搖首微翹其脣伯里痕頓覺悽然無歡曰榴娘爾當勿我怖爾可信我我

非禍爾之人也。榴娘長吁已乃淡然答曰。否吾不畏君伯里痕。曰吾殊樂聞此言已。嘿然榴娘亦無語。伯里痕慘澹燈光之下。照此絕世美人。有如紫蘿蘭花生於溝渠之畔。己身靈魂似已爲此名花攝去。又思此伶仃弱女。既無親屬。復鮮友朋。遽以如玉之身。投諸倫敦濁流之內。事大可危。又遍矚其。一身上。下衣仍素舊如恆。容色則奇秘不可測。揣自覺似欠榴娘宿債。又覺償此宿債。至爲樂事。己所居之室。孤寂如荒塚。榴娘或能以其明星之光輝。而照臨之歟。忽謂榴娘曰。榴娘吾今已覓得爾。當語爾以寧舍吾生命。而覓爾之故。第爾能以所遇事。及所遇之人。在於何許。告我否。榴娘曰。當以不告爲佳。君胡爲而必堅叩我。我事又何與於君。伯里痕此時之面色。轉瞬數易。狀至可憐。亦至懇摯。榴娘覩之。深悔相拒之峻。未免寡情。踉蹌不能自安。伯里痕忽力握榴娘雙手。突言曰。胡爲而問爾耶。何與於我耶。嗟夫。榴娘須知吾日來。無晝夜。惟以覓爾爲事。蓋吾欲乞婚於爾耳。

(未完)



◎結婚奇談二

(冷)

▲求婚寡婦。有兄弟二人同悅。一寡婦均欲求婚。時適各得一電報。促其出門。兄初得時見之。大懊惱。弟則甚喜。以爲遲。此時機。弟可娶之也。不意促弟出門之電。亦至。相顧愕然。既不能已於出門。又不能舍此婦。恐爲兄弟外。他人所娶。乃相約託之於其父。禱爲照料。迨兄弟歸後。再解決之。不意父雖年老。而猶未衰。受二子之託。日與寡婦往還。久而愛情生焉。寡婦亦願嫁之。乃相約結婚。結婚之後。二子偕歸。同往寡婦處。伏地求婚。寡婦以兩手携二子起。示以戒指。二子皆大憤。欲得新郎而甘心。及引見。卽其父乃愔而止。



姻緣誤

(續十八號)

第二十五回 (辭婚)

却說那時曼成華心中要想走。脚下却又不忍走。走了幾步。又仍回頭看着那莫釐。少停。又走到身旁坐下。把個身子就倒在莫釐身上。一聲不響。一頭流淚。一頭嘆道。世人謂最毒婦人心。這話我當初尚不相信。到了今日。始知道是個閱歷之談。說着。又說道。密西司。我並不怪你今日不和我成婚。我只怪你當初爲什麼同我要好。你如不和我要好。我橫豎無此妄想。倒沒有什麼苦處。你既愛了我。又不肯和我結婚。我實在想不出這個道理。難道莫非是有意要揶揄我罷。說着。不覺微微有點悻悻的樣子。莫釐見他如此。便帶着哭聲歎一口氣道。將軍。你原來是錯怪了我。我當初的和你要好。實在自己並沒有覺着。如果早就覺着了。也就不至於和你這樣的好。我的初意。本來是要使那愛情不發現。免得發現了愛情。仍舊無益。徒自悲痛。那曉得和你一見了面。便動了無限愛情。待到自己明白了時。要想抑制。却是爲時已晚。事到今日。我亦追悔莫及。說着。又嘆一口氣道。自誤誤人。毋怪將軍恨我。我自己亦不能不恨自己。現在

並無別的話說。總只有求你將軍見恕就是了。曼成華一聞此言。立時現出一種哀憐的樣子。說道。密西司。我亦並非恨你。你這苦心。我也知道的了。你不說明。我却不曉得。你既說明。我也明白你從前那付冷淡樣子。原來就是爲因防着那愛情發現。先前我的恨你。實在是我的錯。望你不怪我。并且我的意思。也要和你說明。我除了你。我亦斷不再娶別人。我如娶了別人。那是一定把你忘記。所以我寧不娶別人。時常想你。你如不信。天日爲証。却是我還有一言須要相問。問行了那秘密婚禮。你父親可曾知道。莫釐道。我做這事。是沒一人知道的。曼成華因又說道。你死守着這秘密婚禮。你可知道你這個人。就從此埋沒了嗎。清子道。那是我也曉得的。只是命該如此。這也叫做無法。嘴裏這樣的說。那頭已只是低着一味的哭。隨又說道。將軍。我的苦。也總是這樣的了。我不是憐我自己。只是對不起將軍。也陪着我苦。曼成華道。就是苦。也是我自願的。我現在的思想。倒情願陪着你苦。不願和別人樂。清子聽他說到這地。心中已覺無限悲傷。就嘆一口氣道。你有這樣的居心。我今世雖不能酬你的情。來世當可報你的恩。我的身子雖不能做你妻子。我的心却早已許給你了。曼成華把自己的眼睛揩了一揩。隨又對莫釐說道。望你也不必再哭。時候已經不早。我要回去。覆你父親的命。只說婚事不成罷了。說着。又同莫釐握一握手說道。我們也就此別罷。獨是今日這一別。我此後也不再來的了。莫釐道。來也無益。彼此見了面。也不過是多一會的痛苦。倒不如不見面的好。曼成華道。你以後如有什麼事體。須要友人幫助時。可以叫我。只要我力

所能做的。雖湯火不避。至於你究竟是什麼秘密。我也不來細問你。料想你可對我說的。也早對我說了。但是將來萬一我如遇病危將死之時。我却望你到我枕邊。和我說一兩句話。想來應該可以的罷。莫釐就說道。那是都可以做得到的。曼成華道。這兩樁事。既承你的情。允許了。我還有一事。我要和你說明。一年之中。我們必通一信。莫釐道。那也不必。既然不常會面。又何苦通那信札呢。況且一通信札。那便沒有忘記的日子了。

第二十六回 (話別)

且說莫釐從曼成華走後。自己想着實在痛不欲生。因又自己發恨道。人言傷心會死。何以我這樣的傷心。仍舊不死。豈是前世作孽過多。應該受的苦。還沒有受完。所以還要留這身體。在世間受苦不成。隨又想到此番婚事不成。父親也不知道要恨我到怎樣。見了我面。是必要細細的究詰我。責備我。自己想得實在無話回報。那時心中。又痛又愁。又憤又恨。回到房中。那些僕人也都睡了。只有羅來克蘭一人。坐在個廳中守他。莫釐剛剛走到廳中。羅來克蘭看見莫釐神色不對。却疑心他發了病。站起身來就一手拉住問道。你在園中爲何這遲回來。又爲什麼這付樣子。莫釐一聲不響。只是流淚。羅來克蘭見他如此心頭一酸。也就不覺陪他流淚。便一手拉着莫釐。向他自己房裏走去。兩人走進了房。隨手就把房門一關。便問道。你究爲着什麼事。你趕快對我說。我來和你設法。你不必這樣的哭。莫釐說道。繼母。我也並不爲

什麼事。我想得一個人生在世上。實在覺得無味。故此有些灰心。我現在立願。不去管人家的事體。總要
求繼母相助。使我達這目的。羅來便道。我必盡我的能力扶助你。使你得以如願。莫釐又說道。還有一件。
人家的事體。我既不問。就是女兒的事體。也不要人家問。羅來說道。你既不問人家的事。人家又誰來管
你的事呢。你儘管放心。你且止了哭。我來問你。你和將軍的婚事。說成沒有。莫釐道。沒有。友子一聞此言。
就吃驚問道。你已回絕沒有。答道。我已回絕他了。羅來道。難怪今晚你父親雙眉緊皺。愁煩得不了。但是
時候也不早了。我也要去。你快些安睡罷。說着。又道。你且把鏡子照照你自己。你的眼睛。已哭的腫了。此
番的婚事不成。就是你父親要怪你。我去好好的同你說。包你不教你父親生氣便了。

第二十七回（請筵）

再說良平自從那曼成華走後。他就一人坐在房中。氣得發暈。忽見羅來進來。就厲聲問道。你已見過莫
釐沒有。他究竟是什麼心思。穆德公爵。是第一等的貴族。他不肯和他成婚。回報了他。也不必說。如今曼
成華是世界一等的英雄。他又不願。照這樣的兩個人。還不如他的意。難道他要國王纔和他結婚嗎。他
的命意何在。你趕緊去同我問他。一問。說着。仍舊紅了個臉。兩匹八字鬚鬚豎起。拿隻手在兩裏撚個不
休。羅來裝着笑臉說道。天下的事體。總要那人自己情願。莫釐雖然是我們的女兒。但是他有什麼說不
出的隱情。我們究竟不能曉得。當日你在澳國那時。他陡然發了個病。他面上忽就變了沒有血氣。因此

人家都就叫他做雪姑娘。我看他自從那日到了今天。衷懷總是悶悶。好似有病的樣子。他的屢次不肯成婚。或是因爲有什麼病也難說。你何故要氣到這樣子呢。良平本來是最信羅來。以爲他是有見識的人。再聽得他這番說法。倒不覺怒氣消滅。就問道。他真是有病嗎。如其果真有病。我也就不怪他了。可見女兒的隱情。自非爲父親的所能曉得。自此以後。我也不管。你要把他怎樣。就是怎樣的罷。羅來道。他的事體。我也不能管他。只好任他自己作主。好在他年紀還輕。就再遲幾年結婚。也不爲遲。說了之後。夫妻安睡不提。誰知光陰似箭。日月如梳。轉眼間已經過了八年。那時就有人傳說曼成華自從別後。就到那別國游歷。至於現在究在何處。却也無人說起。只說那穆德公爵。現已帶了一個德國婦人回來。那婦人的生父。曾經做過德國的內閣。在德國逢着穆德公爵。他就和他成了婚。莫釐聽得。也不以爲意。一日莫釐正坐在房中。忽然羅來走了進來。帶着個笑臉說道。今天是你父親教我來傳語的。我實在不好不對你說。莫釐道。只要不是結婚的事。總當依順的。羅來道。今晨勒音敦國來了一張請帖。請我們一家去了。這事。所以委我來問問你去不去。莫釐道。女兒不管世間的事。父親也曉得的。怎樣今天又叫我去赴宴會呢。羅來道。如果可以去的地方。我也不來同你說。但是今日的請。你是不可不去的。莫釐道。勒音敦國。有誰家來請。羅來道。是戈田男爵家。我們當年也是去過的。莫釐一聽。忽然想起說道。原來就是菱江夫人家啊。友子道。正是的。就是他夫婦兩人。硬來要招你去。清子聽得好生奇怪。就說道。他們定要請

我去。那又什麼緣故呢。

第二十八回（赴會）

再說莫釐心中自思。我已不預外事。隱身已十年之久。此次父親一定要我赴這宴會。又是什麼道理呢。羅來道。聞說戈田這次的宴會。有什麼政治關係。故爾預先必多請幾人會議。你父親又說他國中有一宗外交費。現在正要舉人經營。然必有三五個大老投票公舉。方為合選。所以他定要請你父親去。又恐你父親不去。所以他又定要你去。他的意思。以為你若去了。你父親也必去的。所以他定要你去。莫釐道。他的國中。和我父親見好的人也頗多。倘是因了這事。也要請父親去。那便怎樣好呢。羅來道。你父親說。勒威伯爵。是定到他那邊去的。所以你父親決意也去。況且也可借這宴會。同他們聯絡聯絡。據說勒威和菱江兩夫人。現在於那交際界上。頗有勢力。我們將來必有仰仗他的地方。你又如此的長久沒有出去。他們兩人。也把你忘記。趁此機會。同他兩人見見面。也是極好。倘是此番不去。越久越生疏。那就沒有聯絡的日子了。如此非但我們兩人沒有人幫助。就是你父親有了什麼事。也沒得個人幫助。我也再四想過。這次的宴會。是萬萬不可不去的。莫釐道。既是父親的意思要我。我便去罷。羅來遂告訴了良平。料理動身。這且不提。且說戈田的歷史。原來他於那勒音敦國中。最有勢力。一千八百年前。造成一個花園。就教勒音敦園之周圍。四十餘里。其中山川亭臺。無不佈置完美。因此騷人墨客。時時借作詠

吟。就是市上所賣的圖畫。亦莫不以勒音敦國的圖。推爲巨擘。且說莫厘停了兩三日。同了父母一同來到那戈田家中。戈田聽得就同了菱江夫人。出境歡迎。只是菱江在那勒音敦國中。也稱美人。年雖望五。看來倒也丰姿綽約。好似未滿三十。生過兩男一女。長男其時已在大學卒業。去到別國游歷。次男年紀尙幼。還在學堂肄業。女兒蒼姬。亦是麗質天生。舉止不凡。年方十七。與那清子可稱伯仲。蒼姬一見莫厘。便情同姊妹。十分投契。因此就在那夜開個宴會。到了席正酣時。戈田就說道。現在的貧民教育。大有進步。旁座就有一人問道。男爵這說。有沒什麼實驗。戈田道。有實驗的。我近日覓得一個園丁。身軀魁偉。相貌堂堂。前日我偶然散步園中。忽見他在矮屋中。讀那德法文集。而且高聲朗誦。讀得頗中肯綮。因就走近了。同他說那德法語言。那曉得他竟說得與那德法人無異。而且學問頗有心得。因此曉得近來的貧民教育。大有進步。我想這一個人。有了這種學問。雖然做了園丁。也沒有什麼不快樂。菱江夫人就和莫釐說道。我們蒼姬說他。必是個貴族子弟。你想可有這個道理。莫釐未及回答。旁邊就有一個紳士問道。這個園丁。是從何處覓來的。可曉得他的歷史。戈田道。這個人是勒威伯爵荐來的。勒威道。我有一日由倫敦歸家。天已向晚。雨雪交降。坐在車中。猶覺周身寒戰。忽見路旁雪堆中。僵臥着一人。因就命那車夫把他扶起。那人已凍得昏迷。不省人事。故爾也沒有問他。又苦于在那途中。又沒有衣服給他着。便道經過男爵邸第。適男爵要覓園丁。因就把他留在此了。戈田又道。不論他是怎樣出身。我看這人。只要有人

肯汲引他。倒着實是個外交能手。良平聽了就想。怎樣做園丁的人。有這個本領。男爵你可知他的姓名嗎。戈田道。他的姓名。是極普通的。就叫甚下林罷。良年聽了這話。因就想道。怎麼有了這種本領。還來做這園丁。因就說道。一個人有了這種的本領。在這裏做這園丁。也真奇怪。足見世界上埋沒的英雄。真個不少。

第二十九回 (遊園)

再說前夜衆人所說的園丁。莫厘當時聽着。並未留意。到了次日。主人戈田。就請衆人到那園中遊玩。預先就教那班園丁伺候着。因此各園丁都在園中站班。那個下林。亦同着兩個園丁。站在一個竹欄前。主人戈田同了菱江夫人。領着衆人在前走。後面跟着許多男女客人。莫釐同了蒼姬。並肩的在最後走着。菱江夫人一見前面有三個園丁站着。就把手一指。回頭對着後面那些客人說道。列位請看。昨夜所說的園丁。就是前面站着這軀高面圓的人。據列位看來。那人有沒有學問。衆人未及回答。那蒼姬亦早見了前面有三個園丁站着。一看內中有一個是下林。他就連忙和莫厘說道。你看前面的三個園丁。昨夜說的下林也在內。隨又把手一指說道。那個長大的人就是那三個園丁。見了主人來。早已回避過去。莫厘連忙看時。只見那園丁一個背頭戴一頂白毡半新半舊的銅盆帽。身穿一襲青衣。便也不在意。仍舊的同着蒼姬走來。剛剛走到衆人跟前。只聽得有一個人說道。這下林園丁走路。却與別的園丁不同。是

像有學問的人。隨後又一個人說道。他戴的帽子雖舊。看他戴在頭上。却是有一段的书卷氣。戈田聽了。好不得意。就以爲我川的園丁。都有這樣的人。因就對衆人說道。諸公說的話却不錯。這人的腦氣筋真足。記分之好。亦是非凡的。園中花木幾種。每種共有若干。倘若問起他來。他竟應對如流。沒有說不出的。只此一事。已可見他平日研究物理的用心處。戈田一面說。一面就同着了衆人走。走了一刻。就覓得個樹陰坐下迎涼。莫釐蒼姬兩人。走得遲了。到了衆人一齊坐下。他們方到。也就擇個楊凳一同坐下。那曉得那個下林園丁。儘管站在那旁邊看着。好似發戩一般。手中拿着的鎖。忽然撲托一聲。落在地上。那時和風拂拂。衆人正在迎涼閒談。並不着意。他自己覺得忽然鎖已落下。就趕緊拾起。自己就想。我這樣眼睜睜的看他。倘若被旁人覺着。那便不妙。想着。轉身就走。對面有個樹林。他就走到那樹林裏面。藏身下來。偷看一頭看。一頭想。這人確是莫釐。怎樣來到這裏。況且已經隔了十餘年。又怎樣他仍是個丰姿如故。看了一刻。倒疑心自己是個夢。再仔仔細細看了一遍。真是個莫釐。因就想到同他十餘年的離別。直是心中夢中。臥時坐時。無一刻忘懷的人。不料竟在這裏會面。到了停午。衆人就都在園中午膳。蒼姬携着莫釐同行。忽見遠遠地有個園丁。兩眼睜睜的看他。莫釐那時。心想他是個園丁。我是他主人的客。他怎樣敢這樣看我。忽然覺得這人的面貌好是極熟。再去看時。心中忽然明白轉來。暗想道。原來就是佛倫。他已經監禁十年的人。豈是真個出來了嗎。何以又來做這下賤園丁。又適和我遇在此地。還未想畢。

早已覺得心頭發悸。天旋地動。幾乎跌將下來。後又好不容易把那心神安定。方未跌倒。只奈那下林對着莫釐那付神氣。好不害怕。彷彿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忽聽得後背有人叫他一聲。他也不辨何人。回頭看時。原來是個菱江夫人。站在他的背後。對他微笑說道。密西司你這午膳。倘如不用。可以同到那邊去看那前代的古跡。那時菱江夫人領着路。蒼姬走在中間。清子跟着。勉強遊玩了一會。仍舊由舊路回來。走不多路。忽見那園丁下林從後面趕了上來。對着莫釐把躬一鞠。手中拿了一個紙包說道。密西司遺落了物件。園丁拾得。因此送上。那時莫釐要想不接。又恐不妙。就只好將這紙包收下。也不言語。心中着實懊悔。要想將這紙包隨手丟去。又想這紙包內不知究竟有些什麼。因又仍舊拿着。急急的走到房中。把那紙包折開。却是一封信。信中寫的是明早十鐘在花園玉蘭林中一會數字。莫厘看畢。將信扯得粉碎。心中只自發恨。却又愁又惱。就此一連四五日不出房門。只是事掛心頭。終日的驚心吊胆。比病還要難受。到了第五日早上。只見窗檯上有一花球。隨手取看。見花球內藏着一信。折開看時。又是下林的信。只說前日之約。並無他意。而卿不果來。夫復何言。惟是以十年之久。無片刻不在念之人。一旦近在咫尺。竟置之不理。是則母乃太忍。且僕尚有萬不能不言之處。必須親自一談。茲約定禮拜晚九點鐘。仍在玉蘭林中相會。倘仍忽然置之。則無怪僕之唐突矣。莫厘讀畢。又急又怕。要想不去。倘是他真真來見我。豈不鬧出笑話。還是去好。還是不去好。却真委決不下。

第三十回 (自殺)

却說男爵門前。忽見遠遠的一輛馬車。飛馳而來。那車走到門前。車內走出一人。却是曼成華。莫釐那時在窗內看得曼成華。外面雖是仍舊雄武氣概。內裏總不免帶着幾分的愁態。因想他與我已經離隔多年。不知道還是從前一樣不是。正想着時。曼成華却已走進室門。一眼瞥見莫釐。便首先和他握手。說道。自別之後。一切都好嗎。莫釐那時萬種愁情。都一一兜上心坎。只有如珠的眼淚墮落衣襟。却說不出一句話。少頃。曼成華與主人夫婦周旋。莫釐便抽身走到自己房中。把門閉好。一人坐着靜想。想那曼成華忽然來到此地。下林又在此地。我爲什麼偏偏也來赴這會。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這也是我前生的業障。想到這裏。除非自盡一法。可以掃除一切羞慚。但是父親年老。又怕他因此悲傷。想來想去。實屬無法。因此只有託病。不見一人。到了禮拜晚。下林約期已到。莫釐無法。只得走進園門。是夜却是微微月色。不甚分明。園中花樹茂密。不甚能分辨路徑。走了半日。才得到玉蘭林。却已是九點鐘時候。莫釐心中那時却不甚憂慮。以爲倘若說得不對。便拚一死了之。剛剛走入林中。只見下林手執短鎗。對面立着一人。不是別個。却正是曼成華。莫釐這一驚。却非同小可。也不知二人是決鬥。還是談話。立時暈倒于地。其時兩人將莫釐扶坐于石磴之上。那時莫釐已稍清醒。下林乃端立莫釐之旁。說道。我自入獄之後。深自痛悔。一身之罪業。其中最重之罪。即是騙君誤成婚禮一事。此事每一念及。令我寸心如割。前次作函相約。

並無別意。不過申明此意。求君恕罪。不意君不肯如約。不得已。乃故作強迫之言。亦欲君如約。以至而已。我本來是蘇格蘭世家子弟。幼時與曼成華本爲同窗學友。且極相得。嗣後我爲一損友所引誘。以至今日。雖悔莫及矣。日前將軍至此間。我始知將軍即君之情人。然以君受我欺騙之故。遂至不能如願。是以今夕并約將軍來此。一爲剖白。君得事將軍。我事已畢。我死而無怨矣。下林慨切而言。言至此。不覺淚如泉涌。其時曼成華與莫釐爲其真情所感動。亦不覺一同淚下。下林止住眼淚。又說道。我有悔罪書一紙。是請君等爲我宣布。是要勸世上的青年男子。擇友宜端。勿爲人所誘。又勸世上的青年女子。擇交宜慎。勿爲人所騙。以後的人。倘有因爲我的事。而知道警戒。這便是改輕我的罪過之法。我一無掛念之物。我床頭有小鐵箱一只。望隨我葬入墓中。便感盛意不盡矣。說罷。遂用短鎗向胸口一擊。即時倒地。二人欲救時。已無及矣。曼成華于是急行告知主人。一面請醫診視。救治無效。于是乃遵其遺囑。取其小鐵箱。隨葬箱中。別無一物。惟乾花一束。蓋即婚禮以後。由莫釐手中奪去之花也。別人不解其故。莫釐知之。未幾暗中爲之垂淚。曼成華乃告于衆人曰。此我之同窗故友。託園丁以隱者。今我願領去安葬。乃葬于其屋後之林中。爲書碑曰。悔過傷心人故友下林之墓。葬後一年。莫釐與曼成華始成婚禮。夫婦二人。年年時採新花。以供列其墓道之前。每談至舊事。猶有時相對揮淚也。

● 四 十 六 第 集 外 畫 名 國 中 ●

品 精 一 第 平 生 谷 石

景 二 十 元 宋 臨

● 角 八 元 二 洋 冊 大 印 精 版 羅 珂 彩 五 ●

此 冊 乃 瑤 華 道 人 及 董 誥 曹 文 垣 所 著 之 畫 史 一 部 也 其 中 收 錄 宋 代 畫 家 之 畫 作 甚 多 且 均 為 精 品 每 頁 有 石 印 之 畫 像 二 十 餘 幅 其 畫 法 精 美 絕 倫 實 前 此 所 未 有 之 畫 史 也 不 可 不 一 觀 以 廣 眼 界 也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吳門
周瘦
鵬譯

霜 刃 碧 血 記

每冊
大洋
四角

此書叙一警者路於道經一女子救入
 巨廈此巨廈中忽出現一暗殺案警者
 累欲告發咸為女子所泥不果後女子
 竟設法使警者之目重明利用為傀儡
 演成種種可驚可駭之國際交涉大案
 然卒為警者輾轉偵破而與所愛結婚
 情節奇幻令人拍案稱絕全篇釐為三
 十章七萬數千言按日登載時報早博
 社會歡迎茲復彙印成帙凡二百餘頁
 首尾脚結開卷了然洵言情小說中別
 開生面者已

時報短篇小說第一集

三角五分

九十三年

四角

空谷蘭

七角

情網

八角

阿難小傳

五角

環球旅行記

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

六角五分

銷金窟

四角

雌雄影

三角五分

雙淚碑

一角

莫愛雙麗傳

三角

雙冑絲

三角五分

曼玳琳

九角五分

土裏罪人

四角

新西遊記

三角

梅花落

八角

上海 正 有 書 局 發 行



紅冰閣雜記

慈谿柴雄紫芳著

圓光

晉書佛圖澄傳云。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云。俗傳圓光之術。卽出於此。或云。此術爲西域黃教所能。殊非誑言。今人之圓光。有真僞二派。其真者確能見一切事物。面目衣服形色。不少含糊。惟此事極煩。有符咒甚多。所謂請神送神之物。單上有開至數百種者。其神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土地城隍等。皆爲役使。亦一可怪。其僞者則不然。預以鹼水畫人面目。於紙上。臨時含水噴之。卽能現形。乃指爲卽圓出之人。其寔則不知何人之面目也。相傳邱民仰之死錦州。其家先一日圓光。張紙見城堞坍塌。一人衣冠號哭。少選。而拾出黑柩一。衣冠者揮袖入柩。遂無所見。家人知爲不祥。而明日民仰殉難之報至矣。

哨鹿

遼史營衛志有舐鱗鹿呼鹿之法。清乾隆間亦嘗舉行之。上幸木蘭圍場。命御衛數百人。各執矢五。迨夜。伏叢莽中。夜半鹿羣至。則各逐而射之。遍賞從臣。謂之哨鹿肉。此典知之者少。有御製哨鹿賦前後二篇。述其事頗詳。載御製文集中。卽樂善堂定本也。

剝皮十則

予著剝皮六則。前曾載民國新聞。今暇中閱雜書。又采得四則。合前書之。以與方雅君子共賞之焉。

剝皮之刑。於前史無聞。卽如唐宋酷吏之所爲。亦不過鼠彈箠上馬吊諸刑而極。攷元史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子阿散。亦剝其皮。是剝皮之制。寔始於元初。

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千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佐。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囊。使之觸目驚心。（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剝皮囊云云。並見明史海瑞傳）

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收得劍。命剝皮。援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然景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之皮未竟。而其人已死者。卽將行刑者剝皮。嗚呼。險哉張獻忠。

瑯琊漫抄。正德間。吳中楊能仁弑父。三審不吐供。解大理寺。供實。寺丞某公命剝皮。先以刀破脊至臀。於是始剝。剝時。皮隨肉下。未及半而人已死。剝下。乾後。有光似明角。擊之聲。駭駭然。後寺丞竟被參留任。朝野異聞錄。梁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楊端叔年已老。匿井中。次日得之。次攄以爲是其指使。即命剝皮。陰囑行刑者。將剝下皮。藏於倉。又載次攄最好以係經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一錦衣百戶耳。乃淫威滔天。此可見當時非法之刑之酷矣。然武宗以儲故。楊端事僅發邊衛立功。此尤可見當時法網疏寬。奸人不能畏懼之跡。雖然。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續通典刑攷峻酷類云。明武宗時。磔流賊趙璫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制所禁。此亦未攷。不聽。尋以皮製鞍鞞。帝每騎乘之。語曰。一星之火。聽其自然。猶足燎原。况以東風扇之乎。此時君臣。其此之謂也。

閒中今古錄。武帝（按當作宗）時。總督宣大軍務都御史兵部尙書劉宇。以增內璫劉瑾故。得置位重要。然性險深難測。居嘗狼狽。偶觸其怒。身必不保。膳夫王蕃。煮鮓魚不用蜜酒。宇逕自下椅披其頰。且命家法。家法者。以鐵索燒紅。而跪其上。也。蕃出不遜語。宇怒。謂之曰。予用輕法。爾猶強項。則予自有好法在。爾且一試。何如。即目顧左右。左右意會。擁入深弄。到後空屋內。褫蕃衣。縛木上。先刺死。然後自上至下。其皮

盡行剝去。嗚呼。爲口腹之故。而斃一膳夫。爲反罵之故。而置之極刑。昔有爲縣令膽怯。而以者殺人爲練膽者。君子於此。能不流涕。

幸存錄。崇禎末。一術士言。熹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共飲於旅舍。忽一人倡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睡。忽有人排門入。以火照其面。卽擄去。旋拘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擄之人。手足咸釘其門板上。有穿緋衣者出。蓋卽忠賢也。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卽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若蛇蛻然。依然一皮人也。四人駭甚。叩頭請恩免。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

新言云。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臺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氅。籐杖塵拂。踵門請見。闈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伺候。不能接見。笑汝一游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爺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闈者不敢報。舉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詈且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今公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鎖撫司剝皮。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故不憚衝入虎口。以冀有反悟意。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此蒼蒼者可

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剝我皮耶。將手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驚。驚地不見。則是忠賢兇威。亦有不能及者。此與張獻忠設朝時之狗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兇威無所施。亦差快人意耳。（張獻忠事見續虞初新志）

清和坤既敗。說者謂於查抄家產時。在徽式屋內。得人皮一張。中飽實草。外髹以漆。穿以朝衣全套。蜜蠟珠串一串。手持金元寶一隻。慶桂問其家人。係是何像。家人跪稟曰。實不相瞞。相爺在家時。少爺出外遊獵。偶被一人欺。歸訴相爺。大哥劉宇出意。稟訴相爺云。可立刻捕此人來。剝皮。不然。相爺威福。被人輕視云。遂將此人縛進。剝皮。相爺以人皮乃希世珍寶。命不可棄去。須要好好保存。劉全乃盡心極慮。出此好法。人皮初乾時。藏於皮張庫內。後夜被鼠嚙。駁駁有聲。遠聞。吾輩即稟知相爺。以爲有鬼爲祟。急宜禳解。乃命設香案供敬。欲上朝時。先到人皮處一拜。對人皮恭立。喁喁自語。聲息微甚。亦不知其何言。想係消棄前冤之詞焉。慶桂聞言。密狀奏進。上欲開棺挫屍。尋亦罷之。則是剝皮之刑。清代權奸。亦有行之者矣。

推背圖

程史。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條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著。開日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照武基命之烈也。宋與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獄具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

勝誅。上命取舊本。凡已驗者。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今之所傳。所由紛然雜出歟。予嘗見宋崇文院定禁書目錄。有其目。而宋史藝文志不著錄。從來部錄家。亦未言有其書。蓋此書在清代。猶爲厲禁。徒以無益世道。有惑民志。自在屏棄之列。予謂宋宣和初。尙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又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並逃避背鄉。爲金虜去。亦應此識也。豈在推背圖哉。推背圖凡六十字。以六十卦分繫之。又以干支繫之。乃解其圖中之意。大約在十餘字間。乃有識曰一首。如五古。詩曰一首。如七古。大抵仿焦貢易林。而句多不可解。予嘗見宋刻舊本圖。間以五色。頗采爛可觀。想卽殿刻僞本也。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一號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梓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書局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五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在內 二元八角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成文信記

營口成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精製銅版鋅版

◀ 并代印刷 ▶

此二種版皆用照相法與腐蝕法而成為近今美術印刷中之要品色澤分濃淡者如照相畫圖之類宜製銅版色澤不分濃淡者如名戳地圖廣告商標之類宜製鋅版精密明晰緻耐用每方可印至數萬張且可與鉛印活字版同印縮小放大亦極便利故應用甚廣本局研究此技有年製作精審訂期不誤茲特定廉價於下倘蒙惠顧不任歡迎

每加一英寸 一角二分
一英方寸 一元

多製常製

格外從廉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啟
製版印刷所在上海海寧路

各學校暑假最適之用獎品

珂羅版印 ● 五彩精印

名畫四摺扇團扇

團扇每柄四角

團扇 王石谷秋林策蹇山水 王石谷松崖飛瀑山水 改七香本秦可卿臥病仕女

改七香本黛玉葬花仕女 惺南田柳桐團語圖 王烟客仿大痴山水 平等閣寫湖天

春柳山水 戴醇士桐竹閒居圖 蔣南沙柳陰翠禽圖 宋徽宗御筆花鳥 費曉樓紅

了櫻桃仕女

摺扇 姜穎生落日漁家山水 姜穎生山谷浮雲山水 陸廉夫仿文衡山水 陸廉

夫仿黃鶴山樵山水 以上四種反面印有吳梅村翁同和王虛舟等行楷書 顧西眉紅

樓夢全體仕女 費曉樓秋江吹笛仕女 費曉樓倚樓觀雁仕女 明人畫西廂驚夢仕

女 以上四種反面印有梁任公小楷書詞兩種唐才常小楷書龔定庵詩一種 姚正鏞

書瘦鶴銘一種 空梅生雀鳴豹影圖 蓮溪和尚畫芍藥 春柳燕子圖 長天歸雁圖

秋水漁翁圖 以上五種反面印有吳梅村王百穀翁同和等行書 惺南田荷花 蔣南

沙花鳥 蔣南沙蘭花 王烟客山水 張子青山水 戴醇士山水 翁同和畫放鷹圖

楊子鶴水禽圖 顧西梅放鶴圖 仇十洲墨筆人物 改七香柳亭調絲仕女

摺扇每柄二角

發行所 上海 天津 北京 蘇州 南京 廣州 有正書局

六 大 特 色

中華民國
唯一月刊
時報

本報社說公明正大不偏不倚均由當世明達才哲之士執筆
 本報新聞確實快捷機敏靈活海內外每日均有電信
 本報短評皆警聞遠激對症發藥短兵相接曾問各報之先

本報記事皆以優美之筆述之令人閱之增無量興味
 本報小說筆記雜俎發興為本報之特長於文學家最占優勢
 本報圖書最精能自製銅版鐸版以世界最新圖書供獻讀者

定報例
 全年十元
 半年五元
 全年十元
 半年五元

EASTERN TIMES.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望平街